

第一卷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1)根据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最初引起了争端的是腓尼基人。他们说，以前往在红海 沿岸的这些人，在迁移到我们的海这边来并在这些人现在还居住着的地方定居下来以后，立刻便开始走上远途的航程；他们载运着埃及和亚述的货物，曾在许许多多地方，就中也在阿尔哥斯这样一个地方登陆。阿尔哥斯在今天通称为希腊的地区中，是在任何方面都优于其他国家的。他们来到阿尔哥斯这里，便陈设出他们的货物来进行交易。到第五、六天，等几乎所有的货物都卖完的时候，又有许多妇女来到海岸这里；其中有国王的一个女儿。他们说她的名字和希腊人的名字一样，叫做伊奥，她的父亲就是国王伊那柯斯。妇女们站在船尾的地方挑选他们最称心的物品，但这时腓尼基人却相互激励着向她们扑过去。大部分的妇女跑开了，伊奥和其他一些妇女却给腓尼基人捉住，放到船上并给带到埃及去了。

(2)和希腊人的说法不同，根据波斯人的说法，伊奥就是这样地来到了埃及，而从这件事开始，也就惹下了祸端，他们说，在后来，又有某些希腊人(他们说不出这些希腊人的名字)在腓尼基的推罗登陆并把国王的女儿欧罗已劫了去。在我看来，这些人多半是克里地人。这样一来，他们就报复了先前所受的损害。可是后来，他们说，希腊人又犯下了第二次的不义之行。原来他们(指希腊人——译者)乘着一只长船 到科尔启斯的埃阿城和帕希斯河那里去；在他们把到那里去应办的事情办完以后，却从那里劫走了当地国王的女儿美地亚。科尔启斯的国王派了一名使者到希腊去，要求赔偿损失并送回公主，但是希腊人回答说，既然阿尔哥斯的伊奥被劫后，他们都不曾从对方得到赔偿，故而这次他们也不准备给科尔启斯人任何赔偿了。

(3)他们还说，后来，临到下面的一代，普利亚莫斯的儿子亚力山大这个人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就想从希腊给自己强夺一个妻子，因为他深信，希腊人过去既不曾赔偿，他自己当然同样是不会赔偿的了。因此他便劫走了海偷。希腊人起先决定把使者派出去，要求送回海偷并赔偿因掠夺而引起的损失。但是在希腊人提出了这个要求时，对方却提到了美地亚被劫的事情作为口实；他们提醒希腊人说，希腊人只是要求别人赔偿，而自己却不赔偿别人，又不在别人要求时把自己劫走的人送还。

(4)直到现在为止，问题只不过是在于双方相互进行掠夺而已。但是到后来，波斯人认为希腊人应受到的指责可就大了，因为在他们侵略欧罗巴之先，希腊人就率领着一支军队入寇亚细亚了。他们说，劫夺妇女，那是一伴坏人干的勾当，可是事情很明显，如果不是妇女她们自己愿意的话，她们是决不会硬给劫走的，因此在被劫以后，想处心积虑地进行报复，那却未免愚蠢了，明白事理的人是丝毫不会对这样的妇女介意的。波斯人说，在希腊人把妇女

不是今天的红海，这里指波斯湾及具附近的水域而言。

长船是战船，当时的商船是圆形的。

指传说中雅孙和阿尔哥号船员出征的事情。

拐跑时，他们亚细亚人根本就不把这当作一回事，可是希腊人却仅仅为了拉凯戴孟的一个妇女而纠合了一支大军，侵入亚细亚并打垮了普利亚莫斯的政权。自此以后，他们就把希腊人看成是自己的仇敌了。原来在波斯人眼里看来，亚细亚和在这个地方居住的所有异邦民族都是隶属于自己的，但他们认为欧罗巴和希腊民族跟他们却是两回事。

(5)以上就是波斯人对这一事件的经位的叙述。他们认为希腊人攻略伊里翁(即特洛伊——译者)，是他们敌视希腊人的开端。然而在谈到伊奥的事件的时候，腓尼基人的说法和波斯人的说法不同。他们否认在带她到埃及去的附候曾使用任何强暴的手段；他们说，伊奥本人在阿尔哥斯便和停泊在那里的一只船的船主有了来往，而在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的时候，羞于把这事告诉自己的父母并害怕给他们发党，便在腓尼基人离开的时候心甘情愿地随着他们一同乘船走了。以上便是波斯人和腓尼基人的说法。这两种说法中哪一种说法合乎事实，我不想去论述，下面我却想指出据我本人所知是最初开始向希腊人闹事的那个人，然后再把我所要叙述的事情继续下去，不管人间的城邦是大是小，我是要同样地加以叙述的。因为先前强大的城邦，现在它们有许多都已变得没没无闻了；而在我的时代雄强的城邦，在往昔却又是弱小的。这二者我所以都要加以论述，是因为我相信，人间的幸福是决不会长久停留在一个地方的。

(6)吕底亚地方的人、阿律阿敛斯的儿子克洛伊索斯是哈律司河以西所有各个足族的僭主，这条把叙利亚和帕普拉哥尼亚分隔开来的哈律司河是从南向北流而最后流入所谓埃岛克谢诺斯(黑海)的。据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克洛伊索斯在异邦人中间是第一个制服了希腊人的人，他迫使某些希腊人向他纳贡并和另一些希腊人结成联盟。他征服的有亚细亚的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多里斯人。但是他却和拉凯戴孟人缔结了盟约。直到克洛伊索斯君临的当时为止，所有的希腊人都是自由的。因为比克洛伊索斯更早地进攻伊奥尼亚的奇姆美利人，他们不是为了征服各个城邦，而只是为了打劫才入寇罢了。

(7)在海拉克列达伊族手里掌握着的主权转到被称为美尔姆纳达伊族的克洛伊索斯一家的手里来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一位名字叫做坎道列斯的、撒尔迪斯的僭主，希腊人称他为密尔昔洛斯。他是海拉克列斯的儿子阿尔凯峨斯的后裔。海拉克列达伊家的最初的撒尔迪斯国王阿格隆是尼诺斯的儿子，是阿尔凯峨斯的儿子倍洛斯的孙子；密尔索斯的儿子坎道列斯则是最后的国王。在阿格隆以前，那个地方的国王是阿托斯的儿子吕多斯的后裔。由于吕多斯这个人的缘故，当地以前被称为美伊昂人的全部民族便获得了吕底亚人的名称，以海拉克列斯与雅尔达诺斯的一名女奴隶为祖先的海拉克列达伊族禀承神意从他们那里取得主权并保持了它。他们父子相承，从阿格隆到密尔索斯的儿子坎道列斯共统治了二十二代，计五百零五年。

(8)但是，这个坎道列斯宠爱上了自己的妻子，他把她宠爱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认为她比世界上任何妇女都要美丽得多。在他的侍卫当中有他特别宠信的一个人，这就是达斯库洛斯的儿子巨吉斯。坎道列斯把所有最机密的事情都向这个人讲。既然他对于自己妻子的美丽深信不疑，因此他就常常向这个巨吉斯拚命赞美自己妻子的美丽。在这以后不久的时候，终于有一天，命中注定要遭到不幸的坎道列斯向巨吉斯这样说：“巨吉斯，我看我单是向你讲我的妻子美丽，那你是不会相信的(人们总不会象相信眼睛那样地相信耳

朵的)。你想个什么办法来看看她裸体时的样子罢”。巨吉斯听到这话便大声地叫了起来，他说：“主公，您要我看裸体时候的女主人么？您说的这话是多么荒唐啊。您知道，如果一个妇女脱掉衣服，那也就是把她应有的羞耻之心一齐脱掉了。过去我们的父祖们已经十分精明地告诉了我们哪些是应当做的，哪些是不应当做的，而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古人的这些教诲。这里面有一句老话说，每个人都只应当管他自己的事情。我承认您的妻子是举世无双的丽人。只是我恳求您，不要叫我做这种越轨的事情”。

(9)巨吉斯这样说，是打算拒绝国王的建议，因为他心里害怕自己会因此而招来什么可怕的后果。然而国王却回答他说：“别害怕，巨吉斯，不要疑心我说这话是打算试探你的忠诚，也不要害怕你的女主人会把什么危害加到你的身上。要知道，我会把这件事安排得要她根本不知道你曾经看见过她。我叫你站在我们卧室的敞开的门的后面，当我进来睡觉的时候，她是会跟着进来的；在人口附近的地方有一把椅子，她脱下来的每一件衣服都放在这个椅子上。这样你就可以逍遥自在地来看她了。等她从椅子走向床而她的背朝着你的时候，那你就趁着这个机会注意不要被她看见，从门口溜出去了。”

(10)巨吉斯这时既无法逃避，就只好同意这样做了。于是坎道列斯在夜间要就寝的时候，便把巨吉斯引进了自己的卧室，过了一会儿，他的妃子也跟进来了。她进来之后，就把衣服脱掉放到椅子上面，而巨吉斯就在门后面望着她。而当她到床上去，她的背朝着巨吉斯的时候，他就从房中偷偷地溜出去了。可是，当他出去的时候，她是看见了她的，于是她立刻猜到了他大夫所做的是怎么一件事，可是，由于害羞的缘故，她甘没有叫了出来，甚至装做什么都没有看到的样子，心里却在盘算着对她的丈夫坎道列斯进行报复了。原来在吕底亚入中间，也就是在几乎所有异邦人中间，在自己裸体的时候被人看到，甚至对于男子来说，都被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

(11)在那个时候，她一语不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到早晨天刚亮的时候，她便从自己的仆从当中选出了一些她认为对她最忠诚的人来，对他们作了部署，然后派人把巨吉斯召到她面前来。巨吉斯做梦也没有想到王妃已经知道了昨夜发生的事情，所以就遵命来见王妃了。因为在这之前，每逢王妃派人召唤巨吉斯来的时候，他都会前来见她。巨吉斯来到的时候，她就向他说：“巨吉斯，现在有两条道路摆在你跟前，随你选择。或者是你必须把坎道列斯杀死，这样就变成我的丈夫并取得吕底亚的王位，或者是现在就乾脆死在这间屋子里。这样你今后就不会再盲从你主公的一切命令。去看那你不应当看的事情了。你们两个人中间一定要死一个：或者是他死，因为他怂恿你干这样的事情；或者是你死，因为你看见了我的裸体，这样就破坏了我们的惯例”。巨吉斯听了这些话，一时茫然自失地站在那里什么话也说不出；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就恳求王妃不要强迫他作一个这样个人为难的选择。但是当他发现他恳求无效而且他确是有必要明确说出是杀死主公证是被别人杀死的时候，他就选择了一条恰自己留活命的道路；于是他便请王妃告诉他：“既然你强迫我违反着自己的意志把我的主公杀死，那末告诉我，你想叫我怎样向他下手呢？”她回答说：“向他下手的地方最好就是他叫你看我的裸体的那个地方。等他睡着的时候下手吧。”

(12)当阴谋的一切全都准备停妥，而夜幕又降临下来的时候(巨吉斯看到自己既无法脱身又根本不能逃跑，而是非要把坎道列斯杀死或是他自己被杀

死不可)，巨吉斯便随着王妃进入了寝室。她把一把匕首交给巨吉斯并把他藏在同一个门的后面。而过了一会儿，当坎道列斯睡着的时候，巨吉斯便偷偷地溜出来把坎道列斯杀死了，这样巨吉斯便夺得了坎道列斯的妃子和王国；大约与巨吉斯同时代的人、帕洛斯的阿尔齐洛科斯在一首抑扬三步格的诗里，便曾经提到这个人。

(13)巨吉斯这样便取得了王位，而后来他之所以能够稳稳地统治了全国，乃是由于戴尔波伊的一次神托。在吕底亚人激愤于他们国王的被杀而拿起了武器之时，巨吉斯一派的人们便和这些吕底亚人达成了一项协定，即如果戴尔波伊的神托宣布他为吕底亚人的国王，他就可以做国王而统治下去，不然的话，王权应当还给海拉克列达伊家。神托的话既然是这样命令的，所以巨吉斯就成为国王了。不过佩提亚(传达神托的女巫——译者)又说，巨吉斯的第五代的子孙将要受到海拉克列达伊家的报复。实际上，在这个预言应验之前，不拘是吕底亚人还是他们历代的国王根本就没有把它记在心上。

(14)这样美尔姆纳达伊家便灭掉了海拉克列达伊家而取得了僭主的地位；巨吉斯做了国王之后，便向戴尔波伊神殿献纳了不少东西，可以说戴尔波伊的那些银制的献纳品大部分都是他送来的：在这些银制品以外，他还献纳了大量的黄金，在这当中特别值得提一提的是那六只黄金的混酒钵。它们的重量总计有三十塔兰特，并且被放置在科林斯人的宝库里面。我虽称它为科林斯人的宝库，但是老实讲，这并不是科林斯人民的宝库，而是埃爱提昂的儿子奇普赛洛斯的宝库。除去先前戈尔地亚斯的儿子、普里吉亚的国王米达斯以外，巨吉斯是在我们所知道的异邦人当中第一个向戴尔波伊神殿献纳礼物的。原来米达斯所献纳的是他经常坐下来进行审判的那个十分精美的宝座，这个宝座便和巨吉斯所献纳的混酒钵放在同一个地方。于是戴尔波伊人便按照献纳者的名字而称巨吉斯所献纳的金银器皿为巨伽达斯。在巨吉斯掌握了国家大权以后，他也立刻向米利都和土麦拿进犯，攻陷了科洛彭城，此后，他虽然统治了三十八年，却再也没有做出什么大事情，因此关于他的事情我就说到这里了。

(15)下面我要谈的是关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阿尔杜斯的事情。阿尔杜斯攻占了普里那涅并向米利都进攻。而正当他作撒尔迪斯僭主的时候，给游牧的斯奇提亚人从家乡的土地驱逐出来的奇姆美利亚人进入了亚细亚，把除了卫城以外的全部撒尔迪斯占领了。

(16)阿尔杜斯在位凡四十九年，继承他的是他的儿子隆杜阿铁斯，隆杜阿铁斯在位十二年。隆杜阿铁斯死后，继承他的是他的儿子阿律阿铁斯。这位国王曾和戴奥凯斯的后人库阿克撒列斯与美地亚人作战，把奇姆美利亚人驱出亚细亚，征服了科洛彭人的殖民地土麦拿并进攻克拉佐美纳伊。但是在进犯克拉佐美纳伊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他原来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而是遭到了惨重的失败。然而在他统治的期间，他仍然成就了一些颇足以使人瞩目的事业，下面我想就这方面谈一下。

(17)既然他继承着自己的父亲对米利都人作战，他使用这样的进攻方式来对这座城进行围攻。在田地上谷物成熟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大军开进米利都的土地，进军时有笙管、竖琴和高高低低的音的横笛伴奏着。在进入敌

许多希腊的城邦在戴尔波伊的神殿圣域内都有分配给它们的专门的“宝库”，而他们奉献的东西就保存在里面。

人领土的时候，他并不捣毁和烧掉田野上的房屋，甚至连门都不打破，而是让它俩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把这个地方的全部树木和庄稼铲除得一乾二净，然后便退回自己的国土。由于米利都人是海上的霸主，因此他的军队纵然把这个地方封锁住也是无济于事的。至于他不破坏他们的房屋的原因，是为了使当地的居民用这些层屋作为栖身之地以便播种和耕耘他们的土地；这样每次在他侵略这个地方时，就不致没有可以劫夺的东西了。

(18)用这个办法他对米利都人进行了十一年的战争；在这期间，他使们受到了两次惨重的打击；一次是在他们国内里美奈昂地方，另一次则是在迈安德罗司原野上。在这十一年的六年中间，阿尔杜斯的儿子隆杜阿铁斯还统治看吕底亚人，而这个第一个燃起了战火的人便对米利都的土地进行了征伐。在这之后的五年里面，是萨杜阿铁斯的儿子阿律阿敛斯的统治时期，而正象我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个人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继承了战争并且拼命地进行了战争。在这个战争当中，米利都人除了从歧奥斯人那里之外，根本没有从伊奥尼亚人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来减轻战争的负提；歧奥斯人出兵帮助他们作为先前他们帮助歧奥斯人的一种回报，因为在歧奥斯人和埃律特莱亚人作战的时候，米利都人是帮着歧奥斯人的。

(19)在战争的第十二个年头里，由于吕底亚的军队焚烧田地上的谷物而发生了这样的一场灾难。在谷物刚刚燃烧起来的时候，就有一阵强风把火焰吹到了那座被称为阿赛索斯的雅典娜的、雅典娜神的神殿上去，于是神殿在火焰当中给烧光了。当时没有一个人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后来，在大军返回撒尔迪斯之后，阿律阿铁斯跟着就病倒了。他的病一直总是不好，不知是别人的劝告，还是自己想到的这一点，他派遣使者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询问关于他的病情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使者到达的时候，佩提亚说，如果他们不把吕底亚人在米利都烧掉的阿赛索斯的雅典娜神的神殿重建起来，是不能得到神托的。

(20)我从戴尔波伊人那里所听到的事情就是这些，后面的事情是米利都人添上去的。奇普赛洛斯的儿子培利安多洛斯是当时米利都的僭主特拉叙布洛斯的一个极其亲密的朋友，他听到了神托对阿律阿铁斯的回答，便立刻派出了一名使者把神托舍诉了特拉叙布洛斯，以便要特拉叙布洛斯预先了解情况，从而可以更好地对当前的事态拟定对策。根据米利都人的说法，事情就是这样。

(21)阿律阿敛斯这里在听到关于神托的回答的报告时，立刻就派了一名使者到来利都去，建议在重建这样一座神殿所必需的时期中间，和特拉叙布洛斯与米利都人缔结一项休战协定。使者向米利都出发了；但这时特拉叙布洛斯却早已清楚地了解到了全部情况，他心里知道阿律阿铁斯会怎样做，于是便想出了这样一个计策，他把城内的全部食物，不管是属于他自己的还是属于私人的都集合到市场上来，并发出命令要米利都人准备在他发出信号时，所有的人都立刻应当尽情地饮酒狂欢。

(22)特拉叙布洛斯所以要这样做和发出这样命令的原因是这样。他的意思是希望当撒尔迪斯的使者看到这样多的食物堆积在地上而全市的人们又是这样地欢乐的时候，他会把这件事报告给阿律阿铁斯。实际上也正和他所希望的一样。使者亲眼看到了这一切，而在他把吕底亚人的命令传达给特拉叙

布洛斯以后，就回到撒尔迪斯去了。据我所知道的，只有这种情况才引起了后来的和解。原来阿律阿铁斯本来认为米利都非常缺粮并认为它的人民已经困苦不堪了，但他当在使者从米利都回来之后听到和他所料想的完全相反的消息时，不久他便和米利都人缔结了一项条约；由于这项条约，两个国家成了密友和联盟。阿律阿铁斯在阿赛索斯给雅典娜神不是建造一座，而是两座神殿，他的病也好了。阿律阿铁斯对特拉叙布洛斯和米利都人所进行的战争的情况就是这样。

(23)把神托告诉给特拉叙布洛斯的这个培利安多洛斯是奇普赛洛斯的儿子。培利安多洛斯又是科林斯的僭主。然而根据科林斯人的说法(列斯波司人的说法也是这样)，在他活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极为离奇的事情。他们说美图姆那的阿利昂是乘看海豚给带到塔伊那隆来的。阿利昂这个人在当时是个举世无双的竖琴手，而据我们所知道的，是他第一个创作了狄图拉姆波司歌，给这种歌起了这样的名字，后来并在科林斯传授这种歌。

(24)根据传说，在培利安多洛斯的宫廷中住了多年的这个阿利昂，计划渡海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去；而他在那里发了大财之后，又想回到科林斯来。他从塔拉斯出发时，雇了一艘科林斯人经营的船，因为他最放心的便是科林斯人。然而这些水手等船行驶到大海上来的时候，就阴谋把阿利昂抛到海里去并且夺取他的财富。他发觉了他们的阴谋，就恳求他们留他一条性命，金钱则随便由他们处理。但是这些水手并不听他的话，而是要他或者是立刻自杀，如果他还想在陆地上要一个坟墓的话，或者是毫不犹豫地跳到海里去。进退两难的阿利昂于是请求他们，既然他们已经这样决定，那末就要他们允许他盛装站在后甲板上，在那里弹唱，并保证唱完之后即行自杀。他们也很高兴听一听世界上最好的歌手的歌唱，便从船尾退到船的中部去。于是阿利昂便穿起当行的盛装，拿起了竖琴，站在船尾的地方尽情地歌唱奥尔提欧斯歌(阿波罗的赞歌——译者)。曲终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全身盛装地投到海里去了。他们的船于是向科林斯方向行驶。至于阿利昂，则据说有一匹海豚驮着他，把他带到了塔伊那隆；他在塔伊那隆登岸以后，就从那里穿着乐师的服装到科林斯去，而在到达之后叙述了他经历的全部事情。但是培利安多洛斯不信他所说的话，把他监视起来不许他到别的地方去，并留心等待着水手们的归来。在水手们到达的时候，他便把他们召到自己这里来，问他们是否可以告诉他关于阿利昂的任何消息。他们回答说，他很健康地在意大利生活着，他们把现在过得很好的阿利昂留在塔拉斯了。可是这时阿利昂在他们的面前出现了，就和他从船上跳下去的时候一摸一样：吓得目瞪口呆而且谎言又全被识破的这些人再也不能否认自己的罪行了。这就是科林斯人和列斯波司人所说的故事。而且，在塔伊那隆就有阿利昂的一件不大的献纳品，这是一个骑着海豚的人的青铜雕像。

(25)吕底亚的阿律阿铁斯结束了对米利都人的战争之后，又把吕底亚统治了五十七年才死。他在他的一家中，是向戴尔波伊奉献礼物的第二位国王。他在病愈时所献纳的礼物是一只银制的大混酒钵，下面附着锻接的铁托儿，这是戴尔波伊的全部奉献物当中最值得一看的东西。它是歧奥斯人格劳柯斯的制品，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了铁的锻接法的人。

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时所唱的颂歌。

即塔连顿

(26)阿津阿铁斯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克洛伊索斯继承了王位，那一年克洛伊索斯是三十五岁。他最初进攻的希腊人是以弗所人。当他围攻以弗所人的时候，以弗所人在自己的城墙和阿尔铁米司女神神殿之间系上了一根绳子，这样就把这座城献抬了阿尔铁米司女神：这座神殿和当时被围攻的古城之间的距离是七斯塔迪昂。他们是最先受到克洛伊索斯攻击的希腊人。后来，在各种不同的托词之下，他又依次向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的各个城邦进攻：在他能够做到的时候，他便给对方加上重大的罪名，如果这一点他做不到；便向对方提出某些无足轻重理由作为口实。

(27)这样他就成了亚细亚的一切希腊人的主人并且迫使他们向自己纳贡：在这之后，他又打算造船来进攻岛上的居民。但是，当着有关造船的一切都已准备停当的时候，根据某些人的说法是普里耶涅的比亚斯、根据另一些人的说法是米提列奈的披塔柯斯把这个计划给打消了。因为国王问这个到撒尔迪斯来的人，在希腊方面有什么动静没有，而这个人便回答说：“国王啊，岛上的居民打算进攻撒尔迪斯来对你作战，因此他们正在雇佣一万名骑兵”。克洛伊索斯把这个人的话信以为真，于是说：“愿诸神使这些岛民竟想用骑兵来攻打吕底亚人的儿子们罢”。但是那个人却回答说：“国王啊，看来您是热心期望能在大陆上拿捕马背上的岛民的，这个想法当然有道理。然而在岛民们听到您想造船以便攻打他们的时候。您想那些岛民所最期望的不正是在海上拿捕吕底亚人并在那里为您在大陆上奴役的那些希腊人报仇吗？”克洛伊索斯对于这样的说法深以为然，认为他说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就同意他的意见而停止造船并和岛上的伊奥尼亚人成了朋友。

(28)后来，克洛伊索斯逐渐把哈律司河西边的几乎所有民族全都平定了。继续保有自由的只有奇里启亚人和吕奇亚人，因为全部其他的部落都给克洛伊索斯征服并成为他的臣民了，这些部落是吕底亚人、普里吉亚人、美西亚人、玛利安杜尼亚人、卡律倍斯人、帕普拉哥尼亚人、杜尼亚的和比提尼亚的色雷斯人、卡里亚人、伊奥尼亚人、多里斯人、爱奥里斯人和帕姆庇利亚人。

(29)当克洛伊索斯把这些民族征服，并把他们变成和吕底亚人一样的臣民的时候，当时正好生活在希腊的一切贤者都得以相继来到了富强加日中天的撒尔迪斯，而其中就有雅典人梭偷。他托词视察外界而离开雅典出游十年，但实际上他是想避免自己被迫取消他应雅典人之请而为他们制订的任何法律。原来雅典人发过重誓在十年中间必须遵守梭偷给他们制订的法律，故而他们是不能任意取消这些法律的。

(30)由于这样的理由并且为了到外面去视察，梭偷便出发外游；在这期间，他访问了埃及的阿玛西斯，又到撒尔迪斯访问了克洛伊索斯。在他到达以后，克洛伊索斯便把他当作客人来接待，要他住在自己的宫殿里。在他未后三、四天，克洛伊索斯就命令自己的臣仆领着梭偷参观他的宝库，把那里所有一切伟大的和华美贵重的东西都给他看。在他看完并且非常仔细地核视了这一切之后，克洛伊索斯就趁着这个机会问道：“雅典的客人啊，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您的智慧，关于您为了求知和视察外界而巡游列国的事情。因此我很想向您请教一下，到目前为止在您所遇到的所有的人中间，怎样的人是最幸福的？”他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人间最幸福的人，

然而梭伦却正直无私，毫不谄媚地回答他说：“国王啊，我看是雅典的泰洛斯”。听到这话时感到惊讶的克洛伊索斯紧接着插上去问：“到底为什么您认为泰洛斯是最幸福的人呢？”梭伦回答说：“第一，因为泰洛斯的城邦是繁荣的而且他又有出色的孩子，他在世时又看到他的孩子们也都有了孩子，并且这些孩子也部长大成人了；其次，因为他一生一世享尽了人间的安乐，却又死得极其光荣。当雅典人在埃列岛西斯和邻国人作战的时候，他前来援助本国人，击溃了敌人并极其英勇地死在疆场之上了。雅典人在他阵亡的地点给他举行了国葬并给了他很大的荣誉。”

(31)梭伦列举了关于泰洛斯的幸福的许多情节，这样便促使克洛伊索斯要继续问下去。在他说完之后，克洛伊索斯又问他，除去泰洛斯之外在他看来谁是幸福的，心里以为无论怎样自己总会轮到第二位了。梭伦回答说：“克列欧毕斯和比顿，他们都是阿尔哥斯人，他们不但有十分充裕的财富，他们还有这样大的体力，以致他们二人在运动会上都曾得过奖，特别是关于他们两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当阿尔哥斯人为希拉女神举行一个盛大的祭典时，他们的母亲一定要乘牛车到神殿那里去。但那时他们的牛并没有及时地从田地里给赶回家里来，于是害怕时间赶不上的青年人就把轭驾到自己的肩头，亲自把母亲乘坐的车拉来了。他们把母亲拉了四十五斯塔迪昂的路程直到神殿的跟前。全体到神殿来朝拜的人都亲眼看到了他们所做事情之后，他们就极其光彩地结束了他们的一生。从他们两个人身上，神也就清楚地表示出，对一个人来说，死是怎样一件比活着要好的事情。原来阿尔哥斯的男子们围住了这辆车并称赞两个青年人的体力；而阿尔哥斯的妇女则称赞有幸而生了这样一对好儿子的母亲；母亲对于这件事，以及对于因这件事而赢得的赞赏也感到十分欢喜，她于是站立在女神的神像面前，请求女神把世人所能享受到的最高幸福赐给她那曾使她得到巨大光荣的儿子克列欧毕斯和比顿。她的祈祷终了之后，他们就奉献牺牲和参加圣签，随后，他们便睡在神殿里面。他们再也没有起来，而是就在这里离开了人世。阿尔哥斯人认为他们俩是非常优秀的人物，因此就给他们立了像，献纳到戴尔波伊神殿里去”。

(32)这样，梭伦就把这两个青年人放到幸福的第二位上去了。克洛伊索斯发火了，他说：“雅典的客人啊！为什么您把我的幸福这样不放到眼里，竟认为它还不如一个普通人？”梭伦这样回答说：“克洛伊索斯啊，你所问的是关于人间的事情的一个问题，可是我却知道神是非常嫉妒的，并且是更喜欢干扰人间的事情的。悠长的一生使人看到和体验到他很不喜欢看到和很不喜欢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东西。我看一个人活到七十岁也就算够了。在这七十年中间，若不把闰月计算在内的话，共有两万五千二百天。若是象季节准时到来那样地每隔一年再加上一个闰月，则在七十年以外，还要有三十五个这样的月份，这样就得再加上一千五百天。这样在七十年当中的总的天数就是两万六千二百五十天了；然而可以说绝对没有一天的事情是和另一天的事情完全相同的。这样看来，克洛伊索斯，人间的万事真是完全无法逆料啊。说到你本人，我认为你极为富有并且是统治着许多人的国王；然而就你所提的问题来说，只有在我听到你幸福地结束了你的一生的时候，才能够给你回答。毫无疑问，纵然是豪富的人物，除非是他很幸福地把他的全部巨大财富一直享受到他临终的时候，他是不能说比仅能维持当日生活的普通人更幸福的。因为许多最有钱的人并不幸而，而许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

而的。拥有巨大财富的不幸的人只在两方面优于幸福的人：但幸福的人却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前者。有钱的人更有能力来满足他的欲望，也更有能力承受大灾难的打击。后者当然不能象前者那样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并且也经不住这样的灾难，然而他的幸运却使这些灾难不会临到自己身上，此外，他还会享受到这样的一些幸福：他的身体不会残废，他不会生病，他不会遇祸，有好孩子，又总是心情愉快的。如果在这一切之外，他又得到善终的话，这便正是你所要寻求的人，也就是够得上称为幸福的人了，然而这样的人，在他死之前，勿宁应当称他为幸运的人，而不是幸福的人。诚然，很少有人能够兼备所有这些优点，正仿佛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自己的国内充分取得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而是每个国家都有某种东西，却又缺少另一种东西；拥有最多的东西的国家也就是最好的国家了。同样，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他总是有某种东西却又缺少另一种东西。拥有最多的东西，把它们保持到临终的那一天，然后又安乐地死去的人，只有那样的人，国王啊，我看才能给他加上幸福的头衔。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都必须好好地生意一下它的结尾。因为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

(33)这就是梭伦向克洛伊索斯所讲的一番话，这一番话并未得到国王的欢心。国王完全不把他放到眼里地送他走了，因为国王认为象这样一个忽视当前的幸福并要他在每件事上等着看收尾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

(34)但是，在梭伦走后，克洛伊索斯从神那里受到了一次可怕的惩罚，神之所以惩罚他，多半就是由于他自祝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久他就在睡着时作了一个梦，这个梦确实实地向他预言，他将要在儿子身上遇到惨祸。克洛伊索斯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既聋且哑是个天生的残废，另一个儿子在与他同岁的人们当中，在任何一方面却都要比其他入突出得多。后面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做阿杜斯。在梦里向克洛伊索斯提起的，就是关于这个儿子的事情；梦里告诉他的这个儿子将要被铁制的尖器刺死。等他醒来的时候，他独自认真地把这个梦思考了一番，就不由得对这个梦感到毛骨悚然了。于是他首先拾这个儿子娶了个妻子；同时由于这个儿子在先前经常指挥吕底亚军作战，现在便不叫他担任这样的职务了。一切长枪、投枪和人们在战时使用的诸般兵器，都从男子居室运了出来而堆放到后房里去，因为他怕挂起来的这样一件兵器保不定会掉下来刺着他的儿子。

(35)正在他给自己的儿子张罗着婚事的时候，一个样子看来很惨而且有着血污的双手的人来到了撒尔迪斯。他是一个普里吉亚人，并且是一个王族。这个人来到克洛伊索斯的住所之后，就请求根据这个国家的习惯给他洗净血污。克洛伊索斯就给他洗净了。吕底亚人的洗净的仪式是和希腊人的洗净的仪式差不多的。在按照习惯执行了洗净的仪式以后，他就问这个人是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人，他说：“这位客人，你是谁，你是从普里吉亚的什么地方到我这里来请求庇护的？此外，你杀了怎样的男子或是妇女？”这个普里吉亚人回答说：“国王啊，我是米达斯的儿子戈尔地亚斯的儿子。我的名字是阿德拉斯托斯。由于我并非出于本心而杀死了我自己的兄弟，我的父亲就把我赶了出来，剥夺了我的一切，因此现在我就逃到你这里来了。”克洛伊索斯回答说：“你是我的朋友的儿子，因此现在你是到朋友的家来了。只要你留在我们这里，任何东西也不会亏待你的。尽量不要把你的惨遇放到心上吧，这样你就可以更好地保重你自己了”。

(36)阿德拉斯托斯就这样地在克洛伊索斯的家里住下来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在美西亚的欧林波斯山出现了一个大猪怪，这个怪物常常从山里跑出来破坏美西亚人的田地。美西亚人多次出来想猎取这个怪物，但结果不仅丝毫不能加害于它，反而总是自己受到损失。终于他们派使节到克洛伊索斯这里来，向克洛伊索斯说：“国王啊，一个非常鹿大的猪怪出现在我们的国土，损害了我们的庄稼地。我们虽尽一切力量来捕捉它，但全都失败了。因此我们请求你让你的儿子，精选的壮丁们和狗跟我们一同回去，以便使我国摆。脱掉这个怪物”。这就是他们的请求的大意。

但是克洛伊索斯想起了梦中的预言，于是他就回答说：“不要再谈关于我的儿子的事了。我不想要他去帮你们的忙。他刚刚结婚，这件事也就足够他操心的了。但我可以选派一部分吕底亚人并放出我的全部猎犬跟着你们去，而且我还要命令他们尽一切力量帮助你们把这个野兽从你们的国土上打跑”。

(37)美西亚人对于他的这个答复是满意的。然而克洛伊索斯的儿子听到了美西亚人的请求后却进来了，而在克洛伊索斯拒绝要他和美西亚人同去的时候，他就向他的父亲说；“父王，在先前，对我们来说，最美好和崇高的事情总不外是征战和狩猎，并在这些事情上面为自己赢得荣誉；现在您却不许我干这两样事情的任何一种，而您当然又决不会看出我是卑怯或是缺乏活力的。现在我到市场上去或是从那里回来的时候，我必须带着怎样的面色呢？市民们以及我的新婚妻子会怎样看我呢？她又会认为她是和怎样的一个丈夫生活在一起呢？所以汪是叫我去打这个猪怪吧，否则就请您说明理由，为什么您认为我最好是服从您的意旨。

(38)于是克洛伊索斯回答说：“儿啊，并不是因为我以为你卑怯或是有其他什么不相宜的地方才把你留住，而是因为在我睡觉时我作了一个梦，梦里，在我跟前我看到一个幻象，它警告我说你是会短命的，因为你注定要在年轻时为铁制的尖器刺死。正是为了这个幻象，我才先赶紧安排你的婚事，而现在当然又使我不能把你送出去办这件事情。我是愿意看守着你的，为的是不管怎样，在我自己活着的时候我总可以舂着你也侥幸地活下来。你哥哥聋了，我已不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因此你就是我仅有的一个儿子了”。

(39)这个年轻人回答说：“啊，父亲，您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梦之后对我加以注意，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如果您弄错了，如果您没有把这个梦圆对，我想我是应当指出您的错误来的，既然您说这梦预言我将会被铁制的尖器刺死，可是这猪又有什么手呢？它能够使用什么叫您害怕的铁制尖器呢？倘若梦里说我会被野兽的牙或是什么类似的东西刺死的话，那您不叫我去办这件事是完全有道理的。然而这里说的是一支铁枪。何况现在我们又不是向人，而是向野兽作战。所以我求您还是让我和他们一同去罢”。

(40)克洛伊索斯说：“儿啊，你对于梦的判断我看是有些道理的。既然你的解释比我的更要好，现在我就相信你的话，我改变了我的主意，准许你和他们去打猎了”。

(41)既然这样说了，国王就派人把普里吉亚人阿德拉斯托斯找了来，向他说：“阿德拉斯托斯，当你因痛苦不幸的遭遇而感到苦恼的时候，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不是对你有什么责怪，那时我洗净了你，把你接待到我家来住，并且任何事情都不难为你。既然我先待你十分亲切，那你也就应该加以回报，故而请你同意和我的儿子出去打猎以便照料他，注意在道上不要受到

会向你们袭击的那些不逊的匪徒的危害。即使没有给你这样的任务，你的确仍然有必要到你可以因自己的事业而使自己享名的地方去看一看。这是你从你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传统，而且你自己也是非常茁壮的”。

(42)阿德拉斯托斯回答说：“国王啊，若不是您之所请，我是不会参加这一次的狩猎的。因为象我这样一个遭遇不幸的人陪伴看他的处于顺境的伙伴们出去打猎是不适宜的，而且我也无心做这件事情。而且我有许多理由使我留在这里，但既然您要我去，那我就一定不会使您扫兴(因为我实在是义务来回报您的亲切款待的)，因此我愿意按您所要求的去做。至于您付托给我来照料的令郎，请确信我将尽我这个保护者的力量，把他安全地送回来”。

(43)在他向克洛伊索斯作了这样的保证之后，他们就出发了，随他们出发的是若干精选的壮丁和猎犬。当他们到达欧林波斯山的时候，他们就四下里搜寻这个野兽；这只怪兽被发现以后，猎士们便排成圆阵，从四面八方用投枪向它抛去。那时那位客人，就是那位被洗净了杀人的血污并且叫做阿德拉斯托斯的人也把投枪向猪抛去，但是这支投枪刺到克洛伊索斯的儿子的身上了。这样，阿杜斯便被铁枪刺死，而梦中的警告也就应验了。于是便有一个人跑到撒尔迪斯去把这个消息带给克洛伊索斯，他到这里来向国王报告了战斗的情况和他的儿子所遭受的命运。

(44)听到自己的儿子被刺死，父亲的心已经是乱成一团了，尤其使他更加痛心的是，刺死他的儿子的人又正是他自己一度为之洗净了系人的血污的人。在他因惨祸而悲痛之极的时候，他高声呼叫清静之神宙斯的名字，要他见证他因客人之手而遭到的惨剧。随后他又祈求同一位宙斯神，称他为炉灶之神和友情之神。他称呼炉灶之神的名字是因为他无意中竟把现在杀死了他的儿子的入留住自己的家里；他称呼友情之神的名字是因为被当作自己儿子的保护人而派出去的客人，结果却被发现是他的最可恨的敌人。

(45)吕底亚人很快地就来了，他们运回了这个年轻人的尸骸，而那个系人犯便跟在他们后面。他站到尸骸的前面来，向克洛伊索斯表示任凭对方怎样处置自己，他伸出双手十分恳切地请求克洛伊索斯，说他自己愿意被杀死在克洛伊索斯的儿子的尸骸之旁，因为他以前的悲惨遭遇已经够他受的了，现在又加上了新的不幸，那就是使洗净了他的系人的血污的人陷入破灭绝望的境地，故而他也无法再活下去了。克洛伊索斯听了这话之后，尽管自己所遭到的不幸使他非常痛苦，却深受感动而对阿德拉斯托斯起了怜悯之心。于是便回答说：“客人啊，既然你对你自己宣告了死刑，那我便已经从你那里得到我所需要的充分的赔偿了。而且，除非只能说你无心地干了这样的事情以外，实际上在我看来还不是你惹下了这个祸。

惹祸的是一位神，他在很久之前便预言要有这样的事发生了”。在此之后不久，克洛伊索斯便适如其分地埋葬了他的儿子。米达斯的儿子戈尔地亚斯的儿子阿德拉斯托斯，过去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现在又毁了给他洗净血污的人，他认为他自己在他所知道的人中间是最不幸的人了，出此当人们散去而坟墓的四周寂静无人的时候，他便在墓地上自杀了。

(46)死了儿子的克洛伊索斯整整两年都沉浸在非常的悲痛之中，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在这之后，从海外来的一个消息中止了他的悲伤情绪。他听说，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摧毁了库阿克撒列斯的儿子阿司杜阿该斯的霸权，而且波斯人也一天比一天地强大起来了。这种情况使他专心致志地考虑，他是否有可能在波斯人的实力还不曾十分强大的时候，想办法阻止他们那日益加

强的力量。在这样的意图之下，他立刻想到希腊和利比亚的神托所那里去试卜一下。于是他分别向谷方面派遣使者，有的到戴尔波伊，有的到波奇斯的阿巴伊，有的到多铎那。有一些人到阿姆披亚拉欧斯的神托所，另一些人到特洛波尼欧薪的神托所，再有一些人则是到米利都的布朗奇达伊家去。克洛伊索斯派人去问卜的这些神托所都是希腊的神托所。他还派遣了另一些人到利比亚去向阿蒙神请示。他把这些使节派出去，是要试一下神托到底讲的都是些什么，而如果他发现神托所回答的是真话，那末他就可以再派人去，请示他是否可以对波斯人发动一次远征。

(47)被派到各地去试验神托是否灵验的使节们，都得到了如下的指令：从他们离开撒尔迪斯的那一天起，他们要把日子记住，到第一百天的时候，他们再去请示神托，问它们吕底亚国王、阿律阿铁斯的儿子克洛伊索斯那时正在做什么。他们要把神托的回答记下来，然后带回给克洛伊索斯。除去戴尔波伊的神托之外，任何神托所的回答都没有给人记载下来。而在戴尔波伊，当吕底亚人刚一走进圣堂向神请示他们奉命询问的问题时，佩提亚就用六步格的诗回答他们说：

我能数沙，我能测海；
我懂得沉默并了解聋人的意思；
硬壳龟的香味触动了我的心
它和羊羔的肉一同在青铜锅里煮着：
下面铺着青铜，上面盖着青铜。

(48)在佩提亚口述预言的时候，吕底亚人把她的话记了下来，随后就起程返回撒尔迪斯了。当派往各地的所有其他的使者都带着他们取得的回答返回的时候，克洛伊索斯便打开他们所记的文卷一一阅读。这些神托完全不能使他满意。但是他一看到戴尔波伊的神托上面的话，就立刻把它肯定下来，对它表示满意和信服，他认为戴尔波伊是唯一可靠的神托所，因为只有它才发现了它实际上做的是什么事情。原来从他的使节出发去请示神托的那时候起，他就想他做什么事情才是最不可能为任何人所猜到的，于是在他约定的那一天到来时，他便按照他自己所决定的做了。他拿来一只龟和一只羊羔，亲手把它们切成碎块，一起放在青铜锅里煮，上面还加上一个也是青铜的盖子。

(49)从戴尔波伊带回给克洛伊索斯的回答就是这样的。至于到阿姆披亚拉欧斯的神托所去并且在神殿那里履行了例行仪式的吕底亚人从那里得到了什么回答我就没有办法说了(因为关于这一点，实际上，人们是没有传说过的)，人们所知道只是，克洛伊索斯相信他从那里得到的神托也是真实的。

(50)以后，克洛伊索斯便决定举行大规模的奉献以取悦于戴尔波伊的神。他奉献了各种适于作牺牲的牲畜三千头，又烧掉了堆积如山的包着金银的卧床，黄金杯和紫色的长袍和内衣。他焚烧这些东西就是为了使神对他更加眷雇。他还下令给所有的吕底亚人，要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财力来向神奉献。在牺牲奉献式结束的时候，国王熔化了大量黄金，把它铸成金条，每条长六帕拉斯提，宽三帕拉斯提，高一帕拉斯提。金条的总数是一百十七个，其中的四条是纯金铸成的，每条的重量备为两个半塔兰特；其余别是金与银的合金，每条重两个塔兰特。他还下令造一座纯金的狮像，重十塔兰特。当戴尔波伊神殿被烧掉之时，这个金狮子就从金条上掉了下来(因为它是放在金条上面的)，现在它被火烧掉了三个半塔兰特，剩下的只有六个半塔兰特了。

现在它是放置在科林斯人的宝库里。

(51)在要献纳的这些东​​西都准备停当以后，克洛伊索斯便把它们送到戴尔波伊去，与这些东​​西同时送去的还有下列诸色礼品，金的和银的大混酒钵各一个，先前在人们进入神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金钵放在人口的右手，银钵在左手。但这两个钵在失火之​​陈移开了；重有八个半塔兰特又十二姆那的金钵，现在藏在克拉佐美纳伊人的宝库里；银钵则是放置在神殿前庭的一个角落里，它的容量有六百阿姆波列欧斯，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在铁奥帕尼亚祭 的日子里，戴尔波伊人就是用这个钵来混酒的。戴尔波伊人说这是萨摩司人铁奥多洛斯制造的，我认为他们的话是对的，因为我看这个混酒钵确是出自非凡的匠师之手。克洛伊索斯此外还送了现在在科林斯人的宝库之​​内的四只银制酒瓮，还有金的和银的净水瓶各一只，金的净水瓶上面刻着“拉凯戴孟人奉献”的字样，他们硬说这是他们奉献的礼物，然而他们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真正的奉献者是克洛伊索斯。这上面的铭文是一个想取悦于拉凯戴孟人的戴尔波伊人刻上去的。这个人是谁我是知道的，但我还是不必讲他的名字了。手里有水流出来的那个少年象确是拉凯戴孟人奉献的，然而他们根本就没有奉献任何一个净水瓶。在这一切的奉献物以外，克洛伊索斯还把许多没有题辞的不大重要的礼品奉献到戴尔波伊去，其中有一些银制的圆盘。他还奉献了一座三佩巨斯高的金制妇女象，而根据戴尔波伊人的说法，这好象是克洛伊索斯的烤面包的女郎的雕象：此外，他把妻子的那些项鍊和腰带也都献纳了。

(52)上述的一切就是克洛伊索斯献到戴尔波伊去的东​​西。对于他知道这个人(指后面的阿姆披亚拉欧斯——译者)的勇气和不幸遭遇的阿姆披亚拉欧斯(阿尔哥斯的预言者。他是一位虽通知自己不能生还，但仍然敢于去作战的英雄——译者)，他奉献了纯金的盾牌和枪头以及枪杆都是黄金制造的长枪。在我的时代里，二者还都在底比斯地方奉祀伊兹美尼亚的阿波罗的神殿里。

(53)把这些礼物护送到各个神殿去的使者们得到克洛伊索斯的命令，要他们请示一下神托，罔克洛伊索斯可以不可以去和波斯人作战，而如果可以的话，他是否可以找一支同盟军和他一齐出动。因此，在这些人到达目的地并奉献了礼物之后，便请示神托，说了下面的话：“吕底亚和其他各民族​​的国王克洛伊索斯相信这里的神托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神托，而由于你的灵验，他把你应得的礼物奉纳在你的面前。现在他向你请示，他是否可以​​对波斯人作战，如果可以的话，他是否可以要一个同盟者也出兵来帮助他”。这就是他们请示的话。对于他的回答，两方面神托的说法是相同的，每个神托都向克洛伊索斯预言说，如果克洛伊索斯进攻波斯人，他就可以灭掉一个大帝国并且忠告他看一下在希腊人中间谁是最强的，然后就和他们结成同盟。

(54)克洛伊索斯在接到带给他的神托的这些解答以后，真是大喜过望了，他深信他一定可以摧毁居鲁士的王国，于是他便再一次派人到佩脱去，在打听到了戴尔波伊的人数之后，便赠给戴尔波伊人每人两斯塔铁尔的黄金。为了报答，戴尔波伊人把请示神托的优先权、免税权、在祭日中占最优等席位的特权给予克洛伊索斯和吕底亚人，他们还把如果愿意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归化戴尔波伊的永久权利给予克洛伊索斯和吕底亚人。

这是戴尔波伊的一个祭日，在这一天里，神象都陈列出来。

(55)克洛伊索斯把这些礼物送给戴尔波伊人以后，便第三次请示神托；因为既然他确信神托是可靠的，他就想充分利用它了。他想要得到回答的问题是，他的王国的国祚是否长久。佩提亚给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一旦在一匹骡子变成了美地亚国王的时候；

那时你这两腿瘦弱的吕底亚人就要沿着沿岸多石的海尔谟斯河逃跑了；快快逃跑吧，也不要不好意思做一个卑怯的人物吧。

(56)在克洛伊索斯接到这个回答时，他高兴得无以复加了，因为克洛伊索斯认为一个骡子是绝对不可能代替他作美地亚国王的，因此他就认为他和他的后裔是永远也不会丧失主权的。随后他就十分慎重地研究神托要他与之结盟的那个最强大的希腊民族，而在调查之后便可以看到，希腊城邦中最强大的，在多利斯族里是拉凯戴孟人而在伊奥尼亚族里则是雅典人。原来这两个民族从古老的时候起就在希腊占着十分突出的地位了。后者是过去的佩拉司吉民族，前者是希腊民族；佩拉司吉人从来还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居住地；但希腊人都是非常富于流动性的。原来在戴岛卡里翁王统治的时代，希腊人住在称为普提奥梯斯的地方，然而在海偷的儿子多洛斯统治的时代，他们便移住到欧萨山和奥林波斯山山下一个叫做希斯提阿伊欧提斯的地方去了。他们被卡德美亚人赶出了希斯提阿伊欧提斯地区以后，就定居在品多斯，称为玛凯德诺姆人(意为身量高的人——译者)。从那里再一次迁移到德律欧披司；而最后又从德律欧披司进入了伯罗奔尼撒，结果他们就变成了多里斯人。

(57)佩拉司吉人所讲的是什么语言我是不能确定的。如果从今天还残留的佩拉司吉人所讲的语言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来的话，如果从这些佩拉司吉人可以进行判断的话，则可以说，佩拉司吉人是讲着异邦话的(指希腊语之外的语言——译者)。今天在佩拉司吉人当中有一些人，他们过去曾是今日被称为多里斯人的邻人(当时住在今日的所谓帖撒里奥提斯地方)而现在则住在第勒塞尼亚人上方的克列斯顿市；有一些人在先前和雅典人同住过一个时期并在海列斯彭特建立了普拉启亚和斯奇拉凯两个地方；有一些人则住在其他那些现在名称虽已改变、但过去实际上是佩拉司吉人的城市的城市里。果若任何一个佩拉司吉族都真是这样，而全部佩拉司吉族又都讲同样语言的话，则属于佩拉司吉族的阿提卡人在他们成为希腊族之后，必定是忘掉了自己的语言而学习了另一种语言。克列斯顿人所讲的话和他们四周居民的话都不相同，普拉奇亚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可是这两个地方的人所讲的话却是相同的；从这一点便证明，他们都仍旧保留了他们语言的特点，而他们又把这种特点带到他们现在住的地方来。

(58)然而希腊族自从他们出现以来就一直是使用着同一种语言的。至少在我来看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在他们起初从佩拉司吉人分出去的时候，他们的人数是不多的，然而他们却从一个弱小的开端成长扩大成一个各民族的集合体，这主要是由于佩拉司吉人和其他许多异邦民族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的缘故。然而，另一方面，我却认为佩拉司吉人是一个异邦的民族，他们在任何地方也不曾大大地膨胀社。

(50)但是，克洛伊索斯打听了这两个民族的情况，从而得知其中的阿提卡人(雅典人)由于当时雅典的僭主、希波克拉铁斯的儿子佩西司特拉托斯的缘故而正在受到压制并被弄得四分五裂。当希波克拉铁斯只是一个普通公尺的时候，有一次他到奥林匹亚去看比赛，而遇到了一件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奉献了牺牲之后，附近满装着水和肉的大锅下面没有火就沸腾起来，

直到水溢出了大锅。兰时正在那里并亲眼看到了这一奇迹的拉凯戴孟人奇隆就忠告希波克拉铁斯说，如果他还没有结婚，那么就不要把会给他生孩子的妻子娶到家里来；如果他已经有了一个妻子，那么作为第二个手段，就必须和她分离，而如果他有的是一个儿子，那么便和这个儿子断绝关系。奇隆的忠告根本就没有叫希波克拉铁斯听进去，他不听奇隆的话；不久之后，他就得了一个儿子，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佩西司特拉托斯。这个佩西司特拉托斯，在雅典人内部发生由阿尔克美昂的儿子美伽克利斯所领导的海岸派和由阿里斯托拉伊戴斯的儿子里库尔哥斯所领导的平原派之间的斗争的时候，想出了一个成为僭主的办法，他乘看这个党派之争的机会纠合了一个第三党。他集合了一批党员并自称为山地党的领袖以后，便想出了下面的这样一个策略。他弄伤了他自己和他的骡子，赶着车进了市广场，(扬言)敌人想在他驱车回乡的路上把他杀死，而他是刚刚逃脱了敌人的毒手的。他要求民众拨给他卫兵来保护他；他要他们记起他位去享有的光荣，因为他在先前曾指挥对美伽拉人的进攻，而那时他曾攻占尼赛亚城，还立下了其他许多的伟大战功。被他的花言巧语所欺骗的雅典人就给他选出了一队市民作为他的卫兵，佩西司特拉托斯不使这些卫兵拿枪而使拿棍棒，在他到任何地方去的时候他们都拿着棍棒伴随着他。佩西司特拉托斯便和他们一道发动了政变并占领了卫城。这样，他便取得了雅典的统治权，他毫不弄乱先前已有的各种官职，也不改变任何法律。他根据既定的制度治理城邦，他的措施是贤明和巧妙的。

(60)然而不久以后，美伽克利斯一派和里库尔哥斯一派就重新携起手来把他赶跑了。这样一来，佩西司特拉托斯虽然用上述的办法使自己成了雅典的主人，可是他的统治权在这里并没有根深蒂固。他便把它失掉了。在佩西司特拉托斯被赶跑之后，这两派立刻就再度争吵起来了。美伽克利斯终于对这一斗争感到不胜其烦，便派了一名使者到佩西司特拉托斯那里去，向对方表示如果对方愿意娶他的女儿，他便准备使佩西司特拉托斯登上雅典僭主的宝座。佩西司特拉托斯同意了，于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二人缔结了一项协定。在这之后，他们便着手研究使佩西司特拉托斯复位的办法而他们在这里所想出的办法在我看来是历史上最愚蠢的办法(特别是考虑到希腊人从远古的时候起，便以较大的智慧和远非愚蠢简单而有别于异邦人)，何况我们更应记起，他们所玩弄的这个花样的对象又不是一般希腊人，而是希腊人中间素称是最聪明伶俐的雅典人。在派阿尼亚这个戴美里有一个叫做佩阿的妇人，这个妇人在其他方面可以说是非常标致的，就是身高差三达克杜洛斯就要四佩巨斯了。他们把这个妇女全付武装起来，并且预先教给她要怎样做才能把她这个角色扮演得最好，然后就叫她乘上战车到城里去。在她出发以前，曾派了报信的人到那里去，这些人进城后，便按照给他们的指示宣告了下面的话：“哦，雅典人啊！热烈欢迎佩西司特拉托斯吧，把人间的最高荣誉给予他的雅典娜神亲自把他带回卫城来了”。他们跑到四面八方去宣告这个消息，这个消息立刻又传遍了各个戴美里，人们都说雅典娜女神正在把佩西司特拉托斯带回来。城里的人也深信那个妇人是真正的女神，便向她这个凡人膜拜并且欢迎了佩西司特拉托斯。

(61)用这样的办法恢复了自己的统治权的佩西司特拉托斯便按照协定娶了美伽克利斯的女儿为妻。可是，他既已经有了一些长大成人的儿子，而阿

尔克美昂的子孙又被认为是受到了咒诅，他便打算在他和新婚的妻子之间不生子女，因此之故，他便和他的妻子进行并不正常的交合。起初他的妻子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但是拉了一个时候以后，不知是否她的母亲问了她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她把这事情向母亲说了。而她的母亲也自然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父亲。美伽克利斯觉得在佩西司特拉托斯的这样一件事上受到了侮辱而非常激愤，于是在盛怒之下，他立刻便和敌对派言归于好而携起手来。佩西司特拉托斯知道了对他会有什么举动，他便完全离开了那个地方，来到埃列特里亚，以便和他的儿子们会商对策。希庇亚斯的意见取得了胜利，这个意见就是他们要拿回统治权。于是他们便从曾受到他们的某种恩惠的那些城邦收取捐款。他们用这种办法从许多城邦得到了大宗的金钱，特别是底比斯人，他们所捐献的金钱比其他的任何城邦要多得多。简言之，过了若干时候，为回国所作的一切准备都已经办理停妥了。原来从伯罗奔尼撒来了一队阿尔哥斯人的雇佣兵，又有一个叫做吕戈达米斯的那克索斯人自愿地来为他们服务，他在这件事上特别热心，不但提供人力，而且提供了金钱。

(62) 于是，在他们逃亡的第十一年，佩西司特拉托斯一家便从埃列特里亚出发回家了。他们在阿提卡首先占领了马拉松，在那里登岸之后便扎下了营，市内的同党前来应援，地方上各戴美的人们也都前来应援，因为他们爱僭主政治是甚于爱自由的。当佩西司特拉托斯正在搜集黄金，而后来甚至在他登陆占领马拉松时，雅典市内根本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所作所为。直到已经知道他离开了马拉松并且正在向雅典推进的时候，才出来作了抵抗的准备。他们集合了全部军队，挥戈指向返国的亡命者。这时，从马拉松出发进击雅典，而在走到帕列尼斯的雅典娜神殿附近与敌人相会的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军队则与敌人面对面地扎了营。一个名为阿姆庇律托斯的阿卡尔那尼亚人，是一个通晓占卜术的人，他禀承神意来见佩西司特拉托斯，在走向佩西司特拉托斯的时候，他就口诵六步格的两句预言：

网投了下去，网在水里张开了，
在月夜里，鲑鱼将游入网罗。

(63) 这就是他在神的感召之下说出的预言。佩西司特拉托斯懂得它的意思，就宣布他接受这个预言并立刻率军进攻。这时雅典的市民军刚刚用完了他们的午饭，饭后他们就各自干起自己的事情来，有的人玩骰子，有的人睡觉，所以当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军队一经进攻，他们就被击溃了。在他们溃逃的时候，佩西司特拉托斯想出了一个极其高妙的策略，用这个策略可以把雅典人分散，再也不会使他们团结到一起。他叫他的儿子们都骑上马，先派他们去赶逃散的雅典人，再按照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命令，劝告他们不要垂头丧气并返回各人自己的家。

(64) 雅典人接受了这个劝告，这样佩西司特拉托斯便第三次成为雅典的主人。于是借助于一支庞大的卫兵并借助于部分取自雅典当地、部分取自司妥律蒙河一带的国库收入而得以巩固地树立了他的主权；此外，他还使用这样的办法：他在他进攻时没有立刻逃走而仍旧留在雅典的许多人那里取得他们的儿子作为人质，并把这些入质送到那克索斯岛去（这个岛也是佩西司特拉托斯用武力占领的，但是他把它委托给吕戈达米斯去治理）。他还根据神托的指示，净褻了狄罗斯岛，净褻的方式则是这样：神殿四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所埋葬的尸体都给他掘出来，移到该岛的另一个地方去。这样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僭主之治便在雅典建立起来了；但有的雅典人已经战死在疆场上

面，有的雅典人刚和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一道从祖国逃亡了。

(65)克洛伊索斯打听雅典人的时候，雅典人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另一方面，谈到拉凯戴孟人，则他听到说，在经过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以后，目前在对铁该亚人作战时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在列昂和海

该西克列斯联合统治斯巴达的时候，拉凯戴孟人尽管在所有其他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却接二连三地总是败在铁该亚人的手里，而且从来他们在几乎全部希腊人当中都是治理得最坏的国家；他们内部相互之间，以及和外国人都无交往。使他们的政治变好的原因，是由于下列的情况：斯巴达人中间的一位知名人士吕库尔戈斯到戴尔波伊来请示神托。他刚刚进入了神殿，佩提亚就立刻对他说：

你来啦吗？哦，吕库尔戈斯，你到我的富有的神殿来了，宙斯和奥林波斯诸神都加爱于你，我不知道应当称你为神或者只是一个人但是我相信你结果将会是一个神，哦，吕库尔戈斯啊。

此外还有一些人说，佩提亚还向他宣托了一整套斯巴达人到今天还遵从着的法制。可是，拉凯戴孟人自己却说，当吕库尔戈斯是他的侄子、斯巴达国王列欧波铁司的摄政的时候，他就把这套法制从克里地采用过来了；因为他刚一担任摄政的职务，他立刻就改变了现行的全部法制，并注意使所有的人都来遵守他制订的新制度。在这之后，他又安排了有关军事的一些事情，如建立埃诺莫提亚，托里阿卡斯和共爱团制(叙希提亚)等等，此外，吕库尔戈斯又设置了五长官和元老院。

(66)由于这样的改革，他们就成了一个享有良好法制的民族。在吕库尔戈斯死后，他们给他修造了一座神殿，并给他以极大的尊敬。他们既然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他们很快地就强大起来，变成了一个繁荣兴盛的民族。结果，他们就不能满足于安静不动地呆在那里了。他们认为自己比阿尔卡地亚人要强，于是他们便派人去请示神托，问是否能够征服全部阿尔卡地亚，佩提亚给他们的回答是这样：

你们向我请求阿尔卡地亚吗？你们向我请求这样大的一件东西，我不能满足你们。

在阿尔卡地亚那里住着许多以橡子为食的男子，他们会不许你们这样做的。但这并非是我吝啬。

我要把铁该亚送给你们，要你们在那里踏足而舞。

并要你们用糊索来测量肥沃的田野。而在拉凯戴孟人得到这个回答以后，他们便没有触动阿尔卡地亚的其余的部分，而是向铁该亚人发起攻击，他们随身带着枷锁，因为他们相信那不可靠的神托，以为他们将会使铁该亚人变成他们的奴隶。然而在这次战争中他们失利了；变成了敌人俘虏的那些人被迫给铁该亚人耕地，他们带上了他们自己带去的枷锁，并用绳索来测量土地。他们干活儿时所戴的枷锁在我那时还保存在铁该亚，它们在那里挂满在阿列亚·雅典娜神殿的墙壁。

(67)这样看来，先前在对铁该亚人作战时，拉凯戴孟人一直是吃着收仗的。但是在克洛伊索斯的时候，也正是当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和阿里司通这两个国王统治着拉凯戴孟的时候，斯巴达人却取得了胜利。下面我就要说一说他们是怎样取得胜利的。既然他们在每次和敌人交锋的时候总是给对方打败，于是他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他们要讨到那一位神的欢心才能够在对铁该亚人作战时取得胜利。佩提亚回答说，他们必须把阿伽美姆农的儿子欧列斯铁斯的遗骨运回来。然而他们找下到欧列斯铁斯的墓，于是他

它的意义是“发誓的团体”，指陆军的小队而言。

指“三十人的小队”而言。

再一次派人来，向神请示这位英雄的遗体埋葬在什么地方。佩提亚对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

阿尔卡地亚的平坦的原野上有铁该亚这样一个地方；
在那里绝对无可避免地有两股风在吹着，
一个打击打位来另一个打击必定打过去，祸与祸重叠无已。
万物之母的大地就在那里包藏着阿伽美姆农的儿子。

把他带到你们的城里来，那样你就成了铁该亚的主人。在得到这样的回答以后，虽然拉凯戴孟人到处用心搜求，但仍然和先前一样地茫无头绪。直到最后，这个墓地才终于被称为阿伽托埃尔戈伊的斯巴达人中的一个名叫里卡司的人给发现了。阿伽托埃尔戈伊是每年在市民当中刚刚辞去骑士职务的最年长的五个人。每年里这五名骑士退休后，他们不能无所事事而必须立即带着托付给他们的任务到斯巴达国家派他们分头前往的那些地方去。

(68)里卡司便是这样的人物之中的一个人，他当时在铁该亚。由于好运气，也是由于自己的才智，他竟找到了这个墓地。由于那时和铁该亚人有交往，他到铁该亚去，走进了一个铁匠的铺子，看见这个铁匠在打铁。正当他站在那里赞赏铁匠的高超手艺时，铁匠看到了他的惊讶表情，于是就放下了自己的工作向他说：“拉科尼亚的客人啊，既然你看到我在这里打铁你都感到惊讶，那么如果你要看到我所看位的东西，那你一定更要大吃一惊了。原来我想给自己在这个院子里打一口井，可是在我掘地的时候，我却看到一个七佩巨斯长的棺材。我以前从未不会相信在古代人们长得比现在的人高，所以我就把它打开了。果然里面的尸体和棺材一样长；我把它量了一下之后就把这个土穴照原来的样子封上了”。

这个铁匠这样就把他所看到的叙述了一遍。但是里卡司把这件事仔细地考虑以后，就从神托的话推定这个尸体正是那个欧列斯铁斯的尸体。他所以这样地猜想，是因为他注意到这个铁匠有两个风箱，这就等于说有两股风，而铁锤和铁砧正相当一击和对这一击的反击，而锻铁也正是要使祸与祸相重叠了。他所以这样猜想，是因为铁的发现是会引起对人的伤害的。他作了这样的推论之后，就回到斯巴达把这一切事情向拉凯戴孟人说了。在这之后不久，他们就故意捏造了一个借口，对他提出责难，把他追放出去了。里卡司于是来到了铁该亚，把他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这个铁匠并使铁匠把院子租给他。铁匠不肯同意，但里卡司终于说服了他，于是他便搬到那里去住了。他掘开了坟墓，把遗骨搜集起来之后，就带着它返回了斯巴达，从此以后，每当拉凯戴孟人和铁该亚人较量实力的强弱时，拉凯戴孟人总是要得到极大的胜利的；而且他们已经把伯罗奔尼撒的较大部分征服了。

(69)克洛伊索斯听到这一切情况之后，便派遣使者携带着礼物到斯巴达去，使者的使命则是请求斯巴达和他结成联盟。他们到斯巴达时应当讲的话，都是克洛伊索斯亲自规定的。因此他们在到达斯巴达时就这样说：“派遣我们到这里来的是吕底亚人和其他民族的国王克洛伊索斯，他要我们前来向你们说：‘哦，拉凯戴孟人啊，神在神托中命令我和希腊人做朋友：既然知道你们执希腊之牛耳，因此我遵照着神托的命令，向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诚恳而老实地希望成为你们的朋友和同盟’”。

克洛伊索斯通过自己的使者所提出的建议便是这样。拉凯戴孟人在先前

早已经知道了神托给他的回答，因而欢迎使者的到来，并与克洛伊索斯立誓缔结了友谊与同盟：实际上，在这之前他们便受过克洛伊索斯的某些好处，故而他们就更为这样做了。原来有一次，拉凯戴孟人曾派人到撒尔迪斯去购买黄金，打算把它用在阿波罗的神像上面，这座像今天就立在拉科尼亚的托尔那克司山上，当时克洛伊索斯听到了这件事，便把他们要买的黄金当做礼品送给他们了。

(70)拉凯戴孟人愿意与克洛伊索斯结为联盟这是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则是因为克洛伊索斯在全体希腊人当中，特别选他们做自己的盟友。所以他们就宣布说准备在他要求的时候立刻出动，不仅如此，为了回报克洛伊索斯，他们更制作了一个巨大的青铜混酒钵给他送去；混酒钵外缘满刻着各种图象，它的容量足足有三百阿姆波列欧斯。但是这个混酒钵瓶却没有送到撒尔迪斯去。所以没有送到，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根据拉凯戴孟人的说法，当它在向撒尔迪斯起运的途中到达萨摩司附近的时候，萨摩司人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便派了他们的战船前来把它劫走了。但是萨摩司人自己却说，负责搬运混酒钵的拉凯戴孟人由于耽搁得太久并且得知撒尔迪斯和克洛伊索斯均已陷入敌人之手，于是他们便把这只混酒钵在萨摩司卖掉；有几个私人把它给买了下来献到希拉的神殿去了。把混酒钵卖掉的人们说不定也许在回到斯巴达的时候，说萨摩司人夺去了他们的混酒钵哩。

(71)因此，关于混酒钵的事情就是这样了。但那时克洛伊索斯却误解了神托的意思，他竟率领着大军进攻起卡帕多启亚来，满以为可以摧毁居鲁士和波斯的军队。当他还在从事进攻波斯人的准备工作的时候，一个在当时以前已被视为智者，特别是在这件事以后在国人当中十分享名的吕底亚人叫做桑达尼斯的来见他，向国王这样谏言，说：“国王啊，您准备进攻的对象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穿着皮革制的裤子，他们其他的衣服也都是皮革制的，他们不是以他们所喜欢吃的东西为食，而只是吃那些在他们荒瘠贫苦的土地上所能生产的东西。而且还不不仅如此，他们平常不饮葡萄酒而只是饮水，他们没有无花果或其他什么好东西。这样，如果您征服了他们，他们既然一无所有，您能从他们手里得到什么东西呢？再说，如果您被他们征服的话，我希望您想想看，您会失掉多少好东西。如果他们一旦尝到了我们的好东西，他们将紧紧地抓住这些东西，我们休想再叫他们放手了。至于我，那我要感谢诸神，因为诸神没有叫波斯人想到要来进攻吕底亚人。”

尽管他是这样说，克洛伊索斯却没有把这话听进去；实际上。诚然如他所说，波斯人在征服吕底亚人以前，是没有任何美好的和华贵的东西的。

(72)希腊人称卡帕多启亚人为叙利亚人。在波斯人的统治树立起来之前，叙利亚人是美地亚人的臣民；当时他们是在居鲁士的支配之下的。因为美地亚帝国和吕底亚帝国的国界就是哈律司河。发源于阿尔明尼亚山岳地带的这条河先是流过奇利启亚人居住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又流了一段，在它的右手是玛提耶尼亚人居住的地方、左手则是普里吉亚人的地方；在流过这些人的居住地以后，它更向北流，把右手的卡帕多启亚的叙利亚人和左手的帕普拉哥尼亚人划分开来。这样哈律司河便形成了从面临赛浦路斯的海到埃岛克谢诺斯(黑海——译者)的几乎全部下亚细亚的边界。这里正是这全部地区的颈部，一个轻装的人要穿拉这个地方，需要五天的时间。

斯巴达东北的一座山，俯临埃岛洛塔司谷地。

(73)克洛伊索斯之进攻卡帕多启亚是受着这样几个动机的驱使的：首先是他想得到领土加到自己的版图之内；然而主要的理由却是他想对居鲁上来给阿司杜阿该斯报仇，因为他相信神托的话而认为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原来美地亚的国王、库阿克撒列斯的儿子阿司杜阿该斯是克洛伊索斯的连襟，他曾为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所征服。他们二人成为连襟的一段经过现在让我来说一下。一队游牧的斯奇提亚人由于发起骚乱而离开自己的国土遁入美地亚。当时美地亚的国王是戴奥凯斯的儿子普拉欧尔铁斯的儿子库阿克撒列斯。库阿克撒列斯最初把他们看做是请求庇护的人，因此亲切地对待他们，而且他既然对他们表示十分重视，便把一些孩子委托给他们，要他们教给这些孩子他们的语言和射术。过了一些时候，经常出去打猎，而每次都带些猎物园来的斯奇提亚人恰好有一天他们什么也没有猎到。当他们空着手回来见国王的时候，库阿克撒列斯(从这件事来看，他显然不是个好脾气的人)对他们是非常粗暴无礼的。由于库阿克撒列斯这次他们认为对他俩非常不当的待遇，斯奇提亚人便阴谋把委托给他们教育的男孩子中的一人杀死割碎，然后把他的肉块象通常调理野兽的内块一样地加以调理，再当做猎获的野味献给库阿克撒列斯；在这以后，他们便决定尽快地投奔到撒尔迪斯，到萨杜阿铁斯的儿子阿律阿铁斯那里去。结果他们按照这个计划做了。库阿克撒列斯和他招宴的客人都吃了斯奇提亚人这样调理的肉；而达到了目的斯奇提亚人当然也就逃到阿律阿铁斯那里去成为他所保护的人了。

(74)后来，当库阿克撒列斯派人向阿律阿铁斯要求这些人，而阿律阿铁斯拒绝引渡他们的时候，吕底亚人和美地亚人之间就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继续了五年。在这期间，美地亚人多次战胜吕底亚人，而吕底亚人也多次战胜美地亚人。他们常常也相互进行夜战。然而，他们双方仍然分不出胜负来，不位在第六个年头的一衣会战中，战争正在进行时，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件，即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米利都人泰利士曾向伊奥尼亚人预言了这个事件，他向他们预言在哪一年会有这样的事件发生，而实际上这话应验了。美地亚人和吕底亚人春到白天变成了黑夜，便停止了战争，而他们双方都十分切望达成和平的协议了。在双方之间斡旋达成协议的是奇里启亚的叙恩涅喜斯和已比伦的拉比奈托斯，他们做到使双方相互固立誓结成友谊并促成双方的联姻。也正是他们决定要阿律阿铁斯把自己的女儿阿里埃尼司许配给库阿克撒列斯的儿子阿司杜阿该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确实保证，人们的协定是会变得无效的。这两个民族象是希腊人一样地宣誓缔盟，此外，他们在宣誓时，在臂上割伤一块，并相互吸吮了对方的血。

(75)这样，居鲁士便征服和俘虏了他的外祖父阿司杜阿该斯，他这样做的理由我在这部历史的后面还要谈到的。这次的俘虏成了居鲁士和克洛伊索斯不和的理由，于是克洛伊索斯便派人去请示神托，问他是否可以进攻波斯人，而且当他接到含糊其词的回答时，却认为对自己有利、因此便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了波斯人的领土。在克洛伊索斯到达哈律司河的时候、他便使自己的军队通过我认为他所架设的、到今天江在那里的桥渡过了河，但是根据希腊人的一般说法，他是借着米利都人泰利士的帮助才渡过了河的。这个说法是这样(总之，当时那些桥还没有造起来)正当克洛伊索斯不知如何使自己的军队渡过河去的时候。当时在他营内的泰利士却说可以为他把河水分开，使

那在营地左面流着的河水也在右面流。他的计划是这样实现的：以阵地的上手不远的地方做为起点，他挖掘一道新月式的深沟，这样，河水就离开了原来的河道，沿着沟通过营地后方，然后再经过营地的傍边而流入从前的河道。这样，河水就被分为二股水流，而这两股立刻便都可以徒步涉过了。也有的人说，原来的河道的水是完全给疏干了的，但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不晓得他们在回来时又是怎样渡过了它的。

(76)克洛伊索斯率领着自己的军队渡过哈律司河以后，便进入了卡帕多启亚的一个叫做普铁里亚的地区(这是那个地方最强固的一个地点，位于黑海沿岸西诺佩城的近旁)。克洛伊索斯在这里扎下了营并且蹂躏了叙利亚人的田地。他攻占了普铁里亚人的城市，把城市的居民变为奴隶；他又占领了城市周边的一切村镇并把丝毫没有沾惹他的叙利亚人逐出自己的家园。这时居鲁士却纠合了一支军队并且使在他进军的道路上的所有的居民加入到自己的军队中来，这样来迎击克洛伊索斯。但是在出征之前，他派遣使看到伊奥尼亚人那里去，想叫他们叛离克洛伊索斯。但是伊奥尼亚人并没有听他的话。可是当居鲁士已经到来并且和克洛伊索斯面对面地扎下了营的时候，两军就在普铁里亚地方相互间拚命地较量了一番。战斗是非常激烈的，双方阵亡的人很多；结果，在夜幕降临战场的时候，双方便未分胜负地分开了。

(77)两军就是这样地一决雌雄的。克洛伊索斯对于他自己的军队的数目是不满意的(因为他的作战的士兵比居鲁士的士兵要少得多)，因此，等他看到第二天居鲁士不再来进攻的时候，他就返回撒尔迪斯去，打算根据协定取得埃及人的帮助(因为在和拉凯戴孟人结成联盟之前，他还曾和埃及的国王阿玛西斯缔结结盟)，又派入去请巴比偷人(因为他和巴比偷人也缔结了联盟，而当时拉比奈托斯是巴比偷人的国王)，并且还带信给拉凯戴孟人，要他们在约定的时期前来助他一臂之力。他的心目中是打算把所有这些军队和自己的军队集合到一起，等冬天过去而春天到来的时候，再向波斯人发动进攻。他带着这样的打算一回到撒尔迪斯，立刻便派遣使者到他的同盟者那里去，通知他们在第五个月集合到撒尔迪斯来。至于他手下曾对波斯人作过战的士兵，则凡是不属于他本族的雇佣兵他全部道散，但他却根本没有料到，在一场如此不分胜负的激战之后，居鲁士竟还敢到撒尔迪斯来挑衅。

(78)克洛伊索斯正在这般打算的时候，城郊到处出现了大量的蛇，而当它们出现的时候，马便离开了它们常时所在的牧场而到那里去吞食这些蛇，克洛伊索斯看到了这一点，认为这是一种预兆，而实际上这的确是一种预兆。于是他立刻派人到铁尔美索斯的占卜祭司那里去请示神托。虽然他的使者到了那里并且从铁尔美索斯人那里知道这种预兆是什么意思，但使者们都从未能把这话带给克洛伊索斯，因为在他们能够返回撒尔迪斯之前，克洛伊索斯已经被俘了。但是，铁尔美索斯人却认为，克洛伊索斯一定会等来一支侵略他的国土的外国军队，而当这支军队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征服当地的居民，因为，他们说，蛇是大地的儿子，而马则是敌人和异邦人。当铁尔美索斯人这样回答克洛伊索斯的询问时，后者已经成了阶下囚，不过那时他们根本还不知撒尔迪斯所发生的事情和国王本人的命运。

(79)当克洛伊索斯在普铁里亚一役之后收兵转回之时，居鲁士打听到克洛伊索斯收兵是为了把自己的军队解散，于是在详细考虑之后而立刻注意到这正是尽快地进攻撒尔迪斯的良机，为的是不等吕底亚人得以再一灰把他们的军队集合起来。他这样决定了，他进行得又是如此神速，他率军进攻吕

底亚，而他本人竟向吕底亚国王通知了自己出征的消息。由于这一完全出于克洛伊索斯的意料之外的事件，国王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尽管如此，他仍然率领吕底亚人出战了。这时在亚细亚，没有一个民族是比吕底亚人更加勇武好战了。他们通常是在马上作战的，他们手持长枪而且操纵战马的技术也非常高妙。

(80)两军于是在撒尔迪斯城前的平原上相会了，这是一个广阔的和没有树木的平原(叙洛斯河与其他的一些河流流经这个平原，它们又都流入一条叫做海尔莫斯的最大的河流中去。这条河发源于狄恩杜美奈母神的圣山而流入波凯亚城附近的海里去)。当居鲁士在这里看到吕底亚人列成战障的时候，他害怕他们的马队的威力，因此便采用了美地亚人哈尔帕哥斯的献策，方法是这样的。他把所有随军载运粮食和行李的骆驼都集合起来，把它们背上驮的东西卸下来，叫打扮成骑兵模样的人们骑上去。这样打扮停当以后，他就下令要他们领着其他军队向着克洛伊索斯的骑兵队走去。他下令步兵跟随在他们的后面，而步兵之后才是骑兵队。当这些人全都准备好以后，他就下令给他的军队，要他们把道上所遇到的吕底亚人一个不留地杀死，但是只留下克洛伊索斯本人不杀死他，甚至在他反抗被俘的时候。以上就是他发布的命令。居鲁士所以用骆驼来和敌人的马队对峙是因为马害怕骆驼，它在看到骆驼或是闻到骆驼的气味时都是受不了的；他就想用这个策略使克洛伊索斯的马队变成无用，而马队却正是克洛伊索斯赖以得到某些声誉的东西。两军接战的时候，吕底亚人的骑兵队一看到和闻到骆驼就回身逃窜，结果克洛伊索斯的全部希望便化为泡影了。不过吕底亚人到底并非卑怯之辈。当他们看到当前发生的事态时，他们便跳下马来徒步和波斯人作战。双方阵亡的人很多，但吕底亚人终于被击溃而被赶到自己的城里去，于是波斯人就把撒尔迪斯城包围起来了。

(81)这样一来，他们就给对方包围起来了。克洛伊索斯认为这一围攻不会是短期的，因此从城内派使者到自己的联盟者那里去。他先前的使者是告诉他们在第五个月里在撒尔迪斯集合，但现在派出去的使者则是送信说他已经被围并请求他们尽可能快地前来援助。

(82)这样，他便派遣使者到他的其他同盟者那里去，特别是到拉凯戴孟人那里去然而这时，斯巴达人自己正在为一块叫做杜列亚的地方和阿尔哥斯人发生争吵。这个地方本来是阿尔哥斯人领地的一部分，但是被拉凯戴孟人割占并据为己有了。所有西方的土地，直到玛列亚地方，当时确实是属于阿尔哥斯人的，而且不仅是本土上的土地，库铁里亚岛以及其他的岛屿也是这样。阿尔哥斯人出兵保卫国土不使杜列亚被割掉，然而在还没有开战的时候，双方进行谈判，约定双方各出三百人作战，胜者即取得这个地方。此外还约定，双方的其余的军队各自返回自己的国家，而不要留在这里观战，因为如果军队留下，不管哪一方面看到自己方面的军队战败时便有上去帮忙的危险。这些条件约定之后，两军便都撤走了，双方只把精选的士兵留下来进行战斗。战斗开始之后，哪一方面都不能占上风。结果在夜幕降临之时，六百个人当中，活着的只剩下三个人，两个阿尔哥斯人阿尔凯诺尔和克罗米欧斯和一个拉凯戴孟人欧特津阿戴斯。于是，两个阿尔哥斯人认为他们自己已经战胜便跑回阿尔哥斯去了。但拉凯戴孟人欧特津阿戴斯却留在战场上，从战死的阿尔哥斯人的身上剥下了他们的甲冑武器，把它们带回自己的营地并留在自己的地方上。第二天两军到战场上来检查战斗的结果。起初双方发生了

争执，因为他们都自称是胜利者，一方说他们活着的人较多，另一方则说他们的人留在战场上并剥下了战死者的武器甲冑，而对方的两个人却逃走了；终于因争吵而交手打了起来，在一场战斗当中双方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最后是拉凯戴孟人得到了胜利。在这之后，先前按照一定的习惯留长头发的阿尔哥斯人便剃光了自己的头，并且规定了一条加上了咒诅的法律，约定他们在收复杜列亚以前，永远不再留头发并永远不许他们的妇女带金饰。同时拉凯戴孟人却制定了一项与之相反的法律，那就是从此以后他们要留长头发，因为直到那时，他们是不留长头发的。在三百人当中仅存的欧特律阿戴斯自己，据说耻于在所有他的同伴战死之后返回斯巴达，便在杜列亚当场自戕了。

(83)虽然从撒尔迪斯来的使者请求斯巴达人帮助被围攻的克洛伊索斯时，斯巴达人正在遇到上述的事件，但他们听了使者的陈述之后，仍然立刻着手给他以帮助。不过当他们完成了准备工作而船只也正要出航的时候，又来了一个消息说，吕底亚人的要塞已经被攻陷而且克洛伊索斯已经被俘了。因此，他们虽然对于他的不幸遭遇深感悲痛，却不得不中止了援助的事情。

(84)撒尔迪斯被攻陷的经过是这样。在克洛伊索斯受到围攻的第十四天，居鲁士派遣骑兵到自己的各个部队去，告诉全军说第一个爬上城墙的有赏。在这之后，全军发起了一次进攻，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在其他的一切军队都无计可施地在那里观望的时候，一个叫做叙洛伊阿戴斯的玛尔多斯人决定在没有设置守卫的那个地方试图攀登城砦。因为在这一面，城砦所在的山岩是如此陡峭而城砦看来又是难攻不落的，故而谁也不认为城砦会从这个地方被攻克。撒尔迪斯的前王美雷斯也只有在巡行这一部分的城壁时不带着他的侍妾给他生的狮子。因为铁尔美索斯人宣称，如果带着这只狮子环行城壁，萨尔迪斯便会成为金汤之固，于是美雷斯便带着狮子巡行城砦的其他可能会受到攻击的部分，但是他认为没有必要带着狮子到这一部分来，因为他认为这部分是在峭壁上，故而决不会受到攻击。城砦的这一部分面对看特莫洛斯山。但是，在这前一天，这个玛尔多斯人叙洛伊阿戴斯却看到一个吕底亚人从绝壁上下下来拾取从城上掉下来的钢盔，他注意到这事，思考了一番，而现在他亲自攀上了绝壁，其他的波斯人则跟在他的后面。许多人爬到上面去，撒尔迪斯于是被攻克，全城都受到了洗劫。

(85)现在我再说一说城陷落的时候克洛伊索斯本人的遭遇。他有一个儿子，关于他我在上面已经提了，他这个儿子除了是个哑吧以外，在其他方面可说是个不坏的少年。在克洛伊索斯以前的全盛时代，他为自己的这个儿子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在他想到的其他计划以外，他特别会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问关于他的儿子的事情。他从佩提亚那里得到的回答是这样：

生而为吕底亚人的众民之王，你这非常愚蠢的克洛伊索斯

啊！

不要希望和请求在你的宫廷里听到你儿子的声音吧；

你的儿子若象先前一样的哑吧那会好得多；

你第一次听到他讲话时，那将是不幸的一天。

当城砦被攻陷的时候，一个不知道克洛伊索斯是何许人的波斯人遇到他，打算把他杀死。克洛伊索斯虽然看见他过来，但是由于当前的不幸遭遇

而无心去理会，他根本不介意这个人会不会把他打死。但这时他那不说话的兒子看到波斯人向克洛伊索斯那边去，便在既害怕又悲痛的心情中说出了话，他喊道：“这个人不要杀死克洛伊索斯！”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从此以后，他一辈子都能讲话了。

(36)这样，撒尔迪斯就给波斯人攻克，克洛伊索斯也给他们俘虏了；他已经统治了十四年并且被围攻了十四天，而到这时，正如神托所预言的，他便毁掉了自己的大帝国。于是，俘虏了克洛伊索斯的波斯人便把他带到居鲁士那里去。依照居鲁士的命令积起了一大堆木材，身带枷锁的克洛伊索斯就给放置在这上面，在他之外还有十四名吕底亚的少年。我不知道居鲁士是打算把他的这些最初的掳获物呈献给某一位神，还是在这里还许下的心愿，还是他可能知道克洛伊索斯是一位畏神的人，因此他想看一下神灵是否会来救他使他不致活活地被烧死。不管怎样，据说他是这样做了；但是站在木堆上的克洛伊索斯却在自己的悲惨处境中想起了梭伦体会神意而对他讲出来的话，即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幸福的。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便打破了保持到这时的沉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发出了呻吟的声音，三次叫出了梭伦的名字。居鲁士听到了这个声音，便命令通译问克洛伊索斯，他叫的是谁的名字。他们走到他跟前来问他，但他一时却默然不愿回答他们的问题，过了一回儿在强迫他说话时，他便说：“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宁愿付出我的巨大财富以便使所有的国王都能和这个人谈话”。通译不知道他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便再请他自己解释；而当他们催他回答而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他才告诉他们，怎样在很久以前，一个叫做梭伦的雅典人到他那里去，怎样看到他的全部富贵荣华却不把这一切看到眼里(而说了这般这般的话)，怎样梭伦对他所说的话结果又和他遭遇的完全相合，虽然，这话与其说是专对他讲的，勿宁说对所有的人讲的，特别是对那些自以为幸福的人们讲的。当克洛伊索斯说这话的时候，木堆已经点着，它的外部已经开始着火了。但居鲁士从通译那里听到克洛伊索斯所说的话以后，却后悔起来，他觉得他自己既然也是一个人，却正在活活烧死过去也曾和他自己一样幸福的另外一个人：此外，他还害怕报应并且深以为人间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无常的。他于是下令要他们赶快把火焰扑灭并把克洛伊索斯和与他在在一起的人们从木堆上解救下来；他们虽然拚命这样做，但火焰已经无法制服了。

(87)于是，依照吕底亚人的说法，当克洛伊索斯看到居鲁士有悔恨之意并看到大家拚命扑火但已无效的时候，便高声向阿波罗神呼唤并恳求他说，如果神对他所呈献的任何礼品还中意的话，那末就请助他一臂之力使他免于当前的灭身之祸。正当他满眼含着泪求神的时候，突然，在到那时一直是晴朗并平静无风的天空上，乌云集合起来，刮起了暴风并下了豪雨，而火焰便给熄灭了。居鲁士看到之后，深信克洛伊索斯是一个好人并且是神所眷爱的人，便在他从木堆上被放下来之后问他说：“克洛伊索斯，是谁劝说你带着军队来攻打我的国家，不做我的朋友而做我的敌人？”克洛伊索斯这样回答说：“哦，国王啊，是我干的这件事，但它却给你带来了好运，给我带来了不幸。若说起它的原因来，那末应该说是希腊人的神，因为是他鼓励我出兵作战的。没有一个人愚蠢到爱好战争甚于和平，而在战争中，不是象平时那样儿子埋葬父亲，而是父亲埋葬儿子。但是我相信，诸神恐怕是欢喜这样的。”

(88)这就是克洛伊索斯所说的话。于是居鲁士就给他松了绑，叫他坐在自己的近旁，对他照顾备至，而居鲁士和他身边的一切人都以一种惊奇的目

光注视看他。陷入深思之中的克洛伊索斯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回儿他向四边望了望，看到波斯人正在劫夺吕底亚人的城市，于是他就向居鲁士说：“哦，国王啊，我可否告诉你我心里正在想的事情，还是什么话都不讲？”居鲁士请他毫无顾虑地把他要讲的话讲出来。于是他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边的一大群人这样忙忙碌碌地在做什么？”居鲁士说：“他们正在掠夺你的城市并拿走你的财富。”但是克洛伊索斯说：“不是我的城市，也不是我的财富。这些东西已不再有我的任何份儿了，他们正在掠夺的都是你的财富啊”。

(89)居鲁士听到克洛伊索斯的话以后颇为有动于衷，于是便下令身边的人等一概退去，然后问克洛伊索斯，对于他的所做所为，有什么意见要提出来。克洛伊索斯回答说：“既然诸神使我变成了你的奴隶，那末如果我看到什么对你有利的东西而把它告诉你，那将是我分内应做之事。你的臣民波斯人是秉性粗暴而又贫困的人民。如果你放任他们进行劫夺并且使他们自己拥有巨大财富的话，那我就要告诉你这些人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这就是说，那掠夺到最多财富的人就会背叛你。如果你听得进我讲的话，那末就讲你这样做。把你的亲卫队设置在所有各个城门的地方担任岗哨，并要他们在士兵们离开城市时把士兵们身上的战利品留下并且告诉这些士兵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必须用这些东西向宙斯缴纳什一税。这样，你虽用强力从他们身上夺走战利品，但是他们却不会恨你的，因为他们看到你做的公正，自然就会心甘情愿地拿出自己的战利品了”。

(90)听到这个意见，居鲁士真是大喜过望，因为他觉得这个忠告很好。他非常赞赏克洛伊索斯并命令他的亲卫队按照克洛伊索斯建议的办法行事。然后他向克洛伊索斯说：“克洛伊索斯，我看你在言语和行动上都决心表现出你是一个正直的国王，现在立刻向我请求你所希望的任何赠品吧”。克洛伊索斯回答说：“主公，如果你容许我把这副枷锁送到我最尊崇的希腊人的神那里去，并且问他一下他是否惯于欺骗那些经常向他进行奉献的人，这便正是你能给予我的使我最欢喜的事情了”。于是居鲁士就问他对神有什么不满而提出了这个请求，克洛伊索斯便详细地叙述了他自己的全部想法，神托的回答，特别是他的奉献物，并且告诉居鲁士，他怎样从神托得到鼓励，结果竟使他对波斯人挑起了战端。他讲完了这一切之后，便立刻再一次恳求允许他对神的这种行动加以谴责。居鲁士微笑着回答他说：“克洛伊索斯，我很乐意答应你这样做，不管你要什么东西，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来请求我的”。克洛伊索斯看到自己的请求得到允许，他便派一些吕底亚人到戴尔波伊去，嘱咐他们把他的枷锁放在神殿的入口并且问神，神激励他对波斯人开战，并说他一定会摧毁居鲁士的帝国，但结果这就是战争的最初成绩，这样做神是不是感到可耻。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要指着这副枷锁，随后，他们还要问，希腊的神是不是惯于于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

(91)吕底亚人到了戴尔波伊，把他们带来的话传达了。据说佩提亚是这样回答的：“任何人都不能逃脱他的宿命，甚至一位神也不例外。”

克洛伊索斯为他五代以前的祖先的罪行而受到了惩罚。这个祖先当他是海拉克列达伊家的亲卫兵的时候，曾参与一个女人的阴谋，在杀死他的主人之后夺取了他的王位，而这王位原是没有他的份的。洛克西亚司神(即阿波罗神——译者)本来尽力想使撒尔迪斯不在克洛伊索斯生前的时候，而是要推迟到他的儿子的时候陷落，但是他不能改变命运女神的本意。凡是命运女神许给克洛伊索斯的，都已经做到并恩赐给克洛伊索斯了。让克洛伊索斯知道，

洛克西亚司把撒尔迪斯的陷落推迟了整整三年，因此他变成囚犯的时期。要比命中注定的日期晚得多了。此外，洛克西亚司还把克洛伊索斯从烧着的木堆上救了下来。克洛伊索斯也没有任何权利来抱怨他从神托那里得到的答复。因为当洛克西亚司告诉他如果他攻打波斯人他会摧毁一个大帝国的时候，如果想确实知道一下神的意旨的话，那末他就应该再派人来问一下这是指着哪一个帝国，是居鲁士的，还是他自己的帝国。然而他既不懂得所讲的是什么话，又不肯再来问个清楚，那末今天的这个下场便只有怪他自己了。此外，他甚至不懂得洛克西亚司给他的关于骡子的那个最后的回答。因为那骡子实际上指的是居鲁士。居鲁士的父母属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身分；他的母亲是一位美地亚的公主，美地亚国王阿司杜阿该斯的女儿，但他的父亲都是个美地亚人治下的波斯臣民，他虽然在一切方面都比他的妻子为低：都娶了自己的公主”。以上便是佩提亚的回答。吕底亚人返回撒尔迪斯并把他们听到的话告诉了克洛伊索斯，克洛伊索斯听了之后，才承认这是他自己的过错，而不是神的过错。

(92)伊奥尼亚最初就是这样被征服，而克洛伊索斯的帝国也便这样地结束了。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奉献品之外，克洛伊索斯在希腊还奉献了其他许多物品。在贝奥提亚的底比斯，他奉献给伊兹美尼亚的阿波罗神一座黄金的三脚架，在以弗所，金牛和神殿的大部分的柱子都是他奉献的；在戴尔波伊的普罗奈阿神殿，他奉献了一只巨大的黄金楯，这一切奉献物直到我当时还都有的；但是其他的若干奉献物却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听说，他奉献给米利都人的布朗奇达伊的礼物和献给戴尔波伊的礼物一样，份量也相等。献给戴尔波伊的礼物和献给阿姆披亚拉欧斯神殿的礼物都是他自己的财产，是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财产中最初得到的东西。其他的奉献物则来自他的一个敌人的财产，这个敌人在他登上王位之前，曾领导过一个党派来反对他，目的则在于想使庞塔莱昂取得吕底亚的王冠。这个庞塔莱昂是阿律阿铁斯的一个儿子，和克洛伊索斯是异母兄弟；因为克洛伊索斯的母亲是一个卡里亚妇女，但庞塔莱昂的母亲却是一个伊奥尼亚妇女。当克洛伊索斯因父命而取得王位的时候，他曾把那阴谋反抗他的那个人放到刷梳器上去给刮死。随之克洛伊索斯便没收了他的财产，在这之后克洛伊索斯更把他的财产象上面所说那样地奉献给神殿。关于他的奉献品，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些了。

(93)吕底亚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它没有那样多足以令人惊异的事物叫我来叙述，例外的只有从特莫洛斯山上冲洗下来的金沙。然而那里却可以看到一座比其他建筑物要大得多的建筑物，不过埃及和巴比伦的巨大建筑物却不算在内。这就是克洛伊索斯的父亲阿律阿铁斯的陵墓，陵墓的底座是大石砌成，其他部分是很高的一个土堆。这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娼妓们共同修造起来的。陵墓顶上的五个石柱直到我的时代还有的。石柱上面刻有铭文，表明每一类的工人做了多少工作。根据计算来看，娼妓们所做的那部分工作是最多的。吕底亚普通人民的女儿们全都干这种卖淫的事情，以便存钱置办自己的妆奁，直到她们结婚的时候为止。她们通常是自己来照料自己出嫁的事情的。陵墓的周匝是六斯塔迪昂和二普列特隆，竟是十三普列特隆，在陵墓近旁有一个大湖。据吕底亚人说，这湖永远有活泉水作为源流，它的名称是

以弗所的神殿大概是在阿律阿铁斯统治时开始修建的，但直到希被战争的时候才完成。

普罗奈阿神殿在阿波罗神殿的外部。

巨吉斯湖。关于陵墓的事情就是这样了。

(94) 吕底亚人的风俗习惯和希腊人的风俗习惯是很相似的，不同的只是他们叫他们的女儿卖淫的一点。据我们所知道的，他们是最初铸造和使用金银货币的人，他们又是最初经营零售商业的人。依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那些在他们和希腊人中间通行的一切游戏，也都是他们发明出来的。他们说他们发明这些游戏，正是他们在第勒塞尼亚殖民的时候。关于这件事他们是这样讲的：在玛涅斯的儿子阿杜斯王当政的时代，吕底亚的全国发生了严重的飢饉。起初的一段时期，吕底亚人十分耐心地忍受这种痛苦，但是当看到飢饉持续下去毫无减轻的迹象时，他们便开始筹划对策来对付这种灾害。不同的人想出了不同的办法。骰子、阿斯特拉伽洛斯(羊蹠骨、俗称羊拐子——译者)、球戏以及其他所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全都发明出来了，只有象棋这一项，吕底亚人说不是他们发明出来的。他们使用这些发明来缓和饥饿。他们在一天当中埋头于游戏之中，以致不想吃东西，而第二天则只是吃东西而不游戏。他们就这样过了十八年。但是饥饿的痛苦仍然是压在他们身上，甚至变得越来越厉害了。最后国王只得使把全体吕底亚人分开，叫这两部分人抽签决定去留，而他将继续统治抽签后留在国内的那一半人。移居国外的人别归他的儿子第勒赛诺斯来领导。抽签之后，应当移居的人们就到土麦拿去，造了船舶，把他们一切可以携带的日用财物放到船上之后，便起程寻找新的生计和土地去了。直到最后，在他们驶过了许多民族的土地以后，他们到达了翁布里亚。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城市，从此定居下来了。他们不再称自己为吕底亚人，他们按照率领他们到此地来的王子第勒赛诺斯的名字。而称自己为第勒塞尼亚人。而吕底亚人这样便受到了波斯人的奴役。

(95) 因此，我这部历史的后面的任务，就是必须考察一下摧毁了克洛伊索斯的帝国的这个居鲁士是个何等样的人物，而波斯人又是怎样称霸于亚细亚的。在这里我所依据的是这样一些波斯人的叙述，这些人并不想渲染居鲁士的功业，而是要老老实实在地叙述事实，虽然，我知道，关于居鲁士的事情，此外还有三种说法。亚远人把上亚细亚统治了五百二十年之后，他们的臣民才开始起来反抗他们，在这中间首先就是美地亚人。他们为了争取自由而拿起武器来对亚述人进行战争，他们的英勇战斗使他们挣脱了奴役的枷锁并变成了自由的人民。美地亚人的成功榜样使其他民族也随着起来反抗了。

(96) 这样，大陆上的各个民族便都获得了独立，然而他们却再一次回到了僭主的统治之下，经过的情况有如下述。一个叫做戴奥凯斯的美地亚人，是普拉欧尔铁斯的儿子。这个人非常聪明，他既然想取得僭主的地位，因此，便着手实行了下面的一个计划。当时的美地亚人是分成各个部落散居各处的，而且在全部美地亚又是一片无法无天的状态，因此当时在本部落中已经知名的戴奥凯斯便比以前更忠诚和热心地努力在他的同部落人中间执行正义。他相信正义和非正义是相互敌对的。因此，在他这样做以后，立刻同部落的人看到他的正直行为而推举他为一切争端的仲裁者。由于心中向往看统治权，他便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忠诚和正直的人物。用这样的办法，他不单是博得本部落人们的赞赏，甚至长期以来受着不公的审判的痛苦的其他诸部落的人们，在他们知道只有戴奥凯斯正直无私，能给以公正的审判的时候，他们便时常愿意到戴奥凯斯这里来请求他审判他们的争端。直到后来人们只相

信他一个人，而不再相信其他任何人的裁判了。

(97) 找他来帮忙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人们都听说他的裁判是公正的。戴奥凯斯感到自己已得到一切人的信赖，便宣布说他不愿再出现于他经常坐下来进行审判的那个位子之上，并不想再作法官了。因为他认为整天用来调解邻人的事情而不去管自己的事情，这对他自己是毫无利益可言的。结果，在各部落之中，掠夺与不法的行为发生得甚至比以前更要猖獗了。于是美地亚人便集会到一处来讨论当前的局势。

(我想，讲话的主要都是戴奥凯斯一派的人)。他们说：“如果事情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就不能在这个地方住下去了。让我们给我们自己立一个国王吧，这样这个地方才能治理得好，这样我们自己才能鲁安其业，不致由于无法无天的情况而被弄得家破人亡了”。在听到这样的话之后，他们便决定推立一个国王来统治他们了。

(98) 随后他们立刻便提出了选谁担任国王的问题。大家一致愿意推举和拥戴戴奥凯斯，结果他们便同意由他来担任国王了。他要求他们给他修建一所与他的国王身分相适合的宫殿并要求拨给他一支保护他个人的亲卫队。美地亚人同意了他的意见，他们在他自己所指定的地方给他建造了坚固的大宫殿，并且听任他从全国人展当中给自己选一支亲卫兵。在他做了国王以后，他进而又强制美地亚人给他修建一座城寨，他要他们几乎不去管其他的城市而单是注意经营这个新都。美地亚人在这一点上也听从了他，给他建造了一座今日称为阿格巴塔拿的城市，这座城寨的城墙既厚重又高大，是一圈套着一圈建造起来的。这个地方的结构是这样：每一圈城墙都因为有女墙的关系而比外面的一圈要高(即内圈比外圈只高那一道女墙的高度——译者)。由于城寨是在平原上的一座小山之上，这种地势当然可以有一些帮助，但这主要还是由于人工的缘故才做到这一点的。城墙一共有七圈；皇宫和宝库是在最内的一圈城墙里面。最外面的一圈城墙和雅典城的城墙约略等长。最外面一圈女墙的颜色是白色的，第二圈是黑色的，第三圈是紫色的，第四圈是蓝色的，第五圈是橙色的；外部这五道城墙都是涂着颜色的，最后两圈女墙则是包着的，第六圈是用银包着的，最里面的一圈则是用金包着的。

(99) 戴奥凯斯修筑这些城壁都是为了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宫殿，人民则要定居在城寨的周边。而当一切都修建起来以后，戴奥凯斯首先便定出了一个规则，即任何人都不能直接进见国王，一切事项都要通过报信人来办理并且禁止臣民看到国王。他还规定，任何人在国王面前笑或是吐唾沫都特别被认为是一件可耻的冒渎行为。他所以小心地把自己用这种办法隔离起来，目的是在于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他害怕如果和他一起长大，同出名门而且在一个男子的主要才能方面比起他来毫无逊色的同年辈的人经常见到他的话，他们会感到恼怒并且有可能暗算他；如果他们看不到他的话，那末他们就会以为戴奥凯斯已和先前判若两人了。

(100) 在戴奥凯斯把这一切都办理停妥并且把王位稳稳地坐定之后，他便仍然象先前那样地一丝不苟地执行正义的审判。诉讼案件都要写下来交到国王那里去，国王根据所写的内容进行审判，然后把他的判词送还当事人；他便是这样地判案的，其他的事情他也管。在全国各地都有他的密探和偷听者：如果他听到存人横暴不法，他就把这个人召来对他的罪行给以相应的惩罚。

(101) 这样，戴奥凯斯便只是把美地亚人这个民族统一起来，并统治了他们。美地亚人是由下边的一些部落构成的：布撒伊人、帕列塔凯奈人、斯特

路卡铁斯人、阿里桑托伊人、布底奥伊人、玛果伊人。属于美地亞人的部落就是这些了。

(102)戴奧凱斯統治了五十三年之後死了，他的兒子普拉歐爾鐵斯繼承了他。這個王子繼承了王位之後不滿足於單單統治美地亞人一個民族，便開始征伐波斯人。他先把軍隊開入波斯人的國土，這樣首先便使波斯人變成了美地亞人的臣民。後來，他成了兩個強大民族的主人以後，更進而征討亞細亞，一個民族接着一個民族地把它征服了。直到最後，他竟和亞述人打了起來，亞述人是居住在尼諾斯(尼尼微——譯者)城的，他們先前是整個亞細亞的霸主。現在，由於盟國的叛離，他們已經孤立了，然而除去上述的一點之外，他們國內情況仍舊是和先前一樣繁榮的。普拉歐爾鐵斯向這些亞述人進攻，但是在一次戰役中他和他的一大部分的軍隊都戰死了，這是他統治美地亞二十二年之後的事情。

(103)普拉歐爾鐵斯死後，他的兒子，戴奧凱斯的孫子庫阿克撒列斯繼承了王位。據說他比他的任何先人都要好戰得多。他第一個把亞細亞的士兵組成部隊，把在他之前混成一團並非常紊亂的軍隊分成獨立的組織，組成了槍兵、弓兵、騎兵等等兵種。在先前作戰時白日突然變為黑夜的那一天里和呂底亞人交戰的就是這個人。征服了哈律司河彼岸全部亞細亞領土的也是他。庫阿克撒列斯把他治下的一切民族集合起來向尼諾斯進軍，他這樣做是想給父親復仇和把這座城摧毀。在一場戰鬥中亞述人被打敗了，庫阿克撒列斯已經把這個地方包圍起來，但這時在普洛托杜阿斯的兒子、斯奇提亞國王瑪杜阿斯率領之下的一支斯奇提亞人的大軍為了追蹤被他們趕出了歐羅巴的奇姆美利亞人而侵入了亞細亞，因此便來到了美地亞的領土。

(104)對於一個輕裝的人來說，從麥奧提斯湖到帕希斯河和科爾啟斯人居住的地方要走三十天。從科爾啟斯走不遠便可以進入美地亞，因為在這中間只隔看撒司配列斯人住的一個地方，過去這個地方就到美地亞了。雖然如此，這却不是斯奇提亞人入寇的道路，他們迂迴行進而走了比這要遠得多的上方的道路，這條道路的右手就是高加索山脈。斯奇提亞人在那裏曾遇到美地亞人的抵抗，美地亞人給他們戰敗，從而喪失了他們的帝國。斯奇提亞人就成了全亞細亞的霸主。

(105)此後他們更向前推進，打算進攻埃及。當他們到達敘利亞的一個叫做巴勒斯坦的地方時，埃及的國王普撒美提科斯來會見他，用懇求的話和禮物請他們不要再繼續向前推進。因此在他們返回的途中經過敘利亞的一個城市阿斯卡隆的時候，他們的大部分沒有進行任何毀壞的活動便開過去了。但是被落在後面的少數人卻把烏拉尼阿·阿普洛狄鐵(意為上天的阿普洛狄鐵——譯者)的神殿給洗劫了。我打聽之後知道，阿斯卡隆的神殿是這位女神的神殿中最古老的一座；因為賽浦路斯的那座神殿，正如賽浦路斯人自己所說，就是模仿着它建造起來的；而庫鐵拉的那座神殿則是出身於這同一敘利亞地方的腓尼基人建造的。洗劫了這座神殿的斯奇提亞人受到了女神懲罰，他們和他們的後裔都得了女性病。他們自己承認他們是為了這個原因才得了這種病的，而來到斯奇提亞的人則能夠看到這是怎樣的一種病。得了這種病的人被稱為埃那列埃斯。

戴奧凱斯死於六五六年。

亞速海。

(106)斯奇提亚人这样就把亚细亚统治了二十八年。在这期间，他们的暴虐和横傲的行为使整个地方变成一片荒野；原来，除了他们榨取加到各地人民身上的贡赋之外，他们更骑着马到各地把人们的财物掠夺一空。于是，库阿克撒列斯和美地亚人一道，请他们大部分的人前来赴宴，把他们灌醉，然后便把他们全都杀死了。这样美地亚人就收复了他们的帝国和他们先前所有的一切。他们攻占了尼诺斯(攻占的情况我将在另一部历史中叙述)并且征服了除巴比伦地方之外的全部亚述。

(107)后来，库阿克撒列斯也死了；他一共统治了四十年，在这里面斯奇提亚人统治的年代我也算进来了。他的儿子阿司杜阿该斯继承了他的王位。

阿司杜阿该斯有一个女儿，名叫芒达妮。关于这个女儿，他曾经做过一个梦：他梦见她撒了大量的尿，这尿不仅仅涨满了全城，而且淹没了整个亚细亚。他把他的这个梦告诉了会占梦的玛哥斯僧，玛哥斯洛详细地向他解释了梦的意义，他听到后而大大地战栗了。因此，在芒达妮成年应当婚配的时候，他害怕梦会应验而不把她许配给任何门当户对的美地亚人，却把她嫁给他认为是出自名门而且性情温和的一个名叫刚比西斯的波斯人；因为在阿司杜阿该斯看来，刚比西斯比中等身分的美地亚人都要低得多了。

(108)但是在芒达妮嫁给刚比西斯的头一年里，阿司杜阿该斯又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从她的子宫里生出了葡萄蔓来，这葡萄蔓遮住了整个亚细亚。他把这个梦也告诉了占梦的人，随后就把当时有了身孕即将分娩的女儿从波斯人那里召了来。他的女儿来到之后，他就把她监视起来，打算把她生下来的孩子弄死；因为占梦的玛哥斯僧在占梦的时候预言说，他的女儿的后裔将会代替他成为国王。为了防止这一点，在居鲁士刚刚降生的时候阿司杜阿该斯就把哈尔帕哥斯召了来，这是他家里的一个人，是美地亚人当中他所最信任的一个仆人，同时又是代他管理一切家务的人；他向哈尔帕哥斯说：“哈尔帕哥斯，我请你对我托付给你的这件事情万勿疏忽大意；也不要为着别人而出卖了你的主人的利益，不然的话你将会自食其毁灭的后果。把芒达妮生的这个孩子带到你家里去，就在那里把他杀死，然后，随你怎样把他埋起来好了”。哈尔帕哥斯回答说：“国王啊，哈尔帕哥斯在过去从来不会在任何事情上违背过你，而今后也请你放心，他一定小心谨慎不会冒犯你的。如果是你的意思要我这样做的话，那末在我这方面，我是应当把这件事给你办理妥善的。”

(109)哈尔帕哥斯这样回答以后，孩子就给交到他的手里，孩子已经是给打扮得象是快死的孩子那样子的。于是他便哭着赶回自己的家里去了。在他到家的时候，他就把阿司杜阿该斯的话告诉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对他说：“那末，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呢？”他回答说：“我不打算照着阿司杜阿该斯的话去做。不，纵使使神智颠倒，促使他比现在更加疯狂，我也不会按他的意思去办事，或是代他干这种杀人的勾当。我有许多理由不杀死这个孩子。首先，他和我有亲属关系；其次，阿司杜阿该斯已经老了，又没有儿子。如果他死的时候，王位传给他的女儿，而他却想用我的手来杀死他女儿的儿子；那时我岂不要受到最大的危险吗？老实讲，为了我的安全，这个孩子是必须死的，不过这件事必须要由阿司杜阿该斯自己手下的一个人来干，而不是由我来干”。

(110)他这样说着，立刻就派遣一名使者去把阿司杜阿该斯的一名牧人召了来，因为他知道阿司杜阿该斯的这个牧人放牲的牧场是最适宜的牧场而那

里的山又是野兽出没最多的地方。这个牧人的名字叫做米特拉达铁斯，他的妻子和他一样，也是国王的奴隶；她的美地亚语的名字是斯帕科，希腊语则称之为库诺，因为在美地亚语中，斯帕卡一词是希腊语的母狼的意思。牧人牧放牲畜的山麓地方是在阿格巴塔拿的北边，面临着黑海的。美地亚的和撒司配列斯人相邻的那个地方，地势是高耸、多山并且复盖着一片森林的，但是美地亚的其他地方则完全是一片平原。当着闻召而急忙赶来的牧人来到到的时候，哈尔帕哥斯就说：“阿司杜阿该斯命令你把这个孩子放到山中是荒鄙的地方去好叫他尽快地死掉。他并且嘱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杀死这个孩子，都使他不怎样保全了性命，那你将会遭到最可怕的死亡。我就是受命来看这个孩子被抛掉的。”

(111)牧人听了这话，便抱起了这个孩子，顺着原路回到了自己的小舍。在那里，好象是由于神意，他邓眼看便要分娩的妻子正在他到城市去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牧人和他的妻子都为对方操心，牧人是因为妻子的临盆期近，妻子则不知道哈尔帕哥斯为何突然把自己的丈夫找去，而为这件不常见的东西担惊害怕。因此当他回到自己的妻子这里来时，她看到他出其不意地回来，没等他说话便先问他为什么哈尔帕哥斯这样匆匆忙忙地把他召去。他说：“妻啊，当我来到城里的时候，我看到和听到我决不愿意看到和不愿意发生在我们主人身上的事情。哈尔帕哥斯的家里是一片哭声：我大吃一惊，但是我走进去了。当我进去的时候，我立刻便看到一个全身金饰并穿着锦绣服装的婴儿躺在那里在喘气挣扎着和哭叫着。哈尔帕哥斯看到我，便命分我立刻把这个孩子抱走，要我把这孩子放到山中野兽最多的地方去。而且他告诉我说，是阿司杜阿该斯下令要我这样做的，如果不按照他的话做，我便有身遭惨祸的危险。于是我便把孩子抱起来带走了，我以为这是家中一个奴仆的孩子，因为我是决不会猜出这孩子到底是谁的。但是在我看到金饰和华美的衣服时我是吃惊的，特别是不明白哈尔帕哥斯家中人们公然哭泣的原因。然而很快的，在道上我便晓得了一切。他们派一个仆人抬我引路出城并把孩子交付给我。这个仆人告诉我说，孩子的母亲是国王的女儿芒达妮，孩子的父亲是刚比西斯，刚比西斯是居鲁士的儿子；下令杀死这个孩子的就是阿司杜阿该斯。你看，这里就是这个孩子”。

(112)牧人这样说着，就打开了蒙着这个孩子的布，把它给自己的妻子看。当她看到这孩子是一个多么美丽可爱的孩子的时候，就哭了起来：她抱着丈夫的双膝，恳求他无论如何不要抛掉这个孩子。然而她的丈夫回答她说，他是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的，因为哈尔帕哥斯会把密探派来打听情况回去报告，而如果他不从命的话、他是会遭到惨死的。既然无法说服她的丈夫，于是妻子又说：“既然我说服不了你，而人们又一定要你把孩子抛弃，那末至少这件事你总可以做到吧。你知道，我刚才生的那个孩子是死产。把它抱走放到山里去，而让我们把阿司杜阿该斯的女儿的孩子象我们自己的孩子那样地抚养起来吧。这样你就不会由于你对自己的主人不忠实而受到惩罚，而我们也就会商量出不利于己的主意来了。这样、我们的死掉的孩子将要得到王子一样的葬礼而活着的孩子又不会失去自己的性命。”

(113)牧人以为在当前的情况之下，他的妻子的办法最好不过，于是他立刻照办了。他把他带来打算杀害的那个孩子交给了自己的妻子，而把自己的

死婴放到他带另一个孩子来时使用的篮子里，把另一个孩子的衣饰全给它穿戴上，然后把它放到山里最荒鄙的地方去了。在这孩子给放到那里去的第三天，牧人便留下他手下的一个助手在那里看看孩子，自己到城里，直奔哈尔帕哥斯的住所来，说他准备要人们去看孩子的尸体。哈尔帕哥斯派了他最亲信的卫兵去看了这个尸体，而在他们为他检查完毕之后，便把牧人的孩子埋葬了。孩子就这样地被埋葬了，而后来叫做居鲁士的另一个孩子，就受到了救人的妻子的收留和抚养，但是牧人的妻子却拾这个孩子起了别的一个名字。

(114)当这个孩子十岁的时候，这样一个事件却使人们看出他是怎样一个人来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有一天他在村中牧人的畜舍的地方和与他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们在街道上一起玩耍。和他一起玩耍的别的孩子们选这个被称为牧人之子的孩子作国王。于是他便开始分别向这些孩子发号施令起来：他叫一些孩子给他修造房屋，叫另一些孩子作他的亲卫队，叫其中的一个孩子担任大概是国王的眼目，又给另一个孩子以傅奏官的任务，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适当的任务。在和他一起游玩的孩子当中，有一个孩子是美地亚的知名之士阿尔铁姆巴列司的儿子，这个孩子拒绝服从居鲁士的命令。于是居鲁士命个别的孩子把他捉了起来，当他的命令被执行的时候，他就狠狠地鞭打了这个孩子一顿而使他吃了很大的苦头。在阿尔铁姆巴列司的儿子被释放之后，这个孩子对于自己所受的残酷遭遇十分气愤，便立刻到城里他父亲那里去，向他父亲痛诉他在居鲁士手下所受到的待遇。这个孩子当然不说他是居鲁士(因为那时他还没有居鲁士的名字)，而是称他为阿司杜阿该斯的牧人的儿子。阿尔铁姆巴列司在盛怒之下，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去见国王，控诉他的儿子所受到的粗暴待遇。他指着自己的儿子的肩头说：“哦，国王啊，看一个收人的儿子，你的奴隶的儿子加到我们身上的暴行吧”。

(115)阿司杜阿该斯听到和看到这一切之后，便打算为了照顾阿尔铁姆巴列司的身分而对他的孩子报仇，于是他把牧人和他的儿子召了来。为他们父子二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阿司杜阿该斯便望着居鲁士说：“是你这样一个睦人的儿子竟敢对于我们国内最大人物的儿子施行无礼吗？”孩子回答说：“可是，国王，我对他的待遇本是他罪有应得的。我们村里的孩子在玩耍时选我作国王，因为他们认为我是最适当的人。这个孩子自己也是选我作国王的一个人，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按照我的吩咐去办事，可是他不听我的话，并且根本不把我放到眼里，因此最后他受到应得的处分。如果为了这个缘故我应受惩罚的话，我是愿意接受惩罚的。”

(116)当这个孩子讲话的时候，阿司杜阿该斯好象已经觉出他是何许人了，他看到这孩子的眉目之间有和自己相似之处，而且在回答的时候有一种和奴隶的身分相去甚远的气度；此外，他的年龄又和他抛弃他的外孙居鲁士的时期相合。阿司杜阿该斯因此大吃一惊，一时说不出话来。然而当他好不容易清醒位来的时候，为了把阿尔铁姆巴列司打发开以便单独盘问一下这个救人自己，他就向阿尔铁姆巴列司说：“阿尔铁姆巴列司，我要把这件事处理妥善，决不致叫你和你儿子再来诉苦的”。阿尔铁姆巴列司退下去了，而侍从便遵照着阿司杜阿该斯的命令把居鲁士引进了内室。阿司杜阿该斯这时只和牧人在一起了，于是他便问牧人他从哪里得到的这个男孩子，是谁把这个孩子给了他的。牧人回答说，这个男孩子是他自己的亲生子，孩子的亲生母亲汪活着并且就在家里。阿司杜阿该斯对他说，如果他想自寻这样天大的麻

烦实在是太没有脑筋，同时阿司杜阿该斯向他左右的侍卫示意，要他们把牧人捕了起来。牧人在被带去拷问的时候，便从开头起，把事情的原原本本的经过情况全都讲出来了，最后别是恳请和哀求国王宽宥他。

(117)阿司杜阿该斯从牧人这里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之后,对于收人到不很介意,但对于哈尔帕格斯,他却是十分生气的,于是他便派卫兵去把哈尔帕格斯召来见他。在哈尔帕格斯到来的时候,他就问哈尔帕格斯说:“哈尔帕格斯,我交给你的我的女儿的孩子,你到底是怎样把他杀死的呀?”哈尔帕格斯看见牧人也在室内,便不敢说谎话,恐怕他自己会被别人问倒,露出马脚因之而获罪。于是他说:“哦,国王啊,当你把孩子交到我手里来的时候,我立刻就开动脑筋,以便想出办法怎样能不违背你的意旨,怎样能不对你有所冒犯,但是又不被你的女儿和你本人看成是一名凶手。于是我便想出了下面的办法。我死这个牧人召了来,把孩子交给了他,告诉他是国王下令要处死这个孩子的。而在贫里我并没说谎,因为你是这样命令的。此外,在我把孩子交给牧人时;我还嘱咐他把这孩子放到荒鄙的山地去并留在那个孩子的身旁直到那孩子死的时候;而且我怕他做不到这件事,因而用各种惩罚恐吓他。后来,当他按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办理完毕,而孩子也死掉的时候,我便派最亲信的几名宦官去检查孩子的尸体,并把它埋掉了。哦,国王,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孩子就是这样死的。”

(118)这样,哈尔帕格斯便坦白地把全部经过说出来了。阿司杜阿该斯听了后丝毫不显露他心中对哈尔帕格斯的所作所为所感到的忿怒,他先是把刚才从牧人那里听到的向哈尔帕格斯说了一遍、而在他重述之后,最后他说这个男孩子还活着,而一切事情结果也十分顺利。他说:“对于这个孩子的处置使我感到很大的痛苦,而我的女儿对我的责怪也使我的心头十分沉重。现在,命运既然有了一个可庆幸的转机,那末回到家去,把你自己的儿子送到新来的孩子这里来并且到这里来和我一同进餐(因为为了孩子之得以保全,我打算向应当得到这种光荣的神奉献牺牲)。”

(119)哈尔帕格斯听了这话之后便向他拜了拜,然后回到家中;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他的违命对他竟成了一件有利的东西,而且他不单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应约赴宴来庆祝这一幸运的事件。在他到家之后,他就把他的一个大约十三岁的独生子叫了来,嘱咐他到宫中去,并按照阿司杜阿该斯所吩咐的一切去做。然后,他满心欢喜地到妻子那里去,把经过的一切告诉了她。担阿司杜阿该斯却在哈尔帕格斯的儿子到来时把他杀死,把他的肢体割成碎块,烤了其中的一些,又煮了一些。等这一切都弄好之后,便把它准备起来侍用。

在赴宴的时间哈尔帕格斯来了,其他的客人也都来参加宴会。在阿司杜阿该斯和其他客人的面前摆的是大量的羊肉,但是在哈尔帕格斯的桌上所摆的都是他儿子的肉,不过他的儿子的头、手和脚却放在一边的篮子里用东西盖着。当哈尔帕格斯仿佛已经吃的了的时候,阿司杜阿该斯便问他是不是中意他吃的菜。哈尔帕格斯回答说十分满意。于是那些要把装着他的儿子的头和手脚的盖着的篮子带给他的人便到他面前来,叫他掀开篮子并把他所喜欢的东西取出来。哈尔帕格斯依照所吩咐的掀开了篮子,于是他便看到了他的儿子身上所剩下的东西。然而,他看了之后并没有被吓住,也没有失去自制力。在阿司杜阿该斯问他,他方才所吃的是什么兽类的肉的时候,他回答说他知道并且说他对于国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感到满意的。这样回答之后,他便把吃剩下的肉块带回家中去了,我想他是打算把他儿子的全部遗骸收集起来埋葬掉的。

(120)阿司杜阿该斯使用这样的办法惩罚了哈尔帕格斯。后来,在考虑到如何处理居鲁士的问题时,他便把以前象我所说的那样地解释了他的梦的玛哥

斯僧召了来，并且问他们如何解释他的梦。回答和先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说如果孩子还活着而那时没死的话，他是一定会成为国王的。阿司杜阿该斯于是对他们说：“这个孩子遇了救而且现在还活着，他在乡下的时候，他那村里的孩子们要他做了国王，而他的所作所为就跟真正的国王的所作所为完全一样。他分别任命他的亲卫队，他的哨兵，他的传奏官，他还任命其他的官职而且象国王那样地统治。你们告诉我，你们以为这一切都是什么意思？”玛哥斯僧回答说：“如果这个孩子还活着并且没有什么预谋而成了一个国王的话，那末你就应当欢喜而不要为这个孩子担心害怕了。他是不会第二次成为国王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请示神托的时候预言常常表现为不重要的小事情，而梦兆之类的东西是否全部应验其意义就更加微乎其微了”。阿司杜阿该斯说：“玛哥斯僧啊，我的意思也正是这样，这孩子既然做了国王，梦就算应验了，而我也就再没有什么怕他的了。不过仍请好好想一想并告诉我怎样做对于我的全家和对于你们才是最安全的”。玛哥斯僧回答说：“国王啊，我们也是非常关心你的王国的巩固的；不然的话，如果王国到了这个孩子的手里，它就是到外国人手里了，因为他是一个波斯人：这样一来，我们美地亚人就要受到奴役，被波斯人当作异族而肆意蔑视。但如果是你，我们的同国人，当国王的时候，则国家的政权也有我们的一份，而且我们可以从你那里得到很大的光荣。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应当为你本身着想，为你的王位着想。现时如果我们看到有什么使你害怕的理由，请放心，我们一定会要你知道的。但是如今这梦既已经毫无害处地应验了，我们便已不再害怕，因此我们也劝你不要再害怕了。至于这个孩子，我们的意见是不要他留在你的面前，而把他送到波斯他的父母那里去。”

(121)阿司杜阿该斯听到这个回答心中很是欢喜，于是便把居鲁士召了来，向他说：“我的孩子，由于我做了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梦，而对你干下了一件错事。但是由于你自己的幸运，你从我的手下活过来了，现在欢欢喜喜地到波斯去吧，我还要派人护送你去。你到那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的父母，他们和牧人米特拉达铁斯跟他的妻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112)这样说了之后，阿司杜阿该斯便把他的外孙送走了。当居鲁士回到刚比西斯的家里时，他受到了父母的接待。而等到他们知道居鲁士是谁的时候，便十分亲切地欢迎他，因为他们以为很早以前他便在生下来的时候立刻给杀掉了；于是他们就问他，他的性命是怎样得救的。因此居鲁士就告诉他们说，直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件事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而是受到了很大的蒙混；而在他从美地亚阿司杜阿该斯那里来的路上，他才知道了他的全部不幸遭遇。他说他原来以为他是阿司杜阿该斯的牧人的儿子，但是在他从城里来的路上，护卫他的人把一切经过告诉了他。随后，他又提到牧人的妻子抚养他的事情，在谈话中，他对她是赞不绝口的。而且在他谈话的时候，他总是提到库诺，什么事情也离不开库诺。他的父母听到这个名字，为了想使波斯人相信居鲁士的得救是由于特别的神意，因此便把一个说法传播开去，硬说他在被抛弃之后，曾受到母狼的抚养。

(123)以上便是这个传说的根源了。等后来居鲁士长大成人，并且成了同辈当中最勇武和最有声望的人的时候，哈尔帕哥斯想对阿司杜阿该斯报复杀子之仇，便开始向居鲁士致意并送礼。他看到象他这样地位的臣下是不可能希望不借外力之助来向阿司杜阿该斯报仇的。因此当他看到不幸遭遇和自己的遭遇很相似的居鲁士很快地成长为他所需要的复仇者的时候，他便着手设

法在这件事上和居鲁士结合起来。对于自己的计划，他竟然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些工作；他分别和受过阿司杜阿该斯的无礼待遇的美地亚权贵商议并说服他们拥戴居鲁士为他们的领袖和贬黜阿司杜阿该斯。现在在作了发起叛乱的一切准备之后，哈尔帕格斯便很想把自己的心思告诉给还住在波斯的居鲁士；但是由于美地亚和波斯之间的道路受到监视，他只得想这样一个秘密的送信办法。他是这样做的：他巧妙地把一只兔子的肚子剖开却不拨去它的毛，把一封写上了他的意见的信塞到里面去，再把腹部照旧缝上，然后他便把这只兔子交给对他最忠实的奴隶，把他打扮成带着网的猎人。这个人奉派到波斯去作为给居鲁士去送野兔。哈尔帕格斯嘱咐这个奴隶亲口告诉居鲁士，要居鲁士亲手剖开兔腹，不许别的任何人在场观看。

(121)一切都按照他的意思办了。居鲁士把兔子剖开之后，便看到了里面的信。信里面的话是这样：“刚比西斯的儿子，诸神对你是非常嘉护的，否则的话，你就不会遇到你的那些幸运的事情了，现在是你自己可以对屠杀你的凶手阿司杜阿该斯进行报复的时候了。要切道，如果依照他的意思你早已经死了。由于诸神以及由于我的缘故，所以你到今天还活在世上。我想你早就知道他对你干下了什么事情，也早就知道由于我没有把你弄死，把你交给牧人而我自己阿司杜阿该斯手中所遭到的惨祸。如果你听我的话，按照我的话去做，现在阿司杜阿该斯统治下的全部帝国就会变成你的。说服波斯人起来叛变，并率领着他们的大军来讨伐美地亚人罢。不拘阿司杜阿该斯是任命我率领他的军队和你对抗，还是任命美地亚的其他知名之上，都是会使你完全称心的。因为他们一出马就会叛离阿司杜阿该斯并投到你的一方面来，从而试图把他的统治推翻。既然我们这方面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望你依照我的劝说毫不踌躇地也动起来罢。”

(125)居鲁士接到在这封信里传来的消息之后，便着手考虑如何能用最好的办法说服波斯人起来造反。在他反复思考以后，认为下面的做法是最妥当的。于是他便这样做了。他把他认为应当做的事情写在一卷纸上，然后把波斯人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把纸卷打开诵读，阿司杜阿该斯任命他为波斯人的将军。于是他说：“既然如此，波斯人啊，我命令你们每人都去把自己的镰刀带来。”居鲁士便这样地发布了命令，至于波斯人，则他们是由许多部落结合而成的。居鲁士召集来并说服使之叛离美地亚人的那些人，是所有其他波斯人所依附的一些部落。他们是帕撒尔伽达伊人、玛拉普伊欧伊人、玛斯庇欧伊人。在他们当中玛斯庇欧伊人最尊贵。阿凯美尼达伊族就是它的一个氏族，而波斯的国王便都是从这个阿凯美尼达伊族出身的。其他的波斯部落则有：潘提亚莱欧伊人、戴鲁希埃欧伊人、盖尔玛尼欧伊人，他们都是务农的。达欧伊人、玛尔多伊人，多罗庇科伊人和撒伽尔提欧伊人则是游牧者。

(126)当全体波斯人遵照着他们所受到的命令，拿着镰刀集合起来的时候，居鲁士(便率领他俩到波斯的一块大约十八到二十斯塔迪昂见方的、长满了荆棘的土地上去)，命令他们在一日之内把这块地方开垦出来。他们完成了指定给他们的这个任务，随后他便向他们发出了第二道命令，要他们第二天在沐浴之后再到他那里去；这时居鲁士便集合了他父亲所有的全部绵羊、山羊，全部的牛，屠宰了它们，准备犒劳波斯全军。同时还准备了酒和最珍美的食品。第二天，波斯人来到了，他就要他们坐在草地上尽情饮宴。在大家吃完之后，他就问他们，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是今天这样的情况还是昨天

的事情。他们回答说二者的差别实在是大极了。昨天带给他们的一切都是痛苦，但今天带给他们的一切又都是快乐。居鲁士立刻捉住了他们的回答而用下面的话坦白地讲出了自己的心事：“各位波斯人啊，你们各位当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话，那你们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些以及无数其他的幸福，且丝毫不会遭受那些奴役之苦，但如果你们不肯听我的话，那你们就要受到无数象昨天那样的苦役。因此，听我的吩咐而取得自由罢。至于我个人，则我觉得我是因神意而生来干这件事情的，而你们，我相信，在任何方面，当然也在军事方面，都是丝毫不比美地亚人差的。因此你们应当毫不犹豫地起来反抗阿司杜阿该斯。”

(127)波斯人早已经就不满意美地亚人的统治了，这时既然有了一个领袖，他们当然是乐于摆脱这个桎梏的。这时阿司杜阿该斯听到了居鲁士的所做所为，便派了一名使者召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居鲁士要使者告诉阿司杜阿该斯说，他将要比阿司杜阿该斯所希望的时候更早地到那里去。阿司杜阿该斯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即刻把他治下的全体美地亚人给武装起来，并且好象是迷了心窍一样，他竟忘记了他多么残酷地惩罚过哈尔帕哥斯，而任命哈尔帕哥斯担任统帅。因此当美地亚人和波斯人两军相会和交锋之时，只有一部分不曾参预机密的美地亚人作战了；其他的那些人则公开地投到波斯人一方面去；而大部分的人则故作害怕的样子临阵脱逃了。

(128)阿司杜阿该斯一听到美地亚的军队可耻地被驱散和逃跑之后，立刻就威吓居鲁士说：“尽管如此，居鲁士也决不会就这样安然无事的”，紧接着他便逮捕了劝说他把居鲁士放跑的、占梦的玛哥斯僧并把他们刺杀了。在这之后，他便把留在城内的一切美地亚人不分老少一律武装起来。他率领他们和波斯人交战，但结果他被打败，他率领出战的军队被歼灭，他本人也被敌人俘虏了。

(129)哈尔帕哥斯看到阿司杜阿该斯被俘，便来到他的面前，非常神气地把他奚落嘲弄一番。在其他辛辣的嘲笑词句中间，他特别提到他被款待以自己的儿子的肉的那次宴会并且问阿司杜阿该斯、在做了国王之后再做奴隶时心里是什么滋味。阿司杜阿该斯凝视着他，反问他为什么把居鲁士的这次成功看成是他自己的。哈尔帕哥斯说正是由于他送了这封密函，因此这件事当然便是他的事业了。于是阿司杜阿该斯说，这样哈尔帕哥斯便成了世界上最愚蠢和不义的人；他所以是最愚蠢的人，是因为他把本来是自己的王位给了别人，如果这件事是他自己的事业的话；他所以是最不义的人，是因为由于那次的宴会而奴役了美地亚人。原来假如他必须把王权给予另一个人而不是留在自己手里的话，那末正义也要求一个美地亚人，而不是一个波斯人来取得这种荣誉。然而现在，对你并未做任何亏心事的美地亚人却被你变为奴隶而并未成为主人，但原来是奴隶的波斯人现在却成了美地亚人的主人。

(130)这样，在统治了三十五年之后，阿司杜阿该斯就失掉了自己的王位，而美地亚人便由于他的残酷而受到了波斯人的统治。哈律司河那一面的亚细亚全部地区他们统治了一百二十八年，但斯奇提亚人的统治时期不应计标在内。后来美地亚人后悔他们的投降并起来反抗大流士，但是他们被战败而不得不再度屈服。可是现在，在阿司杜阿该斯当政的时期，是居鲁士统治

从六八七年到五五九年。斯奇提亚人则从六三四年统治到六 六年。

这是五二 年的事情。

之下的波斯人反抗美地亚人并从此变成了亚细亚的主人。居鲁士直到阿司杜阿该斯死的时候，都把他留在自己的宫殿里，再没有对他有什么伤害。居鲁士诞生和成长的情况以及他如何成为国王的经过便是如此。后来，他又打垮了无端向他发动进攻的克洛伊索斯，这件事我已经在本书前面说过了。把克洛伊索斯打垮以后，居鲁士就成了整个亚细亚的主人。

(131)波斯人所遵守的风俗习惯，我所知道的是这样，他们不供养神像，不修建神殿，不设立祭坛，他们认为搞这些名堂的人是愚蠢的。我想这是由于他们和希腊人不同，他们不相信神和人是一样的。然而他们的习惯是到最高的山峰上去，在那里向宙斯奉献牺牲，因为他们是把整个穹苍称为宙斯的。他们同样地向太阳和月亮，向大地、向火、向水、向风奉献牺牲。这是他俩从古来就向之奉献牺牲的仅有的一些神。后来他们又崇拜乌拉尼阿·阿普洛狄铁，这是他们从阿拉伯人和亚述人那里学来的。亚述人称这个女神为米利塔，阿拉伯人称之为阿利拉特，而波斯人则称之为米特拉。

(132)波斯人是用下列的方式向以上所说的那些神奉献牺牲的：在奉献牺牲的时候，他们不设祭坛，不点火，不灌奠，不吹笛，不用花彩，不供麦饼。奉献牺牲的人把他的牲畜牵到一个洁净的场所，就在那里呼叫他要向之奉献牺牲的那个神的名字。习惯上这个人要在头巾上戴一个大概是桃金娘的花环。奉献牺牲的人不允许只给自己祈求福祉，他要为国王，为全体波斯人的幸福祷告，因为他自己必然就在全体波斯人当中了。随后他把牺牲切成碎块，而在把它们煮熟之后便把它们全部放到他能够找到的最新鲜柔软的草上面，特别是草轴草。这一切办理停妥之后，便有一个玛哥斯僧前来歌唱一首赞美诗，这首赞美诗据波斯人说，是详述诸神的源流的。除非有一个玛哥斯僧在场，任何奉献牺牲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过了一会儿之后，奉献者就可以把牺牲的肉带走，随他怎样处理都可以了。

(133)在一年的各天当中，他们最着重庆祝的是每个人的生日。他们认为在这一天吃的饭应当比其他的日子更要丰盛些。比较有钱的波斯人要在炉灶里烧烤整个的牛、马、骆驼或驴作为食品，较穷的人们则用较小的牲畜来替代。他们的正菜不多，却在正菜之后有许多点心之类的东西，而且这类点心又不是一次上来的。这就使得波斯人说，希腊人在吃完饭的时候仍然是饿着的，因为在正菜之后并没有很多点心上来，但如果把什么点心之类的东西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又会吃起来没有个完。他们非常喜欢酒并且有很大的酒量。他们不许当着别人呕吐或是小便。在这些事上他们的习惯便是如此。

此外，他们通常都是在饮酒正酣的时候才谈论最重大的事件的。而在第二天当他们酒醒的时候，他们聚议所在的那家的主人便把前夜所作的决定在他们面前提出来；如果这个决定仍得到同意，他们就采用这个决定；如果不同意，就把这个决定放到一旁。但他们在清醒的时候谈的事情，却总是在酒酣时才重新加以考虑的。

(134)如果他们在街上相遇的话，从下面的标帜人们可以知道相遇的两个人的身分是相等的。即如果是身分相等的人，刚他们并不讲话，而是互相吻对方的嘴唇。如果其中的一人比另一人身分稍低，则是吻面颊；如果二人的身分相差很大，则一方就要俯拜在另一方的面前。他们最尊重离他们最近的民族，认为这个民族仅次于他们自己，离得稍远的则尊重的程度也就差些，余此类推；离得越远，尊重的程度也就越差。这种看法的理由是，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在一切方面比所有其他的人都要优越得多，认为其他的人住得离他

们越近，也就越发优越。因此住得离他们最远的，也就一定是人类中最差的了。在美地亚人的统治时期，在各民族当中一个民族便这样地统治另一个民族，美地亚人则君临一切民族；他们统治他们边界上的民族，这些民族又统治和他们相邻的人们，而这些人们再统治与他们接壤的民族。美地亚人这个民族既然用这种循序渐进的统治和管理办法，那波斯人也使用同样的办法评价其他民族了。

(135)象波斯人这样喜欢采纳外国风俗的人是没有的。他们穿美地亚人的衣服，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衣服比他们自己的衣服要漂亮；而在战时他们所穿的又是埃及的铠甲。他们只要知道有任何奢华享乐的事情，他们立刻把它们拿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在其他各种各样的新鲜玩意儿当中，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来了鸡奸。他们每个人不单单有好几个妻子，而且有更多数目的侍妾。

(136)子嗣繁多，在他们眼中看来乃是男性的仅次于勇武的一项最大美德。每年国王都把礼物送给予嗣最多的那个人。因为他们认为人数就是力量。他们的儿子在五岁到二十岁之间受到教育，他们教给他们的儿子的只有三件事情：骑马、射箭和说老实话。孩子在五岁之前不能见到自己的父亲，而是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一旦这孩子不能养大，父亲不致受到亡子的痛苦。

(137)在我看来，这确乎是一项贤明的规定。而下面的一种规定也是值得推荐的，即国王不能由于某人只犯了一个错误而把他处死，而任何一个波斯人也不能用无法治疗的伤害来惩罚自己仆人的仅有的罪过。但如果在计算一下之后而看到犯罪者的过错多于和大于他所做的好事情的时候，则主人是可以惩罚他以泄愤的。波斯人认为还没有人曾经杀死过自己的父亲或是母亲。而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他们就确信：一旦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就会发现干了这样事情的孩子不是假儿子就是私生子。因为他们认为，儿子杀死自己的亲生父母，那是无法置信的事情。

(138)而且，凡是他们认为不能做的事情，他们是绝对不许讲的。他们认为说谎是世界上最不光彩的事情，其次就是负债了；他们对负债之所以抱着这种看法，有其他多种的理由，特别是因为负债的人不得不说些谎话。如果市民得了癩病或是白癩病，他就不许进城，也不许和其他的波斯人打交道。他们认为他所以得癩病，是因为他一定有了冒犯太阳的罪行。外邦人若有得了这样的病的，在许多地方必须被迫离开当地：甚至白鸽子得了同样的病也要被逐出境。他们对河是非常尊重的：他们决不向河里小便、吐唾沫或是在河里洗手，也不容许任何别的人这样做。

(139)此外，还有一件事常常发生在波斯人中间，这件事波斯人自己虽不曾注意到，然而我却观察到了。他们的名字凡是和他们的仪表与高贵的身分相符合的，其末尾的那个字母都是一样的，这个字母多里斯人称为桑(σ)，而伊奥尼亚人则称为西格玛(μ)。任何人只要注意一下，就可以发现波斯人的名字，不管是哪一个都毫无例外地是有着同样语尾的。

(140)关于波斯人，从我个人的知识而能够完全确实断言的就是这些，还有一些关于死者的风俗则是人们秘密地，而不是公开地谈论的。据说波斯人

这大概就是说，从属的民族住得越远，他们便越不直接受美地亚人的统治，波斯人则认为离帝国越远的臣民越没有价值；二者所根据的原则是一样的。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白癩病和一般癩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就是症状轻一些。

的尸体是只有在被狗或是禽类撕裂之后才埋葬的。玛哥斯僧有这种风俗那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是必然实行这种风俗的。但我还可以确定，波斯人是在尸体全身涂蜡之后才埋到地里面的。玛哥斯僧是非常特别的一种人、他们在许多方面和埃及的祭司，当然也和其他任何人完全不同。除去当作牺牲的畜类之外，埃及祭司不杀任何动物，这乃是他们的教规，否则即是亵渎神明；但相反地，玛哥斯僧却亲手杀害除人和狗以外的任何生物。他们不管是蚂蚁，是蛇，不管是爬虫类，还是有翅的东西一律加以杀害，甚至在这件事上引以自豪。但既然这种风俗在他们那里一向如此，因此我说到这里也就够了。现在我再翻回来把我以前说的事情接下去。

(141)在波斯人征服了吕底亚人之后，伊奥尼亚和爱奥里斯的希腊人立刻派遣使节到撒尔迪斯的居鲁士那里去，请求他以与克洛伊索斯相同的条件接受他们为自己的臣民。居鲁士倾听了他们的建议并且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作为回答。他说，有一次一个吹笛的人在海边看到了鱼，于是他便对它们吹起笛子来，以为这样它们就会到岸上他的地方来。但是当他最后发现自己的希望落空的时候，他便撒下了一个网，而在合网之后打上了一大批鱼来；他看到鱼在网里跳得很欢，就说：“我向你们吹笛子的时候，你们既然不出来跳，现在你们也就最好不要跳了”。居鲁士所以这样答复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是因为当他派使者到他们那里去敦促他们背叛克洛伊索斯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但现在，当他已经大功告成的时候，他们却又来表示归顺之意。他在回答他们的时候是很生气的。伊奥尼亚人听到这番话之后，就各自着手防御自己的城壁，并在帕尼欧尼翁集会，而除了米利都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次的集会，因为米利都人和居鲁士缔结了一项单独条约，条件和他们对吕底亚人的完全相同。其他的伊奥尼亚人则一致决定派遣使节到斯巴达去请求援助。

(142)现在，估居帕尼欧尼翁的这些伊奥尼亚人已在全世界我们所知道的、气候和时令最优美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因为在伊奥尼亚的周边的任何地方，不管是北方、南方、东方还是西方，都不象伊奥尼亚那样地得天独厚。在其他的地区，气候不是寒冷和阴湿，就是暑热和干燥，而使人烦恼非常。伊奥尼亚人并非都说相同的语言，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四种不同的方言。在南方，他们的第一个城市是米利都(即最南方的城市之意——译者)，其次则是美乌斯和普里耶涅；这三个城市都是卡里亚的殖民市，他们所用的是共通的语言。他们在吕底亚的城市是：以弗所、科洛彭、列别多斯、提奥斯、克拉佐美纳伊、波凯亚等。这些城市的居民在语言上和上述的三个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之间使用着一种共同的方言。此外还有三个伊奥尼亚的城市，其中的两个是在岛上，即萨摩司和岐奥斯，一个是在大陆上即埃律特莱亚。岐奥斯人和埃律特莱亚人所讲的话是相似的，然而萨摩司人所讲的却是自己所特有的话而和别人的不同。这样看来，我所提到的方言便有四种之多了。

(143)因此在这些伊奥尼亚人当中，有一个民族即米利都人是沒有受攻的危险的，因为他们已经和居鲁士缔结了协定。岛上的居民也完全没有可以顾虑的事情：这是由于腓尼基人还没有臣服于波斯，而波斯人本身又不是一个海上的民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人之和其余的伊奥尼亚人分离开来只能有一

个原因那就是，当时整个希腊族是十分弱小的，而伊奥尼亚人在所有他们希腊人当中，又是相去悬殊地最弱，最不受重视的。他们除去雅典之外，没有一座比较象样的城市。因之雅典人和其他地方的伊奥尼亚人挪不喜欢被人称为伊奥尼亚人，而是迴避这个名称，不，甚至现在，他们的大部分人在我看来还是耻于用这个名称的。但是，上面所提到的亚细亚的十二个城市却给这个名称增添了光彩，他们给自己建造了一座圣堂，称之为帕尼欧尼翁，他们还规定不许任何其他地方的伊奥尼亚人利用这座圣堂(但实际上除去士麦拿人之外，也没有人要求进入这个圣堂)。

(144)同样，现在被称为“五城”，担以前被称为“六城”的地区的多里斯人也不许与他们相邻的多里斯人进入他们的特里欧庇昂圣堂。他们甚至不许他们内部在圣堂的规章方面有所违犯的人进入圣堂。在古昔为特里欧庇昂·阿波罗举行的运动会中，他们给予优胜者的奖品是青铜的三脚架；但是他们规定这些三脚架不能拿出圣堂之外，而当时就要把它们在那里奉献给神。但是，哈利卡尔那索斯地方一个叫做阿伽西克列斯的男子在比赛获胜时却公然不把这个规定放在眼里，他把三脚架带回了家，挂在墙壁上面。为了惩罚这个过错，其他的五个城市休多斯、雅律索斯、卡米洛斯、科斯和克尼多斯剥夺了第六个城市哈利卡尔那索斯进入圣堂的权利。这便是他们对哈利卡尔那索斯的惩罚。

(145)伊奥尼亚人在亚细亚只建立了十二座城市并拒绝再扩大这个数目，这原因在我看来是当他们居住在伯罗奔尼撒的时候，他们是分成十二部分的，正如同把伊奥尼亚人逐出的阿凯亚人今天的情况一样。在阿凯亚的城市当中，如果从希巨昂算起的话，第一是佩列涅，其次是埃伊盖拉和在流着无尽的水并且使意大利的克拉提斯河因而得名的克拉提斯河上的埃伊伽埃，其次是布拉、伊奥尼亚人被阿凯亚人战败时逃避所在的赫利凯，再次是埃吉翁、律佩斯、帕特列斯、帕列埃斯、临着巨大的佩洛斯河的欧列诺斯、杜美和特里泰埃斯。最后的这个城市是仅有的一个内地城市。

(146)这便是以前伊奥尼亚的，而现在阿凯亚的十二部分。正是由于他们是从这样区分的国土来的而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所以伊奥尼亚人在到达亚细亚之后，便在他们中间也建设了十二个城市。如果认为这些人是比其他伊奥尼亚人更纯正的伊奥尼亚人，或是认为他们不管在任何方面比其他伊奥尼亚人有着更高贵的血统，那就太愚蠢了，因为实际上他们的一个不小的部分是埃岛波亚出身的阿邦铁斯人，这些人甚至在名字上和伊奥尼亚人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此外和他们混血的有欧尔科美尼奥伊的米尼埃伊人、卡德谟司人、德律欧普司人、从本国分裂出来的波奇司人、莫洛西亚人、阿尔卡地亚的佩拉司吉人、埃庇道洛斯的里斯人以及其他许多别的部落。甚至在他们中间，那些从雅典的普利塔内翁(市会堂——译者)来并自认是最纯正的伊奥尼亚人的人们，也不把妻子带到新的地方而是娶父亲被他们处死的卡里亚的妇女。因此之故，这些女子发誓遵守一条规定，并且把这条规定传给自己的女儿，即她们决不和自己的丈夫一同吃饭，也不称呼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些人屠杀了她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之后强行娶了她们的。这样的事件发生在米利都。

(147)他们之中有一些人选身为希波洛科斯的儿子格劳柯斯的子孙的昌奇亚人作国王，有一些人选身为美兰托斯的儿子科德洛斯的后裔的、披洛斯的考寇涅斯人作国王，又有一些人选这两方的人作国王。然而由于这些伊奥

尼亚人比其他任何伊奥尼亚人都重视自己的名字，因此我们不妨说，他们是血统纯正的伊奥尼亚人。虽然，老实讲，所有的伊奥尼亚人都是起源于雅典的，都是举行阿帕图利亚祭的。这是全体伊奥尼亚人都庆祝的一个祭日，只有以弗所人和科洛彭人是例外，据他们说，是因为这些人犯了某种杀人罪的缘故。

(148)帕尼欧尼翁是北向的一个米卡列的圣地，这块地方是伊奥尼亚人共同选定来呈献给赫利凯的波赛东的。米卡列是大陆的一个地岬，它向西方伸到萨摩司方面，各城邦的伊奥尼亚人通常都在那里集合，举行称为帕尼欧尼亚的祝祭。不单是在伊奥尼亚人中间，就是在全体希腊人中间，祭日的名称，和波斯人的名字一样，都是以同一字母为结尾的。

(149)上面所说的是伊奥尼亚人的城邦。爱奥里勘的城邦则有下列这些：也称为普里科尼斯的库麦、雷里撒伊、涅翁·提科斯、铁姆诺斯、启拉、诺提昂、埃吉洛埃撒、疵塔涅、埃伊盖伊埃、米利纳和古里涅阿。这是爱奥里斯人的十一座古老的城市。其实他们在大陆上本来是有十二座城市的。然而伊奥尼亚人却使他们失掉了其中的士麦拿这样一座城市。爱奥里斯的土壤比伊奥尼亚的土壤肥沃，然而气候却不象伊奥尼亚那样好。

(150)爱奥里斯人失掉士麦拿的经过是这样。在科洛彭有一些人在内部斗争中失败并被从自己的城市给放逐出来了，但是士麦拿却收容了这样的一些人。科洛彭的这些亡命者伺机发动变乱，而在不久之后士麦拿的人们到城外去庆祝狄奥尼索斯祭的时候，便关上了城门，因而取得了这个城市。别的城邦的全部爱奥里斯人都来帮他们的忙，结果双方取得了协议，伊奥尼亚人同意送回一切的财物而爱奥里斯人则放弃了士麦拿这个地方。被逐出的士麦拿人则给分配到爱奥里斯人的其他十一个城邦中去，他们在各城邦中都取得了公民权。

(151)因此，这就是大陆上的全部爱奥里斯城邦，例外的只有在伊达山中的人们，他们是和这些人分开的。至于在岛屿上的城邦，则在列斯波司岛上有五个城邦(列斯波司岛上的第六个城邦是阿里斯巴，但是这个城邦被与他们同血统的美图姆那人所占领而该城的居民也就被变成了奴隶)。提涅多斯岛上有一个城邦，另外还有一个城邦是在“百岛”群岛上面。列斯波司和提涅多斯的爱奥里斯人和伊奥尼亚的岛上居民一样，这时并没有任何可以害怕的东西。而其他的爱奥里斯人则在他们集会商讨的时候，却总是盲从伊奥尼亚人的任何意图的。

(152)在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的使看到达斯巴达的时候(他们是不分昼夜兼程赶路的)，他们便推选了一个叫做佩铁尔谟斯的波奇司人作为他们的发言人。为了使尽可能多的斯巴达人聚拢来听他讲话，他穿上了一件紫色的外袍，然后就站起来对他们发表了一篇长长的演说，向他们要求对己方的援助。但是拉凯戴孟人并不听他们的话，他们竟决定不给伊奥尼亚人以任何援助。因此使者们只好回去，可是拉凯戴孟人这一方面，他们虽然回绝了伊奥尼亚人派来的使者，却派出了一艘五十橈船；他们所以这样做，我认为是想

在雅典和大多数伊足尼亚的城市中每一胞族(patpla)的成员们，在十月末和十一月初这个时期里举行的祭典，每次继续三天。在最后一天里，正式接受成年的青年为胞族的成员。

这句话可能是后人的注掺入正文的。

这是在列斯波司岛和大陆之间的一群小岛。

看一看居鲁士和伊奥尼亚的动静。这些人在到达波凯亚之后，便把他们中间最有名望的一个叫做拉克利涅斯的人派到撒尔迪斯去代表拉凯戴孟人告诉居鲁士说，不要触动任何希腊的城邦，否则他们是决不会袖手旁观的。

(153)在听到使者的这番话的时候，据说居鲁士曾打听在他身旁的那些希腊人，对他发出这样的通知的拉凯戴孟人是怎样的人，他们的人数又有多少。当他听完了回答之后，他便向斯巴达的使者说：“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城市的中央设置一块地方，大家集合到这块地方来互相发誓，却又互相欺骗。如果我好好地活着而不死掉的话，那末我相信这些人将会谈论他们自己的灾难，而不必再多管伊奥尼亚人的事情了”。居鲁士讲这番话的目的，是要能全体希腊人看一看他的颜色，因为他们自己有用来进行买卖的市集，但波斯人却没有这样的习惯，波斯人从来不在公开的市埕上进行买卖，而全国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市埕。在这次会见之后不久，居鲁士就离开了撒尔迪斯，把这个城市委托给一个名叫塔巴罗斯的波斯人，又任命一个当地的吕底亚人帕克杜耶斯来保管属于克洛伊索斯和其他吕底亚人的黄金财富，而他自己则带着克洛伊索斯到阿格巴塔拿去，起初并没有把伊奥尼亚人放到自己的眼里。原来，他近旁有巴比伦阻碍着他，巴克妥利亚人、撒卡依人和埃及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因此他打算亲自去征讨这些民族，而把征服伊奥尼亚人的事情委托给他的一个将军去做了。

(154)居鲁士刚刚离开撒尔迪斯，帕克杜耶斯立刻便鼓动吕底亚人公然起来叛变他和他的代表塔巴罗斯。他既然取得了撒尔迪斯的全部黄金财富，于是他便到海岸地带去，用这巨量的财富雇佣了军队并说服海边的居民参加他的军队。随后他便向撒尔迪斯进军，围攻塔巴罗斯并把他困在卫城里。

(155)居鲁士在到阿格巴塔拿去的途中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他对克洛伊索斯说：“克洛伊索斯，我应当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呢？好象这些吕底亚人根本不想停止给他俩自己以及给我惹麻烦。我以为最好是把他们全都变卖为奴隶。我想目前我的做法就仿佛是一个人杀死了父亲却又留了孩子们的活命。完全同样的，你在吕底亚人看来是比父亲更重要的人物，但是我捉住了你并把你带在身边，却又把吕底亚人的城市委托给他们自己。因此对于他们之竟然谋叛，我着实感到十分惊讶！”居鲁士向克洛伊索斯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话，但是克洛伊索斯深恐居鲁士会把撒尔迪斯城变为一片废墟，因而回答说：“哦，国王啊，你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恳求你，不要使你的怨气一发而不可收拾，也不要想摧毁对过去和现在都是无辜的古城吧。过去的事件我是罪魁，故而现在我本人理应担起这贖罪的惩罚。另一次的罪魁是你曾委托以撒尔迪斯的帕克杜耶斯，因此还是让他个人承当这次的惩罚吧。让吕底亚人得到宽恕吧。为了保证他们永远不会再叛变你或是威胁到你的安全，我可以派人去这样命令他们，不许他们保存任何武器，要他们在外衣下面穿紧身衣，下身要穿半长筒靴子并且要他们教他们的孩子弹奏七弦琴和竖琴以及经营小买卖。这样，哦，国王啊，不久你就会看到他们不再是男子而成了女子，那时你再也不必害怕他们会叛变你了。”

(156)克洛伊索斯认为甚至这样对于吕底亚人来说，也比被卖为奴隶要好，因此他对居鲁士作了如上的忠告。因为他知道，除非他提出有理由而值得充分考虑的建议来，他是不能说服居鲁士使他改变主意的。而且他还害怕，即使吕底亚人免了当前的危险，他们将来难保不再起来反抗波斯人从而给自己带来灭身之祸。居鲁士听了这个意见之后心中甚是欢喜，于是他缓和了气

愤情绪并表示愿意按照克洛伊索斯所说的办法去做。因此，他便把一个叫做玛札列斯的美地亚人召了来，要这个美地亚人根据克洛伊索斯所谈的那些条件向吕底亚人颁布命令；随后又命令他把随同吕底亚人一道攻打撒尔迪斯的其他人等都卖为奴隶，特别是命令他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在这回时把帕克杜耶斯活着带到自己的面前来。

(157)在途中发布了这些命令以后，居鲁士就向着波斯的领土进军了。帕克杜耶斯听到征讨自己的军队业已开近的消息之后，便吓得逃到库麦去了。因此，美地亚人玛札列斯率领着居鲁士的一部分军队到达撒尔迪斯，而发现帕克杜耶斯和他的军队已经逃走时，伦首先就迫使吕底亚人实行他的主人居鲁士的命令；这样，由于他的命令，从那时起他们也便改变了他们的全部生活方式。随后，他就把使者派到库麦去，要求库麦当局把帕克杜耶斯引渡过来。于是摩麦人便决定派人到布朗奇达伊去请示神的意见。布朗奇达伊是在米利都的领域之内，在帕诺尔摩斯港的上方。那里有一个自古老的时期修建起来的神托所，而时奥尼亚人和爱奥尼亚人都是经常到那里去请示神托的。

(158)故而库麦人便把他们的使者派到布朗奇达伊这里来请示神意。来问一下在帕克杜耶斯这件事上应当如何处理才最得神的欢心。神托回答他们，要他们一定把他交到波斯人的手里去。使者带着这个回答回来之后，库麦的人民因此也就准备把他引渡出去了：然而正当他们的多救人准备这样做的时候，海拉克利戴斯的儿子阿里司托狄科斯，一个在市民中间声誉很高的人物，却出来阻碍摩麦人这样做。他说他不相信这个回答，并且认为请示神托的使者的报告是不正确的。直到最后，一个有阿里司托狄科斯本人参加的使团再一衣被派出去，向神请示有关帕克杜耶斯的事情。

(159)在他们到达布朗奇达伊的时候，由阿里司托狄科斯代表全体使团向神托问话，他说：“哦，神啊，吕底亚人帕克杜耶斯由于有横死在波斯人手中的危险而逃避到我们这里来，可是他们却要求我们把他引渡过去，而命分库麦人把他交出来。然而我们尽管很害怕波斯人的权势，在我们还不能确实知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如何做的时候，我们是不敢引渡请求我们保护的这个人的”。阿里司托狄科斯这样问了，但是受到请示的神托给了和先前一样的回答。神托命令他们把帕克杜耶斯引渡给波斯人。于是阿里司托狄科斯便故意按照他早已打算好的做法行事；他绕行圣堂一周，把那儿的麻雀和栖息在圣堂四周的所有其他鸟类的巢全都拿走。当他正在这样做的时候，据说从内堂发出了呼叫声，而对阿里司托狄科斯这样说：“你这最不敬神的人啊，你怎么竟敢这样做？你要把代所保护的鸟类从圣堂劫走么？”阿里司托狄科斯立刻应声回答说：“哦，神啊，你这样挽救你自己所保护的东西，却命令库麦人放弃他们的被保护人么？”于是神又回答说：“是的，我是这样吩咐他们的，而由于你的不敬，你很快地便会死去，再也不会到我这里来请示关于引渡被保护人的神托了”。

(160)接到了这个回答以后，库麦人既不愿意为了引渡他而使自己有遭到毁灭的危险，又害怕因继续收留他而受到围攻，于是便把帕克杜耶斯送到米提列奈去。玛札列斯知道这件事之后，又派人到米提列奈那里去向他们要求引渡帕克杜耶斯、米提列奈人准备把他交出来，但是要求一些报酬。我不能确实说出这笔报酬的数目有多少，因为这笔交易结果并未实现。而当库麦人听到米提列奈人要怎样做的时候，便派一只船到列斯波司去，把帕克杜耶斯载运到岐奥斯去。帕克杜耶斯便是从那里被交出去的。岐奥斯人把他从雅典

娜·波里乌科司(护城的雅典娜——译者)的神殿中拖了出来,将他交付给波斯人了。引渡的代价是得到了阿塔尔涅乌斯这块地方,这块地方是属于美西亚的,和列司波斯相对峙。这样帕克杜耶斯便落到追索他的人们的手里,他们把他监视起来,以便把他带到居鲁士那里去。在这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中间,没有任何一个岐奥斯人用阿塔尔涅乌斯出产的大麦粉奉献给任何神,也不用生产在那里的作物制造上供的糕饼,而当地生产的一切都不用来当作供物的。

(161)在玛札列斯从岐奥斯人手中得到了帕克杜耶斯以后,立刻便率领军队去讨伐参加围攻塔巴罗斯的那些人,首先他攻克了普里耶涅并把这个地方的居鲁士卖为奴隶,随后他又蹂躏了整个迈安德罗司平原以及玛格涅希亚地区,任凭他的士兵对以上的地方进行劫掠。然而,很快地他便病死了。

(162)在他死后,哈尔帕哥斯便被派来接替他的统帅任务。他也是美地亞人,这个人曾被美地亞的国王阿司杜阿该斯召来参加极不合乎人道的宴会,并曾帮助居鲁士登上国王的宝座。他受居鲁士之命担任了司令官的职位。在他一进入伊奥尼亚的时候,便用构筑土丘的办法攻略了若干城邦。在他进行围攻的时候,先把敌人逼人城内,然后再沿着城墙构筑土丘而攻克城池。

(153)他所攻略的伊奥尼亚城邦第一个是波凯亚。在希腊人当中波凯亚人是最初进行远洋航行的人,他们又是发现了亚得里亚海、第勒塞尼亚、伊伯利亚和塔尔提索斯城的人。他们在航行时所用的船只不是圆形的商船而是五十棱船。在他们到达塔尔提索斯的时候,培尔提索斯的一个名叫阿尔甘托尼欧斯的国王和他们做了朋友。这个国王在塔尔提索斯统治了八十年而他一直活了一百二十岁。他和波凯亚人变成这样亲密的朋友,以致他在开头的时候竟请求他们离开伊奥尼亚而随便移住到他国内的什土地方来。后来,他发现他并不能说服他们同意这一点,又听到他们说美地亞人的势力如何强大起来,他便给他们金钱在他们城邦的周边构筑城墙。他给钱的时候实在是毫不吝惜的。因为城周长达许多斯塔迪昂,而城墙完全是由砌合得很好的大石筑成的。

(164)波凯亚人的地墙就这样地全部修筑起来了。哈尔帕哥斯率领军队前来进攻波凯亚人,包围了他们的城;但是他向他们提出建议说,如果他们只毁掉城上的一座城堡,并献出一所住宅来,他便满足了。但是波凯亚人非常不愿意受到奴役,于是他们便请求给以一天的时间来仔细考虑如何答复,并且请求哈尔帕哥斯在他们商议的这一天里把兵撤离城墙。哈尔帕哥斯回答他们说他很晓得他们打算如何做;虽然如此,他仍然准许了他们的请求。因此哈尔帕哥斯的军队撤退下来了,而这时波凯亚人便把他们那只五十橈的大船放下了水,把他们的妇女和小孩,以及他们的全部财物器具,此外还把从神殿搬出来的神象,把石制或青铜制品以及绘画之外的一切供物都搬上了船。随后他们自己也上了船,放海驶到岐奥斯去了。等波斯人回来的时候,他们所占领的只不过是一座空城罢了。

(165)波凯亚人到达岐奥斯之后,便设法够置称为欧伊努赛的一些岛屿,但是岐奥斯人不肯卖,因为他们害怕波凯亚人会在那里设立市场,从而本国的商人便被排斥到当地的海上贸易之外去。波凯亚人在这里既然遭到拒

位于岐奥斯和大陆之间。

绝，便到库尔诺斯去：在那里，他们遵照着二十年之前神托的意旨建立了一个称为阿拉里亚的城邦。阿尔甘托尼奥斯在这时已经死了。可是，在出发到这个地方之前，他们再一次先返回波凯亚，而把奉哈尔帕哥斯之命留驻在那里的波斯卫戍部队完全杀死，在这之后，他们又狠狠地诅咒了不和他们一齐乘船撤退而是可耻地留下的人。此外，他们还把灼热的铁块投入海中，发誓说除非这铁块重新出现于海面，他们决不返回波凯亚。但是当它们准备航行到库尔诺斯去的时候，一半以上的市民是这样地感到哀愁，是这样地怀念他们的城邦和他们的故国生活，他们竟然违背了誓言而迈回了波凯亚。那些遵守誓言的人则从欧伊努赛岛揭帆出海了。

(166)当他们到达库尔诺斯的时候，他们五年间和先来的人们在一起生活并且在那里修建了神殿。然而在这期间，他们却不断掠夺和蹂躏他们的所有的邻人，因此最后第勒塞尼亚人和迦太基人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他们，而各派出一支由六十只船组成的猛队去攻打他们的城市。波凯亚人这方面也把他们所有的六十只船装备起来，在称为陆地尼亚海的海面上与敌人会阵。在双方接战之后，波凯亚人胜了，然而他们的胜利只是一种卡德美亚的胜利。因为他们在战斗中损失了四十只船，而剩下的二十只在战斗之后，船头的部分已扭曲得不成样子，无法使用了。因此波凯亚人便驶回阿拉里亚，把他们的妇女、儿童以及他们的船所装得下的一切财物载运上船，驶离库尔诺斯而到列吉昂去了。

(167)迦太基人和第勒塞尼亚人得到了被破坏的四十只船上的人员的大部分，他们在战斗之后把这些俘虏引下了船，使用石头把他们给砸死了。后来，阿吉拉地区的棉羊、驮兽，甚或是人，凡是经过被砸死的波凯亚人所在的地方的，他们不是身体扭曲得不象样子，不是成了跛子，就是变得半身不遂。因此阿吉拉的居民便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问神如何能赎他们的罪业。佩提亚的回答是要他们执行阿吉拉人到今天还举行的仪式：给波凯亚人的死者举行隆重的祭仪，举办盛大的运动会和赛马会。波凯亚人中间被俘的这一部分所遭到的命运便是如此。逃到列吉昂去的那些波凯亚人，他们又从那里离开而取得了欧伊诺特里亚地区的一个称为叙埃雷的城市。他们之所以殁民于这个城市，是因为他们从一个波西多尼亚的人那里听说，佩提亚的神托要他们建设库尔诺斯这件事的意思并不是要他们在库尔诺斯岛上建立一座城市，而是要修造一座神殿来奉祀英雄库尔诺斯。关于伊奥尼亚的波凯亚人的事情就是这样了。

(168)提奥斯人的所作所为和他们差不多是同样的：当哈尔帕哥斯修筑土丘来攻略城寨的时候，他们也都全部乘上了船，驶往色雷斯。他们在那里建立了阿布戴拉城。克拉佐美纳伊人提美西奥斯以前曾建了这座城，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给色雷斯人赶了出来。不过今天在阿布戴拉住的提奥斯人却仍然是把他当作英雄来崇拜的。

(169)在所有伊奥尼亚中间，只有这两个城邦，不甘愿沦为奴隶而离开了他们的故土。其他的伊奥尼亚人，除去米利都人之外，和逃离故土的那些人同样英勇地抵抗了哈尔帕哥斯并且为了各自的城邦立下了许多战斗的功业，但是他们相继地失败了：他们的城池被攻克，居民投降而各自留居在他们原

即今日的科西嘉岛。

结果两败俱伤的胜利。

来居住的城市，任凭他们的新主人的摆布。正象我已经说过的，米利都曾和居鲁士本人缔结了协议，因而得以安宁无事。这样爱奥尼亚便再度遭到了奴役：而当哈尔帕格斯征服了大陆上的爱奥尼亚人的时候，岛上的爱奥尼亚人害怕受到同样的厄运，因此也就投降居鲁士了。

(170)正为伊奥尼亚人虽然陷于悲惨的境地，但他们仍然和往常一样在帕尼欧尼翁举行集会的时候，我听说普里耶涅人比亚斯曾向伊奥尼亚人提出了一个极其有益的意见，而他们如果采纳这个意见，就可以使伊奥尼亚人成为希腊人中最幸福繁荣的人。原来他劝告他们一致团结起来，一同出海到隆地尼亚去，并在那里建立一个全伊奥尼亚人的城邦。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避免遭受奴役并达到巨大的繁荣，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岛并且统治了其他的人们；但如果他们仍旧留在伊奥尼亚，他认为他看不出有什么重新获得失去的自由的希望。普里耶涅人比亚斯在伊奥尼亚人衰落之后向他们提出的意见便是这样。但是在他们遭受灾难之前，一个米和都人、又和腓尼基人有血统关系的人物泰利士曾向他们提出了另一个有益的意见。他劝告他们建立一个共同的政府并以提奥斯作为这个政府的所在地(因为它在伊奥尼亚的中心)：而其他的各城邦则仍然按照往常的方式生活，就仿佛它们是郡区一样。

(171)这些人向他们所提供的意见就是这样。哈尔帕格斯在征服了伊奥尼亚人之后，便迫使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参加他的军队，一同去攻打卡里亚人、卡乌诺斯人、吕奇亚人。在上面所说的各族人当中，卡里亚人是从岛屿上到大陆上来的一个民族。在古昔的时代，他们是国王米诺斯的臣下，他们当时被称为列列该斯人，居住在岛屿上面。在据我所知道的最遥远的时代，他们从没有义务对任何人纳贡，只是在国王米诺斯需要的时候，供给他的船只以乘务人员。因此，既然米诺斯是一个征服了许多土地并且是一个在战争中经常取得战功的国王，卡里亚人在他的统治时代，是远比其他一切民族要著名的民族。他们还发明了三样东西，而希腊人就从他们这里学会了使用这三样东西；他们首先懂得把羽冠套到头盔上面，他们把纹章加到盾牌上面，他们还发明把把手加到盾牌上面去。原来在这以前的时候，盾牌是没有把手的，持盾的人只得用一条度带，再把它套在脖颈上从左肩的地方挂下来。在米诺斯之后很长一个时候，卡里亚人被伊奥尼亚人和多里斯人逐出了海岛，于是便定居在大陆上了。上面是克里地人关于卡里亚人的说法，但是卡里亚人本身却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认为他们向来就住在大陆上他们现在所住的地方，而已他们也从来没有过和他们现在不同的名字。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指出了美拉撒地方十里亚·宙斯的一座古老的神殿；美西亚人和吕底亚人是卡里亚人的同胞民族，故而有权利进入这座神殿，因为他们说吕多斯和缪索斯是卡尔的兄弟；但是属于其他民族的人们，虽然他们也使用卡里亚的语言，却是不许进入这座神殿的。

(172)卡乌诺斯人在我看来乃是当地的土著，但是他们自己却说是从克里地来的。就语言而论，是卡乌诺斯人的语言和卡里亚人的语言相似，还是卡里亚人的语言和卡乌诺斯人的语言相似，这一点我不能确实断定。然而在风俗习惯上面，他们和卡里亚人相差很远，而且是和所有其他的人相差都很远。他们认为不分男女老幼，只要他们是好友或年龄相当而集会起来饮宴，这便是人生最快意的事情。他们先前是对某些外国的神也崇拜的，但有一次不知怎的他们却改变了主意，(只崇拜他们自己祖先的神了)。于是全体壮年的卡

乌诺斯男子便武装起来开到了和卡林达人接壤的地方；他们用枪向空中刺，这样，他们说，就把外国的神给赶出去了。

(173)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吕奇亚人从古以来便是出身克里地的(因为这个岛在先前完全是异邦人住着的)。欧罗巴的两个儿子撒尔佩东和米诺斯二人为了王位而在克里地展开了斗争，米诺斯的一派在相互的倾轧中占了优势，于是他便把撒尔佩东和他的一党给放逐出去了。被放逐的人们渡海到亚细亚去，在米律阿斯的地方登了陆。米律阿斯是吕奇亚人今天所住的地方的古名：今天的米津阿斯人在那时则被称为索律摩伊人，在撒尔佩东统治他们的时候，他的一派仍旧保留着他们从克里地那里带过来的名字而叫做铁尔米莱人，而吕奇亚人直到今天还是被他们邻近的人这样称呼的。但是被自己的兄弟埃盖扁斯从雅典驱出的吕科斯，那潘迪昂的儿子，在这些铁尔米莱人的土地上撒尔佩东的地方找到托庇场所之后，他们便渐渐地由于吕科斯的缘故而被称为吕奇亚人了。他们的风俗习惯，一部分是克里地人的，一部分是卡里亚人的，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和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相同的风俗。那就是：他们不是从父方，而是从母方取得自己的名字。如果旁边一个人问一个吕奇亚人他是谁的话，他就会说他是自己的母亲某某人的儿子，这样接着母系推上去。而且，即使一个有充分公民权的自由妇女和一个奴隶结婚的话，他们的孩子也还是有充分公民权的。但如果一个有充分公民权的自由男子和一个异邦妇女结婚或者是与一个异邦的妾同居的话，即使他是国内的首要人物，他们的孩子也是没有任何公民权的。

(174)可是，卡里亚人在这些民族中间，直到被哈尔帕哥斯征服的时候，并没有做出任何突出的业绩来。而居住在卡里亚的其他希腊人也没有做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在他们中间有克尼多斯人，这些人是从斯已达来的移民，他们占居着临海的一块叫做特里欧庇昂的地岬。这个地方和布巴索斯半岛相接；而且除了一小部分的领土之外，全部克尼多斯都是给海包围起来的(在北面是凯拉摩斯海，在南面则是叙美岛和罗德斯岛方面的海域)。因而正当哈尔帕哥斯征服伊奥尼亚的时候，克尼多斯人为了把自己的领土变成一个岛，就打算通过这一小块两海之间竟度大约有五斯塔迪昂的地方掘一道沟。这样，他们便使他们的全部领土划到地岬这面来了，因为克尼多斯的领地和大陆之间的界限就正是在他们所掘的那个地岬上面的。许多的克尼多斯人参加了这项工作。可是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们受伤的数目多于平时而且受伤的方式也很奇怪，那就是给石头崩坏了眼睛的人特别多。于是克尼多斯人便派入到戴尔波伊去请示，是什么阻碍他们这样做。他们自己说，他们从佩提亚那里得到了用三步格的诗宣托出来的如下的回答：

既不要给地峡修墙，也不要给它掘沟；

如果宙斯愿意的话，他早就会使它成岛屿了。

因此克尼多斯人便停止掘沟，而当哈尔帕哥斯率领大军前来的时候，他们便丝毫不加抵抗地投降他了。

(175)在哈利卡尔那索斯的上方离海岸更远的地方，住着佩达撒人。每当这个民族本身或是他们的邻人要遭遇到不幸的事件的时候，雅典娜神的女司祭就会长出一大把胡须来。他们曾三次遇到这样的朕兆。在卡里亚一带的全体居民中，只有他们对哈尔帕哥斯还作了暂时的抵抗，他们在一个名为里戴的山上构筑堡垒加以坚守，给波斯人增添了极大的烦恼。

(176)但是，久而入之佩达撒人的要塞修于也不得不投降了。而当哈尔帕

哥斯率领大军进入克桑托斯平原的时候，那里的吕奇亚人便出来在平原上与他交锋；虽然双方的人力众寡悬殊，但他们还是进行了非常英勇的战斗并立下了不少战勋。等到他们终于支持不住而不得不退入城内的时候，他们便把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的全部财物和他们的奴仆全都集中到卫城之内，然后将卫地点起了火把它全部烧光了。在这之后，他们便相互立下了凄厉的洪誓大愿，而全部冲出了城出击敌人，结果他们就一个不剩地战死在疆场之上了。今天自称为克桑托斯人的那些吕奇亚人大半都是从国外移居来的，只有八十一个家族是例外，因为他们正巧那时不在国内，故而他们残存下来了。哈尔帕哥斯便这样地取得了克桑托斯，卡岛诺斯大概也以同样的方式落到他的手里；因为卡乌诺斯人大体上是追随了吕奇亚人的榜样的。

(177)正当哈尔帕哥斯这样地蹂躏着亚细亚下方的时候，居鲁士本人在亚细亚上方把一切民族也都一个不留地给征服了。关于这些征服，大部分我将要略过去，只谈曾使居鲁士遇到最大困难和最值得一迹的那些次征服。

(178)在居鲁士把大陆上所有其他民族收归自己的掌握之后，他便向亚述进军了。亚述拥有其他许多大城市；其中最有名、最强大的是巴比伦；在尼诺斯被毁以后，首府便迁移到已比偷去了。下面我就要叙述一下巴比伦这座城市的情况。这座城市位于一个大平原之上，形状是正方形的，每一面有一百二十斯塔迪昂长，因此它的周围就一共是四百八十斯塔迪昂了。这座城市的幅员有这般大，而它的气派也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城市所难以相比的。首先，它的四周有一道既宽且深的护城河，河里满都是水，在护城河的后面则又是一道厚达五十王家佩巨斯，高达二百佩巨斯的城墙。王家佩巨斯比一般的佩巨斯要宽三个手指。

(179)此外，在这里我必须提一提从护城河里掘出来的土有什么用项，还要说一说城墙是怎样修筑起来的。在他们从护城河里把土掘出之后，他们立即把它做成了大砖，而在大砖的数量够得用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砖放到窑里去烧。随后他们便着手建筑：起初是用砖砌筑护城河的河岸，然后用同样的方式修造城墙本身，他们把烧热的沥青当混凝土使用，并在每隔三十层砖的地方加上一层虚草编成的席子。在上面，沿着城墙的两边，他们修筑了互相对峙的单间的房屋，在这中间刚可以跑得开一辆四匹马的战车。四面的城墙总共有百座城门，它们全都是青铜的，即使是柱与楣也不例外。工程中所用的沥青是从离巴比伦有八天路程的伊斯城运到巴比伦来的，伊斯城旁有一条流入幼发拉底河的小河，它同样被称为伊斯河。在伊斯河的河水里，人们可以取得大量的沥青块，沥青便从那里运来供巴比伦城墙之用。

(180)巴比伦的城墙便是这样修建起来的。有一道河从中间把全城分成两部分：这条河便是幼发拉底河，这是一条又宽又深，而且水流湍急的河流；它发源于阿尔美尼亚，流入红海。城墙在两面都一直修筑到河边：从那里城墙作了个直角的转湾，然后沿着河流的两岸构筑烧制的砖砌成的城壁。城市本身内部多是三层或四层的房屋。它们中间的街道都是笔直的，不仅仅是与河垂直的是如此，其他的也是如此。在每一条这样街道的临河的尽头地方，在河边城壁上都各有一个小门，这些小门也都是青铜制成并且也是面向河水的。

(181)外面的一道城墙是城市的铠甲。但是在内部江有另外的一道城墙，这道城墙此外部的要薄一些，但它的坚固比之外城却毫无逊色。在城市的这两部分的中心，谷青一座要塞。一方面是有坚固和高大的围墙环绕着的王宫，

另一方面则是倍洛斟·宙斯 的圣域，这是一块有青铜门的、二斯塔迪昂见方的禁地；这个地方在目前还存在的。在这个圣域的中央，有一个造得非常坚固，长宽各有一斯塔迪昂的塔，塔上又有第二个塔，第二个塔上又有第三个塔，这样一直到第八个塔。人们必须从外面循着象螺旋线那样地绕过各塔的扶梯走到塔顶的地方去。在一个人走到半途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休息的地方，这里设有座位，而到塔顶上去的人们就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儿休息一下。在最后一重塔上，有一座巨大的圣堂，圣堂内部有一张巨大的、铺设得十分富丽的卧床，卧床旁边还有一张黄金的桌子。但是在那里并没有任何神像，而除了当地的一个妇女之外，也没有任何人在那里过夜；但是，根据担任这个神的司祭的迦勒底人的说法，这个妇女是这个神从全体妇女中选出来的。

(182)他们还说，神常常亲自下临到这座圣堂并在这个床上安歇，但我不相信这件事的。这和埃及人所说的那个故事一样：在他们的底比斯域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而且在那里的底比斯·宙斯的神殿中的确是也有一个妇女睡觉的，但据说不拘是埃及的，还是巴比伦的妇女都决不和男子同床)。这又和吕奇亚的帕塔拉的风俗一样，那里的女司祭每在降神的时候，便是这样做的；不位在那里并不经常有请示神托的事情发生，可是等她要降神的时候，她都是一定要闭在圣堂中过夜的。

(183)在同一巴比伦的神殿的下手，还有另外一座圣堂：在这座圣堂里，安放着宙斯的一座巨大的黄金神像。神像的前面有一张黄金的大桌子，它的宝座和宝座下的足凳也是黄金的。听迦勒底人说，全部黄金的重量是八百塔兰特。神殿之外有两座祭坛，其中一个为黄金的，只有年幼的牺牲才能够在这个祭坛上奉献。另一个则是普通的较大的祭坛，成年的牺牲就在这个祭坛上奉献。迦勒底人还在这个大祭坛上每年奉献一百塔兰特的乳香，用来为这位神举行祝祭。在居鲁士的时代，在这个圣域里仍然还有一座人像，高达十二佩巨斯，而且是纯金的。我本人没有见过这座像，但我这里是照着迦勒底人告诉我的话写的。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曾企图把这座像拿走，但是他不敢这样做。但大流士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把劝他不要移动这座像的司祭杀死并把它拿去了。除去上面我所说的装饰品以外，在这座神殿里还有许多私人的奉献品。

(184)巴比伦城曾经有许多统治者，他们都参与了修造装饰城墙和城内神殿的事业：关于这些人我在亚述史的那一部分里还要提到的。在这当中有两位妇女的统治者。在这两个人中间，前面的那个女王叫做谢米拉米司，她比后面的那个女王要早五代。她在巴比伦附近的平原上修建了相当壮观的堤防，因为在先前，这河流常常氾溢出来把附近一带的平原湮没。

(185)后面的那第二位女王，名字叫做尼托克里司，她比前面的一位女工要明智。在她身后，她不单单是留下了我就要叙述的，她在位时代的纪念物。另一方面，她看到攻略了包括尼尼微在内的大量城池的美地亚人的强大威力和不停的征讨，便尽一切的努力来加强她的帝国的防卫，以免受到强敌的攻击。首先，由于从正中穿过她的城市的幼发拉底河在先前是宜贯巴比伦的，于是她便使河道弯曲，以致这条河竟三次流过亚述的同一个村落，幼发拉底河所流经的这个村落的名字是叫做阿尔代利卡。而直到今天，从我们的海到巴比伦去的人，在他们顺着幼发拉底河向下航行的时候，在三天当中每天都要到达同样的一个村落。她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在幼发拉底河的两岸她还修筑了板高、极厚的堤岸。她在巴比伦上方很远的地方挖了一个人工湖，这个湖离河很近，她总是要掘到有水冒出来的那样的深度，湖的面积也相当大，四周有四百二十斯塔迪昂长。从人工湖挖出来的土便用来在河流的两边筑堤。当挖掘的工程结束的时候，她便把石头运了来，用这些石头把这个人工湖的四周砌筑起来。等到河道变得弯曲而人工湖又掘成这两件工作完成之后，她便达到了她所预想的目的：原来由于河道迂曲，水流便比以前缓慢了，而到巴比伦去的航路也就变得曲折不便了；

指阿波罗神而言。

人们认为阿波罗神只在冬天的六个月里住在那里。

希罗多德所说的“我们的海”，一般指地中海和多岛海。

而且，在这一切之后，还得要绕过人工湖而兜一个大圈子。这全部工程的地点都是在巴比伦的那一方面，也就是有对外的通路，有通向美地亚的最近的道路的那一方面。而女王做这样的打算，也就是不要美地亚人和她的臣民混合到一起，不要美地亚人知道她国内的事情。

(186)正当尼托克里司用挖掘出来的土来保卫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她又想到了一件工程，当然，这只不过是上面所说的两件工程的附属工程而已。这个城原来是被河流从正中分成两部分的。在先前的国王当政时，如果有人要从这一半到另一半去的时候，他是必更乘船的。这在我来看，当然是件麻烦的事情。因此，在尼托克里司挖掘人工湖的时候，她便想到把它用来立刻消灭这种不方便的情况并使她能够在她统治巴比伦的时候留下另一项纪念物。她下令削切巨大的石块，而当她所需要的石块切好之后，人工湖也挖好了，于是她便把幼发拉底河造引导到挖好的人工湖处去。人工湖满了，原来的河道也干涸了。于是她便着手首先把城内河流的两岸用烧好的砖砌起来，又把河门前面引到河边的那些坡形的码头也砌上了砖，就和筑城砌砖的时候完全一样。在这之后，她使用已经掘出的石村，大约在城市正中的地方，修筑了一个石桥，石桥用的石块则是用铁和铅接合到一起的。在白天的时候，在桥座和桥座之间，放上方形的木块，以便使居民过河，在夜间，木块便撤了下去，好不叫人们在黑暗中过来过去相互间进行偷盗的事情。当河水灌满了人工湖而石桥也竣工的时候，尼托克里司便使幼发拉底河还归它的旧道；这样一来，变成了湖泊的那块挖掘的凹地既然已达成了她原定的目的，同时又因造桥而使居民得到了便利。

(187)此外，同一位女工又想出了这样的一个诡计。她在该城的往来最频繁的城门的上方修造了她自己的陵墓，陵墓的所在地点是很高的，上面刻着下列的铭文：“今后的任何一位巴比伦的国王，如果他需要金钱的话，他可以打开这个陵墓而得到随心所欲的金钱。但除非他真正需要金钱，他不要打开这个陵墓，否则他自己便会吃亏”。直到大流士在这里当政的时候，这个陵墓从来没有人动过。然而在大流士看来，他不能利用这个城门，一笔钱闲置在那里不用，上面的铭文引诱着他去取，可是他又不去触动它，这实在是一件奇妙不可理解的事情。现在他不能使用这个门，是因为如果他通过这个门，死尸就势必在他的头上面了。于是他便打开了陵墓，但发现里面并没有金钱，只有死者的尸体和写着的一行字：“如果对于金钱你不是贪得无厌，而在取得金钱时又不是不择任何手段的话，你是不会打开死者的棺材的”。据传说，女王就是这样的一个妇人。

(188)而居鲁士出征的目标便是尼托克里司的儿子，他和他的父亲拉比奈托斯同名并且是亚述的元首。大王在出兵作战的时候，总是带着在国内充分准备好的粮食和畜类。此外，他还带着专供波斯国王饮用的水，这水是从流经苏撒的科阿斯佩斯河中汲取来的，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去，总有一批骡马拉着的四轮车跟随着；上面载运着贮藏于银坛里面的、煮沸了备用的科阿斯佩斯河的河水，也便跟着他到这里那里去。

(189)在走向巴比伦的道路上，居鲁士到达了金德斯河的河畔，这条河发源于玛提耶涅山，流经达尔达尼亚人居住的地区而流入底格里斯河。而底格里斯河在接受了金德斯河的河水之后，便流经欧匹斯城而注入了红海。当居鲁士试图渡过这条只有用船才能渡过的河流时，在随他出征的白色的圣马中，有一匹非常鲁莽地冲到河里去打算涉水而过，但是这匹马被水流卷住冲

跑，因此给淹死在河里了。对于这条河流的暴虐无礼，居鲁士感到十分愤怒：他威吓说他将要打垮这条河流的威力，而使甚至妇女都能够不湿到自己的膝盖而容易地渡过去。这样地进行威吓之后，他便停止了他对巴比伦的进军而把他的军队分成两部分，随后，他用绳从金德斯河的两岸向四面八方各量出了一百八十道壕沟的线记。他下令他的军队在两岸接着线记进行挖掘。由于人手众多，他购威吓的话实现了；但是，这样他们却把整整一个夏季的时光费在这件事上面了。

(190)这样，居鲁士便用挖掘了三百六十道泄水壕沟的办法对金德斯河进行了报复，到第二年的春天一经到来的时候，他又向巴比伦进军了。巴比伦人在城外列阵，等候着他的到来。到他来到离城不远的地方，双方打了一仗，在这一仗中，巴比伦人被波斯国王战败而退守到城内去了。过去当他们看到居鲁士把一个个民族相继征服，并相信他决不会就此罢休而最后将轮到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便准备了可供多年食用的粮食以备一旦被围攻时之需。因此他们便把自己关在城内，丝毫不把居鲁士的围攻放到心上了。时光这样一天天地过着，但是围攻毫无进展可言，居鲁士于是不知以后怎样办了。

(190)不知道是有人在他感到无计可施的时候向他献策，还是他自己想出了办法，他采取了下列的步骤。他使他的军队留驻在河流流进城年的那个地方，使另一部分军队督驻在城市背面河流从城市流出的地方，并且命令他的军队，在看到幼发拉底河的河道可以徒步涉水的时候，立刻顺着河道攻入城内。这样安排停妥，并发出了这个命令之后，他自己便率领着他的军队中不能作战的邓一部分撤退，到尼托克里司为幼发拉底河挖掘的人工湖那里去，在那里他做了和巴比伦女王尼托克里司先前所做的完全同样的事情。他用一道壕沟把幼发拉底河疏导到当时已变成一片沼泽地的人工湖里去，结果河水竟落到河道可以涉水而渡的程度。于是留驻在巴比伦城何边准备进攻的军队，便从幼发拉底河的河道进入了这座城市，那时河水已落到大约相当到大腿的一半高的地方。如果巴比伦人预先知道这件事，或者如果巴比伦人注意到居鲁士这种行动的意图的话，他们本来可以把波斯人放进城来然后再使对方遭到极为悲惨的结局；因为他们可以把临河的城门全部关闭，自己登上沿河的两道城墙，这样他们便可以居高临下利用十分有利的地位把敌人一网打尽。可是实际上，波斯人竟完全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巴比伦城的居民说，由于城区的面积广大，城区靠外边的居足被俘虏了，城区中部的居民根本还不晓得这件事情（由于那时他们正在举行祝祭），而还在继续尽情地跳舞、寻欢作乐：直到最后，他们才确切地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巴比伦第一次被攻克的情况便是这样了。

(192)我可从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巴比伦人的富强，在这许多证据当中，下面的一点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在大王所统治的全部领土，除了缴纳固定的贡物之外，还被分划成若干地区以便在每年的不同时期供应大王和他的军队以粮食。但是在一年的十二个月当中，巴比伦地方供应四个月，亚细亚的所有其他地方供应另外八个月。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就富足的一点而论，亚述是相当全亚细亚的三分之一的。在所有波斯太守的政府，即波斯人自称的隆特阿中间，这地方的政府比其他地方的政府要大得多。当阿尔塔巴佐斯儿子将里坦塔伊克美斯奉国主之命统治这个地方时，他每天的收入有整整一阿尔塔贝的白银（阿尔塔只是一种波斯的容量单位，它比一阿提卡·美狄姆藉斯江要多三阿提卡·种伊尼库斯）。在他私人的焉廐里，除去军马之外，还有

八百头种马和一万六千头牧马，即每二十头牧马有一头种马。此外他江拥有这样多的印度犬，以致平原上的四个大村庄，由于供应这些印度犬的食物，而被豁免了一切贡税。巴比伦的统治者就是这样富有的。

(193)然而，亚述的雨量很小；这些雨水只够滋养谷物的根部。可是要谷物成熟和结穗却要靠河水来灌溉了。和埃及不同，河水并不是自己汨溢到种植谷物的田地上去，而人们是要用手或是用高架吊水瓮把水浇到田地上去。巴比伦的全境，和埃及一样，它到处是水渠纵横交错的。向着冬天日出的那个方向流去的那条最大的水渠是可以行船的，它把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引到另一条称为底格里斯的河里面去，而尼诺斯这个城市就是临着底格里斯河的。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国土当中，这个地方的土地比其他地方要肥沃得多，在它上面生长的戴美特尔女神的谷物也断然是最好的。诚然，那地方看不出可以种植无花果、橄榄、葡萄或任何其他树木，但是谷物都是生产得这样的丰富，一般竟达种子的二百倍，而在收成最好的时候，可达三百倍。那里小麦和大麦的叶子常常有四个手指那样宽。至于小米和芝麻，虽然我自己知道的很清楚，我也不必说它们长得有多大多高了，因为我很清楚，我写的关于巴比伦的谷物的丰足情况，对于没有亲身到过这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很难相信的。他们使用的油只有芝麻油而不用别的油。在那里的全部平原上，生长着大量的枣椰子树，其中的大部分都长果子，而人们就可以用这些果子来制造面包，制造酒、蜜，他们培育这种树和培育无花果树一样，特别是在这方面，即当地的人们把希腊人所说的雄椰子的果实系到枣椰子树的树枝上面，这样没食子蜂就会钻到果实里面去。使它俩成熟并使它们的果实下会掉下来。原来雄椰子完全和未熟的野生无花果一样，是有没食子蜂宿在它们的果窠里面的。

(194)现在我就要说一下除了城市本身之外，在那个地方最使我感到惊异的东西是什么了。沿河下行通往巴比伦的船都是圆形的，而且都是用皮革做的。他们用在亚述上方阿尔美尼亚人居住的地方割取下来的柳枝制作船的肋骨，而在外面再蒙上一层皮革，这样便造成了船体：这种船既不把船尾弄宽，也不把船头弄窄。因而它是圆圆的和盾牌一样。然后这船便全部塞满干草，再放上运送的货物，这样就叫它们顺流而下了。运载的货物主要是酒，酒是装在用棕榈木所造成的酒桶里。这种船有两个人站在上面操纵着，这两个人各拿着一个桨，一个人向前，一个人向后划水。船的大小各不相等，有的非常大，有的小；最大的上面可以装运五千培兰特重的货物，每只船上都有一个活炉，大一点的船上炉的数目还要多一些。当它们下行到达巴比伦的时候，船上的货物便卸下来，然后人们把船给拆开，卖掉船的骨架和里面装的干草，再把皮革打点在马背上，迈回阿尔美尼亚去。由于河中的水流甚速，想叫船溯流而上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就不用木材而用皮革来造船。等他们赶着他们炉子返回阿尔美尼亚之后，他们便用同样的办法为下一次的航行而造其他的船。

(195)他们的船就是这个样子。巴比伦人穿的衣服是一种长到脚那里的麻

这里的印度犬所指的当然是猎犬。

这种高架吊水瓮在今天的尼罗河畔还可以看到。一个直立的杆子上有另一个可川旋转的横放的杆子，横杆的一端系着水桶。

即我国北方所说的香油。

布内衣，在这件内衣外面置着另一件羊毛的内衣，在这外面他们又罩上一件白色的外衣。他们脚上穿的鞋是他们国家所特有的一种样子，和贝奥提亚人的鞋差不多。他们都留着长头发，头上裹着头巾，全身都涂香料。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印章和一个雕制的手杖，杖头刻成一个苹果、一朵玫瑰、一朵百合、一只鹰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的习惯是每只手杖上必须要有一种装饰。这便是他们身上穿戴的东西了。下面我就要说一说他们的风俗习惯。

(196)在这些风俗习惯当中，在我来判断，下面的一种是最聪明的，听说伊里利亚的埃涅托伊人(后世的威尼斯人——译者)也有这样的习惯。这就是：每年在每个村落里都有一次，所有到达结婚年龄的女孩子都被集合到一处；男子则在她们的外面站成一个圆圈。然后一个拍卖人一个个地把这些女孩子叫出来，再把她们出卖。他是从最美丽的那个女孩子开始的。当他把这个女孩子卖了不小的一笔款子之后，他便出卖那第二美丽的女孩子。所有这些女孩子都出卖为正式的妻子。巴比伦人当中有钱想结婚的，便相互竞争以求得到最美丽的姑娘，但是一般的平足想求偶的，他们不大在乎美丽，便娶那些长得不漂亮可是带着钱的姑娘，因为习惯上是当拍卖人把所有最美丽的姑娘卖完之后，他便把那最丑的姑娘叫出来，或是把其中也许会有的一个跛腿的姑娘叫出来，把她向男子们介绍，问他们之中谁肯为了最小额的奁金而娶她。而那甘愿取得最小额奁金的人便娶了这个姑娘，出售美丽的姑娘的钱用来偿付丑姑娘的这笔奁金。这样一来，美丽的姑娘便负担了丑姑娘或是跛腿姑娘的奁金。谁也不允许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所喜欢的男子，任何人如果不真正保证把他买到的姑娘当作自己的妻子，他是不能把她带走的。然而，如果发现他们二人不同意的话，则规定要把付出的钱退回。如果愿意的话，人们甚至可以从别的村落到这里来买姑娘。这乃是他们的风俗中最好的，但现在这个风俗已经废禁了。[为了使妇女不致受到虐待并使她们不致给带到别的城市去](括弧是施泰因加的，因为他以为里面的话和下面的意思不大衔接——译者)，最近他们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来；由于巴比伦之被征服便他们受到主人的虐待而家庭也趋于没落，所有贫穷的平民便叫他们的女儿经营丑业了。

(197)除去我刚才所称赞的那个风俗之外，下面一个在我看来要算是他们的风俗中最贤明的了。他们没有医生，然而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这个病人便被带到市场上去；这样，曾经和病人得过同样病的，或是看过别人得过同样病的那些行人便来到病人面前，慰问他和告诉他治疗的办法，他们把或是曾经治好了自己的病或是他们知道治好别人的病的办法推荐抬他。谁也不许一言不发地从病人身旁走过，而不去问他所得的是怎样的病。(198)他们是先把死者浸在蜂蜜里然后再埋葬的。他们的葬仪和埃及人的葬仪相似。当一个巴比伦人和他的妻子交媾了以后，他们两个人便焚香对坐，到天明的时候，他们便沐浴。在他们沐浴之前，他们是不用手接触任何器皿的。阿拉伯人的作法也和这一样。

(199)巴比伦人有一个最丑恶可耻的习惯，这就是生在那里的每一个妇女在她的一生之中必须有一次到阿普洛狄铁的神殿的圣域内去坐在那里，并在那里和一个不相识的男子交媾。许多有钱的妇女，她们自视身分高贵而不屑于和其他妇女混在一起，便乘坐着双马拉的带围帘的马车到神殿去，她们

身后还要跟着一大群仆从。但是大多数的妇女是坐在神殿的域内，头上戴着妞帽；这里总是有大群来来往往的妇女，在妇女中间，四面八方都有用绳子拦出来的通路，而不相识的人们便沿着这些通路行走来作他们的选择。一经选好了位子的妇女在一个不相识的人把一只银币抛向她的膝头并和她在神殿外面交媾之前，她是不能离开自己的位子的。但是当他抛钱的时候，他要说这样的话：“我以米利塔女神的名子来为你祝福”，因为亚述人是把阿普洛狄铁叫做米利塔的。银币的大小多少并无关系，妇女对这件事是不能拒绝的，否则便违犯了神的律条，因为一旦用这样的方式抛出去的钱币便是神圣的了，当他和她交媾完毕，因而在女神面前完成了任务以后，她便回家去；从这个时候开始，不拘你再出多少钱，便再也不能得到她了。因此，那些硕长的美貌妇女很快便可以回去，但是那些丑陋的必须要等很长的一个时候才能够履行神圣的规定，有些人不得不在神殿的圣域内等上三、四年。在赛浦路斯的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到和这相似的风俗。

(200)一般说来，巴比伦人的风俗就是这样。此外，他们中间有三个部落的人除了鱼类以外是不吃任何东西的。他们打得鱼之后，把它们放在阳光之下晒干：在这之后，他们又把干鱼放到石臼里用杵捣碎，再用麻布筛过。于是按嗜好的不同，有的人用这种东西做成鱼糕吃，有的人刚把它们做成面包那样的东西。

(201)当居鲁士把巴比伦人这个民族也征服了之后，他就想把玛撒该塔伊人也收归自己的统治之下。而玛撒该塔伊人据说是一个勇武善战的强大民族，他们住在东边日出的方面，住在阿拉克赛斯河对岸和伊赛多涅斯人相对的地方。有一些人说他们是斯奇提亚的一个民族。

(202)这个阿拉克赛斯河，有人说它比伊斯特(即多瑙河——译者)大，有人说它比伊斯特河小。在这个河上面有许多据说和列斯波司岛同样大的岛。这些岛上的居民在夏天是吃各种根类植物为活，这都是他们从地里掘出来的。但是在适当的季节他们把从树上摘下的熟果子储集起来以备冬天时食用。除去他们采集过冬果子的树木之外，据说他们还有一种结极特殊的果实的树木。当他们在一起集会的时候，他们便把这样的一些果实抛到他们所围坐的火堆上面去，而他们闻到在果实烧着时所发出的烟雾的香味，便立刻陶醉了，就和酒对希腊人所发生的作用一样。他们把更多的果子抛到火上去，他们也就变得更加陶醉，以致他们到最后竟站起来开始舞蹈和歌唱。关于这个民族的生活情况我所听到的便是这些。阿拉克赛斯河和被居鲁士泄到三百六十条壕沟里面去的金德斯河一样，也是发源于玛提耶涅人所居住的土地的，它有四十个河口，在这四十个河口中间，除去一个河口之外，都流入沼泽地带。据说居住在这些沼泽地上的人们是以生鱼为活的，他们通常穿的衣服据说是海豹皮制成的。这条河所剩下的另一个河口则是以清清楚楚通行无阻的一个河道流入里海的。里海是与其他的海不相通的、独立的海。不拘是希腊人往来航行的海，还是在被称为阿特兰提斯的、海拉克列斯之柱之外的海，还是红海，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海。

(203)但里海却是一个孤立的海。它的长度如乘棱船要航行十五日，在它最宽的地方则要走八日。在它的西岸是众山中最高大、最广阔的高加索山脉。山中居住的部落很多而且是各种各样的，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是完全靠着吃野生森林中的果子过活的。在这些森林中据说有一种树，居民把它的树叶捣碎和水之后，便把它用来当作颜料，而他们使用这种颜料把各种图样染到

衣服上去。这样染上去的图样是绝对洗不下来的，它仿佛是从一开头便给织到毛布里面去的，颜色的寿命和衣服的料子一样长久。这些人据说和家畜一样，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性交的。

(204)我说过，这个被称为卡斯披亚海(即里海——译者)的海，它的西方是高加索山脉。在它的东面日出的地方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这一广阔的平原的大部分属于居鲁士现在很想征讨的玛撒该塔伊人。许多有力的动机使他感到非这样做不可，鼓励他这样做；首先是他的出生，他认为这件事似乎可以证明他并非凡人，其次是他在先前历次战争中的好运气，在那些战争中，他总是发现，不拘是他出征哪个国家，那个国家的人民就一定逃不出他的掌握。

(205)这时 玛撒该塔伊人的统治者是一个在丈夫去世之后即位的女王托米丽司。居鲁士派遣使节到她那里去，指示他们假装表示代他向她求婚，就是说想娶她为妻。但托米丽司知道他所要的不是她本人，而是玛撒该塔伊人的王国，于是便不许他们的任何人前来见她。居鲁士看到他的诡计未能得逞，便把大军开抵阿拉克赛斯河，公开地表示出进攻玛撒该塔伊人的意图。他着手在河上架桥，以便使他的军队开过去，并在渡河用的浮桥上修筑舫楼。

(206)但是正当居鲁士这样做的时候，托米丽司派了一名使者到他这里来，说：“美地亚人的国王啊，不要忙着干你打算干的这件事吧，因为你不能知道你干的这件事会不会对你真有好处。请满足于和平地治理你自己的王国并容忍我们治理我们所统治的人们吧。可是我知道，你必不肯听从这个忠告，因为你是最不喜欢安静无事地呆着的。那末，如果你非常想与玛撒该塔伊人兵戎相见的话，你现在就不要再费事去架桥了。请容许我们从阿拉克赛斯河向后退三日的路程，然后你再率领军队渡河到我们国里来；否则，如果你愿意在你的河岸那边与我们作战的话，那你们也请退同样日程的道路吧”。居鲁士听到这个建议之后，便把波斯人的领袖人物召集起来并把这件事通知他们，要他们告诉他，他应当采取怎样的对策。所有的人都赞同要托米丽司渡河过来，在波斯的土地上对她作战。

(207)然而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却不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他便起来表示了与它相反的意见，他说：“哦，国王啊，我在以前便向你说过，既然宙斯大神把我交到你的手里，那我将要尽我力之所及使你避免我所看到的逼临在王家之上的任何凶险之事。我自己身受的非常痛苦的灾祸已经使我得到了很大的教训。如果你自以为你并非凡人而你的军队又是天兵天将的话，那你毫无疑问可以不把我的忠告放到眼里。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凡人，而你所统治的也还是凡人的时候，那末首先便要记住，人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在车轴上面的，车轴的转动是决不容许一个人永远幸福的。现在，谈到目前的这件事情，我的意见是你的其他顾问的看法相反的。因为倘若你同意你的敌人进入你的国土，那你要冒着多大的危险！如果你打了败仗的话，那你的帝国也就完了。可以肯定，如果玛撒该塔伊人战胜的话，他们不会撤回本国，而是要向你的帝国的所有的地区进军。如果是你得到胜利的话，那末你的战果就不会象你渡河作战时的战果那样大，因为到那边之后，你是可以乘胜直追的。当然，如果你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把你打败的话，他们会因你的损失而同样取得巨大战果的。如果在河的对岸你把托米丽司的军队打垮，那你立刻便可以冲击她的帝国的要害了。而且，且不说我方才所讲的那些，如果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向一个妇人屈服并从她的领土之上退下来，

那实在是一件不能容忍的可耻的事情。因此，按照我的意思，我们渡河并向前一直推进到他们所退的地方，然后设法用这样的办法来制服他们。我听人家说，玛撒该塔伊人对于波斯人生活上使用的好东西都没有见过，他们也从来没有尝过人间的至美之味。因此，让我们在自己的营地里给他们准备盛宴，你可以慷慨地切大量的羊肉来烹饪，同时许多酒杯里斟上醇酒以及放上各种各样的菜肴。然后，把我们最不行的那部分军队留下，而我们退回河岸。除非是我的判断弄错，他们看到摆出好的东西，他们是会忘掉一切而尽情在那里饮宴的。那时我们便可以成就伟大功业了”。

(208)居鲁士看到他面前摆着的这两个相反的计划之后，便放弃了他先前的想法而愿意采取克洛伊索斯向他建议的那个计划，于是他便回答托米丽司，要她向后撤退而他本人渡河作战。托米丽司按她先前所构定的向后撤退了。于是他便把想使之继承他自己的王位的、他的儿子刚比西斯托付给克洛伊索斯，严厉地命令刚比西斯尊敬和厚待克洛伊索斯，如果他渡河攻打玛撒该塔伊人失败的话。

在他发出了这样的命令并把他们二人送回波斯之后，就率领大军渡河了。

(209)当他在渡河之后的第一夜，睡在玛撒该塔伊人的土地之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好象看见叙司塔司佩斯的长子在肩头上生长了翅膀，一只翅膀遮住了亚细亚，另一只翅膀遮住了欧罗巴。然而属于阿凯美涅斯家族的阿尔撒美斯的儿子叙司塔司佩斯。

他的长子大流士那时也不过是二十岁上下的样子；由于还不到上阵的年龄，他给留在后方的波斯了。当居鲁士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他把梦中的情况回想了一下，觉得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因此，他便派人把叙司塔司佩斯召了来，私下里向他说：“叙司塔司佩斯，我发现你的儿子正在阴谋推翻我和夺取我的王位。我将要告诉你我是怎样地确实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诸神都在警卫着我的安全，因此如有任何危险，他们都会预先告诉给我的。既然是如此，故而我昨夜在睡着的时候，梦见了你的长子在肩头上长了翅膀，一只翅膀遮住了亚细亚，另一只翅膀遮住了欧罗巴。从这一点我可以确定，毫无疑问，他是正在对我发动阴谋了。因此你要尽快地回到波斯去，并且一定要在我征服了玛撒该塔伊人之后回来的时候，设法把你的儿子带到我的面前来，我好讯问他这件事情”。

(210)居鲁士这样讲，是因为他相信大流士正在阴谋反对他。但是他把神警告他的这个梦的真正含意理解错了，神的意思是告诉他，他本人将要死在他所在的那个地方，而王国最后将要由大流士来继承。叙司塔司佩斯是这样回答居鲁士的：“王啊，上天是不准任何活着的波斯人对你有什么阴谋的。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么就让他尽快地死掉吧。因为是你使被人奴役的波斯人变成了自由的人，是你使臣服于别人的波斯人变成了统治一切的人。如果有一个梦告诉你我的儿子正在阴谋反对你的话，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任凭你来处理好了”。叙司塔司佩斯这样回答了居鲁士之后，便再一次渡过阿拉克赛斯河，赶忙回到波斯，为居鲁士把他的儿子大流士给监视起来了。

(211)这时，居鲁士从阿拉克赛斯河的河岸已经走了一日的路程，他按照克洛伊索斯的意见做了。他把他的军队中最无用的那一部分留在营地之上，而带着自己的精锐部队返回阿拉克赛斯河。但不久之后，玛撒该塔伊人的一支相当于他们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一的部队，前来进攻给居鲁士留下的那部分

军队，并在后青抵抗的时候把他们全都杀死了。而当这些人在歼灭了敌人之后看到了准备好的盛宴时，便坐下开始饮宴起来。当他们吃饱喝足了的时候，他们就睡着了。于是居鲁士所率领的波斯人便来到这里，杀死了他们许多人并俘虏了更多的人，其中就有统帅玛撒该塔伊人的斯帕尔伽彼赛斯，他是女王托米丽司的儿子。

(212)当托米丽司听到她的儿子和她的军队的遭遇时，她便派了一名使者到居鲁士那里去，对他说：“嗜血无厌的居鲁士啊，不要因为你做了这样一件事而得意起来吧：葡萄做的酒这种东西你们喝了就会失去理智，这种酒到了你们的肚子里面去，又会使恶言恶语涌出你们的口；而你们正是用这种毒物陷害他，而不是在公开的堂堂正正的战争中打败他：这样看来，这对你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所以现在听我的忠告并相信这对你乃是良言，把我的儿子送还给我并且可以不受惩罚地离开这块国土，你已经蹂躏了玛撒该塔伊人的军队的三分之一，这也就差不多了。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我凭看玛撒该塔伊人的主人太阳起誓，不管你多么嗜血如渴，我也会叫你把血喝饱了的”。

(213)居鲁士根本就没有把她的这话放到心上，不过托米丽司女王的儿子斯帕尔伽彼赛斯在醉后醒来时，知道自己身处于悲惨之境，便请求居鲁士给他解开绑绳。绳子是解开了，但是在斯帕尔伽彼赛斯的双手刚刚得到自由的时候，他便自刎而死了。

(214)他便这样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托米丽司知道了她的意见未被接受，便把国内的全部军队纠合起来和居鲁士交锋。这一场战争，根据我的判断，在夷人（即非希腊人——译者）所曾进行的一切战争当中，确实可以说是最激烈的一次了。而且，实际上我也听到了战争当时的情况。原来，据说在一开头的时候，他们双方在对峙的情况之下相互射箭，很快地在他们的箭全都射完的时候，他们便相互猛冲上来用枪、剑之类的武器进行了殊死的厮杀。据说，他们便这样地厮杀了很长的一个时候，哪一方面都不想退却。结果是玛撒该塔伊人取得了胜利。波斯的军队大部分都死在那里，而居鲁士本人也在统治了二十九年之后在这一场战争中战死了。托米丽司用革囊盛满了人血，然后便在波斯阵亡者的尸体中间寻找居鲁士的尸体。她找到了他的尸体，就把他的首级割下来放到她那只盛血的革囊里去，而且在蹂躏居鲁士的尸体时，她说：“我现在还活着，而且在战斗中打败了你，可是由于你用计把我的儿子俘虏了去，则战败的勿宁说是我了。然而我仍然想实现我威吓过你的话，把你的头用血泡起来，让你饮个痛快吧”。关于居鲁士的死的传说的确是有很多的，但我只叙述了上面的一种，因为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最可信的。

(215)玛撒该塔伊人穿着和斯奇提亚人相同的衣服，又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他们拥有骑兵和步兵（二者是分开的），此外还有弓兵和枪兵，更有使用战斧的习惯。他们在一切的物品上都使用黄金和青铜，所有他们的枪头、箭头或战斧一类的东西全部用青铜制造，所有装饰在头部、腰带、胸甲上面的东西则都是黄金制造的。同样，他们给马的胸部戴上青铜的胸甲；马勒、马衔和甄甲的则是使用黄金的。他们那里有大量的黄金和青铜，但铁和银都没有，因此他们从来不使用铁和银。

(216)至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则他们是每人娶一个妻子，不过他们的妻子却是随便和别人交媾的。原来希腊人认为是斯奇提亚人做的事情，实际上不是斯奇提亚人，而是玛撒该塔伊人做的：玛撒该塔伊男子感到有性交需要时

在妇女乘坐的车前挂上一个箭袋，他就可只不怕任何人在中间干涉而任所欲为了。对于年龄，他们当然是不会有什么限制的；但是，如果有年纪非常大的人的话，则他的族人便全部集合到他这里来把他杀死，并且墩他的肉用来大张饮宴。在这之外，家畜当然也是要和他一同被屠杀的。他们认为这乃是死者的最高的幸福；如果一个人病死，因此没有被人吃掉并给埋到土里，也就是没有一直活到被杀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不幸的事情。他们不播种任何种子，而以家畜与鱼类为活，因为在阿拉克赛斯河里，鱼是非常多的。他们饮用牛乳。他们在诸神中间只崇拜太阳，他们献给太阳的牺牲是马。他们把马作牺牲来奉献的理由是：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间最快的太阳。

第二卷

(1)居鲁士死后，帕尔那斯佩斯的女儿卡桑达涅和居鲁士之间所生的儿子刚比西斯便继承了王位。卡桑达涅是在他的丈夫居鲁士之先死去的，居鲁士曾因她的死深为哀悼，并通告在他所统治下的一切人都为她服丧。这个妇女和居鲁士所生的孩子刚比西斯把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看成是从父亲手里继承过来的奴隶：他率领着其他在他统治之下的人们，并在他所君临的希腊人的伴随之下，远征埃及去了。

(2)直到普撒美提科斯成为埃及人的国王的时候，埃及人相信他们是全人类当中最古老的民族；从普撒美提科斯一登上王位，而想知道一下哪里的人最古老的那个时候起，他们便认为他们自己比所有其他民族要古老。但是只有普里吉亚人却比他们还要古老。普撒美提科斯虽然探求哪里的人是最古老的，可是找不到任何头绪，于是他便想了这样的一个办法。他把普通人的两个新生的婴儿在一生下时交给一个牧羊人，叫他把他们放在羊群当中哺育，哺育的办法是命令不许任何人在他们面前说任何一句话，而且只许他们睡在没有人去的屋子里面，只有在适当的时候才把山羊领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把奶吃饱，并在其他的方面也都对他们加以照顾。普撒美提科斯这样做和这样命令的目的，是要知道在婴儿的不清楚的呀呀学语的时期过去以后，他们第一次说出来的话是什么。事情按照他所预料的发生了。牧羊人两年中间都按照他所吩咐的去做了，在这以后，一天当他打开他们屋里的门进去时，两个孩子都伸出双手向着他跑来：嘴里发着倍科斯(BENOS)的音。当他们刚刚这样说的时候，牧羊人还没有注意，但是后来在他每次来照顾他们的时候，他听到他们嘴里总是说这个词；最后他便把这事报告了国王并由于国王的命令；把两个孩子带到了国王的面前。普撒美提科斯于是便亲自听到了他们说的这个词，并着手研究什么民族把什么东西称为倍科斯。结果他发现倍科斯在普里吉亚人那里是面包的意思的。从这一事实加以推论，埃及人便放弃了先前的说法，并承认普里吉亚人是比他们更加古老的民族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从孟斐斯地方海帕伊司托斯的祭司们那里听来的：希腊人中间还传说着许多荒唐无稽的故事，例如、有一个故事就说，普撒美提科斯是叫舌头预先被割掉的妇女来哺育这些婴儿的。

(3)祭司们的关于哺育婴儿的说法就是我上面所介绍的了，除去上面所提到的之外，我在孟斐斯和海帕伊司托斯的这些祭司谈话时，还听到各式爷样的许多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目的到底比斯和黑里欧波里斯去，专门要去对证一下那里的人们所讲的话是不是和孟斐斯的祭司们所讲的话相符合。黑里欧波里斯地方的人们素称对于埃及人的历史掌故是最熟悉的。除去他们的神的名称之外，我不打算重复他们告祈我的。关于他们的诸神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关于神的事情，任何地方的人都是知道得很少的。除非在我后面的叙述中不得不这样做，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不想再说任何其他的东西了。

(4)但是，关于人间的事情，他们下面所叙述的事情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说，埃及人在全人类当中第一个想出了用太阳年来计时的办法，并且把一年

刚比西斯远征埃及的日期大概是在五二五年。

六六四年左右。

希腊人所说的海帕伊司托斯等于埃及的世界创造之神普塔。

的形成时期分成十二部分。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是从星辰而得到了这种知识的。在我看来，他们计年的办法要比希腊人的办法高明，因为希腊人每隔一年就要插进去一个闰月才能使季节吻合，但是埃及人把一年分成备有三十天的十二个月，每年之外再加上五天，这样一来，季节的循环就与历法相吻合了。他们又说，埃及人最初使用了十二位神的名字，这些名字后来曾被希腊人借用了去。他们又最先给某些神设坛、造像、修殿并且第一个把各种各样的图像刻到石头上去。在大多数的情形之下，他们都是用事实证明给我，他们所请的话是真实的。而他们还告诉我说，埃及人的第一位国王的名字是米恩。在他的统治时代，除了底比斯省之外，全埃及是一片沼泽，在今天莫伊利斯湖以下的地方全部都是浸在水里的，而从莫伊利斯湖到海岸，则是七天行程的道路。

(5)他们所谈的关于他们的国家的事情，在我看来完全是入情入理的。因为任何亲眼看见埃及的人，纵使他在似前从来没有听人提到过埃及，如果他具有一般的理解力，他也一定立刻会知道，希腊人乘船前来的埃及，是埃及人由于河流的赠赐而获得的土地。不单是国家的下部，就是溯上迹的湖而上三日行程间的地带也同样是如此，虽然他们并没有附带提到这一点，担这一部分和前一部分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谈到埃及土地的性质，则第一：在你从海上向陆地方面走，而离陆地还有一日的航程的时候，那时你如放下测锤，你就会把泥带上来并知道那里的海深是十一欧尔巨阿。这就是说，从陆地上冲刷下来的泥土一直沉积到这样远的地方来。

(6)此外，埃及本上的海岸线的长度是六十司科伊诺斯：根据则是我们为埃及所定义的疆界，即从普休提涅海到沿着卡西欧斯山而伸展开来的谢尔包尼斯湖。领土狭小的国家的人们用欧尔旦阿来测量土地；领土较大的国家的人们则用斯塔迪昂来测量土地：有大量土地的国家的人们用帕拉桑该斯来测量土地。而拥有极多土地的人们，则是用司科伊诺斯来测量土地了。一帕拉桑该斯等于三十斯塔迪昂，而埃及人的尺度司科伊诺斯是等于六十斯塔迪昂。这样看来，埃及的海岸线，便长达三千六百斯塔迪昂了。

(7)从海岸线向内陆直到黑里欧波里斯的地方，埃及是一片广阔的土地，这是一片平坦的、多水的沼泽地带。从海岸到黑里欧波里斯的路程相当于从雅典的十二神的祭坛到披隆的奥林匹亚·宙斯神殿的路程。如果计算一下的话，那就可以看到路程之间相差得不多，二者相差不超过十五斯塔迪昂；因为从雅典到披隆，是差十五斯塔迪昂不到一千五百斯塔迪昂，而从海到黑里欧波里斯却正是一千五百斯塔迪昂。

(8)从黑里欧波里斯再向里面走，埃及就成了一条狭窄的土地。因为它的一面是阿拉伯山脉，这山脉从北向南只及西南，一直伸展到所谓红海的地方。孟斐斯那里金字塔所用的石块，便是从这个山脉中的采石堤开采出来的。山脉在这方面转折，而格止在我所说的那些地方。从东到西最宽的地方，我听说是要走两个月，而它们的最东部的边界是出产乳香的。山脉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利比亚的这一面，埃及有另一支岩石重叠的山脉屏障着，金字塔就在这中间。这支山脉上面全是砂砾，它的方向和阿拉伯山脉一样，也是向南走的。从黑里欧波里斯再向外去，埃及便没有多么大的地方了；溯河而上的那

埃及的南部。

在尼罗河以西现在的法雍地方。

条狭窄的土地不过是[十]四(修德本原文“十”字有括弧,这是迪池加上去的,但并无版本上的依据——译者)天的路程。在上面所说的山脉之间,土地是平坦的,而在平原最狭窄的地方,在我看来,在阿拉伯山脉和人们所说的利比亚山脉之间是还不到二百斯塔迪昂宽的。过了这个地方,埃及又变成了一片广阔的土地。当地的形势便是这样了。

(9)从黑里欧波里斯到底比斯,从河道走是九天的路程,距离是四千八百六十斯塔迪昂或八十一司科伊诺斯。下面是用斯塔迪昂推算的,埃及全部距离的总和:海岸线的部分我已经说过,是三千六百斯塔迪昂长;现在我再说一下从海岸地带到内地的底比斯的距离,这是六千一百二十斯塔迪昂。在底比斯和称为埃烈旁提涅的城市之间的距离则是一千八百斯塔迪昂。

(10)这样看来,我所谈到的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埃及人所获得的土地;埃及的祭司们这样告诉我,我自己也这样想。在孟斐斯以上两条山脉夹峙间的全部土地,在我看来一度曾经是个海湾,正和伊里翁和铁鸟特拉尼亚和以弗所一带的土地和迈安德罗司平原一样,只不过是比较起来规模有大有小罢了。因为谈到用本身的河水冲积成这些土地的诸河流,在规模上没有一条河是可以和尼罗河的五个河口当中的任何一个河口相比的。此外还有一些河流,它们不象尼罗河那样大,却也造成了很大的后果;我可只举出它们的名字来,但是其中主要的是阿凯洛司河,这条河流经阿卡尔那尼亚而后入海,它已经使埃奇那戴斯群岛的一半变成大陆了。

(11)现在,在阿拉伯离埃及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从所谓红海伸出来的海湾,现在我就说一说这个海湾的长度和宽度:在长度方面,用划桨的船从它的最内部的一头到大海要走四十天;在宽度方面,最宽的地方要走半天。每天在那里都育潮汐起落。我月为现在埃及的地方过去曾是另一个这样的海湾:一个从北方的海伸到埃西欧匹亚;另一个我就要提到的阿拉伯湾则从南伸向叙利亚。这两个海湾的尽头都深入相互靠近的地方,它们之间只隔着很小的一块土地。而如果尼罗河想流入阿拉伯湾的话,有什么能使它在两万年中间不被这条河用冲积土给封闭起来呢。照我来看,一万年的时间也就够了。因此可用相信,我出生前,一个比这海湾大得多的海湾是可以被这样一条急流的大河变成陆地的。

(12)因此,关于埃及,我首肯这样说的人们的话,而且我自己也完全信服他们所说的话。因为我看到,尼罗河是在离相邻地区相当远的地方流到海里去的,在山上可以看到贝壳,地面上到处都蒙着一层盐,以致附近的金字塔都要受到损害,而埃及的唯一的砂山就是孟斐斯上方的那座山;此外,埃及既不象与它们邻的阿拉伯的土地,又不象利比亚,也不象叙利亚(因为在阿拉伯的海岸地带住着的是叙利亚人),它是一片黑色碎土的土地,仿佛是从埃西欧匹亚那里的河流带下来的泥和冲积土。但是我们知道利比亚的土壤较红并且有一些砂子,而阿拉伯和叙利亚则勿宁说是粘土和岩石的土地了。

(13)我从祭司们听到的又一件事实,对我来说,是关于这个国家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根据他们的说法,当莫伊利斯做国王的时候,河水只要上升八佩巨斯,就会把孟斐斯以下的全部埃及土地氾溢了。担当我从祭司们那里听到这件事的时候,莫伊利斯死了还不到九百年。不过现在,除非河水上升至

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莫伊利斯做国王的时期一定远不止在希罗多德之前九百年。要使尼罗河的河床上升八佩巨斯,九百年太短了。

少到十五、六佩巨斯，它是不会使国土氾溢的。因此，在我看来，如果土地按着这样的比例不断增高而面积也同样地不断扩大，则居住在莫伊里斯湖下方其他地区的埃及人以及所谓三角洲上面的居民终有一天会因尼罗河中止氾溢而永久地受到他们常说希腊人在什么时候要经历到的苦难。在听到希腊人的全部土地都是用天上的雨水来灌溉，而不是象他们的土地那样，是因河水的氾溢而得到灌溉时，于是他们就说，总有一天希腊人会对自己的巨大期待感到失望，而那时他们(指希腊人——译者)便要陷入悲惨的饥馑之境了。这话的意思等于说，如果有一天神不愿意再降雨给希腊人，而使他们遭受长期早勉的话，希腊人就会给饥馑消灭掉，因为他们除去指望从宙斯那里取得雨水之外，他们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水源的。

(14)埃及人在这样谈到希腊人的时候，他们的话是非常真切的。现在让我再说一下埃及人本身的情况如何。正象我刚才所说的，如果孟斐斯下方的土地(这是一块不断在扩大的土地)继续以和过去一样的速度增高，则既然那个地方没有雨而河水又不能氾溢到他们的田地上去的时候，那个地方的居民怎么能够不遭受饥馑呢？现在必须承认，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包括其他埃及人在内，都易于不费什么劳力而取得大地的果实，因为他们要取得收获，并不需要用犁犁地，不需要用锄掘地，也不需要做其他人所必需做的工作。那里的农夫只需等河水自行氾溢出来，流到田地上去灌溉，灌溉后再退回河床，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此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他们是用猪来打谷的，然后把粮食收入谷仓。

(15)可是，如果我们采用伊奥尼亚人的关于埃及的看法的话，则就只有三角洲那块地方才是埃及了。他们说，三角洲从所谓培尔赛欧斯监视塔沿海岸到佩鲁希昂的鲑鱼场有四十司科伊诺斯，而从沿海向内地则是直到凯尔卡索洛斯市的地方；尼罗河便在那里分成两股，分别在佩鲁希昂和卡诺包斯二地入海。他们说，其他被称为埃及的地方，或属于阿拉伯，或属于利比亚。如果我们同意这个说法，那我们就等于说在过去埃及人没有自己的领土了。但我们知道，三角洲，正如埃及人自己所说而我个人也深信不疑的，却是由河流冲积而成的，而可以说是在不久之前才出现的。倘如他们以前根本没有领土的话，他们怎么能无聊到竟自标榜为世界上最古的民族呢。而他们也确实没有必要用婴儿作试验来看一下婴儿最初说的是哪一种语言了。实际上，我倒并不相信埃及人是和伊奥尼亚人的所谓三角洲同时产生的。我想他们是从有人类以来便一直存在着；既然土地不断增加，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便下降到新的低地上来，也还有许多人留在他们的旧日的土地上。在古昔的时代，底比斯是称为埃及的，这是一块周边长达六千一百二十斯塔迪昂的地方。

(16)这样看来，如果我们对于这些事情的判断是正确的话，则伊奥尼亚人关于埃及的说法就是错误的了。如果，恰恰相反，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那末我就得指出，不管是伊奥尼亚人，还是其他希腊人是都不懂得如何计算的，因为他们都说全世界分为三部分：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但他们却必须加上第四部分，即埃及的三角洲，因为他们既没有把它归入亚细亚，也没有把它归入利比亚。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尼罗河是并不曾把亚细亚和利比亚分开的。既然尼罗河在三角洲的顶点的地方分成数支，则这个三角洲便必然是亚细亚和利比亚之间的一块地方了。

在三角洲的甫端离开罗下远的地方。尼罗河的两股主要河道便在这至分开。

(17)现在我们且把伊奥尼亚人的意见放到一边，来谈一谈我们自己的意见吧。我们的看法是这样：我们认为埃及是埃及人所居住的全部国土，正仿佛奇利启亚是奇利启亚人居住的地方，亚述是亚述人居住的地方一样。而老实说，除去埃及的境界之外，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利比亚和亚述的边界。如果我们承认希腊人一般所承认的边界，那我们就必须认为全部埃及从埃烈旁提涅和瀑布起分成西部分，每部分又各属于世界的不同部分，一部分是属于亚细亚，另一部分是属于利比亚。尼罗河从瀑布到海把埃及从当中分为两部分，它直到凯尔卡索洛斯城都是一道河流，但是从那里起它分成了三支，向东的一支称为佩鲁希昂河口，向西的一支则称为卡诺包斯河口。同时尼罗河中间从上方一直流下来的那一支，到达尼罗河的顶点，继续前行，把三角洲从中固分开后而流注入海，这个河口和其他河口同样有名，又流着同样多的尼罗河河水，它的名字叫做赛本努铁斯河口。除去这些河口之外，还有从赛本努铁斯分出去的另外两个河口。它们一个叫做撒伊司河口，另一个叫做孟迭司河口。博尔比提涅河口和牧人河口(此系意译——译者)则不是天然的河口，而是人工挖掘的河渠。

(18)在前面我已经提出了我对于埃及的领土面积的看法，我的这个看法由于阿蒙神殿的一次神托而得到了证明；而我是在形成了我的关于埃及的看法以后，才听到了神的这一宣托的。事情是这样：住在埃及的邻接利比亚的那一部分领土上的两个城市玛列阿和阿庇斯的市足，认为自己是利比亚人而不是埃及人，并且不喜欢当地禁止他们吃牛肉的那种有关牺牲的宗教惯例，于是他们便派人到阿蒙那里去，说他们与埃及人没有共同的地方：他们说，他们不住在三角洲，又不讲埃及语，因而他们要求允许他们吃随便什么东西。但是神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神回答他们说，全部埃及是尼罗河氾溢和灌溉的一块土地，而全部埃及人就是住在埃烈旁提涅的下方并且饮用尼罗河的河水的那个民族。神给他们的宣托便是这样。

(19)尼罗河在氾溢的时候，它不仅氾溢到三角洲上去，而且也氾溢到被认为是属于利比亚和阿拉伯的那些地方上去；它氾溢到离两岸有两天的路程的地方，有时远些，有时则近些。关于这个河的性质，不管是从祭司们那里，还是从别的人那里，我都听不到任何东西。戏特则想从他们那里知道，为什么尼罗河从夏至起便开始上涨并一直上涨一百天，为什么在这段时期过去以后，它的水位立刻就退落并减弱水流，这样在整个冬天一直保持着低的水位直到第二年夏至再来的时候。我曾向埃及人打听，尼罗河有怎样的性能而使自己具有和所有其他的河流相反的性质，但关于这件事，我从居民那里得不到任何说明。我想知道，并且打听人们对上面提到的那些事情怎样说法，我还问过他们，为什么尼罗河又与所有其他的河流不同，从它的上面没有微风吹出来。

(20)然而，有一些希腊人，为了取得富有智慧的命名，便试图对尼罗河的这些现象加以解释；他们对这些现象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两种说法我认为是不值一谈的，只提一下它们是什么便够了。再有一种说法是认为季节风阻止尼罗河河水入海，故而使河水高涨起来。但是，常常有这样的情形，那就是在不刮季节风的时候，尼罗河照旧是发生同样作用的；此外，如果季节风有这种效果的话，那末逆着这种风而流的其他河流也势必呈现和

尼罗河相同的现象了，而且它们应当上涨得更厉害，因为其他那些河流都比较小，水流也比较弱。可是，在叙利亚和利比亚都有很多这样的河流，但它们在这方面都是和尼罗河完全不同的。

(21)第二个说法比起刚才提到的那第一个说法来还要没有根据，尽管可以说它是更加从人听闻的。根据这个说法，则尼罗河所以有这样奇异的现象发生，因为它的河水是从欧凯阿诺斯流出来的，而欧凯阿诺斯又是周流于全世界的。

(22)第三个说法比另外两个说法要动听得多，然而也就更加荒唐无稽了。这个说法实际上丝毫不比另外的两个说法有更多的真理。依照这个说法，尼罗河的河水是由于雪的溶化而产生的。但是，既然尼罗河发源于利比亚，经过埃西欧匹亚的中央而流入埃及，则从世界上最热的地区流到大部分是较冷的地区的河流，怎么可能是溶解的雪所形成的呢？任何对这样的事情能加以推理的人都可以提出最有力的论据来证明河水是不可能由积雪形成的；那就是从利比亚和埃西欧匹亚吹出来的都是热风。第二个论据是：那里从来没有过下雨和结霜的事情，而如果下雪的话，那在五日之前是一定要有雨的。第三个论据：当地的居民是由于太阳的热力而变黑的；此外，鸢和燕成年地留在那里不到用处去，而鹤每年却在斯奇提亚那边，严冬的时候飞到这边来避寒。因此，如果在尼罗河发源的那个地方，以及在尼罗河流位的那个地方居然还会下很少一点的雪的话，那末任何这类情况的发生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23)至于把这些现象归之于欧凯阿诺斯的人，他的理由是以虚无缥缈的神话为依据的，因此完全没有反驳的必要。就我这方面来说，我从来不知道有一条叫做欧凯阿诺斯的河流。我想是荷马或者是更古老的一位诗人发明了这个名字，而把它用到自己的诗作里面来的。

(24)既然我都不同意上面所提出的意见，对于这些不明确的事情，现在我必须提出我个人的意见来了。因此，我便来着手解释一下看，为什么尼罗河的河水会在夏天的时候上涨。在冬季的时候，太阳被暴风吹出它原来的轨道而移转到利比亚的上方。如果要用最少的话来作出结论的话，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了。因为最容易明白的道理是这样：凡是离日神最近的地方，或日神直接通过的地方，那里便最缺水，而那儿的河水也便最少。

(25)但如果解释得比较详细的话，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太阳在经过利比亚上部的时候，对它们发生了这样的影响。那些地方的大气一年到头都是晴朗的，土地是温暖的而且没有凛冽的寒风，因此太阳经过那里的时候，对它们发生的作用就和在夏天它经过中天时对其他任何地方通常发生的作用完全相同。这就是说，它把水吸了过来。在把水吸过来以后，它再把水驱到内部地区，而风便把这些水接过来，再把这些水分散，溶解：这样当然可以想象到，从这个地区吹出去的风，那南风和西南风，都是带着最多的雨的风。而我的看法是，太阳每年从尼罗河吸上来的水，它并不完全放出来，而是在它的身旁保留一些。当冬天变得暖和一些的时候，太阳便重新回到它在中天的旧轨道上面去并开始同等地从所有的河流吸收水气。到那时为止，其他的那些河流由于大量流入的雨水而充满了汹涌的激流，因为当地落雨而土地又被冲出了沟壑。但是到了夏天，由于缺雨，而太阳又吸收了它们的水分，这些河流的水位便下降了。但尼罗河却恰恰相反，它并不会得到雨水的供应，又是太阳在冬天才吸水的唯一的河流。因此它当然和其他的河流不同。它在

冬天的水位比夏天要低得多；这是当然的事情。因为在夏天，它和所有其他的河流一样，河水同样为太阳所吸收，但是在冬天。只有它的水才被太阳所吸收。从而我以为上面的现争的唯一原因就是太阳。

(26)因此，在我看来，也正是这个太阳，把它所经过的空间照得灼热，因此使埃及的空气变得如此干燥。同时利比亚的内地也就变得常年如夏了。如果把季节的位置改变一下，朔风和冬天所占的地位，为南风 and 夏天的地位所占据，而另一方面，南风的地位又为北风所占，结果就是：给冬天和北方从中天赶了出来的太阳就要到欧罗巴的内地去，就和今天到利比亚的内地去一样。这样，我相信它通过欧罗巴时对伊斯特河的作用，就和今天对尼罗河的作用完全一样了。

(27)至于为什么从尼罗河上没有微风吹出来这件事，我的意见是，从酷热的地方是不可能风吹过来的，因为微风总是喜欢从十分寒冷的地方吹出来的。

(28)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了，就和从一开头便是这样一样。至于尼罗河的水源的情况，和我谈过话的埃及人、利比亚人或希腊人都没有向我说过他们知道什么东西。例外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埃及撒伊司城雅典娜圣库的主簿。当他说，他对于尼罗河的水源知道得十分清楚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跟我开玩笑。他的说法是这样：在底比斯的一个城市叙埃涅和埃烈旁提涅之周，有两座尖顶的山。一座山叫做克罗披山，另一座山叫做摩披山。尼罗河的水源便在这两山中间，这是一个深不知底的水源。它一半的水向北流入埃及，一半的水向南流入埃西欧匹亚。他说，这个水源据说是深得没有底的，因为埃及的一位国王普撒美提科斯曾经测验过它的深度，从而证实了这个事实。他制造了一根有好几千寻长的绳子，把它沉到水源里面去，然而却摸不到底。因此这个主簿便使我认识到，如果他所说的话还有可信之处的话，在水源的这个地方有一些强力的湍流和一股逆流，故而在水流冲击两山的情况之下。这个测锤是不能到达水源之底的。

(29)此外，从任何其他那里我便没有听到任何东西了。由于我亲身上行直到埃烈旁提涅去视察并且对于从那里再向上的地区根据传闻来加以探讨；结果我所能切道的全部情况便是这样：当一个人再从埃烈旁提涅上行的时候，土地就升高了。因此人们就需要在河的这一部分，就好像人拉着牛的那个样子抬船的每边系上一根绳子，这样溯河行进。如果绳子断了，船就会拾水流的力量带回到河的下流去。航程在这样的河道上要继续四天，这里的尼罗河是与迈安德罗司河一样地曲折，这样必复走社的距离要有十二司科伊诺斯。在这之后你便走到一个平坦的原野上面了，尼罗河在这里分成两支，因为在河流中间夹着一个叫做塔孔普索的岛。埃烈旁提涅以上的地方就开始住看埃西欧匹亚人，他们占有这个岛的一半，而埃及人占另一半。在岛的附近又有一个大湖，而埃西欧匹亚的游牧民就住在这个大湖的周边。过去这个大湖，你便又来到了流入这个大湖的尼罗河。在这里，你得登陆并沿着河岸步行四十日，因为尼罗河的河水中有突出水面的尖峰，而在那里的水而下又有许多暗礁，因此人们便不可能再乘船上行了。当你在四十天中间这样经过了河流的这一部分的时候，你便可只再乘船循着水路走十二天，到了这段时期的末尾的时候，你便来到了一个称为美洛埃的大城市。这个城市据说是其

他埃西欧匹亚人的首府。当地的居屁所崇拜的只有宙斯和狄奥尼索斯两个神。他们对这些神是非常尊敬的。城中有宙斯神的一个神托所，这个神托所指挥着埃西欧匹亚人的故事：神托命令他们什么时候作战，向着什么地方出征，他们便立刻拿起武器来照办。

(30)离开这座城市再溯河上行，经过你从埃烈旁提涅到埃画欧匹亚人的这个首都所需的同样的时间，你便来到了称为“逃走者”的地方。这些逃走者被称为阿斯玛克(‘A μά?)，这个词如果译成我们的语言(指希腊语——译者)的话，它的意义就是“侍立在国王左面的人”。这些逃走者是属于武士阶层的埃及人，人数有二十四万，他们是在国王普撒美提科斯的统治时代背叛了他而到埃西欧匹亚人这里来的。他们逃走的原因是这样的。普撒美提科斯当政时，在埃及有三支卫戍部队：一支驻在埃烈旁提涅城用来对付埃西欧匹亚人，一支驻在佩鲁希昂的达普纳伊用来对付阿拉伯人和权利亚人，还有一支驻在玛列阿用来对付利比亚人。而直到我的时候，波斯人和在普撒美提科斯的时代一样，仍然守卫这些地点；他们在埃烈旁提涅和达普纳伊都设有卫戍部队。但是有一次埃及的卫戍部队在三年中间并没有被替换。于是士兵到三年末的时候，便共同进行了商议；在他们一致同意举行哗变之后，他们便叛离了普撒美提科斯，向埃西欧匹亚人那边去了。普撒美提科斯听到了这个行动，便在他们的后面追，而等他追着他们的时候，就说了许多话来恳求他们，请他们不要高弃他们父祖历代奉祀的诸神，不要离弃他们的妻子儿女。但是据说其中的一个人指着自己的生殖器说，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他们是不愁没有妻子儿女的。这样，在他们到达埃西欧匹亚之后，他们便把自己交给国王、任凭他来安置。国王为了答报，便赠给他们一块与他不和的某些埃西欧匹亚人的土地，办法是他命令他们把上面的居民赶跑而取得这块土地。自从埃及人归化而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以来，埃西欧匹亚人学习了埃及的风俗习惯，这样就使得他们的性情比先前更加柔和了。(31)这样，不仅仅是通过全部埃及，就是从埃及的疆界向上，陆路与水路四个月路程的地方，尼罗河行座的道路我们都知道了。计算一下便可以看到，从埃烈旁提涅到上述的逃走者的土地那里，就需要那佯长的一段时间。在那里，河流的方向是从西、从日没的地方向东流的。从那里再向上，就没有人知道它流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个地方太热，因此那里也就成了一片无人居住的沙漠地带。

(32)然而我从库列涅当地的某些人那里却也听到一些话，现在我要把它们转述一下。他们说，有一次他们到阿蒙的神托所那里去，在那里和阿蒙人的国王埃铁阿尔科斯交谈，谈话中间他们偶然谈到了尼罗河，说不知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它的水源。埃铁阿尔科斯听见这话之后就说，过去有一些纳撒蒙人曾到他的宫殿来，而当他问他们是否能提供关于利比亚的无人居住的地区任何情报时，他们便向埃铁阿尔科斯讲了下面的故事。纳撒蒙人是利比亚的一个部落，他们占居在叙尔提斯和叙尔提斯东部的不大的一块地方。他们说，在他们中间有一些粗暴狂做的少年，这些少年是领袖人物的子弟，当这些少年长大成人的时候，除去于出了各种各样无法无天的事情之外，他们还用抽签的办法选出他们中间的五个人到利比亚的荒漠地带去探险，试一试他们是否能够深入到比前人所曾到达的最遥远的地带更远的地方去探查。利比亚的北部海岸，从埃及直到利比亚的一端的索洛埃司岬的全部地带，住着许

多不同部落的利比亚人；他们占居着整个地带，只有属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某些部分是例外。从海岸线和海边居民的地区向上，利比亚便是猛兽经常出没的地区了。从猛兽出没的地区再向上，便是一片沙砾的地区，是极其缺水的地区，是完完全全的荒漠之地了，因此，这些青年人他们说便为了这件事被他们的同伴们派了出来，而在出发时他们带了充足的水和食粮；他们起初是旅行在有人居住的地区，过了这个地区之后，他们便到了野兽出没的地区；从那里他们最后进入了一片沙漠，他们是按着从东到西的方向在沙漠上行进的。在一片广大的沙漠上行进了许多天之后，他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平原，他们在平原上看到育树生长着。他们走到这些树跟前，看到有果子长在上面，便动手采集这些果子。正当他们采集果子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些比普通人要矮小的侏儒走过来，这些侏儒把他们捕获并给带走了。纳撒蒙人一点也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也一点也不懂纳撒蒙人的话；他们被领过了一片的沼泽地带，最后到了一个城镇，那里的人都和带领他们的侏儒一样高，而肤色也是黑色的。有一条大河流过这个城镇，流向是从西到日出的方向，河里面可以看到鳄鱼。

(33)现在我就不再提阿蒙人埃敛阿尔科斯所说的故事了；我只是附带说一下，根据库列涅人的说法，他曾宣称，纳撒蒙人安全地返回了自己的国土，而他们所到达的那个城镇的人们是一个以巫师为业的民族。至于流经他们的城镇的那条河流，埃铁阿尔科斯猜想是尼罗河。这个看法很有道理因为尼罗河从利比亚流出，一直流经这块地方的中央，而据我猜想，从已经知道的来推想不知道的，它是发源于和伊斯特河相同距离的地方。伊斯特河发源于凯尔特人居住的地方和披列涅城附近，流经欧罗巴的中部并将其分为两部。凯尔特人则居住在海拉克列斯柱之外，与居住在欧罗巴最西端的库涅西欧伊人为邻，因此伊斯特河在最后流入黑海之前，曾贯流整个欧罗巴，它的河口地方的伊司脱里亚则是米利都人的一个殖民地。

(34)既然这条河流过了有人居住的那些地区，所以人们对它的河道大体是知道得清楚的。但是尼罗河的河源却无人能说出来，因为它所经过的利比亚是一片杳无人迹的沙漠。关于这条河，我所作的叙述，是我尽全力所能探索到的东西了。它是从埃及以外的地区流入埃及的。埃及大体上是对着奇里启亚的山区的：一个轻装的旅人从那里可以在五天当中一直走到黑海上的西诺佩。西诺佩位于与伊斯特河入海处相对的地方。因此，我的看法是，尼罗河穿过整个利比亚的长度等于伊斯特河的长度，关于尼罗河，我所要谈的就是这些了。

(35)但是，关于埃及本身，我打算说得详细些，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个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阿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植。因此在下面我要仔细谈一谈。不仅是那里的气候和世界其他各地不同，河流的性质和其他任何河流的性质不同，而且居民的大部分风俗习惯也和所有其他人的风俗习惯恰恰相反。他们上市堤买卖的都是妇女，男子则坐在家纺线。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织布时把纬线推到上面去，但埃及人则拉到下面来。埃及的妇女用肩担东西，但男子则用头顶着东西。妇女小便时站着，男子小便时却蹲着。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是在外面的街上，但是大小便却在自己的家里，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凡是不体面但是必须的事情应当在秘密地来做，如果没有什么不体面的事情，则应当公开地来做。妇女不能担任男神或是女神的祭司，但男子则可以担任男神或是女神的祭司。儿子除非

是出于自愿，他们没有扶养双亲的义务，但是女儿不管她们愿意不愿意，她们是必复扶养双亲的。

(36)在别的国家，诸神的祭司都是留着长头发的，但是在埃及，他们却是剃发的。根据别的地方的风俗，为了对死者表示哀悼，死者的最亲近的人都要剃发，但是在埃及，人们在别的时候剃发，而当他们有亲人死亡的时候，他们反而任他们的须发长长。所有其他的人一生是和畜类分开过活的，但埃及人却总是和畜类居住在一起。所有别的人们是以大麦和小麦做自己的食品的，但埃及人认为用这样的办法维持生活是最不体面的事情，因为在那里，他们借以为生的谷物是一种有人称之为宰阿的小麦。他们是用脚来和面的，但是他们却用手和泥土，拿粪便。他们至少是世界上仅有的割除包皮的民族，当然还要加上那些向他们学样的人。他们的每个男子有两件衣服，而妇女则只有一件。其他地方的人把帆的膝孔和帆脚索系在船的外侧、而埃及则是在内侧。在写算的时候，希腊人是从左向右运笔，但埃及人则是从右向左运笔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说，他们是向右，而希腊人是向左的。他们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一种叫做圣体文字，另一种叫做俗体文字。

(37)他们比任何民族都远为相信宗教。他们有着这样的一些风俗：他们用青铜盆饮水，这青铜盆他们每天都要磨洗干净：不是部分的人才这样做，而是没有人能够例外。他们穿麻布的衣服，这种衣服他们经常特别注意洗得干干净净。他们行割礼是为了干净；他们认为干净比体面更重要。祭司们每隔两天就要把全身剃一遍，而当他们在执行奉祀诸神的任务的时候，他们是不允许虱子或其他不净之物沾到他们的身上的。祭司们的衣服是麻制的，他们的凉鞋是纸草做的。他们是不许穿其他材料制成的衣服或鞋子的。他们每天在冷水里沐浴两次，每夜两次。在这之外，可以说、他们还要遵守成千上万的教规。然而他们也享受不少的特惠。他们既不消耗他们自己的物品，也不用花费自己的钱去买任何东西；每天他们都得到用谷物制作好的圣食，人们还分配给他们丰富的牛肉和鹅肉以及一份葡萄酒。他们不能吃鱼，至于蚕豆，则埃及人是不播种的，如果是天然长出来的，则不拘是生的还是煮熟的埃及人都不吃；那些祭司甚至建看它一眼都不能忍受，因为在祭司们的心目中，蚕豆乃是一种不净的豆类。每个神都有一样祭司，而不是一个祭司来奉祀，这些祭司中固有一个人是祭司长。如果其中有谁死了的话，则这个人的儿子就被任命代替他的职务。

(38)他们认为牡牛是属于埃帕波司神的，因此他们用这样的办法来检验牡牛：为了这个目的而任命一个祭司来进行检查，看是否在这个牛身上有一根黑毛，如果有的话，这头牲畜就是不净的了。这个祭司检查它的全身，先是叫它站着，然后再叫它仰卧下来；在这之后，他又把牛的舌头拉出来，根据我要在本书其他的地方谈到的那些规定的特征来看一看是净还是不净。他还检查尾巴上的毛，看它是否自然成长的。如果这个牛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都被宣布为洁净的话，祭司便把纸草卷到它的角上作为记号，把封泥抹到上面，然后再用他自己的指环上的印鉴在上面捺印。在这之后，这头牡牛便被他们领走了；凡是没有经过祭司这样鉴定的牛，如果用作牺牲的话，当事人是要受到死刑的惩罚的。畜类的检查方式便是这样。下面我再说一说他们的牺牲奉献式。

(39)他们把他们捺了印的牲畜领到将用来奉献的祭坛那里去，点上了火，然后把灌奠用酒洒在牺牲前面的祭坛上，并呼唤神的名字：然后他们便

割断它的咽喉，把它的头拾切了下来，进而更剥下它全身的皮。再后他们就拿着它的头，在这上面念一通咒；如果有市场而那里又有一批希腊商人的话，他们便把这头带到那里去立刻卖掉，如果在他们那里没有希腊人的话，他们便把这头抛到河里去。他们对着头念一通咒是为了这个：如果奉献牺牲的人们，或者整个埃及会遭到任何凶事的话，他们希望这凶事会转到牛头上面来。对牺牲的头念咒以及用酒来灌奠，这些仪式对埃及人都是一样的，而且同样用于各种各样的牺牲。由于这一习惯，埃及人是绝对不吃任何动物的头的。

(40)至于为牺牲剖腹和烧烤牺牲的方法，对于每一种牺牲却是各不相同了。我现在要说一下对于他们心目中最大的女神，也是用最隆重的节日来奉祀的女神，所使用的方法。在剥了牡牛的皮之后，他们就祈祷；在祈祷完竿之后，他们就把这头牛腹部内的一切全部取出，只把内脏和脂肪留在体内；然后他们再切掉它的四条腿、臀部、肩部和颈部。他们做完了这一步以后，便把牛的身体内部装满了洁净的(上供用的——译者)面包、蜂蜜、葡萄干、无花果、乳香、没药以及其他香料。这样装满之后，他们使用火烧烤这头牛，烧烤时并把大量的橄榄油浇到上面。在奉献牺牲之先，他们是断食的，而当牺牲的身体被烧烤着的时候，他们捶胸哀悼，而随后，当他们捶胸哀悼完毕的时候，便用牺牲的剩下的部分来举行宴会。

(41)因此，所有的埃及人都是使用洁净的牡牛和牡牛犒来当作牺牲的。但是，他们却不许用牝牛来当作牺牲，因为牝牛是伊西司的圣兽。这个女神的神像的外形象是一个妇女，但是有牝牛的一对角，因而和希腊人想象中的伊奥神一样。全体埃及人对于牝牛的尊崇，同样都是远远地超过其他任何畜类。这一点便说明，为什么没有一个埃及当地的人，不拘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会和希腊人接吻，或是用希腊人的刀子、铁条、或锅，或是尝一下用希腊人的刀子宰割的、洁净的牡牛肉。在牛死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处理的：牝牛是被投到河里去，牡牛则埋在城郊，但是把一只角或是两只角露在地面上以为标记。等牛的身体腐烂而指定的时期到来时，从一个叫做普洛索披提斯岛的岛那里来一只船，这只船依次到各个城市去收集牛骨。普洛索披提斯岛是三角洲地带的的一个岛(实际上是三角洲的一部分——译者)，周边有九司科伊诺斯长。在普洛索披提斯岛上江有其他许多城市，派船去收集牛骨的那个城市叫做阿塔尔倍奇斯。在那个城市里，有一座非常神圣的阿普洛狄铁神殿，许多人从这个城市出发分别到别的各个城市去挖掘牛骨，然后他们把这些牛骨带走并全部埋到一个地方去。对于其他家畜的埋葬，他们也是使用着和埋葬牛相同的办法。对于这些家畜他们有同样的规定，因为他们也是不能屠杀这些家畜的。

(42)在本地有底比斯·宙斯的神殿或是住在底比斯诺姆的埃及人是不用手摸绵羊，而只用山羊当作牺牲的。因为除了伊西司和他们说相当于狄奥尼索斯的奥西里斯以外，全部埃及人并不都是崇拜同样的一些神的。恰恰相反，那些有着孟迭司神殿的人们，或是属于孟迭司诺姆的人们却不去触山羊，而是用绵羊为牺牲。底比斯人以及在本身行动上模仿他们、也不用手摸羊的人们，是这样地来解释这一风俗的起源的。他们说，海拉克列斯希望不管怎么样都要看到宙斯，但是宙斯不愿意自己被看到。结果，既然海拉克列斯坚持请求，宙斯便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剥了一只牡羊的皮，而在他把它的头割掉以后，便把它的头举在自己的前面，而身上则披着剥下来的羊皮。他便在这样的伪装之下使海拉克列斯看到自己。因此，埃及人就拾宙斯神的神象

安上了一个牡羊的头，而这个做法又从埃及人传到阿蒙人那里去；阿蒙人是埃及人与埃西欧匹亚人的移民，而他们所用的语言也是介乎埃及需与埃西欧匹亚语之间的。因此，在我看来，他们所以自称阿蒙人，是因为宙斯在埃及人那里是叫做阿蒙。这就说明为什么底比斯人不把牡羊用来当作牺牲，而把它们当作神兽来看待。然而，在每年却有一天，即在宙斯的祭日里，他们只宰杀一头牡羊，把它的皮剥去，把这皮来披到神像上面，就如同宙斯神曾自己披上羊皮一样；然后，他们再把海拉克列斯的一座神像抬到宙斯神像的面前来。当这一切做完以后，来到神殿这里的一切人便为这只牡羊捶胸哀悼，然后便把它埋到圣墓里去。

(43)关于海拉克列斯，我听说他乃是十二神之一。关于希腊人所知道的另一个海拉克列斯，我在埃及的任何地方都听不到的。实际上，海拉克列斯这个名字不是埃及人从希腊人那里得来的，而勿宁说是希腊人，即把海杭克列斯这个名字给予阿姆彼特利昂的儿子的那些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取得了这个名字；这件事我其实是可以提出许多谕据来的，而在这些谕据当中，特别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海拉克列斯的双亲阿姆彼特和昂和阿尔克美涅都是出身于埃及的。而且埃及人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波赛东和狄奥斯科洛伊的名字，并且不把他们列到他们的诸神中间去。但是，如果他们从希腊人那里采用了任何神的名字，那末这些名字是最可能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而念念不忘的；因为根据我的推测和判断，埃及人在当时是航海的，而一些希腊人也是航海的，因而这些神的名字会比海拉克列斯的名字更可能为埃及人所知。但埃及的海拉克列斯是埃及人的一位古老的神。他们说，在阿玛西斯当政时期之前一万七千年，便由八个神变成了十二个神，而这十二个神当中的一位就是海拉克列斯。

(44)而且，为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不管从什么方面得到确切的知道，我到腓尼基的推罗那里作了一次海上的旅行，因为我听说，在那里有很受尊崇的一座海拉克列斯神殿。我拜访了这座神殿，并发现那里陈设着许多贵重的奉纳品，其中有两根柱子，一根是纯金的，一根是缘柱石的，这是一根在夜里放光的大柱子。在我和那里的祭司谈话时，我打听这座神殿修建了有多久；由于他们的回答。我发现他们的说法也是和希腊人有所不同的。他们说修建这座神殿时，也正是建城的时候，而这座城的建立则是两千三百年前的事情了。我在推罗还看到另一座神殿，在那座神殿里供奉着以塔索斯为姓的海拉克列斯。因此我又到塔索斯去，在那里我看到了海拉克列斯的一座神殿，这座神殿是出海寻找欧罗巴已时在这个岛上殖民的腓尼基人修建的。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比起阿姆彼特利昂的儿子生在希腊的时候还要早五代。我的这些探讨很清楚地表明，海拉克列斯乃是一位十分古老的神。而我的意见则是：修建和奉祀海拉克列斯的两座神殿的希腊人，他们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在一座神殿里海拉克列斯是欧林波斯的神，人们把他当作不死之神而向他呈献牺牲，但是在另一座神殿里，人们是把他当作一位死去的人间英雄来奉祀的。

(45)希腊人谈过许多没有适当根据的话，在这些话当中，有下面关于海拉克列斯的一段荒唐无稽的说法。他们说，当海拉克列斯到达埃及的时候，当地的居民便给他的头上戴上一个花环，然后把他带到一个行列里面来，打算把他当作牺牲献祭宙斯。在开头的一些时候，他一声不响地跟着走。但当他们把他领到祭坛前面而开始举行奉献牺牲的仪式的时候，他便施屡出他的力量来自卫而把他们全都杀死了。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却证明希腊人完

全不知道埃及人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俗习惯。埃及人除去限于清淨的豚、牡牛和牡牛循以及鹅之外，甚至连家畜都不用做牺牲的，怎么还能相信他们用人来作牺牲呢？而且，单是海拉克列斯一个人又怎么能够象他们所说的，能够以一个凡人的力量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呢？我说了这样多关于这件事情的话，我想神或是英雄不会因此而感到不愉快罢！（46）上面我已经提到，埃及人是不用公山羊或是母山羊作牺牲的。理由是这样：称为孟迭司人的埃及人认为潘恩是十二神之先的八神之一。在埃及，国家和雕刻家所表现的潘恩神和在希腊一样，这位神长着山羊的面孔和山羊的腿。但是他们不相信他就真是这个样子或以为他与其他的神均有所不同，他们所以把他表现成这种形状的理由我想还是不说为好。孟迭司人尊崇一切山羊，对牡山羊比对牝山羊更加尊崇，特别是尊崇山羊的收入。有一只牡山羊被认为是比所有其他的牡山羊都更要受到尊崇，当这只山羊死掉的时候，在整个孟迭司诺姆都规定要举行大规模的哀悼。在埃及语里，公山羊和潘恩都叫做孟迭司。在我当时：在这个诺姆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妇女和牡山羊公然性交。这件事是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的。

（47）在埃及人的眼里，豚是一种不洁淨的畜类。首先，如果一个埃及人在走路时偶然触着了一只豚，他立刻就要赶到河边，穿着衣服跳到河里去。第二，即使牧豚人是土著的埃及人，也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女儿嫁给牧豚人，或是从牧豚人中间讨一个老婆，因而牧豚人不得不在他们中间相互结婚。他们认为不应把豚作为牺牲献给任何神，只有对狄奥尼索斯和月亮是例外；他们是在同时，同是在满月的时候向他们呈献作为牺牲的豚，随后便把这豚吃掉了。埃及人自己也有一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在这个祭典中用豚作牺牲而在别的祭典中又非常憎恶它，这个理由我虽然知道的，但我觉得我是不适于在这里说到它的。下面我要说一说他们怎样把豚当作牺牲奉献给月亮：牺牲被屠宰之后，它的尾巴尖、脾脏和大网膜便被放到一起，并且用从牺牲的腹部掏出来的全部脂肪盖起来，继而用火把它烧光。至于牺牲其他部分的肉，他们便在奉献牺牲的当天吃掉。而那当天就是满月的一天：在其他的任何一天，他们是连尝也不尝一下的。没有钱奉献活豚的穷人就用面捏一只豚，用火烤之后再呈献给神。

（48）对于狄奥尼索斯，则每个人都在这位神的祭日的前夜，奉献一只小豚；这只小豚就在每个人自己的门口屠宰，然后把它交回给卖豚的牧豚人并由他带走。在别的方面，狄奥尼索斯的这个祭日的庆祝是几乎和希腊人的狄奥尼索斯的祭日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埃及人没有伴以合唱的舞蹈。他们发明了另外一种东西来代替男性生殖器，这是大约有一佩巨斯高的人像，这个人像在小绳的操纵下可以活动，它给妇女们带着到各个村庄去转。这些人像的男性生殖器，和人像本身差不多大小，也会动。一个吹笛的人走在前面，妇女们在后面跟着，嘴里唱着狄奥尼索斯神的赞美诗。至于为什么人际的生殖器部分那样大，为什么又只有那一部分动，他们是有宗教上的理由的。

（49）然而，我以为，阿米铁昂的儿子美拉姆波司是不会不知道这个仪式的，而且我以为，他勿宁可以说是很精通这个仪式的。美拉姆波司就是把狄奥尼索斯的名字，他的崇拜仪式以及带着男性生殖器的行列介绍给希腊人的人。然而，我并不是确切地说他什么全都懂得，因此他还不能毫无遗漏地把一切教仪介绍出来，不过从他那时以来，许多智者却已经把他的教仪补充得更加完善了。但无论如何希腊人是从他那里学会在奉祀狄奥尼索斯时，举办

带者男性生殖器的游行行列的，而他们现在所做的是他教给的。因此，我认为，智慧的并且懂得预言术的美拉姆波司，既然由于他在埃及得到的许多知识之外还精通狄奥尼索斯的祭仪，他便把它加以少许的改变而介绍到希腊来；当然，同时他一定还介绍了其他事物。因为我不能同意，认为希腊的狄奥尼索斯祭和埃及的同样祭典之十分近似，这只是一种偶合；如果是那样的话，希腊的祭仪便一定是希腊性质的，也不会是最近才给介绍过来的了。我还不能同意，这些风俗习惯或任何其他的事物是埃及人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我自己的看法是美拉姆波司主要地是从推罗入卡得莫斯以及从卡得莫斯自排尼基带到现在称为贝奥提亚的地方来的那些人们那里学到了有关狄奥尼索斯祭典的事情。

(50)可以说，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我的研究证明，它们完全是起源于异邦人那里的，而我个人的意见则是，较大的一部分则是起源于埃及的。除去我前面所提到的波赛东和狄奥司科洛伊，以及希拉、希司提亚、铁米斯、卡利铁司和涅列伊戴斯这些名字之外，其他的神名都是在极古老的时候便为埃及人所知悉了。我这样讲，是有埃及人自己说的话为依据的。他们说他们不知道名字的那些神，我以为除去波赛东之外，都是希腊人从佩拉司吉人那里才知道了名字的。至于波赛东这个名字，则他们是从利比亚人那里知道的。在古代的一切民族当中，只有利比亚人一直在崇奉这个神，而已也只有这个民族从一开始便有这样一个名字的神。埃及人在宗教上是不崇奉英雄的。

(51)这些风俗习惯以及我就要介绍的其他风俗习惯都是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但是海尔美士的那些猥亵的神像却不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这种神像的制作是从佩拉司吉人那里学来的，而在希腊人当中，第一个学到的是雅典人，雅典人又把它教给其他希腊人。因为当佩拉司吉人来和雅典人住在一起的时候，雅典人已经被算作是希腊人了，因此他们也开始被认为是希腊人。萨摩特拉开人从佩拉司吉人那里学到了卡只洛伊的仪式而到现在还实行着这种仪式，任何人如果被传授以这种仪式，他便会懂得我的意思。萨摩特拉开人以前是由到雅典人这里来和他们住在一起的佩拉司吉人住着的，萨摩特拉开人就是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仪式的。因此，雅典人便第一个制作了海尔美士的温褻神像，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佩拉司吉人教了他们。佩拉司吉人关于这件事曾讲过一个神圣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萨摩特拉开的秘仪中是曾经加以说明的。

(52)在先前的时候，佩拉司吉人呈献牺牲时向神呼号，但是他们并不呼叫任何一位神的名字；因为他们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名字。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在多辉那有人告诉过我。他们称它们为神，因为一切事物和这些事物的适当分配都是由它们来安排的。然而。在一个长时期以后，他们从埃及学到了首先是其他诸神的名字，又过了很久，才学到了狄奥尼索斯的名字。于是他们立刻到多铎那的神托所去请示关于神的名字的事情。因为这个神托所被认为是希腊最古老的一个神托所，而在那时也是唯一的神托所。当佩拉司吉人那时在多铎那请示，他们应否采纳从外国传来的名字时，神托命令他们采纳这些名字。从那时起，他们便在他们奉献牺牲时使用这些神的名字；后来希腊人又从佩拉司吉人那里学到了这些名字。

(53)然而，从什么地方每一个神产生出来，或者是不是它们都一直存在着，他们的外形是怎样的，这一切可以说，是希腊人在不久之前才知道的。

因为我认为，赫西奥德与荷马的时代比之我的时代不会早位四百年；是他们把诸神的家世教给希腊人，把它们的一些名字、尊荣和技艺教给所有的人并且说出了它们的外形。然而据说比赫西奥德与荷马更老的那些诗人，在我看来，反而是生得比较晚的。上述这一切当中开头的部分是多铎那的女祭司们讲的；关于赫西奥德的、后面的部分则是我自己说的。

(54)但是，关于希腊的神托以及利比亚的神托，这都是埃及人讲的。底比斯的宙斯神的祭司们告诉我，腓尼基人曾从底比斯带走了两个女祭司：他们说他们后来打听到，其中的一个人被带走并且给卖到利比亚去了，另一个人则被卖到希腊去了。他们说，这两个妇女在上述两地第一次建立了神托所。当我问他们，他们可以知道得这样确实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他们当地的人曾到处用心寻找这两个妇女，却根本未能找到她们，但是后来才听到他们现在告诉给我的这个故事。

(55)以上是我从底比斯的祭司们那里听来的：下面则是我从多铎那的巫女们那里听来的：这是说，两只黑鸽子从底比斯飞到了埃及，一只到利比亚，一只到多铎那；后面的一只落到一株榭树上，口出人言，说那里必须设立一座宙斯神的神托所：多铎那的居民知道这乃是神的意旨，于是他们便建立了一座宣示神托的神殿。他们说，到利比亚来的那只鸽子命令利比亚人建立阿蒙神的一座神托所；这也是奉祀宙斯神的。这便是多铎那的女祭司们所说的故事。

在这些女祭司当中，最年长的是普洛美涅亚，其次是提玛列捷，最年轻的是尼坎德拉；多铎那神殿的其他执事也对此深信不疑。

(56)但是对于这件事，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腓尼基人真地带走了巫女并且把她们一个卖到利比亚，一个卖到希腊去的话，那末，我想，现在称为希腊，但以前称为佩拉司吉亚的地方，即后面的一个巫女被出卖的地方，就是铁斯普洛提亚(铁斯普洛托伊人居住的地方)了；而且她在那里被奴役之后，她立刻便在那里长着的榭树下修造了一座宙斯的神殿。因为她既然在底比斯是宙斯神殿的一名侍女，她应该记得她的故土的那座神殿，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之后，等他通晓了希腊语的时候，他便传授神托的魔术；她说她的姊妹被同样也卖了她的腓尼基人卖到利比亚去了。

(57)我认为多铎那的人们是把这些妇女称为鸽子的，因为她们说外国话，于是当地的人们便认为这种话和鸟叫一样了；然而不久妇女便说出了他们可以懂得的话，这便说明了何以他们说鸽子讲出了人言；只要她用她的外国语讲话，他们就认为她的声音象是一只晨的声音。要知道，鸽子怎么能讲人话呢？故事中所以说鸽子是黑的，这意思是说，妇女是埃及人。埃及的底比斯和多铎那的神托方式是相似的；而且从牺牲来进行占卜的方法也是从埃及学来的。

(58)埃及人又好象是第一个举行祭日时的庄严的集会、游行行列和法事的民族。希腊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这一切事物，我认为这是有根据的，因为埃及的仪式显然是非常古老的，而希腊的仪式则是不久之前才开始有的。

(59)埃及人在一年中间不是举行一次隆重的集会，而是好几次隆重的集会。在这些集会当中，最主要的同时也是举行得最热心的是布巴斯提斯市的阿尔铁米司祭。在重要性方面，次于阿尔铁米司祭的是布希里斯举行的伊西司祭。布希里斯城位于埃及三角洲的中央。在那里有伊西司神的一座最为巨大的神殿，伊西司在希腊语中是叫做戴美特尔。在撒伊司举行的雅典娜祭是

第三个最大的祭日；第四是黑里欧波里斯的太阳祭，第五是布头的列托祭，第六是帕普雷米斯市的阿列斯祭。

(60)人们到布已斯提斯市去集会时，经过的情况是这样：男子和妇女都在一起循水路前来，每只船上都乘坐着许多人，一些妇女打着手里的响板，一些男子则在全部的行程中吹奏着笛子。其他的旅客，不分男女，则都唱歌和鼓掌。当他们在往布巴斯提斯的途中到临河的两岸之上的任何市镇时，他们都使船靠岸；于是一些妇女继续象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做，一些妇女高声向那个市镇的妇女开玩笑，一些妇女跳舞，再有一些妇女站起来撩起衣服来露出自己的身体。在他们这样地行过了全程的水路以后，他们便到了布已斯提斯：在那里他们用丰富的牺牲来庆祝祭日。在这一个祭日里听消耗的酒比一年剩下的全部时期所消耗的酒坯要多：参加祭日的人，单是计算成年男女，不把小孩针算在内，根据当地人的说法，便有七十万人。

(61)这便是他们在那里的行事。至于布希里斯城的伊西司祭的仪式，我已经说过了。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全体男女群众在牺牲式结束后捶胸哀悼。至于他们所哀悼的是谁，由于在宗教上害怕犯不敬之罪，我就不提了。住在埃及的卡里亚人在这个日子里做得比他们还要过火，这些卡里亚人甚至用小刀把自己的前额割伤。由于这样做，他们就可以使人知道，他们乃是异邦人，而不是埃及人。

(62)一个夜晚，当他们在撒伊司集会奉献牺牲时，那里所有的居民都在自己家周边的户外点上许多油灯。他们所用的油灯是满盛看油与盐的混合物的一种碟状器皿，灯心就浮在那上面。这些油灯整夜都点着，因此这个祭日就称为灯祭。那些不参加祭典的埃及人，在祭日的那天夜里，也要和其他的人一样地小心守夜，不叫油灯熄灭。点灯不限于撒伊司一城，而是遍及于全埃及。有一段圣话可以说明为什么要特别奉祀这一夜，为什么在这一夜里要点油灯。

(63)在黑里欧波里斯和布头，他们到那里去集会只是为了奉献牺牲：但是在帕普雷美斯，则除了和别的地方同样地奉献牺牲和同样地执笔仪式之外，人们还有下面的一种风俗。即当太阳下落的时候。

只有几个祭司留下继续照管着神像，大部分的祭司则在手里拿着木棍，站在神殿入口的地方。站在这些人对面的又有一千多人，他们和另外那些人一样地拿着木棍并在那里发愿。原来保存在一个包着金箔的小木祠里面的神像，在祭日的前一天，便从一座神殿搬到另一个圣堂去。还负责照料神像的少数祭司把神像和那个小木祠一起放到一只四轮车上拖着。守在神殿门口的另外那些祭司不许它进去。于是发愿的那些人便走向前来站在神的一方面进行争执，他们向守门的人动武，这必然会受到抵抗。结果就发生了以木棍为武器的猛烈械斗，双方都有被打破了脑袋的，而且我相信，许多人会因伤殒命。虽然，埃及人说，在械斗中没有死过一个人。至于这个祭日是如何起源的，当地的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他们说，阿列斯的母亲过去曾住在这个神殿里；阿列斯并不是在自己母亲的跟前养大的，但是在他长大成人之后却想会见他的母亲。不过在他来的时候，由于侍者先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而拒绝了他，结果没有使他进去。于是阿列斯便到另一个市镇去，纠合了一批人，借着这些人的帮助严惩了侍卫而得以进去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因此，他们说，在这个祭日里便有了举行一堤木棍斗争以奉祀阿列斯的风俗。

(64)此外，埃及人又第一个在宗教上作出规定，在神殿的区域内不得与

妇人交媾，而在交媾后如不沐浴，也不得进入神殿的区域之内。几乎所有其他民族，除去希腊人和埃及人之外，在这件事上的做法都不大经心，他们认为在这件事上人和兽类一样不受任何的约束。他们说，人们可以看到鲁种兽类和鸟类在神殿和圣域之内支配，而如果神不喜欢它们这样做的话，这样的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这便是他们为这一行动辩护的理由，但我本人是不能同意这一理由的。

(65)埃及人在这一方面，和他们在关于神圣仪式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是特别小心地注意不破坏神殿的宗教习惯的。

埃及虽然和利比亚接壤，但不是一个有很多野兽的地方。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一切鲁类，不管是家畜还是其他，都被认为是神圣的。如果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它们要作为圣兽奉献给神的话，那我就势必要讲到宗教上的事情，而这却是我特别不愿意谈到的。到现在为止，我约略涉及的有关鲁点都纯粹是出于不得已我才加以介绍的。下面我再谈一下他们对待动物的习惯。每一种动物都指定一些看守人，男的女的都有，他们的任务就是喂养它们。这个职务是父子相传的。各各城市的居民在他们对任何一个神发愿的时候，他们都要向属于这个神的动物奉献一些东西，方式是这样：在他们发愿之后，他们便抬自己的孩子剃发，或是全剃、或是剃一半、或是剃三分之一，然后把这头发放在秤上来称量以便确定同样分量的银子。不管头发的重量多少，都要把同等分量的银子交给这些动物的女管理人，女管理人便切下相当银子的价值那样多数量的鱼来喂它，因为这鱼就是用来喂它们的食物。如果一个人杀死了一只圣兽，如果他是故意的，他便要被处以死刑，如果是误杀。那他便要付出祭司规定的任何数量的罚金。如果有谁杀死了朱鹭或鹰，则不管是故意还是误杀，一律须处以死刑。

(66)埃及家畜的数目非常大，如果不是由于在猫的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数目就还要大。原来在母猫生小猫的时候，它们便不再和公猫住在一起，但是公猫想和母猫住到一处而又得不到母猫的同意，于是它们便想出一种办法来，这就是从母猫那里把小猫偷了出来杀死，但是不吃掉它们；母猫既然失去了小猫，便想再把小猫补上，因此它们就愿意与公猫同居了，因为它们是特别喜欢有小猫的。在埃及，每当起大的时候，在猫身上便有非常奇妙的情况发生了。居民们不去管火在那里大烧特烧，而是一个离一个不远地围立在火场的四周注意着猫，但是猫却穿过人们中间或是跳过人们一直投到火里去。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埃及人便要举行盛大的哀悼。如果在普通家庭中，一只猫自然地死去的话，则这一家所有家里的人都要把眉毛剃去，如果死的是一条狗，他们就要剃头和全身。

(67)死猫都要送到布西斯提斯城的灵庙去，在那里制成木乃伊，而后埋葬起来。狗是各自埋葬在原来城市的坟墓里。埋葬猫鼬的情况也和狗一样。但是，鹰和野鼠却要送到布头城去埋葬，朱鹭则要送到海尔摩波里斯去。在埃及罕见的熊以及比狐狸稍大的狼都是被发现在什么地方死掉就在当地埋葬的。

(68)鳄鱼是怎样一种动物呢？它是这样的：在冬天的四个月里，它什么都不吃；它是水陆两栖的四足兽。母鳄在岸上产卵和孵化，它们一天当中大部分是生活在于地上，但是在夜里它们便退回河中，因为河里的水比夜中的空气和露水温暖的。在我们所知道的动物当中，这是仅有的一种能够从最小的东西长成最大的东西的动物。因为鳄鱼卵只比鹅卵大不了许多，而小鳄

鱼卵的大小也相仿佛。可是当它长成之后，这个动物可以有十七佩巨斯长或者更长。它的眼和猪的眼相似，它有和它的身体大小相适应的巨大的牙齿和尘齿。它和所有其他的动物不同，它没有舌头。它的下颚不能动，在这一点上它也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上颚动而下颚不动的动物。它还有强大有力的爪，背上有非常坚硬的穿不透的鳞皮。它在水里看不见东面，但是在陆地上它的目光是很锐利的。既然它住在水里，因此在它的口腔里满都是水蛭。所有的鸟兽看到它都会逃避，但是它却和一种叫做特洛奇洛斯的小鸟和平相处，因为这种小鸟可以给它做事情。原来每当鳄鱼从水里到岸上来的时候，它习惯于张开大嘴躺在那里(多半是向着西风张着)，在这个时候，称为特洛奇洛斯的小鸟便到它的嘴里去啄食水蛭。鳄鱼喜欢小鸟对它的恩惠，因此它便注意不去伤害这种小鸟。

(69)有一些埃及人把鳄鱼看成是神兽，但另一些埃及人则把它看成是敌人。住在底比斯附近的人们和在莫伊利斯湖周边居住的人们特别尊敬鳄鱼。在上述的每个地方，他们每人都特别养一只鳄鱼，训练它、耍它听使唤。他们把溶化的石头(这里指玻璃——译者)或是黄金的耳环给鳄鱼带在耳朵上面，把脚环套在它的前脚上面，每天给它一定数量的食物和一些活的东西；他们在它活着的时候尽最大的可能好好看待它，并在它死后把它制成木乃伊，然后埋到圣墓里面去。但另一方面，埃烈旁提涅市一带的人们却根本不把鳄鱼看成是神兽，他们甚至以鳄鱼为食。在埃及语中，人们不称它们为鳄鱼，而称之为卡姆普撒。伊奥尼亚人称它们为鳄鱼(希腊语原音是克罗科狄洛斯——译者)是因为它的形状和出没在伊奥尼亚壁上并且被称为克罗科狄洛斯的蜥蜴相似之故。

(70)捉鳄鱼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我现在只来谈在我看来是值得叙述的那一种。把一块猪脊骨肉放在钩上作饵并且让这块肉飘浮在河的中流，但这时猎人自己却在岸上带看一口活小猪，并打这口猪。鳄鱼听见猪叫就顺着叫声赶来，它碰到这块猪脊骨肉便把它吞了下去。这时岸上的人们便拉钓绳。当他们把鳄鱼拉到岸上来的时候，猎人们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用泥糊上它的眼睛。这件事做到之后，这个猎获物便很容易控制了，否则的话，要控制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71)在帕普雷米斯诺姆，河马是一种神兽，但在埃及的其他地方则不是这样。它的形状是这样：它有四条腿，有象牡牛那样的双蹄，扁平的鼻子。它的鬃毛与尾巴和马一样，有向外突出的于齿，叫的声音也和马嘶一样。在大小上，它和最大的牛相同。它的皮肤是如此地粗厚，而在干燥之后可以制造投枪的柄。

(72)在尼罗河里也有水獭，水獭也被埃及人认为是神圣的。在鱼类中，只有两种是被祝为神圣的。它们是被称为列披多托斯的一种负和鳗鱼。这两种鱼以及禽类当中的鸭，都被认为是尼罗河的圣物。

(73)他们还有一种称为波伊尼克斯的圣息，这种鸟我本人除了在图画上以外，从来没有看见过。甚至在埃及，这诚然都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动物；而根据黑里欧波里斯人的说法，只有每隔五百年，当它的父鸟死的时候，它才到这里来一次。如果这种鸟和图上听画的一样的话，则它的大小和形状便是这样：它的羽毛大部分是红的，部分是金色的，而它的轮廓和大小几乎和鹰完全一样。埃及人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鸟做些什么事情，但这个故事在我看来是不可信的。他们说，它是从阿拉伯带看全身敷着没药的父鸟来的。它把父鸟带到太阳神的神殿，并在那里埋葬了父鸟。他们说，为了带着这个父鸟，它首先用没药做一个它可以带得动的卵并把它带起来以便试一试它是否经得住这样的份量，然后它把这个卵掏空，把它的父鸟放进去，再把卵中空隙的地方用没药塞满。于是这个卵便又和起初的重量完全相同了。在这样地包裹完毕以后，它便把这个父鸟带到埃及，并把它安放在太阳神神殿里。这便是他们所传说的、关于这个鸟的所做所为的故事。

(74)在底比斯的附近，有对人完全无害的圣蛇。它们都是很小的，头顶上还长春两只角。在这些蛇死掉的时候，它们被埋葬在宙斯神的神殿里，因为这些蛇据说都是宙斯神的圣兽。

(75)我曾有一次到阿拉伯的几乎对着布头城的一个地方，去打听关于带翼的蛇的事情。在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了不可胜数的蛇骨和脊椎：脊椎有许多堆，有些大，有些小，有些则更要小。蛇骨散在之地在山间狭窄山路的进入平原的入口处，峡谷开向和埃及的大平原相连接的一片广阔的平原。故事说，春天到来的时候，翼蛇便从阿拉伯飞到埃及来，但是在这个峡谷的地方遇到一种称为伊比斯的鸟，这种鸟禁止它们进入峡谷并把它们全部杀死。阿拉伯人说埃及人由于伊比斯鸟所做的事情而对之非常崇敬，埃及人也承认，他们是为了这个理由而尊敬这种鸟的。

(76)伊比斯鸟的样子是这样。它全身漆黑，两只腿和仙鹤的腿相似。它的喙部弯曲的很厉害而它的大小大约和秧鷄相等。这便是与翼蛇作战的伊比斯鸟的外形。

(伊比斯鸟确实是育两种的)，而人们比较习见的一种，头部和颈部是没有羽毛的；它们的毛色是白色的，除了头、颈、翅膀尖端和尾已之外(这些部

分全是漆黑的)；鸟的腿和嗓和其他伊比斯鸟的相似。翼蛇的样子和水蛇一样。它的两翼上没有羽毛，而是很象蝙蝠的两翼。关于圣兽这个题目的话、我就讲到这儿了。

(77)至于埃及人本身，应当说，居住在农业地区的那些人在全人类当中是最用心保存过去的记忆的人，而在我所请教的人们当中，也从来没有人有这样多的历史知识。现在我要说一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每一个月里，他们连续三天服用泻剂，他们是用呕吐和灌肠的办法来达到保健的目的。因为他们相信，人之所以得病，全是从他们所吃的东西而引起的。甚至如果没有这个办法，埃及人也是世界上仅次于利比亚人的最健康的人。我以为它的理由是，那里一年四季的气候都是一样的；因为变化，特别是季节的变化，乃是人类致病的重大原因。他们吃面包，他们用一种小麦制造他们称为库列斯提斯的一块块的面包。在酒类方面，他们饮用一种大麦酒；因为他们国内是没有葡萄的。他们吃生鱼：或是太阳晒干的鱼，或是盐水腌起来的鱼。鹌鹑、鸭子和小禽类都是腌了生吃的，所有其他各种禽类以及鱼类，除去埃及人认为是圣物的以外，则都是烤了或是煮了之后才吃的。

(78)在富人的筵席上，进餐完毕之后，便有一个人带上一个模型来，这是一具涂得和刻得和原物十分相似的棺木和尸首，大构有一佩巨斯或两佩巨斯长。他把这个东西给赴宴的每一个人看，说：“饮酒作乐吧，不然就请看一看这个；你死了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这就是他们在大张饮宴时的风俗。

(79)他们遵守着他们的父祖的风习，并且不在这上面增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在他们其他值得一记的风俗习惯当中，还有这样一个：他们有一支歌，这就是在腓尼基、赛浦路斯以及其他地方所唱的里带司歌。每个足族对这个里籍司歌都有他们自己的名字，但这就是希腊人唱的并称之为里诺司的同样的那一支歌。但埃及人从哪里得到这个名字，在我看来是埃及的许多奇怪的事情之一。他们显然是从太古以来便唱这大歌的；在埃及语中，相当于里诺司这个名字的是玛涅洛司。埃及人告诉我，玛涅洛司是他们第一个国王的独生子，他夭折了，因此埃及人便为他唱这首挽歌向他致敬；他们说，这是他们最早的，也是他们仅有一首歌。

(80)还有一种风俗，在希腊人当中只有拉凯戴孟人和埃及人同样地有这种风俗。年轻人遇到年长的人时，要避到一旁让路，而当年长的人走近时，他们要从座位上站起来。但是他们还有另一种希腊任何地方都不如道的习惯，那就是路上的行人相互不打招呼，只是把手伸到膝头的地方作为行礼。

(81)他们穿着一种麻布的内衣，内衣的边垂在腿部的四周，这种内衣他们称为卡拉西里司：内衣上则罩着白色的羊毛外衣。但是毛织品不能带人神殿或是与人一同埋葬。他俩是禁止这样做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遵从着与欧尔培鸟司教和巴科司教的教仪相同的规定，但这规定实际上是埃及的和毕达哥拉斯的；因为凡是被传授以这些教仪的人，都不能穿着羊毛的衣服下葬。关于这件事，是有一个宗教上的传说的。

(82)我再来谈一下埃及人的其他发明。他们把每一个月和每一天都分配给一位神；他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生日而说出这个人他的命运如何，一生结果如何，性情癖好如何。这一点给作诗的希腊人提供了材料。他们给他们自

可能自 ma-n-hra (意为“回到我们这里来罢”)这个叠句而来。

己所提出的脱兆，比所有其他民族加到一起的还要多：当一件有睽兆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便注意到它所引起的后果并把它记载下来；如果同类的事情又发生了，他们便认为会发生相类似的后果。

(83)至于他们的预言术，那是几个神的事情，而决不是任何凡人的事情；在那里，有海拉克列斯、阿波罗、雅典娜、阿尔铁米司、阿列斯和宙斯的神托所，而最受尊崇的则是布头城的列托的神托所。尽管如此，他们仍有各种各样的占卜术，而不单单是一种。

(84)在他们那里，医术的分工是很细的，每一个医生只治一种病，不治更多种的病。国内的医生是非常多的，有治眼的，有治头的，有治牙的：有治肚子的，有治各种隐疾的。

(85)下面我再说一说他们哀悼和埋葬死者的方法。任何时候当家中死了一个有名的人物的时候，则家中所有的妇女使用泥土涂抹她们的面部或是头部。随后，她们便和亲族中的一切妇女离开家中的尸体，到城中的各处巡行哀悼，她们的外文束上带子，但胸部则要裸露出来。另一方面，男子也要在那里捶胸哀悼，衣服也同样要束上带子。等这一点做完之后，他们便把死者的遗体送去作木乃伊。

(86)有一些人是专门做这件事情的，他们有这一行的专门的手艺。当一个尸体送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这些人就把涂画得逼真的木制尸体模型拿给送尸体的人们看。他们说，有一种最高明的制作木乃伊的手艺，掌握它的人的名字在谈到这类问题时，我是因禁忌而不能讲出来的。他们提到的第二个办法不如第一个完美，价钱也比较便宜，第三个办法则最便宜。他们拾人看过这些之后，就问尸主他们希望用什么办法处理尸体。尸主和他把价钱谈妥之后就离开，而留在那里的工人们便动手把尸体制成木乃伊。如果他们使用最完美的办法来加工的话，他们首先从鼻孔中用铁钩掏出一部分的脑子并且把一些药料注到脑子里去清洗其他部分。然后，他们用埃西欧匹亚石制成的锐利的刀，在侧腹上切一个口子，把内脏完全取出来，把腹部弄干净，用椰子酒和捣碎的香料加以冲刷，然后再用捣碎的纯粹没药、桂皮以及乳香以外的其他香料填到里面去，再照原来的样子缝好。这一步做完了之后，这个尸体便在硝石当中放置七十日。超过了这个时间是不许可的。到七十天位去的时候，他们便洗这个尸体，并把尸体从头到脚用细麻布的绷带包裹起来，外面再涂上通常在埃及代替普通胶水使用的树胶，这之后尸体便这个样子送回给他的亲属，亲属得到这个尸体，便把它放到特制的人形木盒子里去。他们把木盒子关上，便把它保管在墓室里，靠墙直放着。

(87)这便是费用最贵的那一种调理尸体的方法。如果人们不愿意化费太多，而选择第二种，即中等办法的话，那未便是这样的：制作木乃伊的人先把注射器装满杉树制造的油，然后把它注射到尸体的腹部去，既不切开尸体，也不掏出脏腑。注射是从肛门进去的，但注射后肛门便被堵上以防流出。然后在规定的日子中间放在硝石里，而到了规定的日期，他们就叫杉树油再流出来。正是由于杉树油的作用的关系，整个内脏和肠子都被溶化而变成了液体。这时硝石已经分解了肌肉，因而这个尸体剩下的便只有皮和骨了。尸体便这样地归还给死者的亲属，再也不加什么工了。

(88)再穷一些的人是用第三种办法来制作木乃伊的。这种方法就是把腹部用泻剂清洗一下，然后把尸体放到硝石里浸七十日，再把它交给尸体的亲属带回去。

(89)有身分的人物的夫人以及非常美丽的和尊贵的妇女，在她们死后并不是立刻送到制作木乃伊的人那里去，而是在她们死后三、四天再送到他们那里去。这样做的原因是防止木乃伊工匠和她们的尸体交配。据说有一次一个工匠被发现污辱了一个新死的妇女，因而被他们同行的工匠揭发了。

(90)不管是一个埃及人，还是一个外国人，只要他是被鳄鱼拉去咬死或是淹在河里而丧命的，则这个人被发现的地方的附近城市的居民，必须把他制成木乃伊并用尽可能隆重的礼节把它葬入圣墓。不许任何人摸这个尸体，甚至死者的朋友或亲属也不行，只有尼罗河的祭司才能够用手摸这个尸体。祭司们亲自料理这个人的丧事并埋葬他。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尸体是属于超人的。

(91)埃及人避免采用希腊人的风俗习惯，而一般说来，也就是避免采用任何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可是，虽然其他埃及人都很小心地遵守这一点，但是在底比斯诺姆涅阿波里司附近的一个大城市凯姆米司地方，有一座奉祀达纳耶的儿子培尔赛欧斯的方形神殿，神殿的四周满长着椰子树。这座神殿的前面的石造的柱廊是非常宏大的；有两座巨大的石像立在那里。在它的境内有一座圣堂，圣堂里有培尔赛欧斯的神像。根据凯姆米司人的说法，培尔赛欧斯常常在他们面前显现、有时在他们的土地上，有时在这个神殿里。人们还找到他穿的鞋子，足有二佩巨斯长。自从这只鞋破发现，全埃及便大为繁荣起来了。这便是他们的说法。在奉祀培尔赛欧斯的时候，他们使用了希腊的仪式，这就是说，为他举办包括各种比赛在内的运动会。会上以家畜、外灰和皮革为奖品。我曾问仗凯姆米司人，为什么培尔赛欧斯只是对他们显现，而不在埃及的其他地方，为什么他们在举行运动会这一点上面，与其他埃及人不同。他们回答说，培尔赛欧斯是出身于他们的城市的。渡海到希腊去的达纳乌司和律安凯鸟斯便是凯姆米司人，而培尔赛欧斯据说便是他们一系下传的后裔。在回溯家系的时候，他们还谈到，当培尔赛欧斯为了也是希腊人所说的理由，即从利比亚带着戈尔冈的头，而来到埃及的时候，他怎样到凯姆米司拜访了他们并承认他们是他的亲属，他怎样在他到达埃及之前便从他的母亲那里听到了他们的城市的名字。他们说这是根据他的命令，他们才为他举办了运动会的。

(92)以上所述，都是居住在沼泽地带上方的埃及人的风俗习惯，沼泽地带的居民，他们的风俗习惯，不拘是在其他各方面，还是在象在希腊那样每一个人只有一个妻子这一方面，都是和其他埃及人相同的。但是为了使食物的费用节省一些，沼泽地带的居民想出了这样的一些办法。当尼罗河上涨，而河水湮没了两岸平原的时候，在平原的水中生长大量的埃及人称为罗托斯的百合，他们把这种百合采下来放在太阳下晒干，然后他们便从百合的中央取出象是罌粟那样的东西捣碎并用它们做成面包。这种罗托斯的根也可以吃，它有一种甜美的味道；它是圆形的，大小和苹果差不多。河里另生长着一种百合，这种百合和蔷薇相似。它的果实长在从根部抽出的另一株茎上的花萼当中，外形几乎完全和蜂巢相似。它里面有许多和橄榄核大小差不多的种子，这些种子生吃或是晒干了吃都可以。每年在沼泽里生长的纸草都给他们拔出来，它的上部割掉作为其他的各项用途，下面剩下的大约一佩巨斯长的部分则吃掉或是卖掉。凡是想享受一下纸草的最好的美味的人，就把它放到烧缸了的瓦罐里去烘一下再吃。但其中也有一些人是完全以鱼类为活的。他们捉到角，并把它们的脏腑取出米之后，便把他们放在太阳下晒干，

然后干着把它们作为食物。

(93)群居性的鱼并不是常常在河里生产的，它们都养在湖里，养育的情况是这样：当它们要产卵的时候，它们便成群地游到海里去，雄性的鱼领在前面，放出它们的精子，雌性的则跟在后面把这些精子吞下去，这样便受精了。当雌性的鱼在海里面受胎的时候，所有的鱼便游回自己的老家：但这一次领先的是雌性的鱼而不是雄性的鱼了，它们成群地游在前面，并且象雄性的鱼那样地，一点一点地放出它们那象小米那样的一些卵来，而跟在后面的雄性的鱼便吞食了这些卵。这些小米状的东西或卵，就是鱼。鱼就是从没有被吞食的那些留下来的卵成长起来的。那些在游向海中时被捉住的鱼，在它们的头部的左方有伤痕，在从海中游回时被捉住的鱼，则在它们的头部的右方有伤痕。所以有这样的现象发生，是因为它们向海的方面游去时，它们紧挨着左岸，而在游回的时候，仍旧紧挨着原岸，尽量地挨着它、触着它；而我想这是它们害怕水流会把它们冲出它们的道路的缘故。当尼罗河开始上淡的时候，在河流附近低洼的和沼泽的地带首先开始积满了水，这是从河里缓缓流出的水，而在这些地方涨满了水的时候，它们里面立刻就满都是小鱼了。它们可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想我是可以猜到的。当尼罗河河水下落的时候，鱼便在它们随着最后的水离舟之前产卵在泥里：而时间转回来的时候，第二年的河水又氾滥了，从这些鱼卵里立刻便生出鱼来。因此，关于鱼的事情讲到这里也就够了。

(94)在沼泽地带周边居住的埃及人使用一种从蓖麻子制造的油，他们称这种蓖麻子为奇奇。他们在河岸与湖岸上播种这种植物；在希腊，这种植物是野生的；埃及种的蓖麻结子很多，但是气味很不好闻，人们把这种蓖麻子收集起来，或是捣碎和压榨，或是在焙过之后再煮，而把从里面流出的液体收集起来。这是一种不次于橄榄油的、富于油质的液体，它可以作灯油用并有一股浓烈的气味。

(95)蚊子是很多的；埃及人防蚊的办法是这样：住在比沼泽地带要高的那些人，他们可以很安全地爬到顶楼上去睡觉，因为风会使蚊子不能飞到那上面去：在沼泽地带四周住的人们则有另一种办法来代替顶楼。他们每个人都有个网子，他们白天用这个网子打鱼，晚上就把这个网子张在他睡觉的床的四周，然后爬进去睡觉。如果他穿着外衣或裹着亚麻布睡，那蚊子会把它咬穿了：但是它们甚至根本不试图穿过网子去咬里面的人。

(96)他们用来运货的船是用一种橡胶树制造的，这种树的外形很象库列涅的莲花，它的汁液便是树胶。从这种树他们切下两佩巨斯长的木板，把它们象是砌砖那样地排列在一起；然后他们使用把这些两佩巨斯长的木板紧系在长而又密排的木柱之上的办法来造船身。这样弄好了之后，他们便把大梁横着放到木板上。他们是不用肋材的。他们用低草来填充里面接榫的地方。船的龙骨上有一个孔，舵就从这个孔穿过去。船桅是橡胶树做的，帆是用纸草做的。除非强力的阵风连续刮，这种船是不能逆流驶行的。它们要用岸上的人来拖：但是在顺流而下的时候，却可以这样办：他们用个檉柳木制造的筏，系着两塔兰特重穿孔的石头和草席：木筏放到水里要它飘在船的前面，用一根绳子把它和船系在一起，石头也用一根绳子系在船的后部。这样，给水流推动着，木筏便顺流迅速下行并拖着这个“巴利司”

(这是这些船的名字)，而垂到后面的河水里的石头，它的作用则是保持船行的进路笔直。这种船是很多的，有一些船载运看成千上万塔兰特重的货

物。

(97)当尼罗河氾滥到地面上来的时候，只有市镇才可以被看到高高地在水面之上并且是干燥的，和爱琴海上的岛屿非常相似。只有这些市镇露在水面之上，而埃及的其他地方则完全是一片水。因此，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便不象寻常那样在河道中往来，而是往来于全部水域之上了。从纳扁克拉提斯到孟斐斯上行的船只实际上就是经过金字塔本身的近旁的：虽然通常的河道不是这样，而是经过三角洲的顶点和凯尔卡索洛斯市镇的。但是你如果从海和卡诺包斯到纳岛竟拉提斯去的话，那你就经过安提拉市附近的田野和那被称为阿尔康德洛斯的城市。

(98)安提拉是一个有名的城市，它是专阴指定为统治埃及的国王的王后供应鞋子的。自从埃及被波斯人征服以来，事情一直就是这样的。另一个城市，我以为，是因阿凯亚人普提奥斯的儿子、达纳乌司的女婿、阿尔康德洛斯而得名的；因为这是被称为阿尔康德洛斯之城的。也可能有另一个阿尔康德洛斯；然而这个名字却不是埃及的名字。

(99)以上所述都是我个人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的结果。下面我再根据我所听到的记述一下埃及的历年事件，这上面再加上一些我自己看到的东西。祭司们告诉我说，米恩是埃及的第一位国王，他第一个修筑了一道堤坝把孟斐斯和尼罗河隔了开来。整个河流从利比亚那一面的砂山下面紧挨着流过去，但是米恩却在河上筑了一道堤坝而使它在孟斐斯上方一百斯塔翹昂左右远的地方开始折向南方流去了。这样他便使旧道干涸下来并用一道河渠引领河水使它经过山与山的中间。而直到今天，波斯人都非常注意河的这一个水曲，每年都加固它的堤坝，以便使它把河水保持在河道里。因为，如果尼罗河冲毁了堤坝并且湮没了这里的话，整个孟斐斯便有被湮没的危险了。但当这第一位国王米恩修堤而使这个地方成为干地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在那里建立了现在称为孟斐斯的一座城(甚至孟斐斯也位于埃及的狭窄部分)，而在它的外部，他在它的北部和西部引出河水而挖掘了一个湖(而尼罗河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东界)，第二，他在那里修建了一个最值得一记的伟大的海帕伊司托斯神殿。

(100)在他的后面有三百三十个国王，祭司们从一卷纸草把他们的名字念给我听。在所有这许多代里，有十八位埃西欧匹亚的国王和一位土著的王后；其他的便都是埃及人了。王后的名字和巴比伦女王的名字一样，也叫做尼托克里司。他们说，她是继承了她的哥哥的王位的，她的哥哥曾是埃及的国王并且为他的臣民杀死，然后臣民使她登上了王位。为了给她的哥哥复仇，她想出了一个狡诈的计划，而她使用这个计划杀死了许多埃及人，她修建了一间宏大的地下室，她借口庆祝这间地下室的落成，心中却想着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她召请她知道曾作为主要人物参加谋杀她的哥哥的那些埃及人未赴盛宴，但当他们正在欲宴的时候，她忽然把河水放了进来，这河水是从在他们头上秘密修建的大水道引进来的。关于她，祭司们所谈的只有这些，此外还有这样一件事，即当她做完了我上面所谈的事情时，她便投身到一间充满了灰烬的屋子里面去，以便逃避她可能会受到的报复。

(101)他们说，其他的国王都是没有什么业绩可言的人物，他们都是没有留下什么可以纪念的东西的不值得一提的人物。例外的只有最后的一个国王叫做莫伊利斯的。这个莫伊利斯在位的时候，留下了几个纪念物：海帕伊司托斯神殿的北门；他下令挖掘的湖，这个湖的四周有多少斯塔迪昂我下面就

要谈到；此外还有他在湖中修建的金字塔，这些金字塔的大小将要在谈到它们所在的那个湖的时候提一下。这便是莫伊利斯留下的业情，其他的国王则谁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102)我不谈这些国王了，因而现在我就要谈一谈在他们之后统治的一个名叫塞索斯特里斯的国王。祭司们说，他第一个率领着一队战船从阿拉伯湾沿着红海海岸向前推进，征服了他经过的沿岸的各个民族，直到他最后到达因浅滩而无法行船的一片海洋地带。

因此他便从那里返回埃及，祭司们说，他又集合了一大支军队，通过大陆前进，把他在道上遇到的每一个足族全都征服了。凡是当地居民对他的进攻加以抗击并英勇地为本身的自由而战的地方，他便在那里设立石柱，石柱上刻着他的名字和他的国家的名字，并在上面说明他怎样用他自己的武力使这里的居足屈服在他的统治之下。但相反地，在未经一战而很快地便被征服的地方，则他在石柱上所刻的和在奋勇抵抗的民族那里所刻的铭文一样，只是在这之外，更加上一个妇女的阴部的图像，打算表明这是一个女人气的民族，也就是说不好战的、懦弱的民族。

(103)这样他便等过了整个亚细亚大陆，从这里他又进入欧罗巴，征服了斯奇提亚人和色雷斯人。我以为他的军队就来到这里，而没有开到比这些人更远的地方去。因为在他们的国土上还看得到他树立的石柱，但是在更远的地方看不到这样的石柱了。从色雷斯返回埃及的时候，他在途中到达了帕希斯河的河岸。在这里我不能确定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可能是国王塞索斯特里斯自己把他的一部分军队从他的主力分出来，把他们留在那里殖民，也可能是他的一部分军队在流浪的征途上感到厌倦而在这条河的河岸上定居下来了。

(104)科尔启斯人是埃及人那是明显不过的事情了。在我听别人提起这个事实之前，我自己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了。在我开始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便在科尔启斯和埃及两地对当地人加以探询。我发现科尔启斯人对于埃及人的记忆比埃及人对科尔启斯人的记忆更清楚。然而埃及人仍然是说，他们认为科尔启斯人是塞索斯特里斯的军队的一部分。我个人这样推测的根据，首先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他们的肤色是黑的，毛发是卷曲的(但是在他们之外的其他民族也有这样的，因此单是这一事实确实是没有意义)，但此外，也是特别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即科尔启斯人、埃及人和埃西欧匹亚人是从远古以来实行割礼的仅有的几个民族。

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自己都承认，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这个风俗。而在铁尔莫东河与帕契特尼欧斯河沿岸地带居住的叙利亚人以及与他们相邻的玛克罗涅斯人则说，这种风俗是他们最近从科尔启斯人那里学来的。要言之，这些人便是世界上仅有的行割礼的民族，而且非常明显，他们在这一点上面，是模仿埃及人的。至于埃西欧匹亚人本身，则我诚然还不能断定。是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割礼，还是埃及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割礼，但这显然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风俗了。然而和埃及人有交往的人们从埃及人那里学得了这一风俗，我却从这样一件事而很清楚地得到证实：即当腓尼基人中凡是和希腊人有交往的，他们就不在这件事上模仿埃及人并且不给自己的子施行割礼。

希腊人称拉美西斯二世为塞索斯特里斯。

(105)不，关于科尔启斯人如何与埃及人相似的一点，我还可以补充另一件事。这两个民族织造亚麻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但世界所有其他的人们则都完全不知道这种织造的方法。他们在全部生活方式上以及在他们的语言上也是相似的。希腊人称科尔启斯的亚麻为萨地尼亚亚麻，但称从埃及来的亚麻为埃及亚麻。

(106)埃及国王塞索斯特里斯在他所征服的各地所树立的石柱，大部分都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在叙利亚的，叫做巴勒斯坦的那一部分，我亲自看到它们仍然耸立在那里，石柱上面刻着我上面所说的词句和妇女的阴部。在伊奥尼亚也有这位国王的两个图像刻在岩石上，一个在从以弗所到波凯亚的道路上，另一个在从撒尔迪斯到士麦拿的道路上。每个地方的图像所刻画的都是一个四佩旦斯一斯披塔美高的男子，右手持枪，左手持弓，其余的装束则一部分象埃及人，一部分象埃西欧匹亚人。穿过胸部从肩到肩有一行铭文，这是用埃及的僧体文字写的，意思是说：“我用我的肩部的力量征服了这个国土”。征服者没有说出他是谁，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虽然，塞索斯特里斯在其他地方是记载着这些事项的。因此有一些看到这些图像的人便猜测说这是美姆农的像。不过这样想的人离开事实是很远的。

(107)祭司们又说，这个塞索斯特里斯在他带着他从被征服的各国得来的大批俘虏回国时，他的那个在他离开时曾被任命为埃及总督的弟弟在佩鲁希昂的达普纳伊迎接他，并且请他参加宴会，他和他的儿子们都参加了这个宴会。于是他的弟弟便在那一建筑物的四周堆积了大量的薪材，这样做完了之后，就把它点着了。当塞索斯特里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立刻便接受了陪他一道赴宴的他的妻子的忠告，把他们的六个儿子中的两个儿子投到火上作为火焰中的桥梁，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其余的人踏过这两个人而逃跑了。塞索斯特里斯照着她的话做了，因此他本人和他其余的孩子便得了救。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活活地被烧死了。

(108)塞索斯特里斯于是返回自己的国土并对他的弟弟进行了报复。在这之后，他便着手这样地利用他从被征服的各国带来的大批俘虏；他使这些俘虏搬运大块的岩石，在他的治下，这些岩石都是被运到海帕伊司托斯神殿去的；他还迫使这些俘虏挖掘在埃及地方纵横交错的许多河渠。由于使用这些强制的劳动挖掘了河渠，国内的全部面貌无意中改观了。在以前埃及是一个适于马和马车行走的地区，但从此之后，它变得对二者都完全不适合了。虽然这时它的全境是一片平原，现在它却既不适于马，又不适于马草行走，因为它的全境布满了极多的、向四面八方流的河渠。国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尼罗河的河水供应给内地不是临河的城市居民，因为在先前，河水退下去以后，他们不得不饮用他们从井里吸取的发咸的水。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埃及才到处布满了河渠的。

(109)他们又说，塞索斯特里斯在全体埃及居民中间把埃及的土地作了一次划分。他把同样大小的正方形的土地分配给所有的人，而要土地持有者每年向他缴纳租金，作为他的主要的收入。如果河水冲跑了一个人分得的土地的任何一部分，这个人就可以到国王那里去把发生的事情报告给他：于是国王便派人前来稠查并测量损失地段的面积；这样今后他的租金就要接着减少后的土地的面积来征收了。我想，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做法，埃及才第一次有了量地法，而希腊人工从那里学到了它。不过波洛斯(日鐘——译者)、格诺门(日晷——译者)以及一日之分成十二部分，这却是希腊人从巴比伦人那

里学来的。

(110)塞索斯特里斯不仅仅是埃及的国王，他还是埃西欧匹亚的国王。他是唯一的、治理埃西欧匹亚的埃及国王，作为他治下的纪念、物，他留下了耸立在海帕伊司托斯神殿阴口的那些石像，其中他自己和他的妻子的两座石像各有三十佩巨斯高，他的四个儿子的石像则各有二十佩巨斯高。在很多很多年之后，海帕伊司托斯神殿的祭司都不许波斯的国王大流士把自己的石像放在这些石像的前面，因为他们说，大流士的功业是不能够和埃及的塞索斯特里斯的功业相比的。因为他们说，塞索斯特里斯不单单是完全征服了和大流士征服的同样多的民族，他还征服了斯奇提亚人，这是大流士所未能征服的。因此，如果就功业而论，在他自己不能相比的国王的奉纳物面前，树立自己的石像，那是不公平的。据说，大流士在这一点上对祭司是谅解的。

(111)祭司们说，在塞索斯特里斯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培罗斯登上了王位。他并没有进行战事上的征伐。他由于下述的情况而双目失明了。尼罗河的河水涨到了空前的高度即十八佩巨斯，淹没了全部的田地的河水这时给突然刮起的强烈的风，吹起了浪头。于是，据说，这位国王竟鲁莽到拿起枪来，冲到河中的大浪头里面去。这之后他立刻得了眼病，而变成瞎子了。这样他一直在十年中间不能看到东西。终于在第十一个年头，从布头城有一个神托带抬他，大意是说，他的刑罚的期限就要满了，他可以用尿洗眼以便恢复他的视力。但这尿必须是属于一个忠于她的丈夫并从来没有和另外一个男人发生过关系的妇女的。因此培罗斯便首先用他的妻子的尿来试，但是丝毫没有效果，他依旧看不到东西。于是他又一个接着一个地用别的妇女的尿来试，直到最后他用这种办法恢复了视力的时候。于是除去最后使他恢复视力的这个妇女之外，他把所有的妇女集合在一处，把她们带到现在称为红土的一个城市去，在那里把她们连同那个地方全部烧死了。他娶了用尿给他治好了眼睛的妇女。而在他完全恢复视力之后，他便向一切有名的神殿奉献礼品，在这中间，最值得一记的便是他送给太阳神的神殿的两个石头的方尖碑。这是两件杰出的作品，每个碑都是一整块石头制造的，每个石碑都是一百佩巨斯长，八佩巨斯宽。

(112)他们说，继承培罗斯的是一个孟斐斯地方的人，他的名字用希腊语来说，叫做普洛铁乌斯。这个国王在孟斐斯有一个很美丽的而且装饰得漂亮的圣域，位于海帕伊司托斯神殿的南面。推罗地方的腓尼基人往在这个圣域的四周，而这整个地方便叫做推罗人营。在普洛铁乌斯的圣域里，有一座神殿，你为外国人阿普洛狄铁的神殿。我猜想这座神殿是给图恩达到乌斯的女儿海伦建造的。首先，我听见的，是因为她曾在普洛铁乌斯的宫廷里和他同居了一个时期；其次，是因为这个神殿是被称为外国人阿普洛狄铁的；原来在所有其他阿普洛狄铁的神殿中间，再也找不出另一座神殿，有带着这个外国人的头街的女神了。

(113)在回答我的关于海伦的问题的询问时，祭司们向我叙说了下面的一段经过。亚力山大从斯巴达把海伦抢走之后，他便乘船返回故国了。在他经过多岛海的时候，起了一阵烈风，这阵烈风把他吹离了原来的航路并把他吹到埃及的海域上去；从那里，(由于风势未减)，他便到了埃及，而他上岸的地点则是今日称为卡诺布斯河口的埃及河口的一个叫做塔里凯伊阿伊(盐地——译者)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的岸上育一座呈献给海拉克列斯的神殿，这座神殿到今天还存在着。如果一个奴隶从他的主人那里跑到这个神殿里来避

难，把自己的一身献给神并在自己的身上打上神圣的印记，则不管他的主人是谁，也不能再动一下这个奴隶了。直到我的这个时候，这条法律仍旧是和太古以来一样有效的。因此，听到这个神殿的规定之后，亚力山大的侍从们便从他那里逃开，跑到神殿去需求庇护。在那里他们为了要加害于他们的主人，他们便向埃及人控诉他，把他掠夺海伦的全部情况，以及他对美涅拉欧司所做的不义之行都讲了出来。他们不单是在祭司面前，而且在尼罗何河口的守吏名叫托尼司的一个人面前控诉他。

(114)托尼司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立刻写信给正在孟斐斯的普洛铁扁斯，大意是说：“从希腊来了一名异邦人：他是一个铁乌罗斯人，他在他所来自的希腊地方做了一件不义的行为。他软骗了他的主人的妻子并诱拐了她以及一笔极大财富。但是风浪迫使他漂流到这里来。我们还是耍他原样的回去呢，还是把他带来的东西给没收呢？”普洛铁乌斯回答说：“不管是谁，凡是对自己的主人有不义之行的，就把他捉来见我，这样我可以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115)托尼司得到这个命令之后，便逮捕了亚力山大并不许他的船舶离开；糙而他便带着亚力山大、海伦、全部财宝以及那些逃跑的请求庇护的人们到孟斐斯来了。当所有的人都到达的时候，普洛铁乌斯便问亚力山大，他是谁，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亚力山大在回答时叙说了他的身世，祖国的名字以及他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航行的。于是普洛铁乌斯又问他是从什么地方夺到了海伦的。在回答的时候，亚力山大支吾其词了，他并没有把老实话讲出来。于是那些逃跑的奴隶们便插进来讲，他们驳倒了他的叙述并且讲出了他的全部犯罪事实。终于在讲完之后，普洛铁乌斯作了这样的审判，“如果不是我极其慎重于使被风浪吹到我国来的任何异邦人不遭杀害的话，我一定会把你杀死来给希腊报仇的；因为你这个最卑鄙的人在受到款待以后竟会做出这样不义的事情来。首先，你诱惑了你自己的主人的妻子，可是你还不满足，你一定还要挑起她的情欲并把她拐走。但这一点你仍然不满足，在离开的时候，你还劫掠了你的主人的家财。现在，既然我极其慎重而不处死任何异邦人，因此我还是许你回去；但是我不许你带走这个女人和这些财富。他们必须留在这里，等希腊的那个异邦人亲自来把这个女人和财富带回去。至于你本人和你的同船伴侣们，我命令你们在三天之内离开我的国土到国外的什么地方去：此外，我还要警告你，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三天过后，我就要拿你当敌人看待了”。

(116)根据祭司们对我讲的话，这便是海伦所以到普洛铁乌斯这里来的情况。而在我来想，荷马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由于这件事情不是象他所用的另一个故事那样十分适于他的史诗，因此他便故意地放弃了这种说法，但同时却又表明他是知道这个说法的。从伊利亚特中他叙述亚力山大的漫游的一节，便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他在诗中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再提到这一点)；在这一节里，他说到亚力山大和海偷怎样被吹出了他们的航路，而在他们所到过的其他地方当中，他们还到达了腓尼基的西顿。这是在叙述到狄欧美戴司的武功的那一段里；原诗是这样：

在他的家里有减成五颜六色的袍子，

这是西顿的妇女们做成的：天神一样的帕理司在先前曾从东方的城市，带着这些妇女越过广大的海洋航行到这里，甚至当他把血统高贵的，美丽的海伦从她的家乡给带出来的时候。

在奥德赛里，荷马也提到了这一点：

托恩的妻子埃及人波律达姆娜

曾把这样的有效的良药

送给宙斯的女儿：因为在那里的肥沃的土地上，
生长着许多配合起来能够治病的或是害人的药草。

而美涅拉欧司也向铁列玛科斯说：

我归心似箭，但诸神把我还留在埃及。

他们因我不崇拜他们，不为他俩按时举行百牛大祭而震怒。

从上面的诗句看来，诗人表示他知道亚力山大流浪到埃及去的这件事；因为叙利亚就在埃及的旁边，而包括西顿人在内的腓尼基人又是住在叙利亚的。

(117)这些诗句和特别是这一节非常清楚地证明，赛浦路斯叙事诗并不是荷马，而是另一位诗人写的。因为赛浦路斯的叙事诗说，亚力山大偕同海伦在三天之内从斯巴达到伊里翁，一路之上是顺风 and 没有浪头的。但是根据伊利亚特，他在带着她的时候，是迷失了道路的。现在我不再谈荷马与赛浦路斯叙事诗了。

(118)但是当我问祭司们，希腊人所叙述的关于伊里翁(即特洛伊)的事情是真是假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他们研究过并且知道美涅拉欧司自己所讲的话，即在海伦被诱拐之后，希腊人的大军为援助美涅拉欧司到铁乌克兰人的国土上来。他们在那里上岸扎营之后，便派遣使者到伊里翁去，美涅拉欧司本人也是使者之一。这些人进城之后，便要求放回海伦，并交出亚力山大从美涅拉欧司那里偷出并带走的财宝，此外还要求对他们的不义之行加以赔偿：但是铁乌克兰人后来却一直发誓或是不发誓地宣称，他们那里并无向他们要求交出的海伦和财宝，人和财宝都在埃及了。他们说，他们还没有义务来赔偿现在在埃及国王普洛铁乌斯手里的东西。但是希腊人以为特洛伊人是在开他们的玩笑，于是便围攻他们的城，直到攻克了这座城。直到他们攻克了城寨，发现那里原来没有海伦并听到了和先前相同的说法，他们才相信了特洛伊人当初所说的话，而把美涅拉欧司本人派到普洛铁乌斯那里去。

(119)于是美涅拉欧司来到了埃及并溯河上行到达孟斐斯；在那里，把经过的情形如实讲了一遍之后，他受到了非常热诚的款待并且完全无伤地接回了海伦以及他的一切财富，但是，尽管他受到这样盛情的款待，美涅拉欧司却做了一件对不起埃及人的事情。原来当他要乘船离开的时候，由于天气不好而被留下；由于这种阻碍长期无法解除，他便想主意而做了一件受到禁止的事情；他捉了当地的两个孩子，拿他们作了牺牲。当人们知道他做了这样事情的时候，便憎恨并追赶他，于是他便乘船逃到利比亚去；而从那里他又到什么地方去，埃及人就知道了。祭司们告诉我说，他们在打听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若干情节，但是在他们自己国内发生的事情，他们却是言之确凿的。

(120)埃及祭司们告诉我的一切就说到这里为止了。至于我本人，我是相信他们关于海伦的说的。我的理由是这样：如果海伦是在伊里翁的话，那末不管亚力山大愿意不愿意，她也要给送回到希腊人那里的。可以肯定，普利亚莫斯和他的最亲近的人们都不会疯狂到竟会使他们自己、他们的儿子以及他们的城市冒着危险而叫亚力山大娶海伦为妻子。甚至假如他们在开头的时候有意这样做的话，那末当不仅仅是许多特洛伊人在与希腊人作战时被杀

死，而且普利亚莫斯本人在每次战斗中，如果诗人的叙事诗可信的话，都要死掉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儿子的时候，在发生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使海伦是普利亚莫斯自己的妻子，我自己也必然会想到，他是要把她送回到希腊人那里去的，如果这样做他可以躲掉目前灾祸的话。但尽管普利亚莫斯上了年纪，亚历山大却不是最近的一个王位继承者，因此他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统治者。这样的一个人是海克托尔，这是一个比亚力山大年纪大而且比他更勇敢的人物，他是很有希望在普利亚莫斯死时取得王权的。海克托尔决不会同意他的兄弟的不义之行，特别是当这个兄弟是造成海克托尔本人以及整个特洛伊的巨大灾祸的原因的时候。然而事情的结果却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因为特洛伊人那里并没有海伦可以交回，而且尽管他们讲了真话，希腊人却不相信他们；因为，我相信并认为，天意注定特洛伊的彻底摧毁，这件事将会在全体世人的面前证明，诸神确是严厉地惩罚了重大的不义之行的。我是按照我自己所相信的来讲的。

(121)在普洛铁乌斯之后统治埃及的，他们说是拉姆普西尼托司。使人想到他的名字的纪念物是他留下来的海帕伊司托斯神殿的西面的前庭；在这前面他建立了两座有二十五佩巨斯高的像。这两座像靠北面的一座埃及人称之为夏，靠南面的一座埃及人称之为冬；对他们称之为夏的那座像，他们是崇拜并且善待的，但是对于称之为冬的那座像则给以相反的待遇。

()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国王拥有这样大量的白银，以致后来的国王无人能超过他或几乎比得上他。为了他能够安全地保藏他的财富，他下令修建一间石室，这间石室的一面墙就和他的宫殿的外侧相接。但是修建这间石室的工匠却巧妙地想出一个办法，使墙壁上的一块石头砌得可以容易地给两个人，甚或一个人抽出来。

因此当石室完工的时候，国王便把他的财富储藏在里面了。但是久而久之，当这个设计的工匠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他便把孩子们(他有两个儿子)召到自己的面前来，告诉他们怎样由于在他修建国王的财库时的技艺，而为他们安排了一个非常富裕的生计。他非常详尽地告诉他们移动石头的办法并且把寻找这块石头的尺寸也向他们讲了，并且说如果他们把这些记住的话，他们便可以随便支配国王的财富了。因此，当他死去的时候，他的儿子不久便着手干他们的这件事了：他们在夜里来到王宫，很容易地在石室上找到了那块石头并把它抽了出来，这样便盗窃了大量的财富。

()当国王在一天打开石室的时候，他非常惊讶地看到盛着财宝的容器有些已经不满。但是他不知道这应当归咎于何人，因为封印毫无异状而石室也紧紧地关闭着。但是在他第二次、第三次打开石室的时候，他发现财宝更加减少了(因为盗贼并没有停止偷窃)，于是他便下令设置陷阱并把它安置在他放置财宝的容器的四周。盗贼象先前那样地又来了，他们之中的一个爬了进来；当他走近容器的时候，他立到便被陷阱捉住了。看到他自己遭到灾祸，他立刻喊他的兄弟并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要他的兄弟尽快地进来割掉他的首级，以免他被人看见和认出从而也连累了他的兄弟。他的兄弟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办法，便同意并这样做了。于是他便把石头又安放在原处，带着他的兄弟的首级回家去了。

()等到早上的时候，国王又到石室来，他吃惊地看到了一名无头贼，但是石室仍然没有打开，也看不出出入的痕迹来，于是他不知道如何好了。但是他立刻下令把盗贼的尸体悬在外城并派卫兵守在那里，告诉这些卫兵，

如果看到有人哭泣或是哀悼，就立刻把这个人捉来见他。但是当这具尸体这样给悬挂出来的时候，贼的母亲感到万分难过，她要她还活着的那个儿子想不管是怎样一个办法把那个尸首放下来并把它带回来；她并且威吓说如果他不从命的话，她就要到国王那里去报告，说他窝藏了偷来的财富。

()因此当母亲痛斥了他，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她的时候，他便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他带着他的驴子，驴子背上载运着满盛着酒的皮囊，然后就赶着它们在自己的前面走，而一直来到看守着悬挂着的尸体的卫兵的近旁；于是他便拉两三只革囊上的脚，这样就把它口解开了；而在酒向外流的时候，他便高声喊叫并且打自己的脑袋，好象是不知道先对付那一只驴子好的样子。

卫兵看到酒这样大量地流了出来，他们便拿起器皿跑到大道上去接取流出来的酒并自认为是有运气的。这个人假装作生气的样子并把卫兵们都痛骂了一顿。但是卫兵却心平气和地向他讲话。于是他立刻象是受到宽慰并且平息了怒气，直到最后，他竟把他的驴子赶到大道旁边并着手重新整理他载运的东西。结果卫兵和他谈起话来，其中的一名卫兵竟和他开玩笑而使他笑了起来，这样他又送给他们一革囊的酒。于是不费什么麻烦卫兵们便坐了下来开始饮酒，他们要他参加进来和他们在哪里共饮。他同意而留下了。他们跟他欢饮，而他又给了他们一革囊的酒，直到卫兵们由于喝的太多而酩酊大醉的时候，他们终于不得不睡着而在他们饮酒的地方卧倒了。当夜深的时候，这个贼便把他的兄弟的尸首放下来，然后为了愚弄的目的，他又剃了这些卫兵的右颊。他把这尸首放到驴背上驼着，赶回家里去，这样便完成了母亲交给他的任务。

()当国王听到贼的尸首被盗走的时候，他真是愤怒万分了。

因此为了不管用什么代价也要捉住做出了这样事情的人，他使用了这样的办法，这是埃及的祭司们的说法，但我个人是不相信这个说法的。他把自己的女儿给送到娼家去，命令她不拘任何人一律接待，但是在就寝之前先要每一个人告诉她，他本人在一生中所做的最聪明的和最邪恶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任何一个人在回答时告诉了她这个贼的故事，她必须立刻抓住他，不许他逃跑。她的女儿按照她父亲的吩咐做了，但贼是知道为什么国王要这样做的，于是他便想在计巧方面胜过国王。因此他又想出了下面的一个计划：他弄到了一具刚死的尸体并把它的一只手臂割下来藏到衣服下面，这样便到国王的女儿那里去。当她象她对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地向他提问题的时候，他就告诉她说他所做的最邪恶的事便是在他的兄弟被国王财库中的陷阱捉住时，他割下了他兄弟的脑袋；而他的最聪明的事情便是灌醉了卫兵并把尸体带走。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公主便想抓住他，但是贼却在黑暗当中把尸体的手臂给了她。公主以为这便是他的手臂，便紧紧地把它捉住。但贼在这时却把手臂留给她抓着，自己从门口溜掉了。

()在国王又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对这个人的狡滑和大胆深为惊服，于是便派使者到他统治之下的各个城镇去发布命令说，如果这个人前来谒见国王的话，国王将答应赦免他并给他重额的赏金。贼相信了他的话，到国王这里来了；拉姆普西尼托司非常称赏他，说他是人间最有智慧的人并把公主许配给他。因为国王说埃及人在智慧方面比所有其他的异邦人要优秀，而这个

人又比所有其他的埃及人要优秀。

(122)祭司们还告诉我说,这位国王后来以肉身下降到希腊人称为哈戴司的冥府去,在那里和戴美特尔玩骰子,他有时胜、有时负,在这之后,他便带着女神赠给他的一件礼物即金色的餐巾回到大地上来了。因此,根据他们的话,由于拉姆普西尼托司下降到冥府去并从那里回来,埃及人便制定了一个节日,而我知道在我的时代他们确实是还庆祝这个节日的。但为什么他们制定这个节日,是为了这件事情还是为了其他的事情我就不能确定了。节日那天的仪式是这样:祭司们织出一件衣服,用一条布带蒙上他们当中一个人的眼睛,然后他们把这件衣服披在这个人的身上领着他到通向戴美特尔神殿的大道上去;那时他们便和他分手并留他一个人在那里了。可是,他们说,被蒙上了眼睛的祭司却给两匹狼领到离城二十斯塔迪昂远的戴美特尔神殿去,再由狼从神殿领他回到原来的地点来。

(123)这些埃及的故事是为了给那些相信这样故事的人来采用的;至于我个人,则在这全部历史里,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录下来。

在埃及,人们相信地下世界的统治者是戴美特尔和狄奥尼索斯。此外,埃及人还第一个教给人们说,人类的灵魂是不朽的,而在肉体死去的时候,人的灵魂便进到当时正在生下来的其他生物里面去;而在经过陆、海、空三界的一切生物之后,这灵魂便再一次投生到人体里面来。这整个的一次循环要在三千年中间完成。早先和后来的一些希腊人也采用过这个说法,就好像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样;这些人的名字我都知道,但我不把他们记在这里。

(124)祭司们告诉我说,直到拉姆普西尼托司的时候,埃及在一切方面都治理得很好并且十分繁荣,但是到下面的一位国王岐欧普斯当政的时候,人民却大倒其霉了。因为首先,他封闭了所有的神殿,以致任何人也不能在那里奉献牺牲;其次,他强迫所有的埃及人为他做工,指定一些人给他从阿拉伯山中的采石场把石头拉到尼罗河岸:而这些石头既然要装在船上运过河去,所以另一些人的任务就是接过这些石头来并把它们拉到称为利比亚山的山那里去。他们分成十万人的一大群来工作,每一个大群要工作三个月。在十年中间人民都是苦于修筑可以使石头通过去的道路,这种道路的修筑,在我想来,只是比金字塔的修筑要轻一些,(因为道路是五斯塔迪昂长,十欧尔巨阿克,最高的地方要到八欧尔旦阿,而且它完全是用磨光并且雕刻上图像的石头修筑成的)。前面所说的十年是用来修筑这条道路和金字塔所在的那个山上的地下室;国王修造这些地方是打算用它们来作他自己的陵墓,他还用水把这些陵墓围起来,水是从尼罗河用一个水渠引过来的。金字塔本身的建造用了二十年,它的底座是方形的,每一面有八普列特隆长,它的高与之相等。金字塔是用磨光的石块,极其精确地砌筑成功的。每块石头的长度都超过三十尺。

(125)这个金字塔修造得象是有些人称为克罗撒伊,有些人称为波米戴司的楼梯。当它这个初步的工程完成的时候,工人们便用短木块制成的杠杆把其他的石块搬上去;他们把石块从地面抬到第一个级层上去;当石头这样抬上去之后,在第一级层上再放置另一个杠杆,而这个杠杆又把它从这一级层抬到另一级层上面去。可能在每一级层都有一个新的杠杆,也许只有一个可以移动的杠杆,而在石头搬下之后,他们便把杠杆依次拉上每一级层。我听的是这两种说法,但我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金字塔的上部是最先完

工的，然后是下面的部分，而最后才是底座和最下面的部分。在金字塔上面，有用埃及字母写成的文字，表明为了给工人买萝卜、葱、蒜曾花了多少钱；而我记得十分清楚，通译者当时念给我上面所写的文字是花费了一千六百塔兰特的银子。而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他们工作时所用的铁，以及工人的食品和衣服得要花费多少钱啊。看到上面说的建造时所花费的时间，则在开采和运送石头、挖掘地下部分这些方面，我想也是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做完的。

(126) 岐欧普斯是这样寡廉鲜耻的一个人，由于没有钱，他竟然使自己的女儿去卖淫以便勒索酬报；但多少钱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说，她在接着她父亲的吩咐去做时，曾打算也给她自己留下某种纪念物，因而请求每一个想和她交媾的人都要给她的营造物提供一块石头。而这些石头便用来修建了对着大金字塔的三座金字塔中间的一座；这个金字塔的每一面是一普列特隆半。

(127) 埃及人说，岐欧普斯统治了五十年；他死的时候，他的弟弟凯普伦继承了王位。凯普伦的在一切方面的行为都和岐欧普斯相似。凯普伦也给自己修筑了一座金字塔，但是比他哥哥的那一座要小。我自己测量过它。它没有地下室，它也不象另一座金字塔那样有河渠把尼罗河的河水引过来，而是通过人工修建的一条水道把河水引进来的；河水绕流一个岛，而他们说岐欧普斯本人便埋在这个岛上。这座金字塔和另一座金字塔大小相同，只是高度差四十尺；它位于大金字塔附近的地方；它最下面的一层是用彩色的埃西欧匹亚石修筑的。两座金字塔都是耸立在同一大约有一百尺高的山丘上。他们说，凯普伦统治了五十六年。

(128) 因此他们便认为，埃及曾有一百六十六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关闭了如此长久的神殿也从来没有开过。人民想起这两个国王时恨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很不愿意提起他们的名字而是用牧人皮里提斯的名字来称呼这些座金字塔，因为这个牧人当时曾在这个地方牧放他的畜群。(129) 他们说，埃及再下面的一个国王，就是岐欧普斯的儿子美凯里诺斯了。他不喜欢他的父亲的所作所为，因而打开了神殿，并容许那时已处于水深火热之境的人民各人去作各人的行业，去奉献他们的牺牲。他是所有国王中最公正的审判者。正是因为如此，他比埃及的一切统治者都受到更高的赞扬。原来不仅仅是他的审判公正，而且，如果任何人不满意于他的判决，美凯里诺斯还会从他自己的产业中给这样的人一份礼物以偿还他的损失。他的行动便是这样的；他以仁政来治理他的人民，然而他仍然遭到了灾难：首先的一个灾难便是他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独生女儿死了。他对他的这一不幸遭遇悲痛万分，因此他想给她举行比一般要隆重的葬仪。于是他用包金的木头做了一头空心的牛，把他的女儿的尸体放置到里面去。

(130) 这只牛不是埋在土里，而在我那时候，人们还可以在撒伊司城看到它，它被安放在宫殿的一间华美的房间里。每天都给它烧各种的香，每夜都在它旁边点着一盏灯。在这个牛像近旁有另一个房间，在那里有美凯里诺斯的侍妾的像，这是撒伊司的祭司们告诉我的；而那里确实有大约二十座巨大的木像，都制作得象是裸体的妇女；但是我只听说过它们是何许人，我自己难肯定它们是谁。

(131) 有人还说过关于牛和木像的事情，说美凯里诺斯怎样爱上了自己的女儿并把她强行奸污了，结果她悲痛得自缢了。因此，他们说，他便把她埋葬在这个牛像里；女孩子的母亲把引诱女儿跟她父亲通奸的那些侍女的手都

砍掉了，因而据说现在她们的像的情况就和当时活着的那些妇女所遭到的命运一样。但我认为这乃是一种无稽之谈，特别是关于人像的手的事情。据我们自己来看，人像是因为年深日久，它们的手才脱落了的。甚至在我的时候，我还看见这些手放置在这些人像前面的地上。

(132)至于这个牛，则它的外部覆盖着一件紫色的袍子，露出的只有头部和颈部，它们都包着很厚的一层金。而在它的两角之间，安放着一个黄金的、日轮一样的东西；牛不是站着，而是跪着。它的大小和一个实物的大牛差不多。每年只要是在埃及人为了在谈到这些事情时我没有指出名字来的神而捶胸哀悼时，这个牛像就给从房间内抬出来一次。在那个时候母牛被始出来见见太阳，因为他们说，美凯里诺斯的女儿在她死的时候曾恳求她父亲，使她每年能够见到一次太阳。

(133)在他的女儿的悲惨的死亡之后，美凯里诺斯随之又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从布头城有一个神托送到他这里来，说他只还有六年的寿命，而在第七年一定会死。国王认为这太不公平了，于是便把一名使者派到神托所去谴责神，抱怨说他的父亲和叔父封闭神殿、不敬神明并蹂躏世人却活得很久，而他这样一个十分敬神的人却是短命的。但是从神托所却来了第二个神托，这个神托对他说，他所做的善事正是使他短命的原因，因为他是违反着天命行事的；埃及注定要受一百五十年的苦难，这一点他前面的两个国王知道，然而他本人却不知道。听到这话之后，他知道他的命运是确定了。于是他便下令制造许多烛灯，每到夜里就把它们点起来，饮酒作乐。他昼夜不停地饮酒作乐；不管是沼泽地带还是森林地带，只要是他听到有可以极尽欢乐的地方，他就漫游到那里去。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打算用把黑夜变成白天的办法，把他的六年变为十二年从而证明神托的虚妄。

(134)这个国王也留下了一座金字塔，但是这座金字塔比他父亲的要小得多，它的正方形的底座的每一面是差二十尺不到三普列特隆，而且有一半的高度是用埃西欧匹亚石修建起来的。但是有一些希腊人说，这座金字塔是妓女罗德庇司修建的，不过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诚然，我知道的很清楚，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罗德庇司是谁（否则他们决不会把修造金字塔的事情算到她的身上，而说起来，要是修建一座金字塔，是要花费无数塔兰特的金钱的）。而且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们的错误，即罗德庇司的全盛时代正是在阿玛西斯，而不是在美凯里诺斯当政的时候，因此她是在修建金字塔的这些国王之后许多年的人。她是一个色雷斯人，是萨摩司人海帕伊斯托波里斯的儿子雅德蒙的女奴隶。她又是和写作寓言的伊索在一起的奴隶，因为他也是雅德蒙的人。这一点的最主要的证据是，当戴尔波伊人遵照着一次神托的命令，作出多次的声明讲对伊索之被杀而要求赔偿的任何人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则除了只有前者的孙子，另一个雅德蒙之外，并没有任何人这样做。因此，伊索当然也就是雅德蒙的奴隶了。

(135)罗德庇司是萨摩司的克桑托斯给带到埃及来的。她到这里本是想做妓女的，但是在她来到之后，司卡芒德洛尼莫司的儿子，闺秀诗人莎波的兄弟，米提列奈人卡拉克斯斯用一大笔钱给她赎了身。这样罗德庇司便得到了自由并定居在埃及，在那里她那遐迩闻名的魅力使她有了对一个妓女来说是非常巨大的财富，然而决不会富到可以修建这样一座金字塔的程度。既然到今天，任何人只要愿意的话，都可以知道她的财富的十分之一是多少，因此她是不可能被认为拥有巨大财富的。由于罗德庇司想给自己在希腊留一件纪

念品，她便定制了一件独出心裁的东西然后再把它献到神殿去，她是把它献给了戴尔波伊作为自己的纪念的；因此，她便花了他的财富的十分之一用来定制了尽可能多的烤全牛用的铁叉，然后把这些铁叉送到戴尔波伊去；这些东西到今天还堆在那里，地点在歧奥斯人所奉献的祭坛的后面，神殿本身的前面。纳乌克拉提斯的妓女好象是最会迷惑人的，首先，我们上面谈到的那个罗德庇司就是这样的一位知名人物，甚至全希腊没有人不知道罗德庇司的名字。到后来，阿尔启迪凯又成了全希腊人们所讴歌的人物，尽管她的名声不如罗德庇司大。卡拉克索斯在给罗德庇司赎身之后便回到米提列奈去了，但是莎波在她的一首诗歌里却狠狠地嘲骂了他。关于罗德庇司的事情，便讲到这里为止了。

(136)根据祭司们的话，继美凯里诺斯而后成为埃及国王的是阿苏启司，他给海帕伊司托斯神殿修造了向着日出方向的外门，这个门比之其他的任何的门都要美丽和雄伟得多。在所有的外门上都有许多雕刻图像和无数建筑上的装饰，但在这个门上，这类的东西则要多得多。在这位国王的当政的时期，他们告诉我说，埃及的金融紧迫，因此定出一条法律，一个人可以用他自己父亲的尸体作抵押来借钱；法律还规定，债主对于债务人的全部墓地有财产扣押权，如果债务人还不了债的时候，对于提供这种抵押的人的惩罚就是，他死时自己不许埋入他的父祖的墓地或其他任何墓地，而在他生时，他也不许把他的任何死亡的家族埋入自己的墓地或其他任何墓地。此外，为了超过在他之前统治过埃及的历代国王，这个国王留下了一座砖造的金字塔作为自己的纪念，上面有刻在石头上的铭文。“不要因为和石造的金字塔相比而小看我。因为我比它们优秀得多，就好象宙斯与其他诸神相比一样。因为人们把竿子戳到湖里面去，并把附着在竿子上的泥土收集到一起做成砖。而我就是这样修筑起来的”。

(137)这一切便是阿苏启司所做的事情。继他而统治的，是一个叫做阿努西司的盲目男子，他所出身的城市也叫做阿努西司。在他统治的时候，埃及曾受到埃西欧匹亚的国王撒巴科斯所率领的一支埃西欧匹亚大军的进攻。盲人逃到沼泽地带去，埃西欧匹亚人于是统治了埃及五十年。在历史上记载到他的统治时说，他永不处死任何做了错事的埃及人，但是根据人们犯罪程度的大小，判处所有那些犯罪的人在本地城镇修筑堤坝。因而城镇的地势便比以前更要高了：这是由于它们起初，在塞索斯特里斯统治的时期，是被建筑在挖掘河渠的人们修造的堤坝之上，因此在埃西欧匹亚人的统治时期它们就更高了。我想，其他的埃及城镇也是这样对待的，但是布巴斯提斯却比任何地方升得都要高。在这个城市里有一座布巴斯提斯的神殿，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建筑物。其他神殿尽管比较大或花钱较多，但是却没有一座神殿比这座神殿更加悦目。希腊语称布巴斯提斯为阿尔铁米司。

(138)我现在要说一说这座神殿的外形：除去入口之外，它是在一个岛上；从尼罗河有两个互不交叉的河渠流过它的附近，这两个河渠的流向是相对的，都是一直流到神殿入口的地方，然后一个河渠从一方，另一个河渠从相对的一方绕过去。每一个河渠都有一百尺宽，两岸上树木成荫，笼罩在水面之上。外殿有十欧尔巨阿高，装饰着六佩巨斯高的精美人像。神殿位于城市的正中，城的四周俯视着这座神殿，因为城的地面升高起来，但神殿的地面却和先前一样，因此人们是可以从外面看到它的里面的。它的四周是刻着图像的石墙：里面是一丛非常高大的树木围绕在一座巨大神殿的四周长着。神殿里是女神的神像。神殿是方形的，每一面有一斯塔迪昂长。一条大约有三斯塔迪昂长的石铺的道路一直通到入口，然后折向东通过市集，再到海尔美士神殿。道路大概有四普列特隆宽，两旁长着参天的树木。神殿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39)他们说，埃西欧匹亚人离开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他逃出了这个地方，是因为他梦见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劝告他把埃及的全体祭司集合到一起并把他们腰斩。做了这样的一个梦之后，他就说他认为这可能是神给他的一个暗示，表示他可以做出有瀆神明的事情，这样就会受到诸神或是人们的惩罚；他说他不愿这样做，再加上，在神托预言他统治埃及的时期期满之后他是要离去的，现在时期已经到了，他也应当离开了；因为当他还在埃西欧

匹亚的时候，当地的人们请示的神托宣布说，他命中注定要统治埃及五十年。既然这个时期已经满了而且他又因他在梦中的所见而心中烦恼，于是撒巴科斯就自动地离开了埃及。

(140)这个埃西欧匹亚人既然离开了埃及，据说那位盲人便再度做了国王；他是从沼泽地带回来的，他在那里住了五十年，住的地方是他自己用灰和土筑成的一个岛。因为个别背着埃西欧匹亚人被派来给他送食物的埃及人，曾受国王之托在每次来的时候都带着灰，作为他们的礼物。在阿米尔塔伊俄斯的时期之前，从来没有人发现过这个岛；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国王找了七百多年都没有找到它。它的名字是埃尔波，有十斯塔迪昂长，十斯塔迪昂宽。

(141)下面的一个国王就是海帕伊司托斯的祭司，名字叫做赛托司。他看不起并且毫不重视埃及的战士阶级，认为他根本不需要他们；他不仅是侮辱他们，而且把在前王时期送给他们每一个人的十二阿路拉上选土地收了回去。因此国王撒那卡里波司立刻率领一支阿拉伯人和亚述人的大军前来攻打埃及：但埃及的战士不愿对他作战。这个走头无路的祭司只得跑到神殿里去，在那里的神象面前为眼看便要降临他身上的危险而哀哭。当他正在哀哭的时候，他睡着了，在梦中他梦见神站在他的面前，命令他鼓起勇气来，因为在和阿拉伯人的大军相对抗时，他是不会受到什么损害的。神说他自己将要派军队来援助他。他相信了这个梦，因而便率领着还跟随着他的那些埃及人在佩鲁西昂扎下了营(因为这里是埃及的入口)，没有战士愿意跟着他去，愿意去的只有行商、工匠和小贩。

他们的敌人也来到了这里，而在一个夜里有一大群田鼠涌入亚述的营地，咬坏了他们的箭筒、他们的弓，乃至他们盾牌上的把手，使得他们在第二天竟不得不空着手跑走，许多人又死掉了。而在这一天，在海帕伊司托斯神殿里有一个埃及国王的石像，手里拿着一只老鼠，像上还有一行铭文，大意是：“让看到我的人敬畏神明罢”。

(142)埃及人和他们的祭司所告诉我的事情就是这些了。他们跟我说，从第一个国王到最后的那个海帕伊司托斯的祭司，中间总计是三百四十一世，而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也就有相同数目的国王和祭司长。三百世是一万年，三世等于一百年。不把三百世计算在内，剩下的四十一世则是一千三百四十年。这样算来，全部时间就是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年；他们说，在这全部时期当中，他们没有一个国王是人形的神，而在这段时期之前或之后的其他埃及国王当中，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因此他们告诉我说，在这一段时期里，太阳逆、反常规地升起了四次；两次它是在它现在下落的地方升起的，两次是在它现在上升的地方下落的；虽然如此，埃及现在却没有经受任何变化，不管是在河流和土地的生产方面，还是在疾病和死亡的事情上面都是如此。

(143)海卡泰欧斯 这位历史家曾有一次到底比斯，他在那里自己回溯了一下身世，结果发现他在十六代之前和神有血统的关系。宙斯的祭司对他所做的事和他们对我所做的事完全一样，但我并没有回溯我自己的身世。他们把我领到神殿的巨大内庭里去，在那里指给我看许多木像，他们数了一下，木像的数目正是他们刚才听说的那个数目，因为每一个祭司长在生前都给自己在那里立一座像；在数给我并指给我看这些像的时候，祭司们向我表示，

海卡泰欧斯在波斯战争之后不久即死。

每一个都是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他们数了全部的木像，从最近死的那个人一直回溯到最早的那个人。因此，当海卡泰欧斯回溯他的身世并宣布说在他之前第十六代的祖先是神的时候，祭司们根据他们的计算方法也回溯了他们的身世，因为他们不会相信他那认为一个人可以从神生出来的话：他们循着三百四十五个像来回溯全部的身世，却和任何祖先的神或英雄联系不上，他们宣布说每一个像都是一个披罗米司，都是另一个披罗米司的儿子，用希腊语来说，披罗米司就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好的人物。

(144)于是他们便表示说，凡是有像立在那里的人都是好人，但他们和神却完全不同。他们说，在这些人之前，埃及的统治者是神，他们和人类共同生活在大地上，在每一代其中必定有一位神掌握着最高主权。他们之中最后统治埃及的是奥西里斯的儿子欧洛司，希腊人则称之为阿波罗；他废黜了杜彭而成了埃及最后一代的神圣的国王。奥西里斯在希腊语中则称之为狄奥尼索斯。

(145)在希腊人当中，海拉克列斯、狄奥尼索斯和潘恩被认为是诸神当中最年轻的。但在埃及，潘恩是诸神中最古老的，并且据说是最初存在的八神之一，海拉克列斯是第二代的所谓十二神之一，而狄奥尼索斯则被认为是属于十二神之后的第三代的神。在海拉克列斯和阿玛西斯之间有多少年，我已经说过了。潘恩据说还要早一些；在狄奥尼索斯和阿玛西斯之间的年代最短，埃及人把这段年代算定为一万五千年。既然埃及人已经算出了年代来，而且又把它们加以记载，可以知道他们对这一切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据说卡得莫斯的女儿赛美列所生的狄奥尼索斯大约是在我当时之前一千六百年，而阿尔克美涅的儿子海拉克列斯则是在我之前九百年左右。而佩奈洛佩所生的潘恩(根据希腊人的传说，佩奈洛佩和海尔美士是潘恩的双亲)是在我之前八百年左右，因此比特洛伊战争还要晚了。

(146)关于潘恩和狄奥尼索斯这两个神，人们可以相信任何一个他认为是可信的说法；但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我自己关于它们的意见：如果赛美列的儿子狄奥尼索斯和佩奈洛佩的儿子潘恩在希腊很有名，并象阿姆披特利昂的儿子海拉克列斯那样一直在那里住到老年的话，那就可以说，他们和海拉克列斯一样，也不过是普通人，只是用比他们要古老得多的神潘恩和狄奥尼索斯的名字来命名罢了。但虽然如此，希腊的故事却说，宙斯刚刚把他缝在自己的股内并把他带到埃及之外埃西欧区亚的尼撒去的时候，狄奥尼索斯便降生了；至于潘恩，则希腊人便不知道他降生后的情况如何了。因此，在我看来，很清楚的是希腊人在诸神的名字当中是最后才知道了这两个神的名字的，他们把这两个神的起源一直回溯到他们知道它们的时候去。

(147)以上我记述的都是埃及人自己所讲的话。下面我还要说一说埃及人和外国人异口同声所讲的有关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的话，还要加上我亲眼看到的一些东西。在海帕伊司托斯的祭司的统治时期之后，埃及人便自由了。

(但是他们不能没有一个国王而生活下去)，于是他们便把埃及分成十二部分并立了十二位国王。这些国王相互结亲并同意结为亲密的朋友，他们之间谁也不应陷害另一个人，谁也不应取得比另一个人更多的东西。所以缔结他们努力遵守的这一协定的理由是这样：在他们刚刚开始分王而治的时候，

杜彭是埃及的毁灭之神赛特。

埃及的凯姆。

有一个神托告诉他们说，他们当中在海帕伊司托斯神殿中用青铜器皿行灌奠之礼的那个人将会是全埃及的国王。就和在所有其他的神殿集会一样，他们也是常常在这个神殿中集会的。

(148)此外，他们还决定共同做一番事业，只便把他们的名字保存在后人的记忆里：在这样决定以后，他们便修建了一所迷宫，迷宫在离莫伊利斯湖不远的地方，位于人们称为鳄鱼城的一个地方的附近。我个人看见过它，它的巧妙诚然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把希腊人所修建的和制造的东西都放到一起，尽管以弗所和萨摩司的神殿也都是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但总起来和它相比，在花费的劳力和金钱这点上，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虽然金字塔大得无法形容而其中的每一座又足能顶得上希腊人修建的许多巨大纪念物，但这种错综复杂的迷宫又是超过了金字塔的。它有十二所有顶子的方庭，它们的门是相对的，六个朝北，六个朝南，并排为连续的两列，但它们都在一道外墙之内。它还有双套的房间，房间总数是三千间，一千五百间在地上面，一千五百间在地下面。我们自己看到了地上面的，所以现在只讲看到的部分；地下面的那一部分我们只是听别人讲的。埃及的看门人无论如何不肯使我们看到它们。他们说，这是最初修建这一迷宫的国王们和圣鳄的墓窖。因此我们只能凭传闻讲一进地下室。地上面的部分我自己见过，它们大得人们几乎不相信是人建造的。各室的出口和来往通过各方庭的令人为之心迷的道路，在我们从方庭进入内室，从内室到柱廊，从柱廊又到更多的房间，然后进入更多的方庭的时候，这对我来说，乃是无穷无尽的惊异。在这一切之上是一个屋顶，屋顶和墙一样是石造的；墙上刻着图像，每一方庭的四周则是拼砌得极其精确的白石柱廊。在迷宫尽头的一个角落附近，有一座四十欧尔巨阿高的金字塔，上面刻着巨大的图像。修造了一条道通到这地下面去。

(149)迷宫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在它旁边的莫伊利斯湖却是更值得人们惊奇的。这个湖的周边长达三千六百斯塔迪昂或六十司科伊诺斯，这个长度相当于埃及全部海岸线的长度。它的长度是从北到南的；它最深的地方是五十欧尔巨阿。从湖的本身可以看出，这湖是人工挖掘的，人工造成的：因为几乎在它的正中有两座金字塔，它们修建得水陆各有五十欧尔巨阿，在每一座金字塔的塔顶上，有一个坐在王座上的巨大石像。因此这些金字塔就是一百欧尔巨阿高；一百欧尔巨阿等于一斯塔迪昂即六普列特隆，一欧尔巨阿等于六尺或四佩巨斯，一尺等于四帕拉司铁，一佩巨斯等于六帕拉司铁。湖里的水不是天然的（因为这一带地方的水异常缺乏），而是通过一道河渠从尼罗河引过来的；有六个月水从河流入湖，六个月从湖倒流入河。在向外流的六个月中间，每天捕得的鱼可使王室的国库收入一塔兰特的白银，而在向内流的场合之下，每日的收入是二十米那。

(150)此外，当地的人还说，这个湖还通过一道地下的水流通到利比亚的叙尔提斯，它是沿着孟斐斯上方的山脉向西方的内地流的。在任何地方我都看不到从这个湖里挖出来的土，这一点使我颇费思索，于是我便去问那些住得离湖最近的人们，从湖中挖出来的东西都在什么地方。他们告诉我这些东西运到什么地方去而我立刻便相信了他们的话，因为我听到了在亚述的尼诺斯域所发生的一件类似的事情。尼诺斯的国王撒尔丹那帕洛司拥有巨大财富，他把这些财富收藏在地下的财库里。有一些贼想偷走这个财库：于是他们计算通路并从他们所住的房子到皇宫挖了一条地道，而把挖出来的土在夜里抛到流经尼诺斯地方的底格里斯河，直到最后，他们达成了他们的愿望。

我听说，挖掘埃及的湖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所不同的就是工程不是在夜里，而是在白天进行的。埃及人把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尼罗河去，想来这样做是要河水把这些泥土冲走和散开。湖就是这样挖成的。

(151)这十二个国王的行动一直是公正的；过了若干时候，他们终于到海帕伊司托斯神殿来奉献牺牲了。在宴会的最后一日，当他们正要举行灌奠之礼的时候，祭司长拿出了他们通常用来行礼的金杯；但是他算错，而只给了他们十二个人十一个杯子。因此他们中间最后的一个人普撒美提科斯便没有得到杯子。于是他便摘下他的青铜头盔，拿着它来行灌奠之礼。所有其他的国王通常也戴头盔。而那时也是戴盔的：当时普撒美提科斯拿出他的头盔来并不是故意想出的什么谋略，但是其他的人看到普撒美提科斯的做法却想到神托所说的话，即谁用青铜器举行灌奠之礼谁便成为全埃及的国王的话。因此，虽然他们认为普撒美提科斯还不应当被处死，因为他们调查过他并发现他是在无意中这样做的；但他们却决定剥夺他大部分的权力并且把他赶到沼泽地带去，不许他和埃及的其他部分发生关系。

(152)这个普撒美提科斯以前是在叙利亚的，他是从杀了自己的父亲涅科斯的埃西欧匹亚人撒巴科斯那里逃到叙利亚去的。那时，当这个埃西欧匹亚人由于他在一次梦中的所见而离开的时候，撒伊司藉姆的埃及人便把他从叙利亚带了回来。而当普撒美提科斯由于使用青铜头盔的缘故而被十一个国王赶到沼泽地带去的时候，他已经是第二次做国王了。因此他认为他自己受到了他们的极其粗暴的对待，并想对把他赶出来的那些人进行报复，于是他便派人到布头城去请示列托的神托，因为这是埃及最确实可靠的一处神托所。神托回答说，如果他看到有青铜人从大海那方面来的时候，他就可以进行报复。普撒美提科斯心中暗里不相信青铜人会来帮助他。但是在不久之后，四方航行进行劫掠的某些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被迫在埃及的海岸停泊，他们穿着青铜的铠甲在那里上了陆；于是一个埃及人便到沼泽地带来把这个消息带给普撒美提科斯说，青铜人从海的那方面来了，并且正在平原上掠夺粮草。至于普撒美提科斯，则他在先前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穿着铠甲的人的。普撒美提科斯认为这样神托的话已经应验了；于是他便和伊奥尼亚人与卡里亚人结为朋友，并答应说如果他们与他联合起来的话。他将给他们以重大的酬谢：因而在争取到他们之后，他便借了愿意跟他站到一起的埃及人以及这些联盟者的帮助，废黜了十一个国王。

(153)他作了全埃及的主人之后，他就在孟斐斯修造了海帕伊司托斯神殿的一个向着南风方向的门殿，并在这门殿的对面修建了阿庇斯的一个方庭，而无论什么时候阿庇斯出现，它都是在那里吃饭的。这个方庭内部四周都是柱廊，方庭还有许多雕刻的图像，屋顶是支撑在有十二佩巨斯高的人形的巨大石柱上。阿庇斯在希腊语里面称为埃帕波司。

(154)对于帮助普撒美提科斯取得了胜利的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普撒美提科斯给他们以在尼罗河两岸上相对峙的土地来居住，称为“营地”；在这之外，他又把以前许给他们的一切都给了。此外，他又把埃及的孩子们交给他们，向他们学习希腊语，这些埃及人学会了希腊语之后，就成了今天埃及通译们的祖先。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在这些地方住了一个很长的时候；这些地方离海不远，在布巴斯提斯下方附近，尼罗河的所谓佩鲁希昂河口上面。在很久以后，国王阿玛西斯从那里把他们迁移开去并使他们定居在孟斐斯作他的侍卫以对抗埃及人。由于他们住在埃及，我们希腊人和这些人交往

之后，对于从普撒美提科斯的统治时期以后的埃及历史便有了精确的知识，因为作为讲外国话而定居在埃及的人，他们要算是第一批了。直到我的时代，在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移走的地方那里，仍然有他们的船舶的起重器和他们的房屋的废墟。普撒美提科斯成为埃及国王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155)在前面我常常谈到埃及的神托所，现在我要对它加以说明，因为它是值得一述的。这个埃及的神托所就是列托的神殿，从海溯河而行，则它位于尼罗河所谓赛本努铁斯河口附近的一个大城市之内。神托所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名字是叫做布头。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这个名字。在布头有一个阿波罗和阿尔铁米司的神殿。神托所所在的这个列托神殿本身是非常大的，单是外门便有十欧尔巨阿高。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东西当中最值得惊叹的东西。在圣域之内的列托圣堂，它的墙的高和宽方面都是用一块石头造起来的；每一面墙的高和宽相等，即各四十佩巨斯。另一块石头用来做屋顶，它的檐板则有四佩巨斯宽。

(156)因此在这座神殿里面，这个圣堂是我见到的一切东西当中最值得惊叹的了；而其次，最值得惊叹的要算是称为凯姆米司的岛了。这个岛位于布头神殿附近的一个宽而深的大湖上面，埃及人说它是一座浮岛。在我看来，我从来没有看它浮起来过，根本也没有移动过，而我以为如果一个岛真地浮起来，那倒真正是一件奇闻了。不管怎样，在那上面有阿波罗的一座巨大的神殿，还有三座祭坛；岛上有许多椰子树以及其他的树，有的结果子，有的不结果子。埃及人用一个故事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岛是会移动的：当杜彭在世界到处寻求奥西里斯的儿子的时候，身为最初的八神之一并住在有她的神托所的布头的列托受到伊西司的委托而接纳了阿波罗，并为了安全而把他隐藏在这座以前不动但现在据说是浮了起来的岛上。他们说，阿波罗和阿尔敏米司是狄奥尼索斯和伊西司的孩子，而列托则是他们的乳母和保护人。在埃及语中阿波罗是欧洛司，戴美特尔是伊西司，阿尔铁米司是布巴斯提斯。正是从这个，而不是从其他的埃及传说，只有埃乌波利昂的儿子埃司库洛斯得到了在其他较早的诗人中间所找不到的一种想法，即阿尔铁米司是戴美特尔的女儿。埃及人说，岛是由于上述的理由而浮起来的。故事的内容便是这样了。

(157)普撒美提科斯统治埃及的时期是五十四年。其中有二十九年，他是在叙利亚的一座大城阿佐托司面前度过的，他把这座城市一直围攻到攻克的时候。这座阿佐托司城抗击围攻的时期，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被围的城市都要长久。

(158)普撒美提科斯有一个儿子涅科斯，涅科斯后来也成了埃及的国王。涅科斯第一个着手把一条运河修到红海去，但完成这项工作的却是波斯人大流士。这条运河的长度是四天的旅程，它挖掘的宽度足够两艘三段橈船并排行进。它的水是从尼罗河引来的，它的起点是布巴斯提斯稍上方的一个阿拉伯的帕托莫司城附近而一直流入红海。开始挖掘的地方是在埃及平原离阿拉伯最近的那一部分；向孟斐斯方面延展的山脉，也就是采石场所在的那个山脉，离这个平原是很近的；河渠就沿着这山脉的低低的山坡从西向东走很长的一段，然后进入一个峡谷，更折向南流出山区而通向阿拉伯湾。而从北向南方的海或红海的最短的和最便捷的道路，是从作为埃及和叙利亚的边界的卡西欧斯山到阿拉伯湾，这段路程不多不少正是一千斯塔迪昂；这是最直接的，但河渠则要长的多。

因为它是比较曲折的。在涅科斯的统治期间，死于挖掘工程的有十二万

埃及人。只是由于一次预言，涅科斯才停止了这项工作，因为预言指出他正在为一个异邦人操劳。埃及人称所有讲其他语言的人为异邦人。

(159)涅科斯于是停止挖掘河渠而从事于战争的准备工作了，他的一些战船是在北海上修造的，有一些是在阿拉伯湾，红海的海岸上修造的。这些船的卷扬机现在还可以看到的。他在需要的时候便使用这些船，他还率领着自己的陆军在玛格多洛斯迎击叙利亚人并击败了他们，而在战后更攻取了叙利亚的大城市卡杜提司。他派人到米利都的布朗奇达伊家去，把他在取得这些胜利时所穿的袍子在那里献给了阿波罗。在统治了十六年之后不久他便死了。他的儿子普撒米司继承了他的王位。

(160)当普撒米司统治埃及的时候，有一些使节从埃里司前来见他。埃里司人夸口说他们在人类当中最公正合理地出色地组织了奥林匹亚比赛会，他们宣称尽管埃及人是人类中最有智慧的，可是甚至埃及人也不能对它有所改进了。当埃里司人到埃及来并说明了他们此行的目的时，普撒米司便召集了据说是埃及最有智慧的人们开了一个会。这些人集会在一起并向告诉他们那些他们必须遵从的比赛规则的埃里司人进行询问，埃里司人说了这些之后，便说他们这次来是为了这样做的：如果埃及人能够发明任何更加公正的办法，他们也会学习的。埃及人在一起商量了一下，然后就询问埃里司人，问他们当地的人是否也参加比赛。埃里司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从埃里司和其他地方来的一切希腊人都可以比赛的。于是埃及人就说，这个规则完全不是公正的。他们说：“因为在比赛中你们不可能不偏袒你们当地的人和公正地对待异邦人。而如果你们真地制定了公正的规则因而到埃及来的话，那你们便应只允许异邦人参加，而不是埃里司人参加比赛了”。这便是埃及人对埃里司人的意见。

(161)普撒米司在埃及只统治了六年。他进攻埃西欧匹亚，此后不久便死在那里了，而他的儿子阿普里埃司继他而登上了王位。除去他的曾祖父普撒美提科斯以外，他在统治的二十五年中间比先前的任何国王都更幸运，在这期间，他派遣一支军队去攻打西顶并且和推罗的国王发生过海战。但是他注定要遭受不幸的，这原因现在我想简略地谈一下，而在谈到利比亚历史的那部分时再说得详细些。

阿普里埃司曾派一支大军去攻打库列涅，但是吃了惨重的败仗。埃及人为了这件事责怪他，并起来叛变他。因为他们认为阿普里埃司是故意叫他们去送死的，他们认为由于他们这样一死，阿普里埃司便可以更加安稳地统治其他的埃及人了。那些对这件事极其恼怒的人们回来之后，就和战死者的朋友们公然地起来反抗了。

(162)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阿普里埃司便派阿玛西斯到他们那里去，劝他们回心转意。当阿玛西斯到埃及人这里来的时候，他便劝告他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当他讲话的时候，一个埃及人从他后面走过来，把一顶盔头戴到他的头上，说这乃是王权的标帜。而阿玛西斯对这种做法也并不表示反对，而既然被反叛的埃及人拥立为国王，他便准备向阿普里埃司进军了。当阿普里埃司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便派遣他宫廷中一个受到尊重的、名叫帕塔尔贝米司的埃及人，来对付阿玛西斯；他命令这个帕塔尔贝米司生擒叛徒并把这个叛徒捉来见他。帕塔尔贝米司来了，他召唤(正在乘骑之上)非常不体面地抬起腿来和命令使臣拿回那个标帜给阿普里埃司的阿玛西斯。虽然帕塔尔贝米司十分急于要阿玛西斯遵守国王的召唤并去见他，但故事说，阿玛西斯

回答说他很早便一直准备这样做而阿普里埃司是会非常满意他的；他说他不但自己会来并且还要把别人也一同带来。帕塔尔贝米司听到这话，便明白了阿玛西斯的意思：他看到了他做的准备，于是赶忙的离开了，为的是想使国王尽快地知道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当阿普里埃司看到他并没有带着阿玛西斯回来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好好考虑一下，却在盛怒之下下令割掉帕塔尔贝米司的耳朵和鼻子。到现在为止还拥护阿普里埃司的其他埃及人。看到在他们之间最受尊敬的人都受到了这样不道德的侮辱，便毫不迟疑地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而投到阿玛西斯的那面去了。

(163)这件事情也被阿普里埃司知道了，于是他便把他的卫队武装起来，去攻打埃及人；他有由卡里亚人和伊奥尼亚人所组成的一支三万人的亲卫军，他的宫殿是在撒伊司城，这是一座极其豪华壮丽的巨大宫殿。阿普里埃司的军队进攻埃及人，阿玛西斯的军队也向异邦人进攻。两军在莫美姆披司相会，他们相互间就想在那里一试身手。

(164)埃及人分成七个阶级：他们各自的头衔是祭司、武士、牧牛人、牧猪人、商贩、通译和舵手。有这样多的阶级，每个阶级都是以它自己的职业命名的。武士又分成卡拉西里埃司和海尔摩吐比埃司，他们分别属于下列诸诺姆，因为埃及的一切区划是以诺姆为依据的。

(165)海尔摩吐比埃司是属于布希里斯、撒伊司、凯姆米司和帕普雷米斯诸诺姆，一个称为普洛索披提斯的岛和那托的一半。这些地方都是。他们的人数在最多的时候达十六万。他们谁也没有学过任何普通职业；他们是只能从事于军务的。

(166)卡拉西里埃司是属于底比斯、布巴斯提斯、阿普提斯、塔尼司、孟迭司、塞本努铁斯、阿特里比司、帕尔巴伊托司、特姆易斯、欧努披司、阿努提司、米埃克波里司诸诺姆的。米埃克波里司是在布巴斯提斯城对岸的一个岛上。这便是他们的全部地方。他们的人数在最多时有二十五万人。这些人也不能从事其他职业而只能打仗，打仗是他们的世袭职业。

(167)这种分法是不是和其他的风俗习惯一样，也是由埃及传到希腊的，我说不确实了。我知道在色雷斯、斯奇提亚、波斯和吕底亚，以及在几乎所有的外邦，那些从事一种职业的人，是不如其他人那样受尊重的，而那些和手艺毫无关系的人，特别是那些单单从事军务的人们则被认为是最高贵的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希腊人，特别是拉凯戴孟人中间的这种看法是外来的。可是在科林斯人那里，手艺却是最不受蔑视的。

(168)在埃及人当中，除去祭司而外，武士是唯一拥有特权的人们，他们每一个人都会被赋予十二阿路拉的不上税的土地，每阿路拉是一百埃及平方佩巨斯，而埃及的佩巨斯则与萨摩司的佩巨斯相等。这些土地是专为他们所有的人准备的，但这些土地却决不是由同样的一些人继续种下去，而是依次交替着耕种的。国王每年的亲兵是由一千名卡拉西里埃司和同样数目的海尔摩吐比埃司组成的。这些人除了他们的土地之外，每天还得到五米那的面包，二米那的牛肉和四阿律斯铁尔的酒。这是每一个亲兵一定可以得到的东西。

(169)当阿普里埃司率领着他的亲卫军，阿玛西斯率领着埃及人的全军在莫美姆披司城相会的时候，战斗立刻开始了。异邦人虽然善战，但他们的人数要少得多，因此他们被战败了。他们说，阿普里埃司认为甚至神都不能使他退位，他是这样深信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现在，在战败和被俘以后，他就给带到撒伊司地方那曾一度属于他，但现在属于阿玛西斯的宫殿来了。

他曾被拘养在宫殿里一个时期并受到了阿玛西斯的优待。然而不久埃及人就抱怨说，叫他们和他们的国王的最可恨的敌人活着是一件很不公道的事情；因此，阿玛西斯便把阿普里埃司交到他们的手里；他们把他绞死并埋葬在他的历代父祖的茔地里。这茔地是在雅典娜神殿入口处左手离圣堂极近的地方。撒伊司地方的人民把他们本诺姆出身的一切国王都埋葬在神殿的圣域之内。阿玛西斯的墓离圣堂比阿普里埃司和他的祖先的墓离圣堂要远；但它也是在神殿境内的这是一个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巨大的石造柱廊，它的柱子被做成椰子树的样子。这个柱廊有两扇门，在这里面是停放棺木的地方。

(170)在撒伊司雅典娜神殿的圣域之内，还有这样的人的一个墓地，至于他的名字，在谈到这样一件事的时候我以为是便谈的。它在神殿的背后，全面紧挨着圣堂的后墙。在圣域之内还有一些巨大的石制方尖碑；附近有一个湖，湖的四周砌着一道石垣，形状是圆形的，而按大小而论，我看大约等于狄罗斯地方被称为轮形池的那个湖。

(171)埃及人夜里便在这个湖上表演那位神的受难的故事，而埃及人则称这种仪式为秘仪。关于这些事情，我是知道它们的全部内容的，故而本来可以讲得更确切些，但是我不准备谈了。关于希腊人称之为铁司莫波里亚的戴美特尔的秘仪，除去允许我讲的部分之外，我也不准备谈了。那是达纳乌司的女儿们把这种秘仪传出埃及并把它教给了佩拉司吉亚的妇女们。后来，当伯罗奔尼撒人被多里斯人赶走的时候，这种密仪也就随之失传了，只有阿尔卡地亚人还保存了它，因为他们未被驱出而是留在他们的家乡了。

(172)自从阿普里埃司象我上述那样地被废黜之后，阿玛西斯便统治了埃及。他是撒伊司诺姆西乌铺城的人。起初，由于他不是出身贵族，而是一个普通人，因此埃及人蔑视他并且丝毫不尊敬他。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使用他的智巧，而不是用暴力，赢得了他们的拥戴。在他的无数财宝当中有一个金盆，他和所有与他共同饮宴的客人们常常用它来洗脚。他把这个器皿打碎，用它改铸成一个神象，放到城内最适当的场所。于是埃及人便常常到这个神像的地方来，对它表示了很大的尊敬。当阿玛西斯知道市民们怎样做以后，他便把埃及人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这神像是用洗脚盆的金子铸造的；他说他的臣民曾用它洗脚、呕吐东西或是小便，但是现在他们却很尊敬它。于是他进而说明，现在他的情况便和这个洗脚盆的情况相同，他以前虽是一个平常人，但现在却是他们的国王了：因此他命令他们尊敬和重视他。他使用这样的办法赢得了埃及人的信任使埃及人同意作他的臣民。

(173)下面是他的日常生活的情况：在早上，直到市场上挤满了人的时候，他热心地处理送到他面前来的事务：在这之后，他全天便都用来和他的好友饮酒作乐，吊儿郎当地和言不及义地排遣时间。但是他的朋友为他的这一点担心，于是劝谏他说：“哦，国王啊，你的这种轻佻的行动，是会损害你的国王尊严的。我们希望你终日严正地坐在威严的宝座之上处理国家大事。这样埃及人就会知道，他们的统治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那你在他们中间也就有了更好的声名；然而你现在的行动却是和国王完全不适合的”。阿玛西斯回答他们说：“要知道，有弓的人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拉开的：如果弓老是拉着，它们就会毁坏，而等人们需要它的时候，它已经没有用处了。人的道理也和这个道理一样。如果他们总是从事严肃的工作，而不把一部分

的时间用来消遣，他们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便会疯狂起来或是变成傻子。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因此我轮流着分配这二者的时间”。这便是他回答他的朋友的话。

(174)据说在阿玛西斯作国王之前，他决不是一个谨严的人物，而是非常喜欢饮酒作乐的；而当他的饮酒作乐使他变得贫穷的时候，他就到处游荡，去偷别人的东西。于是别人在他不承认他偷了他们的财物的时候，便把他带到离他们最近的随便一个什么神托所那里去，而神托便常常宣布他犯了偷窃罪，也常常把他赦免。当他作了国王的时候，他根本不去照顾那些曾开脱了他的盗窃罪的神殿，不去修缮这些神殿，也不到那里去奉献牺牲，因为他认为这些神殿毫无价值，而它们的神托也都是假的。但是对那些宣布他有罪的神，却是小心谨慎地奉祀着，因为他认为他们是真正的神，而它们的神托也是真实可靠的。

(175)阿玛西斯给撒伊司地方的雅典娜神殿修造了一座外殿，这座外殿在高和大方面超过以前的一切其他这类建筑物，它是用空前巨大和雄伟的石块修筑成功的，此外，他还奉献了巨大的人像和巨大的狮身人面像，并且把十分巨大的石块搬到这附近来以供修理之用。其中的某些石块是从孟斐斯的采石场运来的：最大的一些石块则是从埃烈旁提涅这个城市运来的，这个地方和撒伊司相隔有二十天的河上路程。但是现在我要说一说他的工程中使我最感到惊讶的东西。他从埃烈旁提涅运来一座用一大块石头修建成功的圣堂；单是运这座圣堂就费了三年的时间，使用来搬运它的人有两千名，而且这些人又都是舵手。用一整块石头修建的这座圣堂的外部的长是二十一佩巨斯，宽是十四佩巨斯，高是八佩巨斯：它内部的尺寸是这样：长十八佩巨斯一贝拱，宽十二佩巨斯，高五佩巨斯。它位于神殿入口的附近，它是由于下列的情况才被放置在那里而没有被拉到神殿里面去的。据说，这座圣堂的石匠头在这块石头的起运中间，由于运石头时费了这样长的时间并对这苦役感到厌倦，曾大声地呻吟叹气。阿玛西斯听到了这人的叹气声而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因此他不许石造的圣堂再向前拖了。但是又有一些人说，工匠中一个掌管杠杆的人给石造的圣堂压死了，因此便被命令放置在那里，不许再向里面拖了。

(176)对于所有其他有名的神殿，阿玛西斯也奉献了可称为伟观的献纳品。比方说，在孟斐斯，他就奉献了在海帕伊司托斯神殿前面的一座长达七十五尺的卧像。在同一个台基上还有两个巨大的像，每一座各有二十尺高，它们是用同样的石块雕成的，分别在巨像的两旁。在撒伊司还有一座同样大的石像，和孟斐斯那座石像的姿态一样。阿玛西斯最后在孟斐斯还建造了一座伊西司神殿，这也是一座极为精彩宏壮的巨大神殿。

(177)据说阿玛西斯的统治时代是埃及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不拘是在河加惠于土地方面，还是在土地加惠于人民方面都是如此。而在当时的埃及，有人居住的市邑有两万座。国王阿玛西斯还规定出一条法律，即每一个埃及人每年要到他的诺姆的首长那里去报告他的生活情况，而如果他不这样做或是不来证明他在过着忠诚老实的生活时，他便要被处以死刑。雅典人梭伦从埃及那里学到了这条法律而将之施用于他的国人中间，他们直到今天还遵守着这条法律，因为这的确是一条很好的法律。

(178)阿玛西斯对希腊人是抱着好感的。在他给予某些希腊人的其他优惠当中，他特别把纳乌克拉提斯这样的城市给予愿意定居在埃及的希腊人居住。对于那些愿意在沿海进行贸易，但不想定居在埃及国内的人们，他答应

给他们一些土地，使他们用来安设祭坛和修建神殿。在这些地方当中，最大的和最有名的，也是参拜者最多的圣域是被称为海列尼昂的圣域。这是伊奥尼亚人、多里斯人和爱奥里斯人共同修建的；参加修建的城市属于伊奥尼亚人的有歧奥斯、提奥斯、波凯亚和克拉佐美纳伊，属于多里斯人的城市有罗德斯、克尼多斯、哈立卡尔那索斯和帕赛利斯；属于爱奥里斯人的城市则只有一个米提列奈。圣域便是属于这些城市的，而任命港埠监督的也是这些城市。如果任何其他城市也声明神殿有它们的一份的话，那它们便是要求根本不属于它们的东西了。但是有三个民族却奉献了自己的神殿：埃吉纳人修建了他们专有的宙斯神殿，此外萨摩司人修建了希拉神殿，米利都人修建了阿波罗神殿。

(179)纳乌克拉提斯古时是全埃及仅有的一个商港。如果一个人进入尼罗河其他河口之一的时候，他必须发誓说他不是故意到这里来的。这样发了誓之后，他就一定要乘船到卡诺包斯河口去。倘若由于逆风而不可能到那里去的话，他就必须把他的货物装载到船上绕行三角洲，最后来到纳乌克拉提斯地方。纳乌克拉提斯就是赋有这样大的特权的。

(180)当阿姆披克图欧涅斯以三百塔兰特的代价把现在戴尔波伊神殿包给人修建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的神殿纯乎是由于事故而被焚毁了)，戴尔波伊人要担负全部造价的四分之一。他们到各个城市去募集捐赠品，而在这件事上，他们从埃及得到的最多。因为阿玛西斯赠给他们一千塔兰特的明凡，而那里的希腊居民则捐献了二十米那。

(181)阿玛西斯和库列涅人缔结了友谊和同盟的协定。不仅如此，阿玛西斯还认为应当从那个城市娶一个妻子，他这样做不知这是表示他对这个城市的友情，还是他想娶一个希腊妇女作妻子。因此，他便娶了一个库列涅城的、名叫做拉狄凯的妇女，有人说她是巴托司的女儿，有人说她是阿尔凯西拉欧司的女儿，又有人说她是当地的一位知名的市民克利托布罗斯的女儿。当阿玛西斯与她将要合 之时，他却不能与她交媾：虽然他和其他妇女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下去的时候，阿玛西斯就向这个名叫拉狄凯的妇女说：“女人啊，你一定对我使用了魔法。告诉你，你一定要死得比任何一个妇女都惨的”。不管拉狄凯如何否认这件事都不能平息阿玛西斯的怒气。于是她便在内心里向阿普洛狄铁许下了一个愿：如果在那一夜里能使她与他交配上，从而使她免遭灾祸的话，她便要献一座女神的像给库列涅的阿普洛狄铁神殿。结果，她竟如愿以偿，国王每次都能与她交媾了。阿玛西斯自此以后非常爱她。拉狄凯向女神还了愿。她制作了一座神像送到库列涅去，这座神象到我的时候还安全无恙地立在那里，从城里向外望着。刚比西斯在他征服了埃及并知道拉狄凯是何许人的时候，便毫无损伤地把她送还了库列涅。

(182)此外，阿玛西斯还奉献了许多东西给希腊地方的神殿。首先，他奉献给库列涅的是一个镀金的雅典娜神像和自己的一幅肖像。送给林多斯的雅典娜的是两座石像和非常漂亮的亚麻胸甲。送给萨摩司的希拉的是他自己的两座木像，这两座木像在我的时代还立在大殿的门后。献给萨摩司这些礼物是为了阿玛西斯和阿伊阿凯司的儿子波律克拉铁斯 之间的友谊 献给林多斯的礼物却决不是为了和任何人的友谊，而是因为有一个说法，那达纳乌

波律克拉铁斯的统治时期大概开始在五三二年。关于他和阿玛西斯之间的友谊参见第三章第三九节。

司的女儿们在她们从埃吉普托司的儿子们手里逃脱时曾到过那里并建立了雅典娜的神殿。以上便是阿玛西斯所奉献的礼品，他还破天荒第一次攻略赛浦路斯并迫使它向他纳贡。

第三卷

(1)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率领在他治理之下的各个足族——其中包括属于希腊民族的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的军队进攻埃及的时候，埃及的国王便正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个阿玛西斯。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刚比西斯派一名使者到埃及去，要娶阿玛西斯的女儿。他这样做是由于一个埃及人的怂恿：这个埃及人出了这样一个生意，是因为阿玛西斯使他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而把他交到波斯人的手里来，因此他对阿玛西斯就怀恨在心了。原来这个埃及人是一个眼科医生，而当居鲁士派人到阿玛西斯那里去，请他送给自己一位埃及最好的眼科医生的时候，埃及国王便从全部的埃及医生当中把他挑选出来，强行把他送到了波斯。既然这个埃及人对阿玛西斯心怀不满，因此他教唆刚比西斯讨阿玛西斯的女儿作妻子：如果阿玛西斯同意，那他就会心中烦恼，如果他拒绝，那他就会使刚比西斯成为他的敌人。当信息送来的时候，非常害怕波斯的强大威力的阿玛西斯真是惊恐万状，既不能把女儿送给刚比西斯，又不能拒绝他；原来刚比西斯并不打算使他的女儿作自己的妻子，而只是使她作自己的侍妾而已，这一点阿玛西斯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于是他便仔细考虑了这件事情，而终于想出了他可以用来应付一下的一个办法。前面的国王阿普里埃司有一个名叫尼太提司的女儿，这是一个身材硕长而又美丽的女子，是这个王家当中唯一留下来的人。阿玛西斯把这个女子用衣服和金饰打扮起来，然后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送到波斯去。但是过了不久，在刚比西斯拥抱她而按照她父亲的名字称呼她的时候，这个女子便向他说：“国王啊，我看你还不知道阿玛西斯怎样地骗了你呢。他把我打扮一番之后，就当作他自己的女儿送来了，但我实际却是他的主人阿普里埃司的女儿；阿普里埃司是被他和其他埃及人在他们起来叛变时杀死的”。正是这样一番话以及其中所揭露的原委使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十分激怒，从而率领军队进攻埃及。这便是波斯人的说法。

(2)但是埃及人却说刚比西斯是他们自己的人，他们说刚比西斯是阿普里埃司的女儿尼太提司的儿子。他们说，派人到阿玛西斯这里来要求他的女儿的是居鲁士，不是刚比西斯。但他们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首先，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因为埃及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通晓波斯的风俗习惯)，在国王有嫡子的时候，庶子在习惯上是不能即波斯的王位的；其次，刚比西斯是阿凯美尼达伊家的帕尔那斯佩斯的女儿卡桑达涅的儿子，而不是这个埃及女人的儿子。可是，他们这样歪曲史实是为了和居鲁士家族攀亲。而事情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

(3)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不过这个说法我是不相信的。它说，有一个波斯的妇人前来拜前居鲁士的妻妾们并且大为赞美和叹赏站在卡桑达涅身旁的那些身材高大而又眉清目秀的孩子们。于是居鲁士的妻子卡桑达涅便说：“虽然我是这样的一些孩子的母亲，居鲁士仍然瞧不上我，却尊重从埃及新来的这个妇人”。她讲这话的时候，心里对尼太提司是很恼怒的。于是她的最大的一个儿子刚比西斯便说：“母亲，那末等我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会把整个埃及搅翻的”。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大概是十岁的样子，妇女们听了他的话觉得很惊讶；但是从此他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因而等他长大成人作了国王

的时候，他便出征埃及了。

(4)此外还发生了一件事，也促使他出征埃及。在阿玛西斯的外国佣兵当中有一个名叫帕涅司的哈利卡尔那索斯出生的人，这是一个判断力强，而在作战时又很勇敢的人。这个帕涅司对阿玛西斯心中有些不满，便乘船从埃及逃跑，想来见刚比西斯。由于这个人在外国佣兵当中远非等闲之辈并且对于埃及的一切事情都知道的清清楚楚，因此阿玛西斯便急于把他捉住。他派他最亲信的宦官乘着一艘三段橈船追他。这个宦官在吕奇亚把他捉住了，但是却决没有把他带回埃及来：因为帕涅司在智谋方面远远地超过了他；帕涅司灌醉了他的守卫，因而跑到波斯来了。在那里，他发现刚比西斯正在准备出征埃及，但是正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在行军时如何穿过那干燥无水的沙漠；于是帕涅司便把阿玛西斯的情况告诉了他，并向他说明行军的方法；关于这一点，他建议刚比西斯派人到阿拉伯的国王那里去，向他请教安全行军的办法。

(5)而要想进入埃及，当前只摆着这样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从腓尼基一直通到卡杜提司市的边境，这块地方是属于现在所谓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的。根据我的观察，卡杜提司市比撒尔迪斯小不了许多，从卡杜提司到耶努索司市的海岸上的港埠都是属于阿拉伯人的。从耶努索司市直到谢尔包尼司湖，又是属于叙利亚人的。而卡西欧斯山便是沿着谢尔包尼司湖的湖岸伸展到海边去的。从据说杜彭曾经隐身的这个谢尔包尼司湖起，便进入了埃及的领土。在一方面的耶努索司和另一方面的卡西欧斯山与谢尔包尼司湖中间，有一块不算小的地方，人们要走过这块地方得用三天的时间，这是一片干旱得可怕的无水沙漠地带。

(6)我现在要谈一件乘船到埃及来的人很少注意到的事情。从希腊各地以及从腓尼基每年有两次用土瓮把酒运入埃及，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国内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一个空酒瓮的。人们也许要问，这些酒瓮都是怎样处理了呢？这一点我也要说明的。原来，每一个地区的长官都必须把他的辖区之内的土瓮收集起来，然后把它们送到孟斐斯去；在孟斐斯，人俩又得把这些土瓮装满了水，带到叙利亚的无水地区去。因此，每年不断地从国外带入境内并在埃及倒空的土瓮再给带到叙利亚去和先前的那些土瓮汇合到一处了。

(7)在波斯人攻占了埃及之后，他们立刻便象我上面所说那样地把土瓮装满了水，以确保他们安全地进入埃及的通路。但是这时，却还没有现成的水源，于是刚比西斯便听从了哈利卡尔那索斯的客人的意见，派使者到阿拉伯人那里去，请求允许他们安全地过去。阿拉伯人答应了他的请求，双方并相互表示了信任。

(8)阿拉伯人是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尊重信谊的。他们用这样的办法来表示他们的信谊：一个人站立在缔结信谊的双方中间，用一块锐利的石头在双方的手掌上大拇指附近的地方割一下，然后他从每个人的衣服上切下一块毛布，并且把放在他们之间的七块石头都抹上血，这时口中并高呼狄奥尼索斯和乌拉尼阿的名字(用毛布蘸手上的血，再抹到石头上去——译者)。当他把这一切做完的时候，缔结信谊的人便把这对方的异邦人，如果是本国人，那就把对方的本国人，介绍给所有他的朋友，而这些朋友自己便认为必须尊重这种信谊了。他们在神当中只相信有狄奥尼索斯和乌拉尼阿。他们说他们所留的发式和狄奥尼索斯的发式是一样的。现在他们的习惯是把头发剃成圆形，连鬚鬚的地方也都剃掉。在他们的语言里，狄奥尼索斯是叫做欧洛塔

尔特，乌拉尼阿是叫做阿利拉特。

(9)阿拉伯人和刚比西斯派来的使节结了信谊以后，他立刻便想出了下面的办法：他把水装到骆驼的皮囊里面去，再叫他的所有的骆驼驮着这些水囊；这样安排了之后，他便把骆驼赶到无水的沙漠地带去，在那里等候刚比西斯的军队。这是在传说当中最为可信的一个说法，但是我必须还要说一下另一个不甚可信的说法，因为人们也提过它。在阿拉伯有一条叫做柯律司的大河，它是流入所谓红海的。据说，阿拉伯国王通过用生牛皮和其他皮革缝成的一条长度可达到沙漠地带的水管把水从河中引到干旱的地方去；而他又在那个地方挖掘了一些巨大的水池来承受和保存引过来的水。从河到沙漠地带是十二天的路程。他们说，水是通过三个水管引到三个不同的贮水处的。

(10)阿玛西斯的儿子普撒美尼托斯是在尼罗河的所谓佩鲁希昂河口扎营列阵等候刚比西斯的。因为当刚比西斯向埃及出征的时候，他发现阿玛西斯已经死了。阿玛西斯统治埃及的时期是四十五年，在这期间，他并没有遭到什么巨大的不幸；而在他死后，他的尸体就被制成木乃伊并被放置在神殿中他自己所修建的墓地里。当他的儿子普撒美尼托斯做埃及国王的时候，人民看到了一个极为奇妙的景象，即在埃及的底比斯下了雨，而根据底比斯当地人们的说法，他们以前那里从来没有下过雨，过来直到我的时代也没有看到那里下过雨：老实讲，在埃及的上部是根本没有雨的；但是那时在底比斯却有了蒙蒙的小雨。

(11)波斯人穿过了无水的地区并且在离埃及人不远的地方扎下了营寨，准备战斗。于是埃及人的、由希腊人与卡里亚人组成的外国雇佣军便十分憎恨帕涅司，因为他把一支外国军队领进了埃及。他们自己想出了惩罚他的一个办法。帕涅司把儿子们留在了埃及；雇佣兵于是捉住了他的儿子们，把他们带到军营里来而使他们的父亲看到他们。在这之后，他们就拿出一只合酒钵来，把它放在两军之间的地上，随后他们便把帕涅司的儿子领来，一个一个地在钵跟前，斩断了他们的喉咙。当帕涅司的最后一个儿子被杀死的时候，钵里又搀上了酒和水，所有的雇佣兵每人饮了一口血以后，立刻便出战了。随后发生的战争是非常激烈的，直到双方都有了大量阵亡者的时候，埃及人才终于溃败下去。

(12)在曾经进行了这场战斗的战场这里，我看到了当地人指给我的十分奇妙的现象。双方在这场战斗当中的战死者，他们的遗骨是分别地散在那里的(原来波斯人的遗骨在一个地方，而埃及人的遗骨则在另一个地方，因为两军在起初便是分开的)：但如果你敲打一下波斯人的头骨，甚至只用一个小石子，它们都脆到可以打穿一个小孔；但埃及人的头骨却是十分坚硬，你甚至可以用石头来敲，也不大容易把它敲穿的。对于这种情况，他们讲述了下述的理由，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很可以相信的：他们说，埃及人从很小的时候便剃头，因而由于太阳光的作用，头骨就变得既厚且硬。在埃及人们可以不秃头，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埃及那里看到的秃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少。因而这一点便说明为什么埃及人的头骨是这样地硬。但是在另一方面，波斯

根据穆弗司的说法，欧洛塔尔特是“上帝之火”(t h ê I)的意思。

穆弗司认为，阿利拉特是“晨星”(h ê l ê l)的女性名词，比较简单的解释是女神(A l l i a t)的意思。

现在在底比斯(卢克索尔)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也下雨，不过雨量极少。

人的头骨之所以脆弱，是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自己的头上戴一种称为提阿拉斯的毡帽。事情的实际情况便是这样。在帕普雷米斯地方我又看到一些波斯人的头骨，他们是和大流士的儿子阿凯美涅斯一道被利比亚人伊纳罗司杀死的。他们的头骨也是这样。

(13)埃及人在战斗中失败之后，便在混乱中逃走了；由于他们被赶到孟斐斯去，刚比西斯于是派遣了一名波斯使者乘着米提列奈的一只船溯河上行邀请他们缔结和约。但是当他们在看到有船向孟斐斯驶来的时候，他们却全体从他们的城寨中向外出击，捣毁了这只船，象屠夫一样地肢解了上面的乘务人员，然后把它们带到城里面去。于是埃及人被包围在城里，但久而久之他们还是投降了；不过，邻居的利比亚人却被在埃及发生的事件吓住，未经抵抗便投降了，他们自愿纳贡并呈送礼品。库列涅人跟巴尔卡人和利比亚人一样害怕，因此也便这样做了。刚比西斯十分亲切地接受了利比亚人的礼物；但是他却拿库列涅人送来的礼物，亲手把它们分给了自己的军队。我想，他这样做是表示他并不喜欢他们送来的这样少的礼物，(因为库列涅人送来的实际上只有五百米那的白银)。

(14)在孟斐斯城投降之后的第十天，刚比西斯便捉住了在埃及统治了六个月的埃及国王普撒美尼托斯，要他和其他的埃及人一同坐在城外以表示对他的轻蔑；在这样做了之后，他就用我下面所说的一个办法来考验普撒美尼托斯的心情。他给国王的女儿穿上奴隶的衣服并且给她一个水瓮叫她跟她她穿看同样衣服的女孩子去打水。这些女孩子也是显要人物的家庭中选出来的。因此，当这些女孩子痛哭着、悲号着走过她们的父亲面前的时候，其他所有的人看到自己孩子的悲惨遭遇，也便同样地报以痛哭和悲号；但是普撒美尼托斯亲眼看到并且懂得了这一切之后，却向着地把头低下去。当打水的女孩子们过去之后，刚比西斯随之又使普撒美尼托斯的儿子和与他儿子年纪相同的二千多埃及人一同从他面前走过去，这些青年人颈上系着绳子，嘴里则咬着马衔子。他们是给带去赔偿在孟斐斯和船只同归于尽的那些米提列奈人的。因为这是王家法官的判决，即每一个人的死亡要用处死十名埃及贵族的办法来赔偿。当普撒美尼托斯看见他们经过并且看到他的儿子被领去受死，而和他一起坐在那里的埃及人都在哭泣和哀号的时候，只有他的态度依然和他看到他女儿的时候相同。当这些人也走过去的时候，那里正好有他的一个饮酒作乐的伙伴；这是一个过了盛年的人，这个人失去了他的全部财产，而只有一个穷人所能有的东西并且向军队行乞。这个人现在正走过阿玛西斯的儿子普撒美尼托斯和坐在城外的那些埃及人的面前。当普撒美尼托斯看到他的时候，他便大声地哭了起来，用手打自己的脑袋并大声呼叫他的伙伴的名字。于是在旁边监视着普撒美尼托斯的人们便到刚比西斯那里去，把普撒美尼托斯看到什么过去的时候如何做等等全都告诉了刚比西斯。刚比西斯对埃及国王的举动十分惊讶，于是就派一名使者去问他：“普撒美尼托斯，我的主公刚比西斯问你，为什么在你看到你的女儿受到虐待而你的儿子前去送死的时候，你既不高声喊叫，又不哭泣，可是刚比西斯听说，对于与你沾亲不带的乞丐却又这样尊敬？”使者就是这样问的。普撒美尼托斯回答说：“居鲁士的儿子，我自己心里面的痛苦早已经超过了哭泣的程度；但我的伙伴的不幸遭遇却引起了我的同情之泪；因为一个失去了巨大财富和幸福的人在濒临老境的时候却又行起乞来了”。当使者这样报告的时候，据说刚比西斯和他的廷臣都认为这个回答很好。但是埃及人说，那时克洛伊索斯哭了(因

为他也是和刚比西斯一同到埃及来的)而在那里的波斯人都哭了。刚比西斯本人也起了一些恻隐之心，他立刻下令把普撒美尼托斯的儿子从将要被杀的人们中间救了出来，而普撒美尼托斯本人也从城外被带到他的面前来。

(15)至于普撒美尼托斯的儿子，则为了救他而被派去的人们发现他已经死了，原来他是第一个被杀死的。但是他们却把普撒美尼托斯带了来见刚比西斯；此后他就一直住在那里，而没有受到任何虐待。如果他能够安守自己的事业而不作非分之想的话，那他是会重新得到埃及而成为埃及的统治者的；因为波斯人习惯上对于国王的儿子是尊重的：甚至国王叛离了他们，他们仍然把统治权交还给国王的儿子。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他们这样做乃是他们的惯例，特别是把父亲的统治权交还给伊纳罗司的儿子坦努拉司，以及交还给阿米尔塔伊俄斯的儿子帕乌西里司；但没有人比伊纳罗司和阿米尔塔伊俄斯给波斯人以更大的损害了。但是，事实却是普撒美尼托斯策划了不正当的行动并得到了自己的报应；原来他在埃及人中间煽动叛乱的时候被捉住了；而当这件事传到刚比西斯那里去的时候，普撒美尼托斯便喝了牛血而立刻死掉了。他的下场就是这样的。

(16)刚比西斯从孟斐斯向撒伊司城行进，打算做他确实做到的一件事情。在进入阿玛西斯的王宫之后，他立刻下令把阿玛西斯的尸体从他的墓地搬出来。当这件事做完之后，他便下令鞭尸，拔掉它的头发，用棒子戳刺并用各种办法加以侮辱。当他们把这件事干腻了的时候(因为被制成木乃伊的尸体仍然是整个的并没有被弄碎)，刚比西斯便下令把它烧掉，这是一个瀆神的命令，因为波斯人认为火乃是神，因此没有一个民族认为烧掉死者是正当的事情。波斯人是由于上述的理由才这样的：他们说，把一个人的尸体给神是不对的。但埃及人却相信火是一个活的野兽，它吞食它捕捉到的一切东西，而在它吃饱的时候便和它所吃的东西一同死掉了。然而他们却绝对没有把死尸交给野兽吞食的习惯，这就说明为什么他们把尸体制成木乃伊，以便不致使尸体放置在那里给虫子吃掉。这样看来，刚比西斯下令所做的这件事是违犯两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的。正如埃及人所说，尽管如此，他们这样处置的对象并不是阿玛西斯，而是另一个身量相同的埃及人，波斯人却以为这是阿玛西斯的尸体，因此便对它任意侮辱玩弄了。按照他们的讲法是，阿玛西斯从一次神托知道在他死后将会有何等的遭遇，因而为了逃避这一命运，便埋葬了这个受到鞭答的人，这个人在死时是给埋在他的墓室的入口近旁：阿玛西斯还命令自己的儿子把他自己埋在墓室的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我想阿玛西斯根本没有发出过关于墓地以及关于这个人的命令，埃及人不过是随意编造一个故事聊以自慰罢了。

(17)在这之后，刚比西斯便计划了三次征讨，一次是对迦太基人，一次是对阿蒙人，一次是对居住在南海的利比亚海岸之上的长寿的埃西欧匹亚人。在他考虑了自己的计划之后，便决定派海军攻打迦太基人，派他的一部分陆军去攻打阿蒙人。至于埃西欧匹亚，他首先是派一些间谍到那里去打听一下，在那个国家的太阳桌的传说当中哪些事情是真的，并侦查其他所有各种事物，借口则是送礼给埃西欧匹亚的国王。

(18)太阳桌的情况据说是这个样子的。在城市的郊外有一片草地，草地

埃及人伊纳罗司和阿米尔塔伊俄斯起来反对波斯统治着是从四六一年到四五五年的事情。

牛血凝结的时候可能会把饮血的人堵死。

上满摆着所有各种四足兽类的煮熟的肉：在夜里的时候，市当局的人们小心翼翼地吧肉放到那里去，而在白天的时候，凡是愿意的人，都可以来到这里吃一顿。当地的人们说，这些肉常常是从大地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关于太阳桌，人们的说法就是这样。

(19)当刚比西斯决定要把间谍派去的时候，他立刻派人到埃烈旁提涅城去把懂得埃西欧匹亚语的伊克杜欧帕哥斯人(意译则为食鱼者——译者)召了来。正当他们去找这些人来的时候，他又下令他的海军出航迦太基。但是腓尼基人不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们说，他们必须遵守一个严正的誓约，而不能不道德地攻击他们自己的子孙；腓尼基人既然不愿意，其他人等就没有资格担任战斗的任务了。这样，迦太基人便逃脱了被波斯人奴役的命运。原来刚比西斯并不愿对腓尼基人使用强力，因为他们是自愿前来投靠波斯人的。而且，全部海上力量也都得仰仗他们。赛浦路斯人也是自愿前来帮助波斯人征对埃及的。

(20)当伊克杜欧帕哥斯人应刚比西斯之召从埃烈旁提涅前来的时候，他便把他们派到埃西欧匹亚去，告诉他们应该讲什么样的话，同时又要他们带着一些礼品，即一件紫色的袍子、一挂黄金项链、一付手镯、一个盛着香膏的雪花石膏匣和一瓮椰子酒。据说，刚比西斯的使者所要见的这些埃西欧匹亚人是全人类中最魁梧和最漂亮的人物。据说，他们的风俗习惯，特别是他们推选国王的办法，和其他一切民族大有不同。他们认为在国人中只有他们制定为最魁梧和拥有与身材相适应的膂力的人，才有资格当选为国王。

(21)这样，在伊克杜欧帕哥斯人到埃西欧匹亚人这里来之后，便把礼物呈献给他们的国王，并且这样说：“波斯人的国王刚比西斯很想成为你的朋友和宾客，因此派我们前来向你致意，而且他把他最喜欢使用的一些物品作为礼品奉献给你”。但是埃西欧匹亚人看出他们是作为间谍而来的，便向他们这样说：“波斯国王派你们携带礼物前来，并不是由于他很重视他和我之间的友谊，你们所讲的话也不是你们的真心话(因为你们此来是为了侦察我的国土)，你们的国王也不是一个正直的人；如果他是正直的人，那么除了他自己的国土之外，他优不应当再贪求任何其他土地，而现在也不应当再想奴役那些丝毫没有招惹他的人们。那末现在就把这只弓交给他并且把这个话传达给他：‘埃西欧匹亚人的国王忠告波斯人的国王，等波斯人能够象我这样容易地拉开这样大的一张弓的时候，他们再以优势的兵力前来攻打长寿的埃西欧匹亚人吧：但是在那样的时候到来之前，你应该感谢诸神，因为诸神是不会叫埃西欧匹亚人的儿子们想到要占领本国领土之外的土地的’”。

(22)他这样说完之后，便放松了这张弓的弓弦，把它交给了来人。随后他又拿起了紫色的袍子，问这是什么，是怎样做成的；而当伊克杜欧帕哥斯人把有关紫色颜料和染色方法的事情如实地告诉了他的时候，他就说他们人以及他们的衣服都是十分奸诈的。这之后他又问关于黄金项链和手镯的事情：而当伊克杜欧帕哥斯人告诉他这些东西是如何制造的时候，国王笑了，原来他以为这是枷锁，他说他们国内有比这更加坚固的枷锁。复次，他问有关香膏的事情；当他们告他香膏的配制法以及用法的时候，他的回答就和关于紫袍的回答一样。但是当他看到酒并问到酒的做法的时候，他是非常喜欢这种饮料的；他还问到他们国王吃什么东西，波斯人年纪最大的能活到多少岁。他们告诉他说国王吃面包，并向他说明了他们种植的小麦的情况。他们又舍诉他说波斯人所能希望活到的最大年纪是八十岁。于是这个埃西欧匹

亚人说，既然他们是以粪为食的，所以他们的生命如此短促使毫不奇怪了。而如果不是这种饮料有恢复精神的作用，他们甚至这样的年龄也决不会活到的。这样说着，他就把酒指给伊克杜欧帕哥斯人看，因为在这点上，他说，波斯人是胜拉了埃西欧匹亚人的。

(23)于是，伊克杜欧帕哥斯人又回问国王埃西欧匹亚人可以活多久，他们吃的又是什么；国王回答说他们大多活到一百二十岁，有些人活得更要长些：他们吃的是煮肉，喝的是乳。间谍对他们所活的年龄表示惊异：于是，据说他便领他们到一个泉水的地方去，而在用那里的泉水沐浴之后，他们的皮肤就变得象是油那样，更加光滑了；而且它还有象是紫罗兰那样的香味。间谍们说，泉水是这样的稀薄，以致什么东西在它上面也浮不起来，不管是木材也好，比木材轻的任何东西也好，都要沉到水底的。如果这泉水果然如他们所说，那很可能的情况是：经常使用这种泉水的人是可以长寿的。当他们离开泉水的时候，国王又把他们领到监狱去看，所有那里的人的枷锁都是用黄金制造的。在埃西欧匹亚人中间，没有比青铜更稀罕和珍贵的了。在参观完了监狱之后，他们又参观了所谓太阳桌。

(24)在这之后，他们最后又看了埃西欧匹亚人的棺材。这种棺材据说是用一种透明的石头制造成功的，方法是我下面所说的这样：他们或是使用埃及人的办法，或是使用其他的什么办法使尸体干缩，在尸体上面涂上一层石膏，然后再在这上面尽可能与活着的人一样地描画一番。随后，他们就把它放到用透明的石头制成的空心柱里面去(这种石头可以从地上大量地开采出来，而且加工也很容易)；通过透明的石头可以看到柱子的内部的尸体，而且这尸体既不发恶臭，又没有任何观之不雅的地方。此外，尸体又没有一个地方看得不清楚，就好象尸体本身完全剥露出来一样。死者最亲近的族人把这柱子在自己的家中保存一年，向它奉献初上市的鲜果，奉献牺牲；然后，他们便把这柱子搬出来，安放在附近市郊的地方。

(25)看完了这一切一切之后，间谍们便起程返回了。当他们报告了这一切之后，刚比西斯十分震怒，并立刻对埃西欧匹亚人进行征讨，他既不下令准备任何粮食，又没有考虑到他是正在率领着自己的军队向大地的边缘处进发；由于他不是冷静考虑而是处于疯狂的状态，因而在他听了伊克杜欧帕哥斯人的话之后，立刻率领全部陆军出发，而命令随他来的希腊人留在原地等候他。当他在进军的道路上到达底比斯时，他又从他的军队中派出了大约五万人，要他们奴役阿蒙人并烧毁宙斯神托所：他本人则率领其他的大军向埃西欧匹亚进发了。但是在他的军队还没有走完他们全程的五分之一的时候，他们便把他们所携带的全部粮食消耗完了，而在粮定耗完之后，他们就吃驮兽，直到一个也不剩的地步。然而如果刚比西斯看到这种情况，改变自己的原意而率领军队返回的话，则他起初虽然犯了过错，最后还不失为一个有智慧的人物，但事实上，他却丝毫不加考虑地一味猛进。当他的士兵从土地上得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借着草类为活：可是当他们到达沙漠地带的时候，他们的一部分人却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在每十个人当中抽签选出一个人来给大家吃掉。刚比西斯听到这样的事之后，害怕他们会变成食人生番，于是便放弃了对埃西欧匹亚人的出征而返回底比斯，不过他已

这是说，粮食是从上粪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也可能是水晶。

经损失了许多军队；他从底比斯又下行到孟斐斯，并允许希腊人乘船返回祖国。

(26)他对埃西欧匹亚的出征就这样地结束了。至于大军中被派出去攻打阿蒙人的那部分军队，他们是带着响导从底比斯出发进击的。人们知道他们到达了欧阿西司城，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是据说属于埃斯克里欧尼亚族的萨摩司人，隔着沙漠地带离底比斯有七天的路程。这个地方在希腊语里称为幸福岛。据说，军队就走到这里：在这之后，除去阿蒙人自己和那些听过他们讲的话的人之外，没有任何人能知道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了：因为他们既没有到达阿蒙人那里，也没有返回埃及。但是阿蒙人自己的说法则是这样：当波斯人从欧阿西司穿过沙漠地带向他们进攻并走到欧阿西司和他们的国土中间大约一半地方的时候，正在他们用早饭的当儿，起了一阵狂暴的、极其强大的南风，随风而带过来的沙子便把他们埋了起来。这样他们便失踪了。以上就是阿蒙人关于这支军队的说法。

(27)在刚比西斯来到孟斐斯之后，在埃及的那个地方出现了阿庇斯，这阿庇斯在希腊人那里称为埃帕波司。由于他的出现，埃及人立刻穿上了他们最好的衣服并且举行盛大的祝祭。刚比西斯看到埃及人这样的做法时，深信埃及人的这样一些欢乐的表现正是针对着他的不幸遭遇的，于是他便把孟斐斯的领袖们召了来。当这些领袖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便问他们为什么正当他在损失了大批军队之后返回的时候，他们竟会有这样的举动：虽然，当他以前在孟斐斯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过这样的表现。领袖们告诉他说，习惯上每隔很久很久才会出现一次的一位神现在已向他们显现。而每逢这位神出现的时候，全埃及便举国欢庆并举行节日。刚比西斯认为他们是在撒谎，因此便处死了这些人作为对他们说谎的惩罚。

(28)在把这些人处死之后，他继而又把祭司们召到他跟前来。当祭司们所说的话也和前看相同的时候，他便说如果一个驯服的神到埃及人这里来的时候，他是愿意见识见识的；因此他不多废话，立刻命令祭司们把阿庇斯带来。于是他们就找到了它并把它带来了。原来这个阿庇斯或埃帕波司是一个永远下会再怀孕的一只母牛所生的牛犊。根据埃及人的说法，母牛是由于受到天光的照耀才怀了孕的，此后才生出了阿庇斯。称为阿庇斯的这个牛犊的标帜是这样：它是黑色的，在它的前额上有一个四方形的白斑，在它的背上有一个象鹰那样的东西：尾巴上的毛是双股的，在舌头下面又有一个甲虫状的东西。

(20)当祭司们把阿庇斯领进来的时候，当时几乎是处于疯狂状态的刚比西斯便拔出他的短刀来，向牛犊的腹部戳去，但是戳中的都是它的腿部；然后他笑着向祭司们说：“你们这些傻瓜，难道这些可以感觉得到铁制兵器的血肉动物就是你们的神吗？老实说，埃及人也只配有这样的神。但至于你们，你们使我变成你们的笑柄。在这件事上你们是会吃苦头的”。这样说了之后，他使命个有关人员痛笞祭司们一顿，并把他们看到庆祝节日的任何其他埃及人给杀死。埃及的节日便这样地给停止了，祭司们受了惩罚，阿庇斯则卧在神殿里，由于腿上的戳伤而死掉了，当它因伤而致死的时候，祭司们便背着

欧阿西司本来只指一块长着植物的地方，但希罗多德把它变成了一个专名词。他这里所指的是卡尔该大绿洲，离底比斯大约有七天的路程。

参见第二卷第三八节。

刚比西斯偷偷地把它埋起来了。

(30)根据埃及人的说法，由于做了这样的一件错事，刚比西斯以前的缺乏理智立刻便转变到疯狂的地步。他的第一件罪恶行为便是剪除了他的亲兄弟司美尔迪斯，他是由于嫉妒才把他的兄弟从埃及送到波斯去的，因为只有司美尔迪斯一个人才把伊克杜欧帕哥斯人从埃西欧匹亚人那里带回来的弓拉开了两达克杜洛斯宽。此外便没有任何一个人拉得动它了。司美尔迪斯回到波斯之后，刚比西斯便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好象看见从波斯来了一名使者，这个使者告诉他说司美尔迪斯已经登上了王位，而司美尔迪斯的头则一直触看上天他自己害怕他的兄弟因此会把他杀死而自己做国王，于是他便把普列克撒司佩斯、他所最信任的波斯人派到波斯去把司美尔迪斯杀死。普列克撒司佩斯到苏撒这样做了。有些人说他诱引司美尔迪斯出来打猎，又有一些人说，他把司美尔迪斯领到红海，在那里把司美尔迪斯淹死了。

(31)他们说，这是刚比西斯的第一件罪行。继而他又剪除了他的亲姊妹；他曾把她带到了埃及并且和她结为夫妻。由于在这之前，波斯人中间决没有娶自己的姊妹为妻的风俗，因此他是用这样的办法娶了她的：刚比西斯爱上了他的一个姊妹并想立刻娶她为妻，但他的打算是违反惯例的，于是他便把王家法官召了来，问他们是否有一条法律，可以容许任何有这样欲望的人娶他自己的姊妹。这些王家法官是从波斯人中间选出来的人，他们的职务是终身的，除非他们被发现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情，他们是不会被解职的；正是这些人判决波斯的诉讼事件，并且解释那里的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各种法律；一切问题都是要向他们请教的。这些人向刚比西斯作了一个既公正又安全的回答，这就是，他们找不到一条可以使兄弟有权娶自己的姊妹的法律，但是他们又找到一条法律，而根据这条法律则波斯国王可以做他所愿意做的任何事情。这样，他们由于害怕刚比西斯而没有破坏法律，然而为了不致由于维持这条法律而自己有性命的危险，他们又找到了另外一条法律来拾想和自己的姊妹结婚的人辩护。因此刚比西斯立刻便娶了他所热恋的姊妹；但不久他又娶下另一个姊妹为妻。和他同来埃及的是姊妹中较年轻的一位，就是这个人被他杀死了。

(32)和司美尔迪斯的死一样，关于她的死也有两种说法。希腊人说，刚比西斯叫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狮子互斗，这个妇人也和他一同观看：当小狗被打败的时候，它的兄弟另一只小狗挣脱了绳索上去帮忙，结果两只小狗就把小狮子打败了。他们说，刚比西斯看了十分高兴，但是坐在他身旁的妇人却哭起来了。刚比西斯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便问她为什么哭，她便说她是在看到小狗帮助它的兄弟时才哭了起来的，因为她想到了司美尔迪斯，又想到何以竟没有一个人给他报仇。根据希腊人的说法，正是由于她讲了这样的话，她才给刚比西斯处死的。但埃及人的说法是：当他们二人坐在桌旁的时候，妇人拿起了一支蒹苳并把它的叶子撕了下来，然后问她的丈夫他喜欢什么样的蒹苳，带叶子的，还是不带叶子的。他说他喜欢带叶子的；于是她便回答说：“可是你把居鲁士的一家弄得光光的和这支蒹苳一样了”。他们说，他听了这话十分恼怒，便跳到她身上去，结果这位怀孕的妇女便由于他对她的伤害而流产死掉了。

(33)以上便是刚比西斯加到他家人身上的疯狂行动；这些疯狂行动也许

不是今天的红海，可能是指波斯湾。

是由于阿庇斯的缘故而干出来的，也许是由于人们经常遭遇到的许多痛苦烦恼当中的某些而产生出来的。诚然，据说他从一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染上了一种有些人称为“圣疾”的严重的疾病。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得了这样的重病，则他的精神也会受到这种病的影响，这一点并不是不可想象的。

(34)我现在要说一说他加于其他波斯人身上的疯狂手段。根据他们的报道，他曾向普列克撒司佩斯说过这样的话；这个普列克撒司佩斯是他特别尊重的，奏章都要通位这个人传奏给他，而这个人的儿子又在刚比西斯的宫廷担任着行觞官这样一个非常尊荣的职务。于是，他便向普列克撒司佩斯说：“普列克撒司佩斯，波斯人认为我是怎样一个人，他们都谈论我一些什么？”普列克撒司佩斯说：“主公，对于你其他的一切，他们都是非常称颂你的，但是他们说你嗜酒太过了。”普列克撒司佩斯便是这样地传达了波斯人的话。但是国王却恼怒地回答说：“如果波斯人现在认为是由于好酒，我才发狂发疯的话，那末看来他们先前的说法也就是一个谎话了。”原来据说在这件事之前，当某些波斯人和克洛伊索斯侍坐在刚比西斯身旁的时候，刚比西斯曾问他们，他和他的父亲居鲁士比起来，他们认为他是怎样一个人物。于是他们回答说：“刚比西斯比他的父亲要好，因为他不仅取得了居鲁士的全部领土，此外他还取得了埃及和大海。”波斯人的说法是这样的，但当时在场的克洛伊索斯不满意他们的说法，于是便向刚比西斯说：“在我看来，居鲁士的儿子，你是比不上你父亲的，因为你还没有象你父亲那样，有你这样的一个儿子。”刚比西斯听了心中甚是欢喜，他称赞了克洛伊索斯的眼光。

(35)在想起了这件事之后，于是他便愤怒地向普列克撒司佩斯说：“那么你自己来判断一下，波斯人讲的是真话，还是他们在这样谈论我的时候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理智。你的儿子就站在门口那边，现在如果我射这一箭而刺中了他的心的话，这就将会证明波斯人是错了；如果我射不中的话，那末就是他们说对了，而我是失去理智了”。说着他便拉起了他的弓向那个男孩子射去，并命令剖开那倒下去的尸体和检验他的伤口。箭正射中在心脏上，于是刚比西斯非常高兴地笑了，他对男孩子的父亲说：“普列克撒司佩斯，很明显，我很清醒而是波斯人疯狂了，现在告诉我，在世界上你还看见过什么人能射得这样准确？”据说，普列克撒司佩斯看到刚比西斯已经疯狂并害怕自己也会遭到杀身之祸，于是他回答说：“主公，我以为就是神本人也不能射得这样好。”当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还有一次，他拿捕了国内犯了微不足道的小过失的如名人士十二名，而把他们头朝下给活埋了。

(36)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看到他的这些行径，认为应该向他进谏忠言，于是便向他说：“主公，不要太放纵你那少年的盛气和激情吧，克服和管制一下自己罢。谨慎是一件好事情，事先的考虑都是真正的智慧了。但是你怎么样呢？你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过错而处死了你的国人，而且被你杀死的还有男孩子。如果你总是这样做的话，那你便要当心波斯人会背叛你了。至于我，你的父亲居鲁士曾恳切地嘱告我向你提供自己的意见，并把我认为是好的忠告给你”。克洛伊索斯是出于自己的好意向他提出了这个忠告的；但是刚比西斯回答说：“你也竟敢来向我进谏吗？你在治理你自己的国家时是一

指癫痫病。

这显然是指东部地中海而言。

个满有办法的国王，你又向我父亲提供很好的忠告：而在玛撒该塔伊人愿意渡河到我们国土来的时候，你却囑舍他渡过阿拉克塞斯河去攻打他们；因此，你由于错误地治理你的国家而招来了灭亡，又由于错误地说服了居鲁士而毁了居鲁士。老实说，你会后悔的，我早就等着找个借口来收拾你了。”说着刚比西斯便拿起弓来要把他射死。但是克洛伊索斯跳了起来而逃跑了；刚比西斯既然射不到他，便下令他的侍卫把他捉住杀死。侍卫们知道刚比西斯的脾气，于是把克洛伊索斯藏了起来。他们的意图是这样，如果刚比西斯后悔而寻找克洛伊索斯的话，那他们再把他送出来并会由于救他的性命而取得赏赐：但如果刚比西斯并不后悔，也不希望克洛伊索斯再回来的话，那时他们再把克洛伊索斯杀死也不迟。在这事发生之后不久，刚比西斯就真地想要克洛伊索斯回来了，侍卫们看到这一点之后，便告诉他说克洛伊索斯还活着。刚比西斯说他也是很高兴听到这话的。但是那些救了克洛伊索斯性命的人却不能逃脱惩罚而应当被杀死。于是他便真地这样做了。

(37)刚比西斯对波斯人以及对他的同盟者做出了许多这类疯狂的事情；他住在孟斐斯的时候，曾在那里打开了古墓并检验里面的尸体。他还进入海帕伊司托斯神殿并且对那里的神像备加揶揄。海帕伊司托斯的这个神像和腓尼基人带在他们的三段橇船的船头上的、腓尼基人的帕塔依科伊(腓尼基的保护船的神——译者)极为相似。我要给那没有见过它的人说一说：它象是一个侏儒。他还进入了卡只洛伊神殿，这原来是除祭司以外谁也不能够进去的；他甚至在大加嘲弄之后，烧掉了这里的神像。这些神像也和海帕伊司托斯的神像相似，并且据说是他的儿子。

(38)因此，不管从哪一点来看，我以为都可以有定，刚比西斯是一个疯狂程度甚深的人物。否则他不会做出嘲弄宗教和习俗的事情。因此，如果向所有的人们建议选择一切风俗中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那末在经过检查之后，他们一定会把自己的风俗习惯放在第一位。每个民族都深信，他们自己的习俗比其他民族的习俗要好得多。因此不能设想，任何人，除非他是一个疯子，会拿这类的事情取笑。在许多证据当中我只提出一个来，从这个证据就可以推想到，所有的人关于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同样的想法：当大流士作国王的时候，他把在他治下的希腊人召了来，问他们要给他们多少钱才能使他们吃他们父亲的尸体。他们回答说，不管给多少钱他们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于是他又把称为卡拉提亚人并且吃他们的双亲的那些印度人召了来，问他们要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能够答应火葬他们的父亲。这时他要希腊人也在场，并且叫通译把所说的话翻译给他们听。这些印度人高声叫了起来，他们表示他们不愿提起这个可怕的行径。这些想法是这样地根深蒂固，因此我以为，品达洛司的诗句说得很对，“习惯乃是万物的主宰”。

(39)当刚比西斯正在进攻埃及的时候，在另一方面拉凯戴孟人也对隆摩司和阿伊阿凯司的儿子波律克拉铁斯发起进攻；后者曾发起叛乱而征服了隆摩司：他在起初把这个城市分成三个部分，使他的兄弟鹿塔格诺托司与叙罗松和他共同统治，但是不久之后他便杀死了其中的一人，并赶跑了较年幼的叙罗松，因而自己便成了全萨摩司的主人。他这样做了以后，便和埃及的国王阿玛西斯缔结了一项条约，还跟他交换了礼物。在这之后不久，波律克拉

卡拉提亚人的卡拉显然是源自梵文的 Kala (黑色的)。

大概在五三二年。

铁斯就强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驰名于伊奥尼亚和所有其他的希腊土地；因为他的军事征讨是无住而不利的。他拥有一百只五十橈船和一千名弓手，不管是什么人，他都是一视同仁地加以劫掠。因为他说过，比之他根本什么都不劫掠，则他把他劫掠的东西归还给一个朋友，这会得到更多的感激。他攻占了許多岛屿，还有大陆上的許多城市。在这中间，他也征服了列斯波司人：他们曾率领全军来援助米利者人，但是波律克拉铁斯在一次海战中把他们击败并俘掳了。而正是这些身带枷锁的俘虏，挖掘了薩摩司地砦周边的濠沟。

(40)然而阿玛西斯却总是会注意到波律克拉铁斯的巨大的成功的，因此阿玛西斯感到不安了；波律克拉铁斯的幸运的事情不断大大增多，于是阿玛西斯便写信送到薩摩司那里去，信里面说：“阿玛西斯致书波律克拉铁斯告他下面的话。我很高兴地知道我的朋友和盟友的兴盛。但是我并不为你的这些太大的好运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诸神是多么嫉妒的，而且我多少总希望我自己和我的朋友既有成功的事情，又有失意的事情，我宁愿有一个成败盛衰相交错的生涯，而不愿有一个万事一帆风顺的生涯。根据我的全部见闻来看，我知道没有一个万事一帆风顺的人，他的结尾不是很悲惨，而且是弄得一败涂地的。因此，如果你肯听我的话，那末便请对你的成功采取这样的办法：想一想什么是你认为最珍贵的，什么东西是你丢掉时最心痛的，然后把他抛掉，以便使人们再也看不到它。如果在这之后，你的成功仍然不和失意交互发生的话，那末就按着我劝告你的办法再试一试罢。”

(41)波律克拉铁斯念了这封信，觉得阿玛西斯的意见是对的，因此便考虑在他的财富中什么东面失掉时是他最痛心的，考虑到最后他得出了这个结论：他戴着薩摩司人铁列克莱司的儿子铁奥多洛斯制造的、一个嵌在黄金上的珐琅质的指环印迹；他决定把这个东西抛掉，于是他便乘坐在上有水手的五十橈船之上并命令他们出海；而当他离岛很远的时候，他便当着船上所有的人摘下他的指环印迹来，把它投到海里去了。这样做了之后，他便回航并返回家中，在那里为这次的损失而表示痛心。

(42)但是在这之后第五或第六天，一个渔夫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他捉到了一只又大又好的鱼，因而想把这条鱼献给波律克拉铁斯，于是他便把它带到王宫的门前，说他希望波律克拉铁斯接见他。当他得到允许见到波律克拉铁斯的时候，他就说：“哦，国王啊，我是一个靠打渔为生的人，但当我捕到这条角的时候，我想最好是不把他送到市场上去；我看这条鱼是配得上您和您的威仪的：因此我把它带来呈献给您”。波律克拉铁斯听了渔夫的话心中欢喜，于是回答他说：“你这样做很好，我双重地感谢你的话和你的礼品。我邀你与我一同进餐”。渔夫对这一荣誉，感到非常自豪，于是回家去了。但是在仆人们把鱼切开之后，却在鱼腹中发现了指环印迹；他们看到指环印迹，就欢喜地把它带到国王那里去，并告诉他这件宝物是怎样找到的。波律克拉铁斯认为这是神的意旨：于是便写了一封信，派人带到埃及去；告诉他所做的一切和他所遇到的一切。

(43)当阿玛西斯念完了波律克拉铁斯的来信之后，他便看到，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另一个人从他的注定的命运中挽救出来，而这样不断地得到幸福，甚至把自己抛掉的东西都找得回来的波律克拉铁斯。

是一定会遇到不幸的结局的。于是他便派出了一名使节到薩摩司去声明与他绝交，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波律克拉铁斯遇到什么可怕和巨大不

幸的时候，他不致必须为他的朋友感到痛心。

(44)但现在拉凯戴孟人却向这常胜的波律克拉铁斯进军了，他们是给后来在克里地建立了库多尼亚的萨摩司人邀请到那里去的。波律克拉铁斯背着他的臣民，派了一名使者到当时正在出征埃及的、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那里去，要求刚比西斯也派人到萨摩司来并给他增援的人马。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刚比西斯立刻派人到了萨摩司，要求波律克拉铁斯派一支舰队来帮助他攻埃及。波律克拉铁斯于是选出了他城内他最疑心会起来反叛他的人们，用四十只三段橈船送他们去，并告诉刚比西斯说不必再把这些人送回了。(45)有的人说，波律克拉铁斯派出去的这些萨摩司人根本没有到达埃及，而是在他们渡海到卡尔帕托司的时候，他们便相互商议，决定不再继续向前走了：还有一些人说，他们确实是到了埃及，但是他们从那里避开守卫的耳目逃走了。不过当他们乘船回到萨摩司时，波律克拉铁斯的船邀击他们和他们打了起来。返回的萨摩司人得到了胜利并在岛上登了陆，但是在陆战中他们被击败，于是他们便出航到拉凯戴孟人那里去了。另外还有一个说法：从埃及回来的萨摩司人打败了波律克拉铁斯；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如果他们自己可以制服波律克拉铁斯的话，他们就没有必要去请拉凯戴孟人来了。再者，甚至下面的这种假定也是不合理的，即一个拥有大量佣兵和本国弓手的人竟会被回国的这样一些少数萨摩司人打败。至于国中波律克拉铁斯的臣民，则他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拘留到一所停船厂里，打算在他的人们投到返回的萨摩司人那里去时，把这个停船厂和里面的人一把火烧光。

(46)当被波律克拉铁斯赶跑的萨摩司人逃到斯巴达去的时候，他们就去见斯巴达的领袖们，说了很长的一篇话，表示非常需要他们的帮助。担拉凯戴孟人在最初接见时却回答说，他们忘了萨摩司人开头所讲的话，因而不能了解它的结尾。在这之后，萨摩司人便再一次带着口袋来，并且只讲了这样的话，说袋子需要面粉。于是拉凯戴孟人说不用再提什么袋子的事了，不过他们却决定帮助萨摩司人了。

(47)于是拉凯戴孟人便装备了一支军队，并把它派出去讨伐萨摩司。

萨摩司人说，这乃是拉凯戴孟人对他们的服务的回报，因为他们起初曾派了一支舰队去帮助拉凯戴孟人去反抗美塞尼亚人。但是拉凯戴孟人却说，他们派出军队与其说是帮助需要他们的隆摩司人，勿宁说是报复一件事情，即他们带给克洛伊索斯的混酒钵和埃及国王阿玛西斯赠给他们的胸甲都曾给这个民族劫夺了去。在萨摩司人夺走混酒钵的前一年，他们便把胸甲劫走了。这胸甲是亚麻制成的，上面绣着黄金与棉花，还织着许多图像。但这个胸甲使人感到惊异的是每一根线都有许多股，它虽然很细，但仍有三百六十股，每一股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和阿玛西斯献给林多斯的雅典娜的同类的那件，是可以媲美的。

(48)科林斯人也热心参加实现对萨摩司的出征。在这次出征的一代之前，大物在劫夺混酒钵的时候，他们也曾受位隆摩司人的侮辱。库普赛洛斯的儿子培利安多洛斯曾把柯尔库拉的名门子弟三百人送到撒尔迪斯的阿律阿铁斯那里去作宦官。率领着这些孩子的科林斯人曾在前往撒尔迪斯的途中停留在萨摩司，而当萨摩司人知道为什上这些孩子被带走的时候，他们便告诉这些孩子到阿尔铁米司的神殿去避难，这样他们便不会允许这些请求保护的人给从神殿中强拖出去了，但是当科林斯人想断绝这些孩子的粮食的时候，萨摩司人却创行了一种到今天还照样举行的祭典；在这些男孩子请求保护的

时期之内，每到夜里便规定举行男孩子和女孩子的舞蹈，这时便规定要把芝麻和蜜制造的饼带给他们，这样柯尔库拉的男孩子们便可以夺过这些饼来充饥了。这样一直做到科林斯的监视人放弃他们而离开的时候，于是萨摩司人便把男孩子们送回柯尔库拉了。

(40)然而，如果科林斯人在培利安多洛斯死后与柯尔库拉人言归于好的话，则他们也就不会仅仅因为这一个原因而帮助对萨摩司的出征了。但实际上，自从这个岛被殖民之后，虽然他们有血统关系，却一直是相互不和的。由于这样的一些理由，科林斯人当然要对萨摩司人怀有敌意了。至于说为什么培利安多洛斯选择了柯尔库拉地方的名门子弟并送他们到撒尔迪斯去作宦官，这也是为了向柯尔库拉人进行报复的。原来柯尔库拉人在起初曾对他犯下了一件可怕的罪行。

(50)培利安多洛斯在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梅里莎之后，在已经遭遇到的惨事之外，他又遭到了一件灾难。他和梅里莎之间有两个儿子，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他们的外祖父普罗克列斯，埃披道洛斯的僭主曾派人把两个孩子接了去并且理所当然地善待他们，因为这是他的亲生儿子的儿子。当他们离开他的时候，他向他们告别说：“孩子，知道杀死你母亲的那个人吗？”哥哥并没有把这话放到心上，但是那叫做吕柯普隆的弟弟在听到这话时却非常痛心，以致在回到科林斯的时候，他竟不理他那杀死了自己的母亲的父亲，而在父亲向他讲话或问他问题的时候，也是一语不发。终于培利安多洛斯感到十分气恼，而把这个孩子从自己家中赶了出去。

(51)在这样做了之后，他便问他的大儿子，他们的外祖父在和他们谈话时都说了些什么。这孩子告诉他说，普罗克列斯待他们很好；但是他并没有提到临别时外祖父所说的话；因为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培利安多洛斯说，不可能普罗克列斯没有向他们提过一些什么事情；于是他便认真地问他的儿子，直到这个男孩子想了起来，并把这句话也告诉他的时候。培利安多洛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便决定不示弱。他送信给和他那被放逐的儿子一同居住的人们，命令他们不要把他的儿子招待到自己的家中去。因此这个从一家被逐的儿子到另一家去的时候，也同样遭到拒绝，因为培利安多洛斯威胁过一切接纳过他的人，并命令他们不得收容他。当他被逐的时候，他便到另外他的几个朋友家里去，他们虽然害怕，却还因为他是培利安多洛斯的儿子而收容了他。

(52)终于培利安多洛斯发出了一个布告，无论何人如在自己的家中收容他或是向他讲话，都要向阿波罗神奉献罚金，罚金的数目由培利安多洛斯规定。看到这个布告之后，没有人再肯向这个孩子讲话或是把他接待到自己家里来了。这个孩子自己也不想去做那已明令禁止的事情，却横了心，孤单一人辗转睡在街头的门下。三天之后，培利安多洛斯看到他又饿又脏的样子，起了怜悯之心：他的怒气稍稍平息了一些。因此他走近他的儿子，对他说：“儿啊，哪条道路好一些请你选择罢，是过你现在这样的生活呢，还是听父亲的话继承我现在有的权力和财富呢？你是我的儿子，你是富有的科林斯人的王子；但是你选择了一个乞丐的生涯，就是因为你反抗并且愤怒地对待了你最不应当这样违抗的人。如果在这件事上有什么惨事使你怀疑我的话，那末这惨事却是到临我的身上而且是我分得其中的更多的部分，因为做出这件事的正是我自己。你自己想一想受到羡慕比受到怜悯要好多少，想一想连抗双亲和在你上面的人要得到多么下好的结果，然后就回到我的家里来吧。”

培利安多洛斯这样说，是想叫自己的儿子回心转意。但是这个男孩子回答说，既然培利安多洛斯和自己的儿子讲话，他自己也得受到奉献给神的罚款了。培利安多洛斯看到他的儿子的顽固是不可救药的，或是不可制服的，因而用船把他送到柯尔摩拉去，以便不再看到他，因为柯尔库拉当时也是臣属于他的。这样做了之后，他便派出了一支军队去攻打他的岳父普罗克列斯，因为他认为普罗克列斯是使他招惹了当前这些麻烦的主要原因。他除了攻克埃披道洛司之外，又生俘了普罗克列斯。

(53)培利安多洛斯久而久之就过了自己的盛年时代，并且晓得他再也不能监督和管理他的全部事业了；于是他便派人到柯尔库拉夫请吕柯普隆来做僭主，因为他认为自己的长子是一个愚钝无知的人，因此不把期望寄托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吕柯普隆甚至拒绝回答使节。于是极希望这个年轻人会来的培利安多洛斯便作为次一个最好的办法，派他的女儿，这个少年的亲生姊妹去，以为他一定很愿意听她的话。她来到之后就说：“兄弟啊，你难道愿意看到主权落到别人手里而咱们父亲的全家被劫，反而不愿回到家里去自己取得它么？回到家里去吧，不要折磨你自己了。矜持顽固是一种很不好的东西。不要干那种以毒攻毒的事情了。许多人是把道理放在正义之上的。也有许多人为了热心维护母亲的权利，却把父亲的财富失掉了。僭主之治是一个很难把持的东西；许多人都在贪求着它；咱们的父亲现在老了，盛年已经过去了：不要把你自己的财产奉送给别人罢。”她用她父亲教给她的话，陈述了很有可能打动吕柯普隆的心的理由；但是他回答说，只要他知道他的父亲还活着，他是绝对不回到科林斯去的。当她把这个回答带回去的时候，培利安多洛斯便派了第三位使者去，建议他自己到柯尔库拉去，以便在他到那里去的时候使吕柯普隆代他成为僭主。儿子同意这样做了；培利安多洛斯准备到柯尔库拉去，而吕柯普隆到科休斯来：然而当柯尔库拉人知道了这一切之后，他们便杀死了这个年轻人，因为他们怕培利安多洛斯到他们那里去。培利安多洛斯正是由于这件事才想对他们进行报复的。

(54)于是拉凯戴孟人率领大军前来，包围了萨摩司。他们猛攻城寨并打进了海边城郊的塔楼：但是波律克拉铁斯很快地便亲自率领大军向他们进攻并且把他们赶了出去。外国的雇佣兵和许多萨摩司人在位于山脊之上的上方塔楼附近向外出击并且在若干时期中间挡住了拉凯戴孟人的进攻。随后他们便向后逃退，拉凯戴孟人在后追赶和屠杀他们。

(55)但是，如果所有拉凯戴孟人那一天在那里都象是阿尔启亚斯和律科帕司一样英勇战斗的话，萨摩司就会被攻克了。只有这两个人和大群逃跑的萨摩司人进入了城寨，但他们的退路被截断，因而他们便在萨摩司城内被杀死了。我自己在庇塔涅地方(阿尔启亚斯就是这个地方的人)遇到了另一个阿尔启亚斯，他是萨米欧司的儿子，上面所说的那个阿尔启亚斯的孙子；他对萨摩司人的尊重在对任何外人的尊重之上，他告诉我说他的父亲起了萨米欧司这个名字，因为他是那个在萨摩司英勇战死的阿尔启亚斯的儿子。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尊重萨摩司人，是因为他们曾为他的祖父举行了国葬。

(56)因此，当拉凯戴孟人毫无结果地把萨摩司包围了四十天的时候，他们便到伯罗奔尼撒去了。外面还传说着一个荒唐无稽的故事，故事说波律克拉铁斯曾贿赂了他们要他们离开，他制造了他们当地流通的大量镀金铅币送给他们。这便是拉凯戴孟的多里斯人对亚细亚的第一次出征。

(57)当拉凯戴孟人正要离他们而去的时候，率军前来进攻波律克拉铁斯

的萨摩司人也扬帆他去，到昔普诺斯去了。因为他们需要钱；而昔普诺斯人在那时非常繁荣，并且是最富有的岛上居民，因为在他们的岛上有金矿和银矿。他们是这样地富有，以致他们献纳给戴尔波伊的财富，即他们的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是最丰厚的献礼之一，而他们每年都要为他们自己分配当年的收入。而当他们不断发财的时候，他们便问神托，他们目前的幸福会不会长久：于是佩提亚便给了他们下面的回答：在昔普诺斯的市会堂变成白色而你们的市場也同样有了白色阴面的那一天；那时得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来防备一支木头的伏兵和一个红色的使者前来进攻。而这时昔普诺斯的市場和市会堂都是用帕洛司的大理石来装饰着的。

(58)不拘是在当时神托讲出来的时候，还是在萨摩司人前来的时候。他们都不懂得这个神托。萨摩司人在到达昔普诺斯之后，他们立刻用一只船把他们的使节送到城里去。原来在古时，一切的船都是漆成朱红色的；而这便是佩提亚警告昔普诺斯，要他们小心木头的伏兵和红色的使者的真意所在。于是使者们要求昔普诺斯人给予十塔兰特的借款。萨摩司人在遭到拒绝之后，便开始蹂躏了他们的国土、昔普诺斯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立刻出来想把他们赶走。但是他们自己却战败了，他们许多人被萨摩司人驱离了故城，萨摩司人随即从他们身上勒索了一百塔兰特。

(59)于是萨摩司人用这笔钱从赫尔米昂人那里购买了叙德列亚岛并且把它委托给特罗伊真人管理；叙德列亚岛是离伯罗奔尼撒不远的。他们自己则定居在克里地的库多尼亚，虽然他们航行的原来打算并不是这样，而是想把扎昆托斯人驱出这个海岛。他们停留在这里，并在这里繁荣幸福地过了五年；诚然，现在在库多尼亚的那些神殿和狄克杜那的圣堂都是出自萨摩司人之手的。但是在第六个年头，埃吉纳人和克里地人来了；他们在一次海战中打败了萨摩司人并把萨摩司人变成了奴隶；此外，他们还砍掉了做得象是猪头一样的船头，并把它们呈献抬埃吉纳地方的雅典娜神殿。埃吉纳人这样做是由于对挑起争端的萨摩司人心怀不满。原来当阿姆披克拉铁斯是萨摩司的国王时，他们曾派军队去攻打埃吉纳，结果萨摩司人和埃吉纳人双方都受了很大的损害。这便是不和的原因了。

(60)我所以这样比较详细地写到萨摩司人，是因为他们是希腊全土三项最伟大的工程的缔造者。其中的第一项是一条有两个口的隧道，它穿过高这一百五十欧尔巨阿的一座山的下部。隧道全长七斯塔迪昂，八尺高，八尺宽，而通过它的全长，另有一条二十佩巨斯深、三尺宽的河沟，而从水源丰富的泉水那里来的水便通过这里用管子引到萨摩司城里去。这一工程的设计者是美伽拉人、纳乌斯特洛波司的儿子埃乌帕里诺司。这是三项工程中的一项。第二项是在海中围绕着港湾的堤岸，它入水足足有二十欧尔巨阿深，二斯塔迪昂多长。萨摩司人的第三项工程是一座神殿，这是我所见到的神殿中最大的。第一个建筑者是一个萨摩司人，披列司的儿子罗伊科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比对一般人更加详细地来写萨摩司人的事情。

(61)在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既然已经神经失常，而仍然耽搁在埃及的时候，两兄弟的玛哥斯僧叛离了他。其中的一个曾被刚比西斯留在家中掌管家务。这个人现在叛离了他，因为他看到司美尔迪斯的死保守秘密，很少人知道这件事，而人们大多以为他还人在世。于是他便想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取

得王权：他有一个兄弟，我已经说过，这是他的一个谋叛的伙伴；他的这个兄弟和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的兄弟司美尔迪斯长得十分相似，而司美尔迪斯又是经他手杀死的：他们不仅长得一样，他们的名字也一样，都叫司美尔迪斯。这个玛哥斯僧帕提载铁司于是便说服了他这个兄弟、要他、帕提载铁司给他这个兄弟安排一切；他把他的兄弟领来，叫他坐在王位上，随后，他便派使者到各地去，其中的一人到埃及，去向军队宣布，从此他们不应听从刚比西斯，而要听从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的命令了。

(62)其他的使者都按照命令到各地传达了这布告；但是指定到埃及去的这个使者，(发现刚比西斯和他的军队在叙利亚的阿格巴塔拿)，便到他们大家的面前去，宣布了玛哥斯僧交给他的命令。当刚比西斯听到了使者说的话的时候，他以为这是真实的事情，(以为那个被派去杀死司美尔迪斯的普列克撒司佩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欺驱了他刚比西斯)。于是他望着普列克撒司佩斯说：“普列克撒司佩斯，你是不是按照我所吩咐的做了？”普列克撒司佩斯回答说：“主公，这不是真的事情，你的兄弟司美尔迪斯是不会背叛你的，他也不可能和你有不论大小的任何纠纷：我自己做了你所吩咐的事情并且是我亲手埋葬了他。如果死者能够复活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美地亚人阿司杜阿该斯也会起来反对你了。但如果现在的大自然的规律和先前一样不能改变的话，那末可以肯定，司美尔迪斯是不会对你有任何伤害的。因此现在在我的意见是这样，我们派人去追赶这个使者并且好好地打听他一下，是谁派他来传达说我们必须承认司美尔迪斯为我们的国王的”

(63)普列克撒司佩斯的这一番话，(刚比西斯认为颇有道理)于是立刻派人追踪这个使节并且把他带了来；而当他未的时候，普列克撒司佩斯便问他说：“喂，我来问你，你说你的命令是从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那里发出来的；那末现在告诉我，这样你就可以安全地回去：是不是司美尔迪斯亲自见到了你并给了你这个命令，还是只通过他的一个仆人？”使节回答说：“自从国王刚比西斯到埃及去以来，我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刚比西斯委托代他掌管家务的那个玛哥斯僧给了我这个命令，他说这是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的意旨，并说我应该把这个意思告诉你知道”。使节这番话，完完全全是老实话。于是刚比西斯说：“普列克撒司佩斯，这件事我认为你是没有责任的。你非常忠诚地做了我吩咐你做的事情。但是背叛了我并且窃取了司美尔迪斯的名字的这个波斯人会是谁呢？”普列克撒司佩斯回答说：“主公，我想我是知道事情的真相的。叛徒乃是那两个玛哥斯僧，一个是你委托掌管家务的帕提载铁司，另一个是他的兄弟司美尔迪斯。”

(64)刚比西斯一听到司美尔迪斯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立刻便领会了普列克撒司佩斯的话的真义，以及领会到他的梦已经实现了；因为他曾经梦见有人告诉他，司美尔迪斯已坐上了王位，头一直触到天上去。而当他看到他无端地把自己的兄弟司美尔迪斯杀死，于是他为自己的兄弟而痛哭起来了。在他哭够了之后，由于十分痛心于他的全部不幸遭遇、他便跳到马上，打算立刻前去苏撒惩办玛哥斯僧。在他上马的时候，他所佩带的刀的那个刀鞘的扣子松掉了，于是里面的刀刃就刺中他的股部，正伤了他自己过去刺伤了埃及的神阿庇斯的同一地方；刚比西斯认为这伤乃是致命的，于是他便问他所在的那个城市的名字是什么。他们告他说他是阿格巴塔拿。而且在这之前，从布头曾有一个预言告他说，他将要到阿格巴塔拿结束自己的一生；刚比西斯认为这等于说，他在老年的时候，将要死在美地亚的阿格巴塔拿，即他的主城。

但是这个事件证明，神托所预言的乃是他要死在叙利亚的阿格巴塔拿。因此当他现在询问并且知道这个城市的名字的时候，因玛哥斯僧而他遭到的不幸事件和他受的仿这双重的震荡使他回复了正常的知觉；他懂得了神托的意思，并且说：“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注定是要死在这里的了”。

(65)这时他不再讲什么话了。但是大约在二十天以后，他便把他身旁最主要的那些波斯人召了来，向他们说：“波斯的人们啊：我现在不得不把我认为是最秘密的一件事情向你们宣布了。当我在埃及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我从来没有作过的梦：我梦见从家里来了一个使者，他告诉我说，司美尔迪斯已经坐上了王位，他的头一直触到天上去。于是我害怕我的兄弟会从我的手中夺走统治权，因此我不是贤明地加以考虑而是在仓卒中动起手来。可是，我现在看到，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力量扭转命运，我是多么愚蠢，我竟把普列克撒司佩斯派到苏撒去杀死司美尔迪斯。当这件大错铸成之后，我便觉得自己高枕无忧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司美尔迪斯被铲除之后，会有另一个人起来反抗我。因此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完全估计错了。我毫无必要地杀死了自己的兄弟，结果我仍旧失去了我的王位，因为上天在梦中所预言的反叛行为是司美尔迪斯那个玛哥斯僧。现在我既然做了这件事，故而我要你们相信，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已不在人世了；现在玛哥斯僧已经占有了我的王国，那就是我留在我家里给我管理事务的人和他的兄弟司美尔迪斯。但是，因玛哥斯僧对我的侮辱而特别要为我报仇的那个人，已经凶死在他最亲近的人手里了。这个人既因死去而下在，我只得把我一生中最后的期望囑告给你们这些波斯人。因此，以我的王家诸神为誓，我命令你们，你们全体，特别是在这里的阿凯美尼达伊家的人们，不要叫主权再落到美地亚人手里去：如果他们策略取得了主权的话，那末就再用策略从他们那里把主权夺回来；如果他们是用力夺走主权的话，那末你们也便同样用强暴的手段把它夺回来。而如果你们这样做，那你们的田地便会生产果实，你们的妇女和牲畜便会多产子嗣，你们也永远会享到自由；如果你们不把王权夺回的话，或是不试图把王权夺回的话，那我便祈祷要你们的事事不顺利，而每一个波斯人都要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刚比西斯这样说着，便由于自己一生中命定的全部遭遇而痛哭起来了。

(66)当波斯人看到他们的国王哭泣的时候，他仍便撕碎了他们穿的袍子并尽情地高声悲叹起来。但是在这之后骨头坏疽，大腿也紧跟着烂了，结果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便死掉了；他统治了一共七年五个月，身后男女的子嗣都没有。在场的波斯人心里完全不相信，那两个玛哥斯僧会是主人；他们认为刚比西斯是打算用司美尔迪斯的死亡的故事来欺骗他们，以便把整个波斯卷入对他的战争。

(67)因而他们相信做了国王的正是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现在刚比西斯既然已死，普列克撒司佩斯便矢口否认他曾杀死司美尔迪斯，因为他亲手杀死居鲁士的儿子，这件事对他来说并不是安全的。刚比西斯既死，僭称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的那个玛哥斯僧司美尔迪斯便肆无忌惮地统治了七个月。这七个月正凑足了刚比西斯的八年的统治。在这个时期中间，他大大地加惠了他的全体臣民，以致在他死后，除去波斯人之外，没有一个亚细亚人不盼望他回来；因为他派人到他统治下的各地去宣布免除他们三年的兵役和赋税。

(68)这便是在他开始统治时所发出的布告；但是到第八个月的时候，他

却被人识破了，原因是这样：一个叫做欧塔涅斯的人，是帕尔那斯佩斯的儿子，他是一个出身高贵而又富有的波斯人。这个欧塔涅斯是第一个怀疑玛哥斯僧不是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而是玛哥斯僧本人的人。理由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城砦，也从来没有召见过任何波斯的知名人物；刚比西斯既然娶了欧塔涅斯的女儿帕伊杜美为妻，而玛哥斯僧现在也娶了她以及刚比西斯的其他妻妾，于是心中怀疑的欧塔涅斯便派人到他的女儿那里去，问她是和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还是和另外的人同床。她送回一个信说她不知道，因为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也不知道和她同床的人是谁。于是欧塔涅斯便送了第二个信，大意是说：“如果你自己不认识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那末就去问和你一样嫁拾这个人的阿托撒，因为她是一定会认识她的亲生兄弟的”。但是女儿的回答是：“我不能和阿托撒讲话，我也看不到他家中的任何其他妇女。因为不管这个人是谁，在他作了国王之后，他立刻使我们各自分居在指定给每个人的地方”。

(69)当欧塔涅斯听到这话的时候，对于事情的真相便知道得更加清楚了。于是他就给他的女儿送了第三个信：“女儿啊，你的高贵出身使你必须不惜冒任何危险做你父亲所吩咐你做的事情。如果这个人不是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而是另一个我心中怀疑的那个人的话，那末就不能轻轻地绕过他，而是要对他加以惩罚，因为他玷污了你并坐上了波斯的王座。因此当他与你同床而你看到他睡着了的时候，按照我吩咐的去做并且摸一摸他的耳朵：如果你看到他有耳朵的话，那你就相信与你同床的是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如果他没有耳朵，那便是玛哥斯僧冒名司美尔迪斯的了。”帕伊杜美送了回信说，她这样做要冒着极大的危险；如果结果知道他没有耳朵，而她被发现去试探它们的时候，他是一定会把她弄死的。尽管如此，她仍然愿意一试。因此她答应按照父亲所吩咐的去做。因为人们知道，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在位时，曾由于这个玛哥斯僧司美尔迪斯所犯的某种重大过失而割掉了他的耳朵，至于什么过失，我却无从知道了。欧塔涅斯的女儿帕伊杜美履行了她答应她父亲做的事情。当轮到她去伴宿的时候(波斯的妃子们是定期轮流入宫伴宿的)她便与他同床并在他熟睡的时候用手摸了玛哥斯僧的耳朵，她容易地确定了他是没有耳朵的，于是到第二天早上，她立刻便派人把这件事告诉给她的父亲了。

(70)欧塔涅斯于是便把他认为是最可靠的两位地位极高的波斯人请了来，这两个人是阿司帕提涅斯和戈布里亚斯，他把事情的全部经过告诉了他们。实际上这两个人他们自己也怀疑到事情是这个样子了。于是他们立刻相信欧塔涅斯泄露给他们的事情。他们决定，他们每人再找一个他们所最信任的波斯人加入他们的同党；欧塔涅斯找来了音塔普列涅司，戈布里亚斯找来了美伽比佐斯，阿司帕提涅斯找来了叙达尔涅斯，因此他们便有六个人了。现在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又从波斯府来到了苏撒，因为他的父亲便是那个地方的太守。在大流士到来的时候，这六个波斯人立刻便决定把大流士也引入他们的一党。

(71)于是这七个人集会到一处，相互间作了忠诚的保证并共同进行了商谈。而当翰到大流士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做国王是那个玛哥斯僧而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已经死了。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赶忙地跑来，为的是我可以设法铲除这个玛哥斯僧。但既然你们，而不是我一个人，也都知道事情的真象，那末我的意见是不要

耽搁而立刻动起手来。因为一耽搁就会坏事的”。欧塔涅斯回答说：“叙斯塔司佩斯的儿子，你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人，而我认为你会表示出你是一个和你父亲同样勇敢的人；但仍然不要这样不加考虑地忙于做这件事情，而是要更加谨慎来进行这件事情。我们必须等待到我们有了更多人的时候再来动手不迟。”但大流士回答说：“列位，如果你们按着欧塔涅斯的意见去做，你们可要记着，你们的下场一定是会死得很惨的，因为有人会把这一切告诉给玛哥斯僧，以便使自己取得赏赐。但现在对你们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你们自己不借外力而达成你们的目的；但既然你们喜欢把你们的计划告诉别人而且你们还这样地信任我而引我为你们的同党，因此我说，今天就动起手来；如果错过了今天，请你们相信，没有人会比我更早地控告你们，因为我自己就会把全部事情告诉给那个玛哥斯僧的。”

(72)看到大流士的性情是这样地急躁，于是欧塔涅斯回答说：“既然你催促我们赶快动手行事而不要耽误，那末现在你自己告诉我，我们怎样进入皇宫向那玛哥斯僧进攻。皇宫四面都有守卫把守看，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因为你看到过或至少听到过他们；我们怎样突破守卫们的这一关呢？”大流士回答说：“欧塔涅斯，许多事情虽用言语说不清楚，然而却可以用行动做出来：但有时容易解决的问题反而做得并不出色。你应当知道的很清楚，设置的岗哨是容易通过去的。因为我们既然有目前这样的身分，那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不允许我们进去，这部分是由于尊敬，部分也是由于畏惧；此外，我自己还有一个进去的最好的借口，因为我会说我是不久之前才从波斯来的，并且有一个信从我父亲那里给国王捎来。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说谎话的。不管是说谎，还是讲真话，我们大家都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标；说谎的人这样做是为了取得信任并由于他的欺骗而得到好处，说真话的人则希望真话会使他得到益处和更大的信任：因此我们只不过是使用不同办法达到相同的目的罢了。如果没有得到利益的希望，则说真话的人也愿意说谎就和说谎话人愿意讲真话一样了。而如果任何门卫愿意放我们过去的话，那在今后对于他是会更加有利的。但如果任何人想抵抗我们，我们就把他宣布为仇敌。因此我们就冲进去开始我们的工作吧。”

(73)继而戈布里亚斯说：“朋友们，在什么时候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机会争回王位，或是在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便死去呢？而且现在我们波斯人又被一个美地人，一个没有耳朵的玛哥斯僧统治着。你们这些在刚比西斯病时和他在一起的人们一定会记得他在临终时加到波斯人身上的咒诅，如果波斯人不试图把王位夺回的话；尽管当时我们不相信刚比西斯，而认为他这样说是为了欺骗我们。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按照大流士的计划行事，不要放弃这个意见去做其他什么事情，而是立即向玛哥斯僧进攻”。戈布里亚斯便是这样说的；于是他们完全同意了他所说的话。

(74)当他们正在这样集议的时候，发生了我下面所说的一些事件。两个玛哥斯僧经过商议，决定把普列克撒司佩斯笼络为自己的私党，因为他曾受到射死了他的儿子的刚比西斯的损害，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由于亲自动手杀过人，才知道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确实已经死了。此外，还因为普列克撒司佩斯在波斯人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他们便把他召来，而为了取得他的友谊，要他自己做出保证并发誓他决不向任何人泄露他们对波斯人的欺骗行为，而只把这件事放在自己的心里；而他们则答应他把任何东西都大量地送给他。普列克撒司佩斯同意了，他答应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于是两个玛

哥斯僧又向他作了第二个建议，即他们要在宫墙前面召集一个波斯人大会，而他则要到一个城楼上去，宣布说国王正是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因为他们相信他是波斯人所最信任的人，因为他常常断言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还活着，并且否认杀人的事情。

(75)普列克撒司佩斯也同意这样做了；于是玛哥斯僧便把波斯人召集到一起，把他带到一个城楼之上去并命令他发言。这时他把玛哥斯僧对他的要求早已放到一边，他从阿凯美涅斯向下历数居鲁士一家的家籍；当他最后说到居鲁士的名字的时候，他便列举国王对波斯所做的一切好事情，随后他便把真相揭露出来了，他说他所以把真相一直加以隐瞒(是因为他并不能安全地把它讲出来)，但是现在他却有必要把它揭露出来了。他说：“我是在刚比西斯的逼迫之下才把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杀死的，现在统治着你们的是那两个玛哥斯僧”。于是他就对波斯人作了一个可怕的咒诅，如果他们不能把王位夺回来并对玛哥斯洛进行报复的话，这之后他便从城楼上头朝下地投了下来；经历了光荣的一生的普列克撒司佩斯便这样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76)这七个波斯人在商量之后打算不再迟延而立刻去进攻玛哥斯僧，于是他们便向神祈祷并出发了，不过他们对于普列克撒司佩斯在这件事上所做的工作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但他们正走到半途的时候，他们便听到了关于他的事情。于是他们便退到道旁共同商议，欧塔涅斯的朋友们完全赞同等待，而不去在目前混乱的时候进攻，但大流士的一派则主张立刻前往，毫不迟延地做他们已经确定的事情。正当他们争论不决的时候，他们看到七对鹰追赶两对兀鹰，抓落它们的羽毛并把它们的身体撕裂，看见这个景象之后，他们七个人便完全同意了大流士的意见，在鹰的前兆的激励之下直奔皇宫而来了。

(77)当他们来到大门的时候，发生了大流士所期待的事情。守卫者由于他们是波斯的显要人物而尊敬他们，并由于他们决不会疑心他们的计谋，便没有盘问而在天意的引领之下进去了。进入宫中之后，他们在那里遇见了带信给国王的宦官；宦官问这七个人进来的意图是什么，同时对放进了的这七个人的门卫加以威吓，并且不许这七个人再向里面去。这七个人相互间一吆喝，便掏出他们的匕首来，刺死了阴挡他们去路的宦官，一直跑到两个人的内室去了。

(78)那时两个玛哥斯僧正好都在内室，商量如何对付普列克撒司佩斯的行动的后果。他们看到宦官们乱作一团并听到了他们的呼喊声，两个人便都赶忙跑了回去；而当他们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便动手保卫他们自己了；一个人赶忙拿下了他的弓，另一个人则拿起了他的长枪：这七个人和那两个人交起手来了。拿起弓的人发现弓对他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他的敌人离他很近，几乎已经逼到他跟前了。但是另一个人却用长枪保卫了自己，他刺中了阿司帕提涅司的大腿，又刺中了音塔普列涅司的眼，音塔普列涅司没有因伤致死，但是他失去了眼睛。这便是被一个玛哥斯僧所刺伤的人。另一个人由于无法用他的弓，便跑到和这间房屋相邻的房间里去，打算把门关上。但是七个人中的两个、大流士和戈布里亚斯却和他一同冲到屋里去。戈布里亚斯和玛哥斯洛扭到了一处，但由于暗中看不到，大流士不知如何做是好，因为他害怕刺伤了戈布里亚斯；而戈布里亚斯看到大流士站在那里不动，便喊道为什么他不下手。大流士说：“怕戳伤了 you”。戈布里亚斯说：“用

你的刀来刺罢，刺到我们两个人身上也不要紧的”。于是大流士使用匕首来刺，很幸运，他刺中的正是那个玛哥斯僧。

(79)他们杀死了两个玛哥斯僧并割下了他们的首级之后，却把伤者留在原处，这一则是由于他们已非常虚弱，此外还为了要他们看守城砦；其他五个人便拿看两个玛哥斯僧的首级，一路呼喊叫嚷着跑出来叫所有的波斯人前来帮助，告诉他们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把首级给他们看。同时他们又把他们在路上所遇到的每一个玛哥斯僧都给杀死了。当波斯人听到这七个人所做的一切以及玛哥斯僧人如何欺骗了他们的时候，便决定追随他们的榜样，也掏出匕首把他们所能寻找到的全部玛哥斯僧都杀死了。而如果不是夜幕降临而使他们不得不停手的话，他们恐怕是不会叫任何一个玛哥斯僧得到活命的。这一天是一切波斯人同样都举行的最盛大的神圣的日子；他们为这件事举行了盛大的节日，并称之为玛哥斯僧屠杀节；在节日期间，玛哥斯僧不许到街上来，他们要整天留在自己的家里。

(80)当五天以后混乱的情况好转的时候，那些起来反抗玛哥斯僧的人们便集会讨论全部局势，在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在某些希腊人看起来是不可信的：但毫无疑问这些意见是发表了。欧塔涅斯的意见是主张使全体波斯人参加管理国家。他说：“我以为我们必须停止使一个人进行独裁的统治，因为这既不是一件快活事，又不是一件好事。你们已经看到刚比西斯骄傲自满到什么程度，而你们也尝过了玛哥斯僧的那种旁若无人的滋味。当一个人愿意怎样做便怎样做而自己对所做的事又可以毫不负责的时候，那末这种独裁的统治又有什么好处呢？把这种权力给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也会脱离他的正常心情的。他具有的特权产生了骄傲，而人们的嫉妒心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这双重的原因便是在他身上产生一切恶事的根源；他之所以做出许多恶事来，有些是由于骄傲自满，有些则是由于嫉妒。本来一个具有独裁权力的君主，既然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一切东西，那他应当是不会嫉妒任何人的了；但是在他和国人打交道时，情况却恰恰相反。他嫉妒他的臣民中最有道德的人们，希望他们快死，却欢迎那些最下贱卑劣的人们，并且比任何人都更愿意听信谗言。此外，一个国王又是一个最难对付的人。如果你只是适当地尊敬他，他就会不高兴，说你侍奉他不够尽心竭力；如果你真地尽心竭力的话，他又要骂你巧言令色。然而我说他最大的害处还不是在这里；他把父祖相传的大法任意改变，他强奸妇女，他可以把人民不加审判而任意诛杀。不过，相反的，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声名，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文，那样也便不会产生一个国王所易犯的任何错误。一切职位都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废掉独裁政治并增加人民的权力，因为一切事情是必须取决于公众的”。

(81)欧塔涅斯发表的意见就是这样。但是美伽比佐斯的意见是主张组成一个统治的寡头。他说：“我同意欧塔涅斯所说的全部反对一个人的统治的意见。但是当他主张要把权力给予民众的时候，他的见解便不是最好的见解了。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的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他还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才做的；但是人民大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你想民众既然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当的，而是直向前冲，象一条泛滥的河那样地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只有希望波斯会变坏的人才拥护民治；还是让我们进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

政权交给他们罢。我们自己也可以参加这一批人物；而既然我们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那我们就可以作出最高明的决定了”。

(82)以上便是美伽比佐斯的看法了。大流士是第三个发表意见的人。他是这样说的：“我以为在谈到民治的时候，美伽比佐斯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谈到寡头之治的时候，他的话便不能这样看了。现在的选择既然是在这三者之间，而这三者，即民治、寡头之治和独裁之治之中的每一种既然又都指着它最好的一种而言，则我的意见，是认为独裁之治要比其他两种好得多。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最优秀的人物的统治更好了。他既然有与他本人相适应的判断力，因此他能完美无缺地统治人民，同时为对付敌人而拟订的计划也可以隐藏得最严密。然而若实施寡头之治，则许多人虽然都愿意给国家做好事情，但这种愿望却常常在他们之间产生激烈的敌对情绪，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在所有的人当中为首领，都想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这结果便引起激烈的倾轧，相互之间的倾轧产生派系，派系产生流血事件，而流血事件的结果仍是独裁之治；因此可以看出，这种统治式乃是最好的统治方式。再者，民众的统治必定会产生恶意，而当着在公共的事务中产生恶意的時候，坏人们便不会因敌对而分裂，而是因巩固的友谊而团结起来；因为那些对大众做坏事的人是会狼狈为奸地行动的。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直到某个人为民众的利益起来进行斗争并制止了这样的坏事。于是他便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而既然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也便成了他们的独裁的君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证明独裁之治是最好的统治方法。但是，总而言之，请告诉我，我们的自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谁赐与的——是足众，是寡头，还是一个单独的统治者？因而我认为，既然一个人的统治能给我们自由，那末我们便应当保留这种统治方法；再说，我们也不应当废弃我们父祖的优良法制；那样做是不好的。”

(83)在判断上述的三种意见时，七个人里有四个人赞成最后的那种看法。这样一来，想使每个波斯人具有平等权利的欧塔涅斯的意见就失败了，于是他便向他们大家说：“朋友和同志们！既然很明。

显，不管是抽签也好，或是要波斯人民选他们愿意选的人也好，或是用其他什么办法也好，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是必须做国王的了，但是要知道，我是不会和你们竞争的，我既不想统治，也不想被统治：但如果我放弃作国王的要求的话，我要提出这样一个条件，即我和我的子孙中的任何人不受你们中间的任何人的支配。其他六个人同意了他的条件；欧塔涅斯不参加竞争而处于旁观者的地位。而直到今天，在波斯只有他一个家族仍然是自由的，他们虽然遵守波斯的法律，却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才服从国王的支配。

(84)其余的六个人于是商量如何才是选立国王的最公正的办法。他们决定，如果欧塔涅斯以外六个人之中有谁取得了王权，则欧塔涅斯和他的子孙他们每年应当得到美地亚织的衣服和波斯人认为最珍贵的一些物品作为年赏。他们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他是第一个策划了这件事，并且是他最初召集了密谋者的。这样，他们便把特殊的勋荣给了欧塔涅斯：但是对于他们所有的人，他们规定七个人中的任何一人只要他愿意，便可以经过通报而进入皇宫，除非国王正在和一个女人睡觉的时候；此外还规定国王必须在同谋者的家族当中选择妻子。至于选立国王的办法，则他们决定在日出时大家乘马在市郊相会，而谁的马最先嘶鸣，谁便做国王。

(85)大流士手下有一名聪明的马夫，名叫做欧伊巴雷司。当散会的时候，

大流士就向他说：“欧伊巴雷司，我们商量了关于王位的事情，我们决定，在日出时我们所乘骑的马谁的最先嘶鸣谁便做国王。现在你想想看有什么巧妙的办法使我们，而不是别人取得这个赏赐”。欧伊巴雷司回答说：“主人，如果用这个办法来决定你会不会成为国王的话，那你就放心好了。请你确信，只有你是可以担任国王的。在这件事上，我是有一套顶事的魔法的”。大流士说：“如果象你所说的有什么办法的话，那末便立刻动手罢，因为明天就是决定的日子了”。欧伊巴雷司听了之后，立刻便做了下面的事情。在夜幕降临的时侯，他带了大流士的马所特别喜欢的一匹牝马到城郊去把它系在那里；然后他把大流士的马带到那里去，领着它在牝马的四周绕圈子，不时地去碰她，结果使大流士的牡马和牝马支配起来。

(86)到天明的时候，六个人都按照约定乘着马来了。而当他们乘马穿过城郊并来到在前一夜里系着牝马的那个地方时，大流士的马便奔向前去并且嘶鸣了起来。与马嘶的同时，晴空中起了闪电和雷声。大流士遇到的这些现象被认为是神定的，并等于是宣布他为国王；他的同伴们立刻跳下马来，向他跪拜了。

(87)有些人说这是欧伊巴雷司出的主意，(但波斯人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是说他用手摩擦牝马的阴部，然后把手插在自己的裤子里，直到日出之时将要把马牵出去的时候；而当他把手掏出来放到大流士的展的鼻孔近旁去的时候，那匹马立刻喷鼻息和嘶鸣起来。

(88)这样，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便成了国王，而最初是居鲁士、继而是刚比西斯所征服的全部亚细亚，除去阿拉伯人以外，便都成了他的臣民；阿拉伯人并不是象奴隶一样地臣服于波斯人，而是自从给刚比西斯让路人埃及的那个时候起，便和波斯人缔结了友好的盟谊：因为那时波斯人不得到阿拉伯人的同意，是不能入寇埃及的。大流士从波斯人的最高贵的家族中间娶了妻子，他娶的是居鲁士的女儿阿托撒和阿尔杜司托涅；阿托撒曾是她的兄弟刚比西斯，后来又是玛哥斯僧的妻子，但阿尔杜司托涅则是一名处女。他还娶了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的女儿帕尔米司和曾经发现了玛哥斯僧的真象的欧塔涅斯的那个女儿。在他治下土地的一切方面，他都有充分的权势。首先他制造和树立了一个刻石，上面刻着一个骑马的人像，并且附有下面的铭文：“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因他的马(后面是这匹马的名字)和他的马夫欧伊巴雷司之功勋而赢得了波斯王国”。

(89)在波斯做了这些事之后，他便把他的领土分成了二十个波斯人称为萨特拉佩阿的太守领地，随后，他又任命了治理这些太守领地的太守，并规定每个个别瓦族应当向他缴纳的贡税；为了这个目的，他把每一个民族和他们最接近的民族合并起来，而越过最近地方的那些稍远的地方，也分别并入一个或是另一个民族。现在我便要说一说他如何分配他的太守领地和每年向他缴纳的贡税。缴纳白银的指定要按照巴比伦塔兰特来缴纳；缴纳黄金的要按埃乌波亚塔兰特来缴纳；巴比伦塔兰特等于七十八埃乌波亚的米那。要之，在居鲁士和在他以后的刚比西斯的统治年代里，并没有固定的贡税，而是以送礼的形式缴纳的。正是由于贡税的确定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波斯人才把大流士称为商人，把刚比西斯称为主人，把居鲁士称为父亲。因为大流士在每件事上都贪图一些小利，刚比西斯苛刻而傲慢无情，但居鲁士是慈祥的，并且总是给他们谋求福利的。

(90)这样，居住在亚细亚的伊奥尼亚人与玛格涅希亚人、爱奥里斯人、

卡里亚人、吕奇亚人、米吕阿伊人和帕姆庇利亚人(大流士把一份加到一起的税额加到他们身上)，每年要缴纳四百塔兰特的良银。他把这些足族规定为第一地区。美西亚人、吕底亚人、拉索尼欧伊人、卡巴里欧伊人和叙根涅伊司人共缴纳五百塔兰特，是为第二地区。乘船进入海峡时位于右侧的海列斯彭特人、普里吉亚人、亚细亚的色雷斯人、帕普拉哥尼亚人、玛利安杜尼亚人和叙利亚人共缴税三百六十塔兰特，是为第三地区。奇里启亚人是第四地区，他们每年要缴三百六十匹白马，即每日一匹。此外每年还要纳五百塔兰特的白银。在这些银子当中，一百四十塔兰特支出到守卫奇里启亚骑兵的项下，其他的三百六十塔兰特则直接交给大流士。

(91)以阿姆披亚拉欧斯的儿子阿姆披罗科司在奇里启亚人和叙利亚人边界的地方所建立的波西迪昂市为始点，除开阿拉伯人的领土(因为他们是免税的)，直到埃及的地区，这块地方要缴三百五十塔兰特的税，是为第五地区。包含在这区之内有整个腓尼基、所谓巴勒斯坦·叙利亚和赛浦路斯。埃及、与埃及接壤的利比亚、库列涅及巴尔卡(以上均属于埃及区)是为第六地区。这一区要缴纳七百塔兰特，还不把因莫伊利斯湖生产的鱼而得到的银子计算在内。

实际上，也就是在鱼产的白银收入以及一定数量的谷物之外，还要交纳七百塔兰特。原来，对居住在孟斐斯的“白城”的波斯人和他们的佣兵要配给十二万美狄姆诺斯的谷物。撒塔巨达伊人、健达里欧伊人、达迪卡伊人、阿帕里塔伊人加起来是为第七地区，他们要缴纳一百七十塔兰特。苏撒和奇西亚人的其他地区是为第八地区，他们要交纳三百塔兰特。

(92)巴比伦和亚述的其他地方，要献给大流士一千塔兰特的白银、五百名充任宦官的少年。是为第九地区。阿格巴培拿和美地亚其他地区，包括帕利卡尼欧伊人、欧尔托科律般提欧伊人，缴纳四百五十塔兰特，是为第十地区。卡斯比亚人、帕乌西卡伊人、潘提玛托伊人及达列依泰伊人合起来缴纳二百塔兰特，是为第十一地区。从巴克受拉人的地方直到埃格洛伊人的地方，是为第十二地区，他们要缴纳三百六十塔兰特。

(93)帕克图伊卡、阿尔美尼亚以及直到黑海的接壤地区要缴纳四百塔兰特，是为第十三地区。第十四地区包括撒伽尔提欧伊人、萨朗伽伊人、塔玛奈欧伊人、乌提欧伊人、米科伊人及国王使所谓“强迫移民”所定居的红海诸岛的居民，他们要缴纳六百塔兰特。撒卡恢人和卡斯比亚人缴纳二百五十塔兰特，是为第十五地区。第十六地区是帕尔提亚人、花拉子米欧伊人、粟格多伊人和阿列欧伊人，他们要缴纳三百塔兰特。

(94)帕利十尼欧伊人和亚细亚的埃西欧匹亚人是为第十七地区，他们要缴纳四百塔兰特。玛提耶涅人、撒司配列斯人、阿拉罗狄欧伊人是为第十八地区，他们被指定缴纳二百塔兰特。莫司科伊人、提巴列诺伊人、玛克罗涅斯人、摩叙诺依科伊人以及玛列斯人被指定交纳三百塔兰特，是为第十九地区。印度人是第二十地区。他们是我所知道的，比任何民族都要多的人，他们比其他任何地区所缴纳的贡税也要多，即三百六十塔兰特的砂金。

(95)这样看来，如果把巴比伦塔兰特换算为埃乌波亚塔兰特的话，则以上的白银就应当是九千八百八十塔兰特的白银了；如果以金作为银的十三倍来计算的话，则砂金就等于四千六百八十埃乌波亚塔兰特了。因此可以看到，如果全部加到一起的话，大流士每年便收到一万四千五百六十埃乌波亚塔兰特的贡税了。而且十以下的数目我是略去了的。

(96)这便是大流士从亚细亚以及利比亚的一些部分所取得的收入。但是过了若干时候，他也从各方的岛屿和欧罗巴直到帖撒利亚地方的居民收税了。这部分的税收是这样地给国王存放起来的：他溶化了这些银子并把它们灌到土瓮里面去，等土瓮注满时，他便把外壳打破。什么时候他需要钱，他从这上面便把他所需要的部分铸成钱币。

(97)以上所说的是各太守领地和它们所应担负的税额。只有一个波斯府我没有把它列入纳税的领地。因为波斯人的居住地是免纳任何租税的。至于那些不纳税而奉献礼物的人们，则他们首先就是刚比西斯在向长寿的埃西欧匹亚人进军时所征服的、离埃及最近的埃西欧匹亚人；此外还有居住在圣地尼撒周边并举行狄奥尼索斯祭的那些人。这些埃西欧匹亚人与他们的邻人和印度的卡朗提埃伊人食用同样的谷物；他们是居住在地下面的。这些人过去和现在都是每隔一年就献纳下列的一些礼物：两科伊尼床斯的非精炼的金、二百块扁木、五个埃西欧匹亚的男孩子和二十很大象牙。奉献礼物的还有科尔启斯人和他们那直到高加索山脉的邻人(波斯人的统治便到这里为止，高加索山脉以北的地区便不臣属于波斯人了)，他们每到第四年便奉献少男少女各百名，过去这样，而直到我的时代还是这样。阿拉伯人每年奉献一千塔兰特的乳香。这便是在租税之外，这些民族献抬国王的礼物。

(98)印度人的大量黄金，是这样得来的：他们送给大流士的砂金便是这大量黄金中的一部分。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砂砾地带；在我们多少确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印度人有许多民族，他们所说的语言都不一样。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游牧民族，一部分不是；有一部分住在河边的沼泽地带并以生鱼为食，这鱼是他们乘着一种藤子做的船捕捉来的。每一只船都是用一节藤子造成的。这些印度人穿着灯心草的衣服。他们从河上把这种灯心草刈取下来，然后把它们编成席子样的一种东西，再象胸甲一样地穿起来。

(99)在他们的东面则是另一部分的印度人，他们是吃生肉的游牧民族；他们被称为帕达依欧伊人。据说他们有这样的一种风俗：当他们的部落中任何男人或女人生病时，这个男子的最亲近的朋友们便把他杀死，因为他们说如果他带着病而不好转的话，他的肉会给消耗掉了。虽然他否认他生病，但他们不会相信他，而是把他杀死吃掉。当一个女人病了的时候，她和男人一样地被和她最亲近的女人杀死。至于一个已经年老的人，则他们是拿他当作牺牲奉献并用他的肉来举行宴会；不过活到老的人是不多的，因为在这之前，凡是得病的都给杀死了。

(100)然而又有一部分印度人，他们不杀害活物，不播种谷物。而经常又没有住所。他们以草为食，他们那里有一种带荚的野生谷物，大小和小米差不多，他们便把这种谷物连荚收集起来煮着吃。他们中间如果有谁得了病的话，这个人就到沙漠地带去躺在那里，没有人去看一下他是病了还是死了。

(101)以上我所谈到的这些印度人都是象牲畜一样地在光天化日之下交媾的。他们和埃西欧匹亚人一样，是黑肤色的。他们的精子也和其他人的精

希罗多德所说的印度是真正的古代印度，即印度河上游一带的地区，今之所谓五河地区。这以外的地方，希罗多德对印度是一无所知的。

这里指印度河，希罗多德并不知道恒河。恒河是希腊人在亚历山人远征时才知道的。

子不一样，它不是白色的而是和皮肤一样的黑。埃西欧匹亚人的精子也和他们一样，是黑色的。这些印度人的居住的地点远远地在波斯人的南方，他们决不是国王大流士的臣属。

(102)另外的一部分印度人居住在其他印度人的北部，在卡司帕杜罗斯城和帕克杜耶斯人的国家附近的地方。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巴克受拉人的生活方式相似，他们是全体印度人中间最好战的，而出去采金的人也是他们；因为在这些地方是一片沙漠。在这一片沙漠里，有一种蚂蚁，比狗小比狐狸大：波斯国王饲养过的一些这样的蚂蚁，它们就是在这里捕获的。这些蚂蚁在地下营穴，它们和希腊的蚂蚁一样地把沙子掘出来。这种蚂蚁和希腊蚂蚁的外形十分相象，而在它们从穴中挖出来的砂子里是满含着黄金的。印度人到沙漠去便正是为了取得这种沙子。他们各自驾着三头骆驼，母骆驼在当中，两旁各用绳子系着公骆驼来协助牵引：但是那个人自己骑在母骆驼上面，他要注意使这个母骆驼尽可能是在刚刚生产之后便驾上了轭的。他们的骆驼和马一样快，但是驮载力却比马强多了。

(103)希腊人知道骆驼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不向他们描绘骆驼的形状了。但是我要谈一件他们所不知道的、关于骆驼的事情：骆驼的后腿有四块股骨和四个膝关节；它的生殖器是夹在后腿中间，冲着尾巴的。

(104)印度人便是这样，用这样装备起来的牲畜去采金的，他们特别注意到在出发采金时要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因为那时蚂蚁都躲到地面下去了。在这些地方，太阳不是象在其他地方那样是正午最热，而是早上最热，即从日出到市场关门的时候。在这几个小时里，太阳比希腊的正午要热得多，以致据说人们这时要用冷水淋浴。在正午的时候，印度和其他地方的热度是差不多的。而到下午的时候，印度地方太阳的热力等于其他地方早上太阳的热力。快到日没的时候，一天就变得更加凉爽，而在日没时，那就非常寒冷了。

(105)因此当印度人带着袋子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便用沙子装满了这些袋子并且以最大的速度把骆驼赶回。因为，根据波斯人的说法，蚂蚁立刻就会嗅出他们的行踪并追赶而来；它们的速度看来是世界上任何动物都赶不上的，因此，如果印度人不赶紧回来的话，一旦蚂蚁集合起来，他们便谁也逃不掉了。公骆驼是不如母骆驼跑得快的，故而在公骆驼跟不上的时候，他们便先把一头，再把另一头公骆驼放开：但是母骆驼是决不会疲倦的，因为它们忘不了它们留下的小骆驼。这便是波斯人的说法。他们说，印度人的大部分的黄金是用这种办法取得的：此外还有一些从他们国内开采出来的黄金，不过数量就要少得多了。

(106)看起来，世界上最边远的那些国家都是得天独厚的地方，就仿佛希腊的气候是世界上最温和宜人的气候一样。我刚才说过，印度位于世界上最东部的地方，印度的一切生物，不拘是四条腿的还是在天空中飞翔的生物，都比其他地方的生物要大得多，例外的只有马(印度的马比美地亚的所谓内塞亚马要小)；此外，那里的黄金，不管是从地里开采出来的，还是河水冲下来的，还是用我上面所说的办法取得的，都是非常丰富的。那里还有一种长在野生的树上的毛(指棉花而言——译者)，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

可能是土拨鼠，也可能是食蚁兽。

(107)再说阿拉伯，则这是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当中最南面的。而且只有这一个地方生产乳香、没药、桂皮、肉桂和树胶。这些东西，除了没药之外，阿拉伯人都是很难取得的。他们点着腓尼基人带到希腊来的一种苏合香树来采集乳香；他们点着这种东西，这样便得到了乳香；因为生长香料的树是有各种颜色的带翼的小蛇守卫着的，每一颗树的四周都有许多这样的蛇。这便是袭击埃及的那种蛇。只有苏合香树的烟能把这种蛇从这些树的周边赶走。

(108)阿拉伯人又说，这种蛇的情况如果不是和象我所听说的关于蝮蛇的情况相同的话，那末当地一定会到处都是这种蛇了。看来正是由于上天的智才有这样合理的安排，使一切那些怯弱无力和适于吞食的生物都是多产的，这样它们才下致由于被吞食而从地面上减少。但那些残酷的和有害的生物则生产的幼子很少。野兔的繁殖力是极强的，因为每种兽类、禽类和人类都要捕捉它；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它是异期妊娠的：在它的未出生的幼兔当中有一些是有毛的，有一些还没有毛，有一些正在子宫中形成，再有一些则只是刚刚受孕而已。这是野兔的情况，但母狮这样一个非常强劲和猛勇的野兽，一生中却只生产一次，一次只生产一只幼狮。因为子宫在生产时是和幼狮一同出来的。理由是这样：当幼狮在母腹中第一次胎动的时候，它那比任何生物都要锐利得多的爪便撕破了子宫，而当它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它搔裂得也越是利害，以致在生产期近的时候，子宫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了。

(109)蝮蛇和阿拉伯的翼蛇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他们象一般的蛇那样繁殖，那末人类便不能活了；但事实上，当雄蛇和雌蛇交尾而雄蛇射精的时候，雌蛇便咬住了雄蛇的颈部紧紧不放直到把这一部分咬断的时候。于是雄蛇便死了；但是雌蛇却因雄蛇之死而受到惩罚。幼子又为父亲复仇：还在母腹的时候，它们便咬它们的母亲，而且只有在咬穿了母亲的子宫之后，它们才生下来的。至于其他那些于人无害的蛇，则它们是卵生的，它们会孵出许多幼蛇来的。阿拉伯的翼蛇看来确为数不少。蝮蛇到处有，但这种翼蛇却只是阿拉伯到处都有不少，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110)阿拉伯人用我上面所说的办法取得乳香，至于采取桂皮，则他们在寻觅这种东西的时候，他们在全身和脸上都包着牛皮和其他的皮革，只留眼睛在外面。桂皮生于浅湖里，在它的周围和内部有一种带翼的生物，这种生物和蝙蝠很象，但叫声很尖锐而且进攻得极其凶猛：在采桂皮的时候，是必须不使这种生物在眼睛前捣乱的。

(111)他们采肉桂的方法就更加奇怪了。他们说不出这种东西长在什土地方和什么样的土地培养这种东西，只是有一些人说，而且是好象有根据地说，它是生长在养育狄奥尼索斯的地方。据说，有一些大鸟，它们啄取腓尼基人告诉我们称为肉桂的干枝，把它们带到附着于无人可以攀登的绝壁上面的鸟巢去。阿拉伯人制服这种鸟的办法是把死牛和死牲以及其他牲畜切成很大的块，然后把它们放置在鸟巢的附近，他们自己则在离开那里远远的地方窥伺着。于是据说大鸟便飞下来，把肉块运到鸟巢去；但鸟巢经不住肉块的重量，因而被压坏并落到山边；于是阿拉伯人便来收集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了。肉桂据说就是这样收集来的，这样人们再把肉桂从阿拉伯运到其他国家去。

(112)希腊人称为雷达农，而阿拉伯人称为拉达农的芳香胶的生产方法就更加奇特了。它的气味非常甘美，可是生产它的东西，那气味却是最难闻的；因为它是在公山羊的胡须里取得的，它在那里就和树胶在树里的情形一样。这种东西用来制造多种香料；阿拉伯人而最常点的香就是这种芳香胶。

(113)关于阿拉伯的香料，我所说的就是这些了。从那里吹过来的是甘美得出奇的气味。此外，他俩还有两种品种极其优异的羊，这是任何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一种羊的尾巴长到不下三佩巨斯。如果羊拖着尾巴走的话，则它们会由于尾巴在地面上摩擦而受伤的；但实际上，那里每一个收人都很会干木匠活，他们在尾巴下系着小车，把每只羊的尾巴都个别地系上它自己的小车。另一种羊的尾巴又足足有一佩巨斯宽。

(114)在南方偏于日没方向的地方(即西南方——译者)一直扩展到极远地方的是埃西欧匹亚。这里有大量的黄金、巨象，还有各种各样的野生树木和黑檀；那里的人是人类中最魁梧的、最漂亮的，又是最长寿的。

(115)以上就是世界上亚细亚和利比亚的最边远的地方。至于欧罗巴的最西面的地方，我却不能说得十分确定了。因为我不相信有一条异邦人称为埃利达诺司的河流流入北海，而我们的琥珀据说就是从那里来的。我也丝毫不知道是否有生产我们所用的锡的锡岛。

埃利达诺司这个名字本身就表示它不是一个外国名字，而是某一位诗人所创造的希腊名字；尽管我努力钻研，我仍然不能遇到一位看到过欧罗巴的那面有海存在的人。我们知道的，只是我们的锡和琥珀是在从极其遥远的地方运来的。

(116)下面的情况也是很明显的，即在欧罗巴的北部那里有比任何其他地方要多得多的黄金。在这件事上我仍然不能肯定地说黄金是怎样取得的。有些人说是叫做阿里玛斯波伊的独眼族从格律普斯那里偷来的。但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可信的，因为不可能有所有其他部分和其他人一样，但眼睛却只有一个的人。担无论如何。下面的说法仍然是有道理的，即世界上最边远的地方，既然它们环绕并完全包围了其它一切地方，因此它们是会产生出我们认为是最优美的和最珍奇的物品来的。

(117)在亚细亚，有一个四面给山环绕起来的平原，在这些山当中有五个峡谷。这个平原只前是属于花拉子米欧伊人的，它位于和花拉子米欧伊人本身、叙尔卡尼亚人、帕尔托伊人、萨朗伽伊人和培玛奈欧伊人的土地交界的地方。担自从波斯人掌握了政权以来，它就成了国王私人的土地。从这周边的诸山，有一条称为阿开司的大河流出来。这条大河分成五个支流，在先前它们分别穿过五道峡谷而灌溉了上面所说的那些民族的土地；然而自从波斯的统治开始以来，这些人就倒霉了。国王封锁了山中的峡谷并用一个闸门把每一个山路给封闭起来，这样水既不能流出来，山中的平原就变成了一个湖，因为水流到平原上来而没有泄出去的地方。结果以前使用这个河的河水的人们不能再用了，因而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因为在冬天，他们和其他的人一样有雨降下来，但是夏天他们却需要水灌溉他们播种的小米和胡麻。因此只没有水给他们，他们就和他们的妇女到波斯去，在国王的宫殿门前高声哭号。国王终于下令把通到他们中间最需要水的人那里去的闸门放开，而当这块地方把水吸收足了的时候，闸门就关上了，于是国王下令再为其他那些最需要水的人开放另一个闸门，而据我所听到和知道的，在他开放闸门的时候，他在租税之外，还要征收大量的金钱。以上所说的这样一些事实，就是这样了。

(118)在另一方面，起来反抗玛哥斯僧的七个波斯人当中，那个叫做音塔普列涅司的人，在发动政变以后不久，便由于一件犯上的事件被处死了。他

一种狮子身，鹫首，鹫翼的怪物。

想到王宫里面去和国王谈话，因为有这样一条规定，这些发动政变的人可以不用通报直接进见国王，如果国王没有和他的一个妃子共寝的话。当时音塔普列涅司曾说明他是七人之一，有权利不经通报而进见。但是门卫和使者不许他进去，他们说国王正在和他的一个妃子在一起。音塔普列涅司认为他们在说谎，于是他便抽出剑来，割掉了他们的鼻子和耳朵，然后把这些鼻子和耳朵系在他的马缰绳上并缚在这些人的脖子上放他们走了。

(119)他们于是到国王那里去，告诉他为什么他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大流士害怕这会是这六个人的一种谋叛行为，于是把他们分别召来询问，以便知道他们是否同意这样做。等他确实知道他们并未参与此事的时候，他便逮捕了音塔普列涅司、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全家并把他们监禁起来，因为他十分怀疑这个人和他的族人正在阴谋推翻他。于是音塔普列涅司的妻子便常常到宫门来悲哭号泣。终于由于她经常不断这样做而打动了大流士的同情心，于是大流士便派一个使者去告诉她说：“夫人，大流士将要赦免你的被囚的一个亲人，这个人可以任凭你选择。”她在考虑之后便回答说：“如果国王只允许留一个人的性命的话，那我就留我的兄弟的性命。”大流士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大为不解，于是他便派一个人去问她：“夫人，国王问一下为什么你放弃你的丈夫和儿子，却宁愿挽救你那不如你的儿女近，又不如你的丈夫亲的兄弟的性命。”她回答说：“国王啊，如果上天垂怜的话，我可以有另一个丈夫，而如果我失掉子女的话，我可以有另一些子女。但是我的父母都死去了，因而我决不能够再有一个兄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样讲的理由”。大流士听了欢喜并认为她的理由是充足的，于是他便把她请求赦免性命的那个人送还给她，此外还赦免了她的长子。其他的人便都被大流士处死了。这样，七人当中的一个人不久之后便去世了。

(120)下面我要讲的事情，大概是在刚比西斯得病的时候发生的。居鲁士所任命的撒尔迪斯府的太守是一个叫做欧洛伊铁司的波斯人。这个人打算做一件极不对头的事情。因为，虽然萨摩司人波律克拉铁斯在行动和言语都没有冒犯过他，虽然他甚至连这个人都没有见过，他却想把他擒住杀死。多数人认为理由是这样：当欧洛伊铁司和达司库列昂府的太守、另一个叫做米特洛巴铁司的波斯人坐在王宫门前的时候，他们在谈话中起先是争吵，继而比论起各自的功勋来了。米特洛巴铁司骂欧洛伊铁司说：“你想想，你简直够不上说是个男子汉大丈夫，萨摩司岛离你的一府很近，可是你还没有把它加到国王的领土上面来：但原来这是一个这样容易征服的岛，当地的一个人偕同十五名武装的人手便起来反抗了他的统治者，现在这个人就是那里的主人”。有人说欧洛伊铁司听了对方的咒骂很生气，但他不大想惩罚说这话的人，却想用一切办法消灭使他受到谴责的理由，即波律克拉铁斯。

(121)另外有一些人，虽然人数较少，但根据他们的说法，当欧洛伊铁司派使者带着某项要求(实际人们并没有提到这是一个什么要求)到萨摩司去的时候，使者发现波律克拉铁斯正卧在男房里，身旁有提奥斯人阿那克列昂陪伴着他。不知道是故意表示瞧不起欧洛伊铁司，还是出于偶然，当欧洛伊铁司的使者进来并向他讲话的时候，当时面向着墙壁躺着的波律克拉铁斯连头也不曾回过来，也不曾回答他一句话。

(122)这便是人们用来解释波律克拉铁斯的死亡的两个原因，随你相信哪一个好了。不过我们知道的结果是这样：当时在迈安德罗司河畔的玛格涅希亚的欧洛伊铁司，知道了波律克拉铁斯的意图之后，便派一名吕底亚人、

巨吉斯的儿子密尔索斯带着信到萨摩司去。因为波律克拉铁斯，据我所知，在希腊人中间是第一个想取得制海权的人；当然，这里是不把克诺索斯人米蒂斯和在他之前掌握过制海权的任何人考虑在内的。在可以称之为人类的这一范畴之中，波律克拉铁斯可以说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而且他又很想使自己成为伊奥尼亚和各个岛屿的主人。因此，知道了他的意图之后，欧洛伊铁司便送这样的一个信给他：“欧洛伊铁司致书告波律克拉铁斯：我听说你正在计划干大事情，但你没有足够的钱来达成你的目的。因此按我劝告你的办法去做，你就可以使你本人的前程一帆风顺并使我也得到了安全。国王刚比西斯想弄死我，对于这件事我已获得确实的情报。因此，如果你能够把我和我的财富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你可以取得我的财富的一部分，再把剩下的一部分留给我。这样你便会有足够的财富使你称霸希腊了。如果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财富的话，那你可以派你最亲信的臣子来，我会把它指给你看的。”

(123)波律克拉铁斯听到这之后，很喜欢这个计划并同意了。因此，既然他很希望弄到钱，所贝他首先便派他的一个萨摩司的市民，担任他的秘书的、迈安多里欧司的儿子迈安多里欧司去探查一下究竟。正是这个人在不久之后，把波律克拉铁斯宫殿中男房中非常出色的全部装饰陈设奉献给希拉神殿。当欧洛伊铁司听说有人要来探查究竟的时候，他使用石头装满了八个箱子，只是在上面薄薄地留了一层，然后在这里铺上一层黄金，再把箱子绑紧放在那里准备着。迈安多里欧司来到看了之后，就带信给他的主人去了。

(124)尽管波律克拉铁斯的卜师和朋友们都极力谏止，尽管他的女儿这时又做了一个梦，他还是准备去看欧洛伊铁司。他的女儿梦见她父亲悬在空中，宙斯洗他的身体，太阳给他涂膏。作梦之后，她的女儿用一切办法劝他不要出发到欧洛伊铁司那里去，甚至在他到他的五十桡船去的时候，她都对他说了不吉祥的话。当波律克拉铁斯威胁她说，如果他安全返回，他将会长期不叫她出嫁的时候，她就在回答时祷告说，她希望这个威胁会成为事实，因为她宁可长期不嫁，也不愿失去父亲。

(125)但波律克拉铁斯不愿听从任何忠告。他还是带着大批随从人员放海到欧洛伊铁司那里去了。在随从人员中间，有卡利彭的儿子戴谟凯代司，这是一个克罗同人，他是当代最高明的医生。然而波律克拉铁斯刚刚到玛格涅希亚，他立刻被惨杀了，这一死是和他本人以及他的高远的怀抱不相称的，因为除去西拉库赛的僭主以外，希腊人当中的僭主没有一个其伟大是可以和波律克拉铁斯相比的。欧洛伊铁司惨杀波律克拉铁斯的详情我不想在这里讲了，他杀了波律克拉铁斯之后，便把他钉到一个十字架上。至于他随从人员中的萨摩司人，则他放了他们回去，要他们为本身之得到自由而感谢欧洛伊铁司：凡不是萨摩司的人们或是波律克拉铁斯的随从的奴隶，则他把他们留下来当作自己的奴隶使用。这样，波律克拉铁斯便被悬了起来，于是他女儿的梦也就应验了，因为在下雨时就是宙斯洗他的身体，他身上渗出的脂汗就是太阳给他涂膏了。这便是象埃及国王阿玛西斯所预言的，波律克拉铁斯的许多幸运事件的结局却是这个样子。

(126)但是不久之后，欧洛伊铁司便遭到了惨杀波律克拉铁斯这件事的报应。在刚比西斯死亡而玛哥斯僧取得王权之后，欧洛伊铁司还留在撒尔迪斯，在那里他根本没有帮助波斯人夺回美地亚人从他们那里夺走的权力，而是恰恰相反；原来他竟在这次骚乱的时候，杀死了两位波斯的知名人士，这就是

在提到波律克拉铁斯时骂过他的达司库列昂的太守米特洛巴铁司和米特洛巴铁司的儿子克拉纳斯佩司。此外，他还做了许多横暴不法的事情，特别是当从大流士那里送来一个使他不高兴的信的时候，他便在道上安设伏兵在使者返回的途中把使者杀死了。而在杀死之后，他就把这个人的尸体连同马匹暗地里埋掉了。

(127)因此当大流士登上王位的时候，他就想惩罚欧洛伊铁司的一切犯罪行为，主要是由于他杀死了米特洛巴铁司和他的儿子。但是他认为最好是不公开派兵去攻打那一府，因为他看到全国到处仍然没有安定下去，而他本人也是刚刚取得王权。再者，他还听说，欧洛伊铁司是很强的，他有一千名波斯兵的亲卫队，而且他又是普里吉亚、吕底亚、伊奥尼亚诸府的太守。因此为了想一个对他有所帮助的对策，他便召集了一个最知名的波斯人的会议，会上他对他们说：“波斯人，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人能够不用暴力和群众的骚动，而是用计谋，来为我进行和成就一桩事业？在需要计谋的地方，是不应该使用暴力的。而当前的事情，就是你们当中谁能把欧洛伊铁司活看捉来，或是把他杀死？因为他没有给波斯人做过任何好事，而是做了许多坏事。我们有两个波斯人米特洛巴铁司和他的儿子给他杀死了；而且他还杀死了我派去召他来的使者。他的行动的暴虐无礼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因此我们必须把他处死，以便使他今后不再对波斯人犯下某种更加严重的罪行”。

(128)这便是大流士所说的一番话，这时他们中间有三十个人都答应说他们准备各自以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国王的意旨。大流士不要他们互争，而是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他们大家照这个办法做了，结果中签的是阿尔通铁斯的儿子巴该欧司。他在被选出以后，便把有关许多公务的许多文书，上面用大流士的印玺封了起来，就带着到撒尔迪斯去了。在他见到了欧洛伊铁司之后，他便分别地把一件件的文书拿了出来（由于任何一个太守都设有王室秘书之职），交给他的王室秘书来宣读。他这样地交递文书，是打算试一试那些亲卫兵，看他们是不是同意叛离欧洛伊铁司。他看到他们非常尊敬这些文书，特别是对里面所写的东西更加尊敬，于是他便交给王室秘书另一件文书，上面写着：“波斯人！国王大流士禁止你们再做欧洛伊铁司的亲卫兵”，亲卫兵听了这话之后，他们便把他们手中的长枪抛掉了。当巴该欧司看到他们既然已经服从了文书上的命令，因而有了信心，于是便把最后一件文书给了王室秘书，里面写着这样的话：“国王大流士命令撒尔迪斯的波斯人把欧洛伊铁司杀死”。听到这个之后，亲卫兵便立刻抽出宝剑来把欧洛伊铁司杀死了。这样，波斯人欧洛伊铁司便由于杀死萨摩司人波律克拉铁斯而得到了报应。

(129)欧洛伊铁司的家财（包括奴隶——译者）都给送到苏撒去了。在这之后不久，正巧大流士在打猎的时候，在下马时扭伤了自己的脚，而且是扭伤得这样厉害，以致他的踝骨的球窝都脱臼了。大流士于是召来了埃及的那些最有名的医生，这些人他是一直留在自己的身旁的。由于他们把他的脚扭得猛了，结果反而使伤势更加恶化了。国王痛得七天七夜不能入睡，在第八天的时候，他的伤势已经是很重了；当时有个人在撒尔迪斯时曾听到过克罗同人戴谟凯代司的医术，于是就把这个人告诉了国王。大流士便命令把这个戴谟凯代司立刻召来。他们在什么一个地方看到这个医生在欧洛伊铁司的奴隶当中根本无人理会，便立刻把他带来见大流士了，他来时还拖着锁链，身上也还穿着破烂的衣服。

(130)当他来到大流士的面前时，大流士便问他是不是懂得医术。戴

谟凯代司否认这一点，因为他害怕，如果说了关于自己的真话，他将要永远不能再回到希腊去了。大流士很清楚地看到，他是在故意不讲他自己通晓医术，于是便命令把他领来的人把笞和刺棒给他拿到跟前。于是戴谟凯代司只得招认了，但是他只是说他的医术并不可靠：他说他过去只是和一个医生来往过，因而稍稍懂得一些医术。大流士于是把治疗的事情交给了他，戴谟凯代司使用了希腊的疗法，他不象埃及人那样使用粗暴的手段而是使用十分温和的疗法；他先使国王能够入睡，而在很短的时期内便把大流士自己认为无法恢复的脚伤完全治好了。因此在痊愈之后，大流士便赏赐给他两副黄金的枷锁。戴谟凯代司向大流士说，是不是因为他给大流士治好了病，而大流士反而使他受到双重的苦难。大流士十分赏识他那机智的回答，而允许他到后宫去见自己的妃子们。阍人们把他带到妃子们那里去，告诉她们说这便是救了国王的性命的人。于是她们每个人都用一只碗从一个满盛黄金的柜子里掏取黄金给他，医生得到了这样多的金钱赏赐，甚至跟在他后面的那个叫做斯奇同的奴隶，光是拣取从碗里落出来的斯塔铁尔金币，都得到了巨额的金钱。

(131)下面是克罗同出身的戴谟凯代司如何从家乡到波律克拉铁斯这里来和他相处的经过：戴谟凯代司在克罗同和他那性情暴戾的父亲不合，而在他再也忍耐不住他父亲的脾气的时候，便离开了他，到埃吉纳来了。他在那里住了不过一年，他的医术便超过了所有其他医生，虽然他没有任何行医用的设备和用具。在第二年的时候，埃吉纳人以一塔兰特的报酬任命他为公家医生。再过一年，雅典人用一百米那雇用了他。到第四年，波律克拉铁斯又二塔兰特聘请了他。于是他便来到了萨摩司；克罗同地方的医生的名誉主要是因他而得到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希腊各地的最好的医生都是克罗同人，而次于他们的则是库列涅人。大约在同一时期，阿尔哥斯人被认为是最好的音乐家。

(132)戴谟凯代司由于在苏撒治好了大流士，他便得到了很大的一所房子并且与国王同桌而食；除去不允许他回到希腊之外，任何事情都是随他的意的。当一直侍奉着国王的那些埃及外科医生由于医术不如希腊人高明而将要被刺杀的时候，他便请求国王留他们的性命，这样便救了他们；此外，他还救了一个埃里斯的卜者的性命，这个卜者曾是波律克拉铁斯的随从人员，并且在奴隶当中是根本无人过问的。戴谟凯代司在国王面前成了最受重视的人物了。

(133)在这之后不久，居鲁士的女儿、大流士的妻子阿托撒在她的胸部肿起了一块，这块肿起来的东西很快地就溃烂并蔓延起来了。当这块肿物还算不得什么病的时候，她没有谈起这东西而是由于羞耻之心而瞒着。但不久病状恶化的时候，她便把戴谟凯代司召了来，把她的病给他看。他答应给她治病，但是要她起誓，她必须做到他请求她办的任何事情。他说，他决不会要求她做有损她的名誉的事情。

(134)他不久便把阿托撒的病治好了，于是阿托撒在戴谟凯代司的指使之下一天夜里就寝时向大流士说：“主公，你是一个强大国家的统治者，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只是毫无作为地坐在这里，既不去为你的波斯人征服新的领土，又不去进一步扩大你的权力？如果你愿意要他们知道他们的国王乃是一个正正堂堂的男子汉的话，那末象你这样年轻和有这样财富的人要他们看到你成就某种伟大的功业，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样你就会取得双重的利益；波斯人将会知道他们的国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子汉大丈夫，而且，在

战争的紧张时期，他们也就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背叛你了。现在正是你年富力强的时候，这时你正应该成就一些伟大的功业：因为一个人的身体成长，智慧也就跟着成长。而身体衰老的时候，智慧也便衰退，不管做什么事情也便迟钝了”。她是按照戴谟凯代司教给他的话这样讲的。大流士说：“夫人，你所说的事情我早已经想到要做了。我已经决定从这个大陆造一个桥通到另一个大陆上去，这样便可以领着军队去攻打斯奇提亚人。很快地我们便要着手实现这件事了”。阿托撒回答说：“在我来看，目前还是不要去攻打斯奇提亚人罢，因为任何时候你愿意攻打他们，你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我请求你还是先去攻打希腊罢。我听人提过拉科尼亚、阿尔哥斯、阿提卡和科林斯的妇女，我很想要这些妇女来作我的侍女。在你身旁有一个人，他比任何人都更适于在有关希腊的一切事情上为你加以说明介绍，这个人就是治好了你的脚伤的那个医生”。大流士回答说：“夫人，既然你的愿望是首先与希腊一决胜负，那末我以为最好是派波斯人偕同你所提到的那个人到那个地方去侦察一下并把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报告给我们，这样我便只有充分的情报，帮助我对希腊的出征了。”在大流士说了这话之后，立刻便着手这样做了。

(135)在第二天刚刚破晓的时候，他便召见了十五位知名的波斯人来，命令他们和戴谟凯代司一同到希腊的海岸地带去巡视；此外还瞩告他们不管怎样也要把医生戴谟凯代司带回来，而不许他跑掉。他这样地吩咐了他们之后，便把戴谟凯代司本人召了来，要求这个医生在他把全部希腊指点给波斯人并使他们把所有的地方看明白之后，仍旧回到他这里来。他还要戴谟凯代司带着他的全部家财运给他的父亲和兄弟，并答应在回来后给他比这要多许多倍的财产。此外，还答应给他一只商船，上面装载着他所要的一切东西与他同行。我想大流士答应给他的一切完全是出自真心的。但是戴谟凯代司却害怕国王是不是在试探他，于是他便不忙于接受大流士所给他的一切，而是回答说他要他的财产留在原来的地方，以便在回来的时候享用。至于大流士答应给他用来带礼品送他的兄弟的那只船，他是接受了的。大流士对戴谟凯代司也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之后，就把他们一行人人员都送到海岸地带去出发了。

(136)于是他们这些波斯人就来到了腓尼基，来到了腓尼基的西顿城，在那里他们装备了两艘三段橈船以及一只满载着各项必需品的大商船。当一切都准备停妥以后，他们便出海到希腊去了；他们在那里视察和记述了他们所到达的海岸地带，等他们看过了大部分地区和那些最出名的地方以后，他们便到达了意大利的塔拉斯。在那里，塔拉斯人的国王阿里司托披里戴斯，为了对戴谟凯代司表示好感，把舵机从美地亚的船上取了下来，并称波斯人为间谍，而把他们拘留起来。正当他们处于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戴谟凯代司便到克罗同那里去；但阿里司托披里戴斯并没有释放波斯人，也没有把从他们的船上取得的东​​西归还给他们，直到这位医生回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

(137)波斯人从培拉斯乘船起程，追赶戴谟凯代司直到克罗同，他们在那里的市场上发现了他，就打算上去把他捉住。有一些克罗同人害怕波斯人的强大，本想把他放弃，但是另有一些人不但不交出他来，反而捉住国王的人员并用棍子打他们。于是波斯人说：“克罗同人，你们可要看清楚你们干的是什么事情。你们是从我们手中夺去了一位伟大国王的逃跑的奴隶。你们以为国王大流士会对你们的这种冒犯行为不闻不问么？你们以为如果你们留下他而把我们赶跑，这件事情对你们会有什么好处么？这样一来，你们的城市将

会是我们第一个要攻打的城市，是我们第一个试图奴役的城市”。但是克罗同人并不理会他们，这样波斯人便失去了戴谟凯代司和与他们同来的商船，他们既然失去了向导，便不想再深入希腊的内地去探查而返回亚细亚了。但是戴谟凯代司在他们启航的时候，都要他们捎一个信，他说，他们应当告诉大流士说，戴谟凯代司已经和米隆的女儿订婚了，因为大流士是非常尊敬角力士米隆的名字的。在我看来，戴谟凯代司之所以寻求这个配偶并且为此花了一大笔钱，这是为了要大流士知道，在他的本国以及在波斯，他都是一个受到尊敬的人。

(138)波斯人于是从克罗同启航了。但他们的船却在雅庇吉亚的海岸地带遭了难，他们自己也就成了那里的奴隶，最后才有一个从塔拉斯被放逐出来的名叫吉洛司的人，释放了他们并把他们交回给大流士。国王为了回报，曾答应给吉洛司他所希望的任何报酬，吉洛司叙说了他的不幸遭遇，并首先要求设法使他回到塔拉斯去。但是，由于他不愿意为了他个人的缘故使一支大军乘船到意大利去从而他会给希腊增添麻烦，于是他说，只要克尼多斯人伴送他便足够了；因为他认为，克尼多斯人既然是塔拉斯人的朋友，则塔拉斯人就更愿意要他回去了。大流士依照他的话办了，他派了一名使者到克尼多斯人那里去，命令他们把吉洛司带回塔拉斯。他们接着大流士的话做了，可是他们却不能说服塔拉斯人按照他们的意思行事，而且他们又不能强迫他们。全部的经过就是这样。这些波斯人是最初从亚细亚到希腊的，他们是为了上述的理由来偷偷地侦察这个国家的。

(139)在这之后，大流士便征服了萨摩司，这是希腊的或异邦人地方的一切城邦中最先被征服的一个，征服的理由有如下述：——当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进攻埃及的时候，许多希腊人随军来到了埃及，有些人当然是为了来做买卖，有些人则是来观光的；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叙罗松的人，他是阿伊阿凯司的儿子、波律克拉铁斯的兄弟，这时正从萨摩司被放逐出来。这个叙罗松遇到了一件幸运的事情。有一次正当他在孟斐斯穿着红袍在市场上的时候，当时还是刚比西斯的一名侍卫而且根本不是重要人物的大流士看到了他。大流士很喜欢他的红袍，于是便走过来要向他购买。叙罗松看到大流士的态度恳切，他很幸运地受了感动，于是对他说：“我是不想卖我的外袍的，但如果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它的话，那你就不要给钱拿了去罢”。大流士同意这样做，就把红袍拿走了。但是叙罗松以为，他是由于他那好心肠才失掉了自己的红袍的。

(140)但是后来在刚比西斯逝世，七个人起来反抗玛哥斯僧而在这七个人当中又是大流士登上了王位的时候，叙罗松才知道继承王位的人原来是他过去在埃及因受到请求而赠送之以红袍的那个人。于是他便到苏撒去，坐在王宫的门口，说他曾是大流士的恩人中的一个。当门卫把这话带给国王的时候，国王问道：“可是我能够有什么应当感谢的希腊恩人呢？在我做国王的短短时期中间，几乎没有一个希腊人到我这里来过，而且应当说，我也没有需要任何希腊人的地方。虽然如此，还是把他带进来，以便让我了解一下他是什么意图吧”。门卫把叙罗松带了进来，使他站在他们的面前；于是通译问他是何许人，他做了什么事而自称是国王的恩人。于是叙罗松便把关于红袍的事情说了一遍并说他就是赠袍给国王的人。大流士说：“最慷慨大度的人，你是在我尚未当权时赠送物品给我的那个人；如果那只是一件不值钱的物品，但那和一个人在今天赠给我一件重大的礼物是同样值得感谢的。为了

报答你，我要赠给你大量的金银，这样你就可以晓得，你是决不会为了给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做好事而后悔的”。叙罗松回答说：“国王，我所要求的既不是金，也不是银，我只要求你为我夺回我的祖国萨摩司，因为我的兄弟波律克拉铁斯在那里被欧洛伊铁司杀死了，而我们的奴隶却成了那里的统治者。不经过流血和奴役而把萨摩司还给我罢”。

(141)大流士听了这话之后，便派出了一支军队，由七人中的一人欧塔涅斯率领着，大流士并嘱咐他完全按着叙罗松的意思去做，于是欧培涅斯便来到了海岸并准备了他的军队。

(142)现在统治着萨摩司的是迈安多里欧司的儿子迈安多里欧司，波律克拉铁斯过去曾任命他为自己的代理人。这个迈安多里欧司本想大公无私地行动，但是他并不能这样做。因为当他听到波律克拉铁斯的死亡的消息时，他首先便给自由守护神宙斯设立了一个祭坛并且在它的四周划出了一个圣域，这在城郊地方是仍然可以看到的；这样做了之后，他便把全体市民召来集会，这样对他们说：“你们已知道，只有我才能处理波律克拉铁斯的王笏和全部领土；而且我有权力成为你们的统治着。然而只要我有这个权力，我自己就决不会做那如发生别人身上我便认为是应当非难的事情。我从来就不喜欢波律克拉铁斯盛气凌驾于和他自己一样的人们的头上，其他任何人如果这样做，我也是同样的看法。在波律克拉铁斯身上所注定的命运已经应验了；至于我自己，我要你们分享全部主权，我是主张平等的。作为我个人的特权，我只要求把波律克拉铁斯的财产中的六塔兰特黄金放在一边供我使用，此外我和我的子孙还要担任我已经为之建立了神殿的自由守护神宙斯的祭司职位；除了上述的两件事之外，现在我就把自由给你们”。这便是迈安多里欧司对萨摩司人所作的保证。但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起来回答说：“然而你是谁呢？你并不配统治我们，因为你是一个出身卑贱的恶棍流氓。我看还是先把你所经手的金钱交代一下吧”。

(143)讲这话的是市民中的一位知名之士，叫做铁列撒尔科司的。但是迈安多里欧司看到，如果他把主权放弃的话，那另外一个人也会代他而使自己成为僭主的，于是他决定不放弃统治权。他退入城砦之后，便分别地把每个人召请来，表面上好象是向这个人交代账目，但这些人来到之后，他便把他们捉住监禁起来了。迈安多里欧司把他们下狱之后，不久他自己也病倒了。他的兄弟律卡列托司认为他会死掉而自己可以更容易地变成萨摩司的统治者，因而他便把所有的囚犯都给杀死了。看来，他们并不是希望自由的。

(144)因此当波斯人把叙罗松带回萨摩司时，没有一个人反抗他们，只有迈安多里欧斯自己和与他一党的人们表示愿意在缔约的条件之下离开这个岛；欧培涅斯同意这样做，而在条约缔定之后，最主要的波斯人士便坐到他们安置在城砦对面的坐位上面了。

(145)但僭主迈安多里欧司有一个名叫卡里拉欧斯的、精神有些错乱的兄弟，他由于某种冒犯的行为而被监禁在牢狱里。这个人听到了发生的事情，并由于从狱里的窗口向外看而看到波斯人安静地坐在那里。于是他高声呼叫说，他要和迈安多里欧司讲话。他的兄弟听见他之后，便下令把卡里拉欧斯放出来带到他面前来。他刚刚被带来，立刻便破口责骂和咒诅迈安多里欧司，为的是想说服迈安多里欧司，要他进攻波斯人。他喊道：“卑鄙无耻的人，你把你那无辜的兄弟监禁在牢狱里；而当你看到波斯人把你赶出使你无家可归的时候，虽然你可以非常容易地制服他们，为什么你却没有任何勇气为你

自己报仇呢？如果你自己害怕他们的话，那么就把你的外国的亲卫兵交给我，我会因他们到这里来而惩罚他们的；至于你呢，我会把你安全地送出这个岛的。”

(146) 卡里拉欧斯所说的话就是这样。迈安多里欧司接受了他的意见。我想，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他竟愚蠢到认为他有足够的力量战胜国王，而是因为他不满意于使叙罗松会不费什么气力便安全无伤地收回萨摩司。因此他想激怒波斯人并因此在使萨摩司投降之前尽可能地削弱萨摩司，因为他知道的很清楚，如果波斯人受到伤害的话，他们对萨摩司人就会十分愤怒。此外，他还知道，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他愿意，他都可以使自己安全地离开该岛，因为他从城砦修了一条通向大海的暗道。于是迈安多里欧司便从萨摩司乘船出发；但是卡里拉欧斯却把所有的佣兵武装起来，打开了城门并命令佣兵向波斯人攻击。波斯人认为现在已经充分达成协议，因而出其不意地受到了攻击：佣兵们向他们攻击，把那些有乘轿椅的身分的、最高贵的波斯人全给杀死了。这时，波斯其余的兵力赶来增援，对佣兵施加压力，把他们赶到城砦里面去了。

(147) 波斯的将军欧塔涅斯看到波斯人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便故意不再去记起大流士在他离开时给他的不杀或奴役任何一个萨摩司人，而是把该岛完整无伤地交给叙罗松的命令；他下令他的军队把所拿获的人，不分成年男子还是男孩子一律杀死。于是一部分波斯人便围攻城砦，而另一部分波斯人则把他们不拘是在神殿内或在神殿外其他地方遇到的人一律杀死。

(148) 迈安多里欧司从萨摩司逃出来之后，就乘船到拉凯戴孟去了。而当他到达那里并搬下了他从国内带来的物品之后，他照例是把他的金杯和银杯都陈列出来，而当他的从仆正在打磨这些杯的时候，他便和斯巴达的国王，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美涅斯会谈，并把他带到自己的住所来。克列欧美涅斯一看到杯子，就大为叹赏起来，于是迈安多里欧司便劝他说，他愿意要多少杯子，便可以拿去多少杯子。迈安多里欧司向他劝说了两三次。在这一点上，克列欧美涅斯是非常公正廉洁的，他并不愿接受他的礼品；但是看到迈安乡里欧司会用赠杯的办法从其他拉凯戴孟人那里得到帮助，于是他到五长官那里去，告诉他们说，如果这个萨摩司的外国人能离开斯巴达那是最好不过了，因为恐怕他会说服克列欧美涅斯本人或其他斯巴达人去做坏事。五长官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向迈安多里欧司发出通牒把他赶走了。

(149) 再说萨摩司。波斯人把那里的居民杀光之后，便把一个无人的岛交给叙罗松了。但是后来波斯的将军欧塔涅斯又帮他向那里殖民，他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作了一个梦，又因为他的生殖器得了一种病。

(150) 另一方面，当海军到萨摩司去的时候，巴比伦人又叛变了；他们的叛变是经过非常周密的准备的。原来在玛哥斯僧的统治和七人的政变的时期，他们便利用了有利的时机和混乱的情况作了对付围攻的准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件事。终于他们公开地叛变了并且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把所有他们的母亲送走，再从他们每人的家中随便选出一名妇女来给他们做面包；其余的妇女则他们就把她们集中起来给宰死，为的是不叫她们消耗他们的面包。

(151) 当大流士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便纠合了他的全部军队，直指巴比伦进发了。他到达巴比伦之后，便把那个城市包围了。但是巴比伦对他的所作所为丝毫不放在心上。他们登上了城墙上的塔楼，用手势和言语嘲笑侮

辱大流士和他的军队。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说：“波斯人，你们为什么不离开而坐在那儿？等骡子产子的时候，你俩才能攻下我们的城市哩”。巴比伦人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们相信骡子是不会产子的。

(152)一年又七个月的时间过去，大流士和他的全军已经苦于总是不能攻下巴比伦了。大流士在这件事上确是使用了每一种计策和方法。他也试用了居鲁士当初攻取该城的战略以及每种其他的战略和方法，但仍然毫无成果；因为巴比伦人是毫不松懈地守卫着，故而 he 不能攻克它。

(153)但是在围攻的第二十个月，搞垮了玛哥斯僧的七人之一的美伽比佐斯的儿子佐披洛司遇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的一个驮载兵粮的骡子生产了。佐披洛司本人不相信这个消息；但是当他亲眼看到了幼骡的时候，他便下令那些看到这事的人不要告诉任何人而自己考虑起来。于是他记起了在围攻开始的时期巴比伦人曾说只有在骡子产子的时候他们的城才能攻克，因此从他记忆当中的巴比伦人的话来看，他相信巴比伦是可以攻克的。因为他以为，那个人所讲的话以及他的骡子产子，这都是有神意在其中的。

(154)他既然相信巴比伦注定会陷落，于是他便到大流士这里来问他，他是否极为重视攻取该城这样一件事。当他确信事情是这样的时候，他继而便想拟定一个计划，可以使他一个人把该城攻陷。因为在波斯人中间，立功的人是很受尊敬的并且会使他成伟大的人物。除去他先残害自己然后再逃到巴比伦人那里去的办法之外，他想不出任何可以控制该城的办法了；但他认为把自己弄成残废，这对他来说并不算一回事的。于是他割下自己的鼻子和耳朵，剃光了自己的头以便达到毁容的目的并痛笞了自己，然后就这样到大流士这里来了。

(155)大流士看到这样一位知名之士竟然受到了这样的糟蹋，心中非常难过。他大声叫唤着从座位上跳了下来，问佐披洛司是谁把他糟蹋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佐披洛司回答说：“除了你以外任何人也不能使我落到这个地步。国王！不是别人，而正是我自己才把我自己弄成这样的。我不能忍受波斯人受到亚西里亚人的侮辱”。大流士回答说：“可怜的人，如果你说你把自己弄成残废是为了攻克城池，那你不过是把一个美好的名声加到一件蠢事上面去罢了。愚蠢的人！你以为你这样毁了自己之后，我们的敌人就立刻会投降么？你这样毁你自己，这简直是发疯了”。佐披洛司说：“如果我告诉你我打算怎样做的话，你便会禁止我这样做了。实际上，是我自己考虑了之后才这样做的。现在事情只在于你扮演你应扮的角色，这样巴比伦就是我们的了。我要这个样子逃到他们城里去，假装告诉他们说是你把我弄成这个样子的；而我想我会使他们相信这话是真的，从而能够得到统帅他们的军队的权力。你呢，在我进城之后的第十天，切记从你那最不惜牺牲的那部分军队中选出一千人来，把他们布置在谢米拉米司门前。在那之后第七天，再为我在尼尼微门前布置两千人；而在这第七天之后的二十天，再在他们所谓的迦勒底门前布置四千人；开到城门前的所有的人，不管是谁，都不要叫他们带匕首之外的任何武器，可是要把匕首交给他们。但在第二十天之后，立刻下令你的其他军队进攻全部城墙并把波斯人布置在所谓倍洛斯门和奇西亚门的前面。因为我想我将会立这样的大功，以致巴比伦人甚至会把他们城门的论锁以及其他的一切都交给我保管的；这之后，我和波斯人便可以做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了”。

(156)他带着这样的任务来到了城门，他转身向后面看，就仿佛他真是一

个逃亡者那样。当城上了望塔的卫兵看到他的时候，便跑下来，稍许打开了城门，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他跑来。他告诉他们说他是佐披洛司，是逃跑到他们这里来的。听到这话之后，门卫便把他带到巴比伦人的领导人员那里去，在那里他请他们看一下他的悲惨遭遇，不提自己毁了自己的面容而说使他毁容的是大流士，因为看到他们无法攻克该城，他曾劝国王回师。他继续对他们说：“巴比伦人，我这次来是要大大地帮你们的忙和大大地损害大流士和他的军队和波斯人的；他这样地糟蹋我，因而他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对于他的全部计划我是知道得非常详细的”。这就是他对巴比伦人讲的话。

(157)当巴比伦人看到波斯最受尊敬的人的鼻子和耳朵被割掉而全身又被打得血迹斑斑的时候，他们便深信他的话是真实的，是来真正帮助他们的，故而准备答应给予他所要求的一切，这就是他自己能有一支军队。在从巴比伦人那里得到这一支军队之后，他便按照他和大流士所构定的办法行事了。在第十天，他领着巴比伦的军队出击，包围和杀死了他要大流士第一批布置在那里的一千个人。巴比伦人看到他做的事已经和他讲的话相符合而非常欢喜，因此他们准备无论怎样做都可以听他的吩咐。当约定的日子过去之后，他再度率领一支巴比伦的精锐出击，又斩杀了大流士的军队两千人。当巴比伦人看这第二次的战功时，没有人不在赞美佐披洛司了。等约定好的日子又过去之后，他把他的士兵引到他指定的地点去，在那里他包围了四千人并把他们杀死。在他这第三次功勋之后，佐披洛司便成了巴比伦的唯一的风云人物：他成了他们军队的统帅和城墙的守备官。

(158)可是，当大流士按照约定的计划进攻全部城墙的时候，那时佐披洛司的背叛行为便完全显露出来了。因为当全城的人都登上城墙抗击大流士的进攻的时候，他却打开了奇西亚和倍洛斯两个城门，把波斯人放进了城内。看到了他的所作所为的那些巴比伦人便逃到他们称为倍洛斯的宙斯的神殿去。那些没有看到这件事的人则都留在原地不动，直到他们也看出他们是怎样被骗的时候。

(159)这样，巴比伦就再一次被攻克了。大流士统治了巴比伦人之后，便摧毁了他们的城墙，劫走了所有他们的城门(这都是居鲁士在第一次攻克巴比伦时所没有做过的事情)。此外，他还磔死他们当中为首的大约三千人；至于其他的人，他把他们的城还给他们住。随后，(既然象我上面所说的，巴比伦人怕他们的粮食不够而宰杀他们自己的妇女)大流士便容许他们娶妻生子，办法是指定每一邻近的民族都要送一批妇女到巴比伦去；这样集合起来的妇女是五万人，这些妇女便是目前居住在该城的人们的母亲。

(160)在大流士看来，除去居鲁士是任何波斯人所不能与之相比以外，佐披洛司的功劳是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任何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据说大流士曾多次宣布说，他宁可不要二十座巴比伦城，也不愿佐披洛司把自己残害成这个样子。国王是非常敬重他的、每年他都把波斯人认为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佐披洛司并且要他终生治理巴比伦而不需纳税，此外他还把其他许多东西送给佐披洛司。这个佐披洛司就是那曾在埃及指挥军队对雅典人和他们的同盟军作战的那个美伽比佐斯的父亲；而美伽比佐斯的儿子则又是从波斯人跑到雅典那里去的佐披洛司。

第四卷

(1)在攻克巴比伦之后，大流士便亲自率军向斯奇提亚人那里进发了。既然亚细亚的人口众多，又可以从那里得到大量的收入，从而他想惩罚斯奇提亚人，因为过去在他们进攻美地亚并打败了前来迎击他们的人们时，曾无理地向他挑起了争端。原来斯奇提亚人，前面我已经说过，他们统治上亚细亚有二十八年。他们由于追踪奇姆美利亚人而侵入了亚细亚，并灭亡了美地亚人的帝国，而美地亚人在斯奇提亚人到来以前，则是亚细亚的统治者。但是当斯奇提亚人离家二十八年并在这样长久的时期之后返回故国的时候，却有另一个和对美地亚作战同样艰苦的任务等待着他们。他们发现有一支大军和他们对峙着，原来斯奇提亚妇女的丈夫既然长期不在故土，她们已经和她们的奴隶同居了。

(2)斯奇提亚人为了他们自己饮用的乳而把他们的奴隶的眼睛都给弄瞎了；他们是这样做的。他们拿一种和横笛非常相似的骨管，把它们插入母马的阴部并且用嘴来吹这种骨管，一些人在这边吹，另一些人则在那边挤奶。他们说，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这样，他们这样吹是为了使母马的血管膨胀，因此它的乳房便可以压下来了。当马奶被挤出来之后，他们便把马乳倒到一个很深的木桶里面去，并且叫奴隶站在木桶的四周来摇动桶里的马乳。浮到马乳表面上的东西被作为最珍贵的东西取出来，留在桶下面的东西则被认为是不大珍贵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斯奇提亚人才把他们的全部俘虏的眼睛弄瞎，因为他们并不是耕地的人，而是游牧民族。

(3)结果，当这些奴隶和斯奇提亚的妇女们所生的年轻一代长大起来并且知道了他们的出身之后，他们便准备抗击从美地亚归来的斯奇提亚人了。首先为了截断通向他们本国的道路，他们从陶利卡山到麦奥提斯湖的最阔的那一部分挖了一道厂阔的壕沟。随后，在斯奇提亚人武图攻进来的时候，他们便列阵并出兵和他们交锋。虽然进行了多次的战斗，斯奇提亚人却毫无进展，终于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这样说：“斯奇提亚人，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现在正在对我们自己的奴隶作战。如果我们被他们杀死，我们的人数就要减少；如果我们杀死他们，今后我们的奴隶就要减少了。

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最好抛掉我们的长枪和弓，各自手执马鞭和他们进行肉搏。他们一看到我们手里拿着的武器，他们就以为他们是和我们能力相同而身分也相同的人物，但他们若看到我们手里拿着的不是武器而是马鞭，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原来是我们的奴隶；他们一经意识到这一点，就会经不住我们的进攻而跑掉了。”

(4)斯奇提亚人听了这个意见并按照这个意见实行了。他们的敌人被他们的行动所吓倒，以致忘掉战斗，立刻逃跑了。这样斯奇提亚人便统治了亚细亚，而他们在再度给美地亚人驱出之后，便用这样的办法又回到了他们的祖国。大流士由于他们的所做所为而想向他们复仇，于是纠合了一支大军向他们进攻。

指波斯帝国的西部高原地带。

希罗多德这里的意思是说把奴隶的眼睛弄瞎以防止他们偷窃。瞎眼的奴隶的故事可能是来自斯奇提亚人对奴隶的某种称呼，不过被希腊人误解了。

即亚速海。

(5)斯奇提亚人自称是世界上一切民族当中最年轻的民族。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是这样兴起的。在当时是一片荒漠无人的沙漠地带的这块地方，最初有一个名叫塔尔吉塔欧斯的男子。他们传说这个人的双亲是宙斯和包津斯铁涅司河的一个女儿：人们虽然如此说，但我不相信这个说法的。据说塔尔吉塔欧斯的身世就是这样：他有三个儿子里波克赛司、阿尔波克赛司，最小的是克拉科赛司。传说在他们统治的时期有一些用具从天落到斯奇提亚来，这些用具全是黄金制造的，它们是锄、轭、斧和杯他们三人中最年长的一个看到之后便走近来想取得它们。但是在他走近时黄金开始燃烧起来，于是他便躲开不敢再去动了；于是第二个走近来，黄金仍然燃烧起来。当这两个人由于黄金燃烧而被赶跑的时候，第三个儿子走近来，于是黄金便由于他走近而停止燃烧了；因此他便把黄金带回了家。他的两个哥哥看到了这种情况之后，便同意把这全部王权交给最年轻的兄弟了。

(6)据说，斯奇提亚人当中称为奥卡泰伊族的人们便是里波克赛司的后裔。卡提亚洛伊族和特拉司披那司族则是第二个兄弟阿尔波克赛司的后裔。称为帕辣拉泰伊族的王族则是幼子的后裔。但全体民族则根据国王的名字而称为斯科洛托伊人。斯奇提亚人只是希腊人称呼他们用的名字。

(7)这便是斯奇提亚人关于他们自己的起源的说法。他们以为从他们的第一个国王塔尔吉塔欧斯那时到大流士之前来进攻他们的国土，这段时期不多不少正是一千年。历代的国王均极其小心翼翼地保存这些神圣的金器，每年他们都向它奉献盛大的牺牲以求恩宠，在节日的这一天如果看守神圣的金器的人在露天睡着了的话，则斯奇提亚人就说这个人是不会活过当年的。他们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便拾他一块足够他在一天之内能够乘马各处驰骋的土地。由于国土幅员的广大，克拉科赛司给他的儿子建立了三个王国，而金器则交给其中最大的那个王国保存。他们说，斯奇提亚上方居民的北边，由于有羽毛自天降下的缘故，没有人能够看到那里和进入到那里去。大地和天空到处都是这种羽毛，因而这便使人不能看到那个地方了。

(8)斯奇提亚人关于他们自己、关于他们上部地区的地方的说法就是这样。但是在黑海地方居住的希腊人却又有如下的说法。根据他们的说法，海拉克列斯驱赶着该律欧涅斯的牛到达当时是一片沙漠，但现在却为斯奇提亚人所居住的这个地方。该律欧涅斯定住在黑海之外(黑海以西——译者)，栖居在海拉克列斯柱之外，欧凯阿诺斯中离伽地拉不远、希腊人称之为埃律提亚岛的地方。至于欧凯阿诺斯，则希腊人说，它发源于日出的地方而周流全世界，但他们并不能证实这个说法是真实的。海拉克列斯从那里来到今日称为斯奇提亚的地方。

(由于这里既有暴风又有严寒)他便披着他的狮子皮睡下了，而当他睡着的时候，他那些驾着战车并正在吃草的牝马，却神奇地失踪了。

(9)海拉克列斯醒来之后，他便去寻找他的那些牝马，他在那个地方到处跋涉，最后他到达一个称为叙莱亚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的一个洞窟里发现了一个半女半蛇的奇怪生物；在腰部以上是一个女子，腰部以下则是一条蛇。当他看见她的时候是感到惊异的，他问她，她是否在什么地方看到他的那些迷失了道路的牝马。她回答说这些牝马是在她的手里，但若是海拉克列斯不

即德聶伯河。

希罗多德在本卷第三一节有解释。

和她交媾她是不会还给他的。为了取得这个报酬，海拉克列斯就和她交媾了。然而，他虽然很想取了马回去，但她却拖延归还马匹，以便可以尽可能长久地使海拉克列斯与她同栖。但终于她交还了牝马，但是她向海拉克列斯说：“这些牝马迷路到这里来的时候，是我在这里为你救了它们的。而你对于我做的这件事也给了酬报，因为在我的肚子里有了你的三个儿子。现在请你告诉我，这三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办。是我要他们住在这里，(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女王)还是我把他们打发到你那里去”。她是这样问的，而据说海拉克列斯是这样回答她的：“当你看到这些男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按照我所吩咐的去做你便不会犯错误；其中不管是谁，如果你发现他这样地拉弯了这张弓并且用这个腰带这样地系在自己身上，那就要他居留在这里，凡是做不到我所吩咐的事情的，就把他们从这个地方送出去好了。你这样做，就不但做到了我所吩咐的事情，而且还会使自己得到快乐的”。

(10) 于是他便拉弯了他的一张弓(因为海拉克列斯从来一直带着两张弓)并且把腰带也拿给她看，并把弓和带扣的尖端有一只金盏的腰带给了她，而在给了她之后，他便离开了。但是当她们所生的儿子们长大成人时，她便给他们起了名字，其中的第一个叫做阿伽杜尔索斯，第二个叫做盖洛诺斯，而最年幼的那个儿子叫做司枯铁斯；此外，她想起了对她的吩咐，于是她便按照吩咐她所做的做了。她的两个儿子阿伽杜尔索斯和盖洛诺斯由于不能完成指定给他们的任务因此被母亲赶跑而离开了本国，然而最年轻的司枯铁斯却完成了指定的任务而留在国内。所有后来斯奇提亚的国王都是海拉克列斯的儿子司枯铁斯的后裔，而且正是由于这个金盏的关系，斯奇提亚人直到今天还在腰带上带着金盏。因此，只有这一件事是司枯铁斯的母亲为他做的。黑海沿岸地带居住的希腊人的说法便是这样。

(11) 此外还有另一个传说，这个传说的说法是我个人特别认为可信的。这种说法的大意是这样：居住在亚细亚的游牧的斯奇提亚人由于在战争中战败而在玛撒该塔伊人的压力之下，越过了阿拉克塞斯河，逃到了奇姆美利亚人的国土中去(因为斯奇提亚人现在居住的地方据说一向是奇姆美利亚人的土地)，而奇姆美利亚人看到斯奇提亚人以排山倒海的军势前来进击，大家便集会了一次以商议对策，在会议上他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王族的意见却是更要英勇些。民众认为他们应该撤退，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冒看生命的危险来与这样一支占绝对优势的大军相对抗，但是王族则主张保卫他们的国家而进行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任何一方都不能为对方所说服，民众不能为王族所说服，王族也不能为民众所说服；因为一方打算不战而退并把国家交给自己的敌人，但是王族却决心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战死而不和民众一同逃跑，因为他们想到他俩过去曾何等幸福过，现在如果他们逃离祖国的话，他们会遭到怎样的厄运。既然都下了这样的决心，他们便分成了人数相同的两方而交起锋来，直到王族完全给民众杀死的时候。然后奇姆美利亚人的民众便把他们埋葬在杜拉斯河的河畔(他们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可以看到)。埋葬之后，他们便离开了他们的国土。斯奇提亚人到这里来攻取它的当时，国内已经没有人了。

(12) 直到今天在斯奇提亚还残留着奇姆美利亚的地墙和一个奇姆美利亚的渡口，还有一块叫做奇姆美利亚的地方和一个称为奇姆美利亚的海峡。此外，还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奇姆美利亚人在他们为躲避斯奇提亚人而逃往亚细亚时，确也曾在今日希腊城市西诺佩建城所在的那个半岛上建立了一个

殖民地；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斯奇提亚人曾追击他们，但是迷失道路而攻入了美地亚。原来奇姆美利亚人是一直沿着海岸逃跑的，但斯奇提亚人追击时却是沿着右手的高加索前进的，因此他们最后竟把进路转向内地而进入了美地亚的领土。这里我说的是希腊人和异邦人同样叙述的另一种说法。

(13)另一方面，普洛孔涅索斯人卡乌斯特洛比欧斯的儿子阿利司铁阿斯在他的叙事诗里又说，当时被波伊勃司所附体的阿利司铁阿斯一直来到了伊赛多涅斯人的土地。在伊赛多涅斯人的那面住看独眼人种阿里玛斯波伊人，在阿里玛斯波伊人的那面住看看守黄金的格律普斯，而在这些人的那面则又是领地一直伸张到大海的极北居民。除去叙佩尔波列亚人之外，所有这些民族，而首先是阿里玛斯波伊人，都一直不断地和相邻的民族作战；伊赛多涅斯人被阿里玛斯波伊人赶出了自己的国土，斯奇提亚人又被伊赛多涅斯人所驱逐，而居住在南海(这里指黑海——译者)之滨的奇姆美利亚人又因斯奇提亚人的逼侵而离开了自己的国土。因此，就是阿利司铁阿斯的关于这个地方的这个说法和斯奇提亚人的说法也是不一样的。

(14)我已经说过写作这样的诗的这个阿利司铁阿斯是什么地方的人了，现在我再说一说我在普洛孔涅索斯和库吉科司所听到的、关于这个人的故事。根据他们的说法，在身分上和任何市民同样高贵的阿利司铁阿斯一天曾进入普洛孔涅索斯的一家漂布店并死在那里了。于是漂布匠便把他的店门关上，跑出去给死者的亲属去报信。阿利司铁阿斯的噩耗于是传遍了全城，但是从阿尔塔开市来的一个库吉科司人却不相信这个消息，而说他遇见了到库吉科司去的阿利司铁阿斯并且和他谈过话。正当他激辩的时候，死者的亲属带着下葬时所需的一切来到漂布店来了。但是当店门打开的时候，却没有看到活的或是死的阿利司铁阿斯。可是在那件事发生之后第七年，阿利司铁阿斯出现在普洛孔涅索斯并且写下了希腊人称为阿里玛斯佩阿的叙事诗，诗成之后，他便再一次失踪了。

(15)这便是在这两个城市里所传说的故事。在阿利司铁阿斯第二次失踪之后二百四十年，意大利的美培彭提昂人遇到了下面的事情。这年代则是我在普洛孔涅索斯和美培彭提昂两地计算出来的。根据美培彭提昂人的说法，阿利司铁阿斯出现在他们的国土，并且命令他们拾阿波罗神建设一个祭坛，在祭坛旁边再立一座上面刻着普洛孔涅索斯人阿利司铁阿斯的名字的象；因为他告诉他们说，虽然在全体意大利人当中，阿波罗只访问过他们的国土，而现在虽然是阿利司铁阿斯，在当时陪看神的时候却是一只乌鸦的他本人，是和神一同来的。他说了这些话之后，便消失不见了。他们说，美培彭提昂人于是派人到戴尔波伊去，问神这个人的幽灵的出现是什么意思。而佩提亚在回答时，命令他们按照幽灵的话去做，她说他们如果这样做便可以生活得更幸福些。他们得到了神的回答之后，便按照幽灵所吩咐的做了。而现在，在那里的阿波罗神象的近旁，便立着一座上面有阿利司铁阿斯的名字的象。在象的周围有一丛月桂；象是建立在市场上的。关于阿利司铁阿斯，我说得已经够多了。

(16)至于我的这部分历史所要敌到的地区以北的地方，就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了。因为我找不到任何一个人敢说他亲眼看见过那里。原来即使是我不久之前提到的那个阿利司铁阿斯，即使是他，也不曾说他去比伊赛多涅斯人的地区更远的地方，甚至在他的叙事诗里也没有提过。但是他提到北方的事情时，他说他也是听人们说的，说是伊赛多涅斯人这样告诉他的。但只要

是我们能够听得到关于这些边远地带的确实报导，我是会把它们全部传达出来的。

(17)从包律斯铁涅司人的商埠(这地方位于全斯奇提亚沿海的正中)向北，最近的居戾是希腊斯奇提亚人也就是卡里披达伊人。而在他们的那面，是另一个称为阿拉佐涅斯的部落。这个部落和卡里披达伊人，虽然在其他的事情上有着和斯奇提亚人相同的风俗，但他们却播种和食用麦子、洋葱、大蒜、扁豆、小米。在阿拉佐涅斯人的上方，住着农业斯奇提亚人，他们种麦子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为了出售。在这些人的上方是涅岛里司人，涅岛里司人的上方，据我们所知，乃是无人居住的地带。以上乃是沿叙帕尼司河，包律斯铁涅司河以西的诸民族。

(18)越过包律斯铁涅司河，则离海最近的是叙莱亚人。在这些人的上方住着农业斯奇提亚人，居住在叙帕尼司河河畔的希腊人则称他们为包律司铁尼铁司，但他们自己则自称为欧尔比亚市民。这些农业斯奇提亚人所居住的地方，向东走三天的路程便到达庞提卡佩司河，向北则溯包律斯铁涅司河而上可行十一日；从这里再向北则是一大片无人居住的土地了。从这片荒漠之地再向上，便是昂多罗帕哥伊人(意为食人者——译者注)居住的地区，这些人和斯奇提亚人完全不同，他们形成一个独特的民族。从他们再向上，则是道道地地的沙漠了，而据我们所知，那里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居住的。

(19)但是从斯奇提亚农民的地区向东，渡过庞提卡佩司河，你便走到斯奇提亚游牧民的地区了。他们既不播种，又不耕耘的。除去叙莱亚的地区以外，所有这一带地方都是不长树木的。这些游牧民的居住地向东一直扩展到盖罗司河，这之间的距离是十四天的路程。

(20)在盖罗司河的那一面，则是被称为王族领地的地方，住在这里的斯奇提亚人人数最多也是勇武，他们把所有其他的斯奇提亚人都看成是自己的奴隶。他们的领土向南一直伸展到陶利卡地方，向东则到达盲人的儿子们所挖掘的壕沟以及麦奥提斯湖湖上称为克列姆诺伊的商埠。而他们的一部分则伸展到塔纳伊司河。在王族斯奇提亚人的上部即北方住着不是斯奇提亚人，而是属于另一个民族的美兰克拉伊藉伊族(意为黑衣族——译者)。而过去美兰克拉伊藉伊族所居住的地方，则据我们所知，是一片无人居住的沼泽地带了。

(21)越过塔纳伊司河之后，便不再是斯奇提亚了；渡河之后，首先到达的地区就是属于撒岛罗玛泰伊人的地区，他们的地区开始在麦奥提斯湖的凹入的那个地方，向北扩展有十五天的路程。在这块地方是既没有野生的、也没有人工栽培的树木的。在他们的上方的第二个地区住着布迪诺伊人，他们居住的地方到处长着各种茂密的树木。

(22)在布迪诺伊人以北，在七天的行程中间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地区。过去这一片荒漠地带稍稍再向东转，住着杜撒该塔伊人，这是一个人数众多而单独存在的民族，他们是以狩猎为生的。紧接着这些人并在同一地区还住着一个叫做玉尔卡依的民族。这些人也是以狩猎为生的，生活的方式则是这样。猎人攀到一株树上去，坐在那里伺伏着，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密林，他们每个人手头都备有一匹马和一只狗，他们把这四马训练得用肚子贴着地卧在那里

叙莱亚原文是森林地带的意。德聶伯河下游的左岸曾是富产林木的地方。

参见本卷第一 六节。

以便便于跨上去。当他从树上看到有可猎取的动物的时候，他便射箭并策马追击，猎狗也紧紧地跟在后面。越过他们居住的地方再稍稍向东，则又是斯奇提亚人居住的地方了，他们是谋叛了王族斯奇提亚人之后，才来到这里的。

(23)直到这些斯奇提亚人所居住的地区，上面所说到的全部土地都是平原，而上层也是很厚的，但是从这里开始，则是粗糙的和多岩石的地带了。过去很长的这一段粗糙地带，则有人居住在高山的山脚之下，这些人不分男女据说都是生下来便都是秃头的。他们是一个长着狮子鼻和巨大下颚的民族。他们讲着他们自己特有的语言，穿着斯奇提亚的衣服，他们是以树木的果实为生的。他们借以为生的树木称为“彭提孔”，这种树的大小约略与无花果树相等，它的果实和豆子的大小相仿佛，里面有一个核。当这种果实成熟的时候，他们便用布把它的一种浓厚的黑色汁液压榨出来，而他们称这种汁液为阿斯库。他们舐食这种汁液或是把它跟奶混合起来饮用，至于固体的渣滓，他们就利用来做点心以供食用。由于那个地方的牧场不好，因此他们只有为数不多的畜类。他们每人各居住在一棵树下，到冬天刚在树的四周围上一层不透水的白毡，夏天便不用白毡了。

(由于这些人被视为神圣的民族)，因此没有人加害于他们。他们也没有任何武器。在他们的邻国民众之间发生纠纷时，他们是仲裁者。而且，任何被放逐的人一旦请求他们的庇护，这个人便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危害了。他们被称为阿尔吉派欧伊人。

(24)因此，直到这些秃头者所居住的地方，这一带土地以及居住在他们这边的民族，我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为在斯奇提亚人当中，有一些人曾到他们那里去过，从这些人那里是不难打听到一些消息的。从波律斯铁涅司商埠和黑海其他商埠的希腊人那里也可以打听到一些事情。到他们那里去的斯奇提亚人和当地人是借着七名通译，通过七种语言来打交道的。

(25)大家所知道的地方，就到以上的人们所居住的地带为止。但是在秃头者的那一面情况如何，便没有人确实地知道了。因为高不可越的山脉遮断了去路而没有一个人曾越过这些山。这些秃头者的说法，我是不相信的。他们说，住在这些山里的，是一种长着山羊腿的人，而在这种人的居住地区的那一面，则又是在一年当中要睡六个月的民族。这个说法我认为也是绝对不可相信的。但是在秃头者以东的地方，则我们确实知道是住着伊赛多涅斯人。不拘是秃头族，还是伊赛多涅斯人，除去他们自己所谈的以外，在他们北方情况如何我们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26)据说伊赛多涅斯人有这样的一种风俗。当一个人的父亲死去的时候。他们所有最近的亲族便把羊带来，他们在杀羊献神并切下它们的肉之后，更把他们主人的死去的父亲的肉也切下来与羊肉混在一起供大家食用。至于死者的头，则他们把它的皮剥光，擦净之后镀上金：他们把它当作圣物来保存，每年都要对之举行盛大的祭典。就和希腊人为死者举行年忌一样，每个儿子对他的父亲都要这样做。至于其他各点，则据说这种人是一个尊崇正义的民族，妇女和男子是平权的。

(27)因此，这些人我们也是知道的，但是在这些人以北的情况，则伊赛多涅斯人说过独眼族和看守黄金的格律普斯的事情。这是斯奇提亚人讲的，而斯奇提亚人则又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而我们又把从斯奇提亚那里听来的话信以为真并给这些人起一个斯奇提亚的名字，即阿里玛斯波伊人。因为在斯奇提亚语当中，阿里玛(μ)是一，而斯波($\hat{\alpha}$)是眼睛的意

思。

(28)以上所提到的一切地方都是极其寒冷的，一年当中有八个月都是不可忍耐的严寒；而且在这些地方，除去点火之外，你甚至是无法用水合泥的。大海和整个奇姆美利亚海峡也都是结冰的，而在壕沟里边这面居住的斯奇提亚人则在冰上行军并把他们的战车驱过那里攻入信多伊人的国土。那里既然有八个月的冬天，可是其余的四个月也是寒冷的。这里的冬天和其他地区的冬天有所不同。在别的地方的雨季，这里几乎不下什么雨，可是在整个夏季里，这里的雨却又下个不停。而当其他地方打雷时，这里没有，可是到夏天这里却又有许多的雷。如果在冬天有雷的话，则他们就会感到惊讶，以为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同样，如果有地震的话，则不拘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斯奇提亚人都把它看成是一种预兆。斯奇提亚的马经受得住当地的严冬，但骡子和馱子却都绝对经受不住；可是在其他地方，骡子和馱子经受得住严寒，但马若是站在严寒里不动的话却会给冻伤的。

(29)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无角一类的牛在斯奇提亚才不长角的。荷马在“奥德赛”里有一句诗可以证明我的判断不差，这句诗是：羊羔生下来不久额上就长角的利比亚地方。从这句诗可以正确地看出来，在热带的地方角生长得快，而在寒冷的地方家畜几乎不长角，或根本不长角。

(30)因此，由于寒冷的关系，在斯奇提亚才有这样的现象发生。然而我个人觉得不可索解的(因为实际上，我的历史从一开始便一直想把穿插的事件加进去)，是在整个埃里司领，尽管那里并不冷，也没有任何显明的原因，却不能生骡子。埃里司人他们自己说，他们那里不生骡子是由于一次咒诅的原故。但只要是牝马怀胎时期快到的时候，他们便把它们赶到邻国的土地上去，然后再把馱子也赶到邻国的土地去使它们交配。在牝马怀孕之后，他们再把它们赶回国内。

(31)但是关于斯奇提亚人所说的、充满空中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能够看到或穿越到那边的土地上去的羽毛，我的看法是这样。在那个地方以北，雪是经常下的，虽然在夏天，不用说雪是下得比冬天少的。凡是在自己的身边看过下大雪的人，他自己是会了解我这话的意思的，因为雪和羽毛是相象的。而这一大陆北方之所从荒漠无人，便是由于我所说的、这样严寒的冬天。因此，我以为斯奇提亚人和他们的邻人在谈到羽毛时，不过是用它来比喻雪而已。以上我所说的，就是那些据说是最辽远的地方。

(32)至于极北地区的居民，不拘是斯奇提亚人还是这些地方的其他任何居民都没有告诉过我们任何事情，只有伊赛多涅斯人或者谈过一些。但是在我看来，甚至伊赛多涅斯人也是什么都没有谈。因为什么呢，原来，若不是这样的话，斯奇提亚人也会象他们提到独眼族时一样地提到他们了。但是赫西奥德曾谈到极北居民，荷马在他的叙事诗埃披戈诺伊里，如果这果真是荷马的作品的话，也提到过极北居民。

(33)但是关于他们的情况，狄罗斯人谈的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得多。

他们说，包在麦草里面的供物都是从极北居民那里搬到斯奇提亚来的。当它们过了斯奇提亚之后，每一个民族便依次从他们的邻人那里取得它们，一直带到亚得里亚海，这是它们的行程的最西端。从那里又把它们向南传送，在希腊人当中第一个接受它们的是多鐸那人。从多鐸那人那里又下行到玛丽

指在底比斯阵亡的七位英雄的儿子。

阿科斯湾，更渡海到埃乌波亚。于是一个城邦便传到另一个城邦而一直到卡津司托斯；在这之后，却略拉了安多罗斯，因为卡律司托斯人把它们带到铁诺斯，而铁诺斯人又把它们带到狄罗斯的。因此，他们说，这些供物便来到了狄罗斯。但是第一次送供物的时候，极北居民派了两名少女与供物同行，狄罗斯人称这两名少女为叙佩罗凯和拉奥迪凯；极北居民为了保护二人在旅途上的安全，他们还派出了同国的五名护卫，这五名护卫现在称为佩尔佩列埃斯，他们在狄罗斯是很受尊敬的。但是当极北居民发现他们派出去的人们根本没有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如果他们派出去的人总是不能接回来，那真是十分伤脑筋的事。因此他们便想了这样一个办法。他们把供物用麦草包起来带到国境的地方去，然后请求他们的邻族从自己本国传送到下面的一个国家去；而据说供物使用这样的办法送到了狄罗斯。我自己便知道与这种传送供物的方法相类似的一种风俗。这就是当色雷斯和派欧尼亚的妇女向女王阿尔铁米司神奉献牺牲时，她们也是使用麦草的。

(34)这便是我所知道的她们所做的事。为了纪念死在狄罗斯的、从极北地方来的少女，狄罗斯的少女和男孩子都剪了自己的头发。少女在结婚之前，先剪下一束头发，而把这束头发卷在卷线竿上之后，便把它放到极北地方的少女的墓上(她们的墓在阿尔铁米司神殿入口的左手，上面罩着一株橄榄树)。狄罗斯的男孩刚是把他们的一些头发卷到嫩枝上面，他们也是把它放在极北地方的少女的墓上的。这样看来，极北地方的少女便是这样地受到狄罗斯居民的尊敬的。

(35)同样的这些狄罗斯人还说，还在叙佩罗凯和拉奥迪凯之前，通过上述同样的那些民族的市邑，还有两名少女从极北居民那里来到了狄罗斯，她们的名字是阿尔该和欧匹斯。叙佩罗凯和拉奥迪凯是为了安产才到埃烈杜亚(安产的女神——译者)这里来上供还愿的，但阿尔该和欧匹斯，他们说，是和神自己一齐来的，她们受到狄罗斯人的另一种尊敬。原来那里的妇女为她们募集捐献品，在一个叫做奥偷的吕奇亚人为她们写的赞美歌里呼唤她们的名字；此外岛民和伊奥尼亚人也是从狄罗斯人那里学会了唱欧匹斯和阿尔该的赞美歌而呼唤她们的名字并为她们募集捐献品(这个奥偷从吕奇亚到来之后，还写了在狄罗斯歌唱的其他古老的赞美歌)。他俩又说，在祭坛上烧过的牺牲的大腿，它们的灰烬都用来撒布到欧匹斯和阿尔该的墓地上；她们的墓地在阿尔铁米司神殿的背后，面向着东方，离着凯欧斯人的宴堂最近。

(36)关于极北居民的事情，我说到这里已经足够了。我不想叙述那个阿巴里司的故事；这个阿巴里司据说是一个极北居民，他一直不吃东西而把一支箭带住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如果果然有极北居民存在的话，那末也就应当有极南居民存在了。在这之前有多少人画过全世界的地图，但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理论的根据，这一点在我看来，实在是可笑的。因为他们把世界画得象圆规画的那样圆，而四周则环绕着欧凯阿诺斯的水流，同时他们把业细亚和欧罗巴画成一样大小。至于我本人，我却要简略地叙述一下亚细亚和欧罗巴的广袤以及它们的轮廓如何。

(37)波斯人所居住的土地一直到达现在所谓红海的南方之海：在他们的上方，即北方是美地亚人居住的地方；美地亚人的上方住着撒司配列斯人，撒司配列斯人的上方住着科尔启斯人，他们的地区一直伸展到帕希斯河所注

入的北方之海；因此这四个民族是位于两海之间的。

(38)但是从这一地区向西，有两个海角从大陆伸向海中，现在让我把它们记述一下。在北方有一个海角只帕希斯河为起点一直突出到海里去，它是沿着黑海和海列斯彭特而伸展到特洛伊境内细该伊昂地方的。在南方，同一海角的海岸以腓尼基附近的米利安多罗斯湾为起点，向海的方面一直伸展到特里欧庇昂岬。在这个海角上，住着三十个不同的民族。

(39)这是第一个海角。但是另一个海角则以波斯为起点一直伸向红海，包括在这一片土地里面的有波斯人的土地，在这之下有相邻的亚西里亚，亚西里亚以次是阿拉伯。这个海角的终点是阿拉伯湾(今天的红海——译者)，而大流士曾从尼罗河挖了一道运河通到那里；但这是大家一般的说法，实际上并不是以那里为终点的。但从波斯人的土地到腓尼基却是一片既宽阔又广大的土地，从腓尼基起，这个海角便沿着我们的海经过叙利亚的巴勒斯坦直到它的终点埃及。在这个海角上，只住着三个民族。

(40)上面所谈的是亚细亚的波斯以西的土地。至于在波斯人和美地亞人和撒司配列斯人和科尔启斯人上方以东和日出方面，则它的界限一方面是红海，北方则是里海和向着日出方向流的阿拉克塞斯河。亚细亚直到印度地方都是有人居住的土地，但是从那里再向东则是一片沙漠，谁也说不清那里是怎样的一块地方了。

(41)亚细亚以及它的广袤便是上面所说的样子了。但是利比亚是在这第二个海角上面的。因为紧接着利比亚的便是埃及。但这一海角上埃及的部分是狭窄的：因为从我们的海到红海有一千斯塔迪昂，这就是说只不过有十万欧尔巨阿。但是经过这个狭窄的部分，海角上称为利比亚的那一部分便非常宽阔了。

(42)从我这一方面来说，对于那些把全世界区划和分割为利比亚、亚细亚和欧罗巴三个部分的人，我是感到奇怪的。因为这三个地方的面积相去悬殊。就长度来说，欧罗巴等于其他两地之和：就宽度来说，在我看来欧罗巴比其他两地更是宽得无法相比。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除去和与亚细亚接壤的地方之外，利比亚的各方面都是给海环绕着的。据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证实了这件事的，便是埃及的国王涅科斯。当他把从尼罗河到阿拉伯湾的运河挖掘完毕时，他便派遣腓尼基人乘船出发，命令他们在回航的时候要通过海拉克列斯柱，最后进入北海(指地中海——译者)，再回到埃及。于是腓尼基人便从红海出发而航行到南海上面去，而在秋天到来的时候，他们不管航行到利比亚的什么地方都要上岸并在那里播种，并在那里一直等到收获的时候，然后，在收割谷物以后，他们再继续航行，而在两年之后到第三年的时候，他们便绕过了海拉克列斯柱而回到了埃及。在回来之后他们说，在绕行利比亚的时候，太阳是在他们的右手的：有的人也许信他们的话，但我不相信的。

(43)这样我们便得到了关于利比亚的最初的知识。其后，迦太基人也有了这样的说法：因为阿凯美尼达伊家中的一人、铁阿司披斯的儿子撒塔司佩斯虽然被派出去周航利比亚，但是他并未这样做；原来是他害怕航程的遥远

这里指黑海。

希罗多德所不相信的情节反而证明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原来当船只绕过好望角西行的时候，南半球的太阳就在它的右手。

和寂寞，因此没有完成母亲交给他的任务便回来了。他奸污了美伽比佐斯的儿子佐披洛司的未出嫁的女儿；而由于这个原故他要被国王克甜尔克谢斯处以刺刑的时候，撒塔司佩斯的母亲、即大流士的姊妹便为他求情，说她将要把一个比克谢尔克谢斯的惩罚更重的惩罚加到他身上。这就是：他必须周航利比亚，直到他完成这次航行而返回阿拉伯湾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同意了这一点，于是撒塔司佩斯便到埃及去，在那里他从埃及人那里得到了一艘船和船员并驶过了海拉克列斯柱。驶过了海拉克列斯柱并绕过了称为索洛埃司的利比亚岬之后，他便向南驶行。但是他在大海之上航行了好多月却一点看不到边际，于是他便转回来驶向埃及了。从这里他去见克谢尔克谢斯，在他的报告中他告诉克谢尔克谢斯，他怎样在他航行到最遥远的地方去时，他路过一个矮人的国家，那里的人们穿着椰子叶的衣服，而每当他和他的人员使船靠岸的时候，这些人就一定离开他们的市邑而逃到山里去：他和他的人员在登陆时并没有做任何坏事而只是从当地居民夺取一些食用所必需的家畜而已。至于他之所以没有完全航行利比亚一周，他说这理由是船的进路受到阻挠而不能再向前行驶了。但是克谢尔克谢斯不相信撒塔司佩斯所说的话是真的，而既然指定给他的任务没有完成，他还是依照最初给他的惩罚而把他杀死了。这个撒塔司佩斯有一名罔人，这个人一听到他的主人的死讯，便立刻带着大批财富逃到萨摩司去了，但一个萨摩司人扣留了这一批财富。这个萨摩司人的名字我知道，但我是故意把他的名字忘掉的。

(44)大流士曾发现过亚细亚的大部分地方。有这样一条印度河，这条河里面有许多鳄鱼，据说在全世界是占第二位的；大流士想知道一下印度河在什么地方入海，便派遣了他相信不会说谎话的卡律安达人司库拉克斯和其他人等乘船前往。这些人从帕克杜耶斯地区的卡司帕杜罗斯市出发，顺河向东和日出的方向下行直到大海；而在海上西行，他们在第三十个月到达了这样一个地点：埃及国王曾经从这个地点派遣上述的腓尼基人周航利比亚。在这次的周航之后，大流士便征服了印度人，并利用了这一带的海。这样便判明，除去日出方向的部分之外，亚细亚在其他方面也是和利比亚相同的。

(45)至于欧罗巴，则的确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的东部和北部是不是为大海所环绕。人们只知道它的长度等于亚细亚和利比亚之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整块大地却有三个名字，而且又都是妇女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埃及的河尼罗河与科尔启斯的河帕希斯河被定为它的界限(虽然，也有的人说，麦奥提斯湖的塔纳伊司河和奇姆美利亚的渡口是它们的界限)。我也不知道把世界划分开来的那些人的名字，以及他们从什土地方取得了他们所起的名字。根据许多希腊人的说法，利比亚是以当地的一个妇女的名字为依据的，而亚细亚则是国普洛美修斯的妻子而得名的。但吕底亚人却认为亚细亚的命名是由于他们的关系，他们说亚细亚不是因普洛美修斯的妻子亚糊亚而得名，而是因玛涅斯之子科壮斯的儿子亚细阿司而得名的，同时撒尔迪斯的亚细亚部族也是因此而得名的。但是谈到欧罗巴，没有人知道它是不是给海环绕着，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是怎样得来的，更不清楚是谁给它起的名字，我们所能说的只是这个地方是因推罗的妇女欧罗已而得名的。而在当时之前，它和其他地方一样，好象也是没有名字的。但很明显这个妇女是生在亚细亚的，她从来没有到过希腊人今日称为欧罗已的地方，而只是从腓尼基来到克里地，又从克里地来到吕奇亚。关于以上各点，我就谈到这里为止了，我们今后就是按照已经确定的惯例来使用这些名称的。

(46)大流士所要进攻的黑海地方，除去斯奇提亚人之外，居住着世界上一切国家中最愚昧的民族。因为，除去斯奇提亚族和阿那卡尔面司族之外，我们不能指出在黑海这一带的任何民族，有任何聪明才智的表现，我们也不知道那里产生过任何有学识的人士。但是斯奇提亚人在全人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上，却作出了我们所知道的、最有才智的一个发现。我并不是在任何方面都推辞斯奇提亚人的，但是在这件最重大事业上，他们竟想出了这样的办法，以致任何袭击他们的人都无法幸免，而在如果他们不想被人发现的时候，也就没有人能捉住他们。原来他们并不修筑固定的城市或要塞，他们的家宅随人迁移，而他们又是精于骑射之术的。他们不以农耕为生，而是以畜牧为生的。他们的家就在草上，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是所向无敌和难于与之交手呢？(47)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发明，是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适于这样做，并拥有有利于他们的河流。原来他们的土地是平坦的，是水草丰富的，而且有数量不亚于埃及的运河那样多的河流贯流全境。其中有许多是著名的，是可以从海溯行而上的，而我就要列举这样的河的名字。首先是有五个河口的伊斯特河，其次是杜枕斯河、叙帕尼司河、包律斯铁涅司河、鹿提卡佩司河、叙帕库里司河、盖罗司河、塔纳伊司河。下面我就来谈一下它们的河道。

(48)伊斯特河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河流中是伟大的河流；它不分冬夏，水量永远是一样的。它是所有斯奇提亚的河流中在最西面的河流，它之成为最伟大的河流的理由是这样：其他许多河流都是它的支流，但这些支流的流注却使它成为伟大的河流，其中有五个支流是流经斯奇提亚人的国土的，它们是希腊人称为披列托司而斯奇提亚人称为波拉塔的那条河，此外则是提阿兰托司河、阿拉洛司河、柄帕里司河、欧尔戴索司河。上述河流中的第一条河是向东流的一条大河，它的河水与伊斯特河溶汇在一起。第二条河、即提阿兰托司河则是远在西边，而且也小得多；但阿拉洛司河、纳帕里司河与欧尔戴索司河则流在这两条河之同样注入伊斯特河。这样的一些河就是使伊斯特河水量增大的、斯奇提亚当地的河流。但是与伊斯特河合流的玛里斯河却是从阿伽杜尔索伊人的土地流过来的。

(49)此外流入伊斯特河的三条大河，即阿特拉斯河、奥拉斯河与提比西斯河都是从哈伊莫司山的山顶向北流的。阿特律斯河、诺埃斯河、阿尔塔涅斯河则是从色雷斯的克罗比佐伊人的土地流入伊斯特河的。奇欧司河从派欧尼亚和洛多佩山穿过哈伊莫司山的正中而注入伊斯特河。昂格罗斯河从伊里利亚向北流进特利巴里空原野而注入布隆戈斯柯，布隆戈斯河则再注入伊斯特河，这样伊斯特河便接受了两条大河的河水。卡尔披司河与另一条叫做阿尔披司的河也从翁布里柯伊人以北的腹地向北流而注入伊斯特河。因为伊斯特河发源于仅次于库涅铁斯人而为欧洲最西端的居民的凯尔特人的地方，它贯流全部欧罗巴而从侧面流入斯奇提亚。

(50)既然上述的河流以及其他许多河流也都是它的支流，则伊斯特河就成为一切河流当中最大的一条河流了。诚然，如果以河流和河流相比的话，尼罗河是比伊斯特河的水量大；因为没有一条河流或泉水可以增加它的水量。但是伊斯特河不分夏冬，河水的水位都是一样的，这种现象的理由我以为是这样。在冬天，它的水量是它平常的大小，或是比平常的水量稍多一些，因为在冬天，当地的雨是非常少的，但雪却是到处都有。但是在夏天，冬天的雪融化了并从四面八方流入伊斯特河；这样雪便流入河中而促使河水涨起来，此外还要加上许多猛烈的暴雨，因为夏季正是下雨的季节。但既然太

阳在夏天比在冬天吸收了更多的水，同样程度地与伊斯特河合流的水在夏天比在冬天也要多很多，这二者相互抵消而形成均势，因此水量永远是相同的。

(51)这样看来，伊斯特河就是斯奇提亚人的河流之一了。其次便是杜拉斯河，这条河发源于北方，最初是从位于斯奇提亚领地与涅鸟里司领地交界地带的一个大湖流出：在河口的地方有一个被称为杜拉斯人的希腊人的居留地。

(52)第三条河是叙帕尼司河，这条河发源于斯奇提亚，从一个大湖流出，而白色的野马便在这大湖的周边牧放着。这个湖真正可以说是叙帕尼司河的母亲。叙帕尼司河是在这里发源的，在五天的航程里，它的河水是浅的而且味道也还是甜的。在这之后到大海的四天航程里，河水则便特别苦了，因为有一个苦泉流入这条河，这个泉水是这样地苦，虽然它的水量不大，但是混合起来却使世界上少数大河之一的叙帕尼司河也变了味道。这个苦泉是在农业斯奇提亚和阿拉佐涅斯人之间的国境地方，苦泉流出的地点的名称在斯奇提亚语是埃克撒姆派欧斯，用希腊语来说则是“圣路”的意思。苦泉的名字也是这样。杜拉斯河和叙帕尼司河在阿拉佐涅司人的地方相互离得很近，但是从这里再向前就各自分离，在两河之间留下了很宽阔的一片土地。

(53)斯奇提亚人的第四条河流是包律斯铁涅司河，这是仅次于伊斯特河的最大的一条河。而且，根据我们的判断，不仅是在斯奇提亚的河流当中，就是在全世界的所有其他河流当中，除去那没有一条河流能够与之比肩的尼罗河之外，它是最丰饶的河。在其他的河流当中，包律斯铁涅斯是最丰饶的河了。它的两岸为家畜提供了最优良的和最有营养价值的牧堤；它拥有极为丰富的、美味的鱼类，它的河水是最甘美好吃的，它的水流清彻，但它附近的其他河流却是混浊的；它的沿岸生产十分优良的谷物，在不播种的土地上刚长看茂密的草。此外，在它的河口又生产大量天然的盐。因此他们便把河中生产的一种他们称为安塔凯欧伊(即鱒鱼——译者)的大的无脊椎鱼用盐腌起来。以上种种之外，它还有许多值得惊叹的东西。直到离海四十日航程的盖罗司地方，我们知道河流是从北流往来的。但是从这里再向前便没有人去这，因此便没有人知道它流过什么民族的土地了。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在它通过一个沙漠地带之后，它便流入农业斯奇提亚人地区，而需要十日的航程才能经过他们所居住的土地。除去尼罗河之外，只有这一条河的源流我不知道，而我以为所有其余希腊人都都一样不知道。在包律斯铁涅司河快要入海的时候，它与叙帕尼司河合流，它和叙帕尼司河是流入同一个沼泽地带里的。它们之间的土地是一块象船头那样伸出来的土地，这块土地被称为希波列欧岬。这里有一座戴美特尔的神殿，神殿对面，叙帕尼司河岸上则有一块包律斯铁涅司人的居住地。

(54)上面所谈，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这些河的事情。在这之后便是第五条称为鹿提卡佩司的河，这条河与包律斯铁涅司河一样，它的水流也是从北向南的。它的发源地是一个湖。在这条河与包律斯铁涅司河之间的土地上住着农业斯奇提亚人。鹿提卡佩司河流入了叙莱亚地方，而在流过叙莱亚之后便流入包律斯铁涅司河里去了。

(55)第六条河是叙帕库里司河，这条河发源一个湖，它从中央贯流斯奇

今天的德鑫斯特河。

参见第一七节。

提亚游牧民的土地，在卡炽奇尼提斯市附近的地方入海，而在它的右手则是叙莱亚和所谓“阿齐里斯的赛跑场”。

(56)第七条河是盖罗司河，这是从包律斯尼铁司河分出去的一个支流，分出的地点大概是我们所知道的该河的最上部。分出去的那个地方的名字和河流的名字相同，也叫盖罗司。这条河在流向大海的时候，把斯奇提亚游牧民的土地和王族斯奇提亚人的土地分了开来。它是流入叙帕库里司河的。

(57)塔纳伊司河是第八条河。这条河原来发源于一个大湖，而流入一个更大的、称为麦奥提斯的大湖。这个湖则是王族斯奇提亚人和撒扁罗玛泰伊人的交界。还有另外一条叫做叙尔吉司的支流也是注入塔纳伊司河的。

(58)以上便是斯奇提亚人所拥有的一些有名的河流。斯奇提亚地方的草比起我们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地方的牧草都更能增加畜类的胆汁，这一点从家畜的解剖便可以得到证明的。

(59)因此可以说，斯奇提亚人是拥有大量最必需的物品。现在我再来谈一谈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崇拜的只有下列的神，即他们最尊敬的希司提亚、其衣是宙斯和他们认为是宙斯的妻子的该埃，再次就是阿波罗、乌拉尼亚·阿普洛狄铁、海拉克列斯、阿列斯。这些神是全部斯奇提亚人所崇拜的神。但是王族斯奇提亚人也向波赛东奉献牺牲。在斯奇提亚语里，希司提亚你为塔比提，宙斯称为帕伊欧斯，这个称呼至少在我看来是非常确切的。称该埃为阿披，称阿波罗为戈伊托叙洛司，称乌拉尼亚·阿普洛狄铁为阿格里姆帕撒，称波赛东为塔吉玛萨达斯。除去阿列斯的崇拜之外，他们对其他诸神不使用神像、祭坛、神殿，但是在阿列斯神的崇拜上却是用这些东西的。

(60)不管他们举行什么样的祭祀，奉献牺牲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奉献的方法是这样的。牺牲的两个前肢缚在一起，用后面的两条腿立在那里；主持献纳牺牲的人站在牺牲的背后牵着绳子的一端，以便把牺牲拉倒：牺牲倒下去的时候，他便呼叫他所献祭的神的名字。

在这之后，他便把一个坏于套在牺牲的脖子上，坏子里插进一个小木棍用来扭紧坏子，这样把牺牲绞杀。奉献之际不点人，不举行预备的圣祓式，也不行灌奠之礼。但是在牺牲被绞杀，而它的皮也被剥掉之后，牺牲奉献者立刻着手煮它的肉。

(61)但斯奇提亚是完全不生产木材的，他们想出了一个煮肉的办法来。办法是这样：在把牺牲的皮剥掉之后，他们把它们的骨头从肉里剔出来，而如果他们有当地用的大锅的话，他们便把肉放到里面去，这个大锅和列斯波司人的混酒钵十分相似，就是前者比后者要大的多。然后他们便把牺牲的骨头放到大锅的下面用火点着来煮锅里面的肉。如果他们手头没有大锅的话，他们便把肉填到牺牲的肚子里面去，同时把一些水倒在里面，然后再把骨头放在下面点着，这种火是着得很好的。没有骨头的肉是很容易塞到牺牲肚子里去的。这样牛自身便煮了它自己，而其他的牺牲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处理。当肉煮熟了的时候，奉纳牺牲的人便先把一部分肉和内脏拿出来，抛到自己的面前。他们用各种畜类作为牺牲，但主要是马。

(62)他们对所有其他的神奉献牺牲的方式便是这样，而这便是他们所奉献的畜类：但他们对于阿列斯奉献牺牲的方式都是这样。在每一个地区的行

今日的顿河。

亚速海。

政管区里都有给阿列斯修建的圣殿，这便是—个长和宽备有三斯塔迪昂，但高稍短的一个薪堆，在这个薪堆上面是一个方形的平台：它的三面是陡峭的，但是第四面却是可以登上去的。每年都有一百五十草的薪材堆在这上面，因为冬天的风雪是会使它不断地下沉的。在这个薪堆上面，每一个民族都放置一把古铁刀，这铁刀便是阿列斯的神体。他们每年都把家畜的牺牲和焉的牺牲献给这种刀；对于这些神物，他们奉献了甚至比对其他诸神更多的牺牲。在他们生俘的敌人当中，他们把每一百入中的一人作为牺牲，但奉献的方法和奉献家畜时不同，而是用别种的方法。他们把酒倒在这些人的头上并且割这些人的喉头，而下面则用盘子接血。然后他们便把盘子里的血带到薪堆上去，把它浇在刀上面。他们这样把血带到上面去，但是下面，在圣殿的旁边，们又切下被杀死的人们的右臂和右手并把它们抛到空中去，随之在他们把其他牺牲奉献之后立刻离开。手臂刚落到什么地方便留在那里，但是尸体却是和它们分开横卧着的。

(63)因此，这便是他们在他们中间所制定的牺牲奉献式了；然而这些斯奇提亚人是完全不用豚类作牺牲的。而且他们在国内是绝对没有养猪的习惯的。

(64)至于战争，他们的习惯是这样的。斯奇提亚人欲他在战场上杀死的一个人的血。他把在战争中杀死的所有的人的首级带到他的国王那里去，因为如果他把首级带去，他便可以外到一份卤获物，否则就不能得到。他沿着两个耳朵在头上割一个圈，然后揪着头皮把头盖摇出来。随后他再用牛肋骨把头肉刮掉并用手把头皮揉软，用它当作手中来保存，把它吊在他自己所骑的的马的马勒上以为夸示，凡是有最多这种头皮制成的手中的人，便被认为是最勇武的人物。许多斯奇提亚人把这些头皮象牧羊人的皮衣那样地缝合在一起，当作外衣穿。许多人还从他们的敌人尸体的右手上剥下皮、指甲等等，用来蒙复他们的箭筒。看来人皮是既厚又有光泽的，可以说，在一切的皮子里它是最白最光泽的皮子。还有许多人从人的全身把皮剥下来，用木架子撑着到处把它带在马背上。

(65)以上便是他们中间的风俗。至于首级本身，他们并不是完全这样处理，而只是对他们所最痛恨的敌人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把首级眉毛以下的各部锯去并把剩下的部分弄干净。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穷人，那么他只是把外部包上生牛皮来使用；但如果他是个富人，则外面包上牛皮之后，里面还要镀上金，再把它当做杯子来使用。一个人也用他自己的族人的头来做这样的杯子，但这必须是与他不合的族人并且是他在国王面前打死的族人。但如果他所敬重的客人来访的时候，他便用这些头来款待他，并告诉客人，他的这些死去的族人怎样曾向他挑战，又被他打败；他们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他们的勇武。

(66)此外，每年—次每—地区的太守都在自己的辖境之内在混酒钵里面用水调酒，凡是曾经杀过敌人的那些斯奇提亚人都要欲这里面的酒的，但是没有立过这样战功的人，却不许尝这里的酒，而是很不光彩地坐在一旁。他们认为这乃是一种奇耻大辱；但是他们中间既然有许多人杀死的不是一个，而是许多敌人，因此他们每人有两只杯，而用它们同时饮酒。

(67)在斯奇提亚人中间，卜者是很多的；他们是用许多柳年来占卜的，占卜的方法是这样。他们拿着大束的柳条，把它们放在地上松开。卜者把一根根的柳条分开摆，这样便说出自己的卜词。而在他们还这样诅着的时候，他们又把柳条一根根地拾起来结为一束。这乃是他们传统的占卜法。半男半女的埃那列埃斯人说，是阿普洛狄铁把占卜术教给了他们，而他们用菩提树的树皮来占卜的。他们把菩提树的树皮分成三部分，他们是在把树皮在手指中间燃合和燃开的时候说出自己的预言的。

(68)但只要是斯奇提亚人的国王生病的时候，他便把三个最有名的卜者召来，他们便用上述的方法进行占卜；而他们大体上是举出他的国人的名字而告诉他说，这样的某人某人在国王的灶旁进行伪誓。因为当斯奇提亚人发最重大的誓的时候，他们通常的习惯都是在国王的灶旁的。于是他们号称曾发过伪誓的那个人立刻便被逮捕送来，而当这个人来的时候，卜者便责怪他，说他们的占卜判明他曾在国王的灶旁发伪誓而且引起了国王的疾病；于是这个人便坚决否认他曾发过伪誓。而当他否认这一点的时候，国王再把六个卜者召来，而他们在棚心占卜之后仍证明他犯了伪誓罪，则这个人立刻就要被梟首，而他的财产也要在最初的卜者中间分配了。但如果后来的卜者认为他无罪，则依次再把一批又一批的卜者召来。如果大多数的卜者都认为这个人无罪的话，则起初的卜者便要被处死刑了。

(69)下面是他们处死刑的办法。人们把牛焉到上面堆着薪树的车的轭上，再把卜者塞到薪材的当中，这些卜者的腿都被搏着，手被捆在背后，嘴也给街上枚，然后他们便点着薪材并吓唬牛而把它们赶跑。牛常常和卜者一同被烧死，牛也常常由于草的辕杆被烧断，而带着火伤逃走。他们还用上述的办法，由于其他的原因而烧死卜者，声称这些卜者的预言是虚伪的。当国王处死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不许这个人的儿子们活着，而是把他一家的男性一律杀死。但是女性的家属，他是不加伤害的。

(70)斯奇提亚人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同别人举行誓约的。他们把酒倾倒在陶制的大碗里面，然后用锥子或小刀在缔结誓约的人们的身上刺一下或是割一下，把流出的血混到里面，然后他们把刀、箭、斧、枪浸到里面。在这样做了之后，缔结誓约的人们自身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当中最受尊敬的人们便在一些次庄严的祈求之后饮这里面的血酒。

(71)历代国王的坟墓是在盖罗司人居住的地方，那里是包律斯铁涅司河溯航的终点。只要是国王死去的时候，斯奇提亚人便在那里的地上挖掘一个方形的大穴：大穴挖好之后，他们便把尸体放置在草上载运到异族那里去。尸体外面涂着一层蜡，腹部被切开洗净，并给装上切碎的高良的根部、香料、洋芫荽和大茴香的种子，然后再原样缝上。在尸体遥到的时候，接受尸体的人和王族斯奇提亚人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割掉他们的耳朵的一部分，剃了他们头，绕着他们的臂部切一些伤痕，切伤他们的前额和鼻子并且用箭刺穿他们的左手。从这里人们又把国王的尸体放在草上带到属于他们的另一个部落那里去，而尸体已到过的地方的那些人则跟在尸体的后面。而在尸体到所有的部落那里被载运了一圈之后，它便被人们运到了盖罗司人的土地，这是他们所统治的一切种族当中最远的，也便是下葬的地方了。此后，在把尸体放在草床上放入墓中以后，他们便在尸体的两侧插上两列长枪并且把木片搭在上面，木片上再覆盖上细枝编成的席子当作屋顶。在墓中的空地上，他们把国王的一个嫔妃绞死殉葬，他们同时还埋葬他的一个行觞官、厨

夫、厩夫、侍臣、傅信官；此外还有马匹、所有其他各物的初选品和黄金盃；因为斯奇提亚人是不使用青铜或白银的。在做完以上的事情之后，他们便共同修造一个大冢，在修造时他们相互拚命竞争，想把它修造得尽可能地大。

(72)在一年位去之后，他们又进行下面的事情。他们选出国王身旁残存的侍臣当中最亲信可靠的人(这些人都是土著的斯奇提亚人，因为侍奉国王的人都是国王亲自下令选定的，而斯奇提亚人是没有用钱买奴仆的习惯的)，把侍臣当中的五十人绞死，把他们最好的马五十匹杀死，再把他们的内脏掏出，把内部洗净，肚子里装满谷壳再缝合。然后，他们把许多木桩钉到地里去，每两个一对，在每一对木桩上面凹入部向上地安放车轮的半个轮缘，另外的半个轮缘放到另一对木桩上去，直到许多对木桩都这样配置好的时候。随后，把大木棍从靛的尾部一直横穿到马的颈部，再把木棍架到车轮上面，结果是前面的草轮支着马的肩部，而后面的草轮在马的后腿的地方支着马的腹部，但四条腿则在半空中悬着。每匹马嘴里都有一个马衔并且配着一副缰绳，缰绳是系在前面的木橛子上。然后这五十名被绞杀的少年分别被安置到五十匹马上。他们这样做的办法是：他们再把一个木棍沿着少年的脊椎从后部一直穿到颈部：从身体后部突出的棍子则插到横贯马体的那个木棍上的一个孔里去。这五十名骑马的人就这样地给他们安置在坟墓的四周，然后他们便离开了。

(73)以上是他们埋葬国王的方法。所有其他的斯奇提亚人，在他们死的时候，他们都是被安放在草上，由死者最亲近的族人拉着历访死者的朋友：而每个人都依次接待他们并且款待随死者来的人员，同时他还献给死者和献给其他人等相同的物品。国王之外，庶民人等都是这样地在巡回四十日之后才埋葬的。在埋葬之后，斯奇提亚人使用下列的办法来弄乾净自己的身体。他们擦洗他们的头，而至于身体，他们是把三根棒对立在一处，再把毛毡盖在上面。然后，在把棒和毛毡尽可能支放牢固之后，便在棒和毛毡下面中央的地方放一个深盘子，并把几块烧得灼热的石子抛到里面去。

(74)他们自己的国内生长着一种和亚麻非常相似的大麻，不同的只是这种大麻比亚麻要粗得多，高得多。这种大麻有野生的，也有人们种的，色雷斯人甚至用这种大麻制造和亚麻布非常相似的衣服。它们是这样相似，以致除非是大麻方面的老手，他是分不出大麻或亚麻来的；而根本没有见过大麻的人，他就会把那衣服认为是亚麻制的了。

(75)斯奇提亚人便拿着这种大麻的种子，爬到毛毡下面去，把它撒在灼热的石子上；撒上之后，种子便冒起烟来，并放出这样多的蒸气，以致是任何希腊蒸气浴都比不上的。斯奇提亚人在蒸气中会舒服得叫起来。这在他们便用来代替蒸气浴，因为他们是从不用水来洗身体的。但是他们的妇女却把柏树、杉树、乳香木在一块粗石上共同捣碎，再和上一些水，她们便使用合成的这种浓稠的东面涂在全身和脸上，这样她们的身上不仅会有一种香气，而且在第二天，当她们取下这种涂敷物的时候，她们的皮肤也便变得既干净，又有光泽了。

(70)斯奇提亚人和其他的人们一样，他们对于异邦人的任何风俗，都是极其不愿意采纳的，特别是对于希腊的风俗。阿那卡尔西司，还有司库列斯的事件便可以证明这一点。阿那卡尔西司曾视察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并且曾在那些地方做出了很多证明他有很大的智慧的事情。在他返回斯奇提亚的时候，他乘船渡拉了海列斯彭特并且在库吉科司地方登陆；他在那里看到库吉

科司人非常豪奢地庆祝诸神之母亲节，因此他便向这位母神发愿说，如果他能安全无恙地返回故国的话，他将象库吉科司人一样地向她奉献牺牲并且还为她举行一种夜祭。因此当他到斯奇提亚的时候，他自己便到那称为叙莱亚的地方去(这个地方正在阿齐里斯赛跑场的旁边，那里到处都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到那里之后，阿那卡尔西司便丝毫不差地为女神举行了祭仪，这时他手里拿着一个小手鼓并把神像挂在自己的身上。然而有一个斯奇提亚人看到他这样做，便把这事报告给国王撒乌里欧斯。国王亲自到那里去并看到阿那卡尔西司于这样的事情，便把他射死了。就是在今天，如果有人向斯奇提亚人问起阿那卡尔西司的事情来，他们都说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这是因为他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希腊去，并且踏袭异邦人的风俗的缘故。但是根据我从阿里亚佩铁司的管家图姆涅斯那里所听来的话，阿那卡尔西司是斯奇提亚国王伊丹图尔索司的叔父，他又是斯帕尔伽佩铁司的儿子吕柯斯的儿子格努罗司的儿子。而如果阿那卡尔西司果真是属于这一家族的话，则他就必然知道、他是在他的兄弟的手里死于非命的。因为伊丹图尔索司是撒乌里欧斯的儿子，而阿那卡尔西司都是破撒乌里欧斯杀死的。

(77)诚然，我从伯罗奔尼撒人那里还听到了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是：阿那卡尔西司是斯奇提亚国王派出去到希腊人那里学习的。在他回国之后，他向派遣了他的国王报告说，除去拉凯戴孟人以外，所有的希腊人对于一切的学问都是十分热心学习的。不过在希腊人当中，却又只有拉凯戴孟人在和人们交谈时是十分审慎的。但这却是希腊人自己为了开心才凭空捏造出来的无稽之谈；但不管如何，这个人象我上面所说的那样被杀死了。阿那卡尔西司由于采用了外国风俗和他与希腊人交往而遭到的命运便是如此。

(78)在许多年之后，阿里亚佩铁司的儿子司库列斯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司库列斯是斯奇提亚国王阿里亚佩铁司的诸子当中的一人，但他的母亲都是伊司脱里亚人，而不是本国的人，她教给他希腊的语言和文学。后来阿里亚佩铁司中了阿伽杜尔索伊人的国王斯帕尔伽佩铁司的奸计而被杀死了，于是司库列斯便继承了王位和他父亲的那个名叫欧波伊亚的王后，这是一个道地斯奇提亚的妇女，她曾给阿里亚佩铁司生位一个名叫欧里科司的儿子。司库列斯这样便成了斯奇提亚的国王，但是他一点儿也不满足于斯奇提亚的生活方式，而勿宁说是远为喜好希腊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从小便是接受了希腊的生活方式的。他于是做了这样的事情：他率领着斯奇提亚的一支军队到包律司铁涅司人的一个城市去(这些包律司铁涅司人自称是米利都人)，到了他们那里以后，他总是把他的军队留在城郊的地方，而他自己则进城把城门关上，然后脱去斯奇提亚的衣服，穿上希腊的服装。他穿着这身服装，没有一个亲卫或其他任何人侍从而出入于公共场所的当地人们中间(人们把守着城门，为的是不叫任何斯奇提亚人看到他穿这样的衣服)。他在每一方面都模仿希腊的生活方式并且按照希腊的习惯祭祀诸神。他这样过了一个月或更多的时候之后，便再穿上斯奇提亚的衣服离开了这个城市。他是常常这样做的，他在包律司铁涅司盖了一所房子，娶了当地的一个妇女并把她带到那里去。

(79)但是在他注定要遇到凶事的时期到来时，他便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他想使自己参加巴科司·狄奥尼索斯的秘仪，而当他正要开始接受参加秘仪的圣礼时，他看到了一个极为奇妙的预兆。他在包律司铁涅司人的城市里有一所宽敞的住宅，这便是我刚才谈到的那所住宅，这是一所巨大而豪华的住宅；在它的周围都是白色大理石雕成的斯芬克司像和格律普斯像。这所

房子中了天雷而全部被火烧毁了。但司库列斯不顾这一切，仍旧把参加秘仪的仪式举行完毕。然而斯奇提亚人却由于已科司的狂欢祭而寅怪希腊人，说搞这样一位使人发狂的神，那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因此当司库列斯参加巴科司的秘仪的时候，一个包律司敛涅司人便到斯奇提亚人那里去嘲笑他们。他说：“你们斯奇提亚人嘲笑我们，说我们举行狂欢祭并在降神的时候发狂：但现在这个神却降到你们自己的国王身上，而他现在就正在参加狂欢祭并且给这个神弄得神魂颠倒哩。如果你们不信的话，那末就跟我来，我会把他指给你们们的”。于是斯奇提亚人的一些首要的人物便跟着他去，这个包律司铁涅司人便偷偷地把他们带到城年的一座塔楼上去：而当司库列斯和参加狂欢祭的人们经过的时候，他们从那里立刻在发狂的人们中间看到了他；斯奇提亚人认为这乃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于是他们便离开了该城并且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全军。

(80)在这之后司库列斯返回了本国，但是斯奇提亚人叛变了他，他们拥戴他的兄弟、即铁列斯的外孙欧克塔玛撒戴司为国王。司库列斯知道了他们怎样对付他和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之后，便跑到色雷斯去了。当欧克塔玛撒戴司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便率领大军到那里去。但是当他到达伊斯特何的时候，色雷斯人阻住了他的去路：而当两军看看就要打起来的时候，西塔尔凯司派使者到欧克塔玛撒戴司那里去对他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相互比试力量呢？你是我的姊妹的儿子而我的兄弟又在你的身旁，你把他交还给我，我就把司库列斯交给你。我们两个人是不要使自己的军队遭到危险罢”。西培炽凯司的使者对他的建议便是这样，因为西塔尔凯司的一个兄弟从他那里逃跑并亡命到欧克塔玛撒戴司那里去。斯奇提亚人同意了这种做法，他把自己的舅父交给了西塔尔凯司并从西培尔凯司那里引渡过来了自己的兄弟司库列斯。于是西塔尔凯司接受了他的兄弟并把他的兄弟带走了，但欧克塔玛撒戴司却就地杀掉了司库列斯的头。斯奇提亚人是这样一丝不苟地遵守着自己的风俗习惯，对于那些把外国的风俗习惯加到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之上的人们，他们就是这样惩罚的。

(81)我并未能确切地打听到斯奇提亚有多少人，但是关于他们的人数，我听到的说法都不一样。有些人说他们的人数是很多的，但是又有些人说，真正可以称之为斯奇提亚人的只有少数的一些人，但是在我个人看起来，他们的人数是这样：在包律司敛涅司河和叙帕尼司河之间有一块叫做埃克撒姆派欧斯的地方；在前面我就说过从这里有苦水泉流出来，结果使得叙帕尼司河的河水无法饮用。在这个地区有一个青铜大釜，这件铜器比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帕鸟撒尼亚斯呈献并安置在黑海入口处的那个釜要大六倍。对于还没有见过这件铜器的人，我要给他说一说：斯奇提亚的青铜器可以毫不费力地容纳六百安波列乌斯，它有六指的厚度。但根据当地人们的说法，这个青铜器是用箭头铸造成功的。因为他们那名叫阿里安塔司的国王想要知道斯奇提亚人的人数，故而他命令每一个斯奇提亚人把一个箭头带给他，并威胁说不这样做的将要处以死刑。结果便有极多的箭头给送到他这里来，他决定用它们制造一个纪念物以留传于后世。于是他用这些箭头铸造了一个青铜大釜，把它立在埃克撒姆派欧斯地方。关于斯奇提亚人的人数，我所听到的

参见本卷第五二节。

每一安波列乌斯大约等于九加侖。

就是这些。

(82)这个地方除去它拥有在全世界比其他地方都要大得多而且又多得多的河流之外，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东西。除去上述的河流以及广大的平野之外，我以为值得一述的还有一件最可惊异的东西。他们指给我一个海拉克列斯的足印，这个足印是印在杜拉斯河河畔的岩石上面，形状和人的足印一样，可是却有两佩巨斯长。足印便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在我说了这个足印之后，我就要回过头来，重新叙述我在开头地方所要说的事情了。

(83)正在大流士作讨伐斯奇提亚人的准备，并派遣使看到各方去命令一部分人准备陆军，一部分人供应战船，还有另一部分人在色雷斯海峡上架桥的时候，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的兄弟阿尔塔巴诺斯却劝说大流士万万不可出征斯奇提亚人，他告诉大流士斯奇提亚人是怎样一个难于制服的民族。但是当阿尔塔巴诺斯尽管提出忠告而仍然不能使大流士回心转意的时候，阿尔塔巴诺斯便不再进谏了。现在大流士在他把一切准备停妥之后，便引兵离开了苏撒。

(84)这时，一个三个儿子都参加了出征的波斯人欧构巴佐斯恳请大流士给他留下一个儿子。大流士对他说他是自己的朋友而他的请求也是人情入理的，因此大流士要把他的三个儿子都给他留下。欧构巴佐斯非常欢喜，他以为他的儿子已破免除了军役，但是大流士却命令有司人等把欧约巴佐斯的儿子都给杀死了。他们便这样地被处死并被放置在那里了。

(85)但是大流士当他从苏撒出发到达卡尔凯多尼亚地方波斯波鲁斯的架桥地点时，他便乘船向希腊人先前说是漂浮在水上的那个所谓库阿涅埃岩驶去了：他坐在那里一个岬角上视察了黑海，那实在是一幅壮丽的景色。因为在一切海洋当中，黑海乃是最值得惊叹的。它的长度是一万一千一百斯塔迪昂，它的宽度在它最宽的地方是三千三百斯塔迪昂。这个海的入口的海峡有四斯塔迪昂宽，海峡的长度，即架着桥的那个称为波斯波鲁斯的狭窄颈部有一百二十斯塔迪昂。波斯波鲁斯是一直接着普洛彭提斯的。普洛彭提斯是五百斯塔迪昂宽，一千四百斯塔迪昂长，它的出口是海列斯彭特。海列斯彭特的宽度最窄的地方不过七斯塔迪昂，长度四百斯塔迪昂。海列斯彭特则注入一个我们称为多岛海的无边无际的大海。

(86)这些地方是用这样的办法测量出来的：一只船在一天长的时候，一般是驶行七万欧尔巨阿的距离，但是在夜间则要驶行六万欧尔巨阿的距离。因此，既然从黑海海口到帕希斯(这是黑海上最长的航程)的一段是九天八夜的航程，则它的长度就是一百一十一万欧尔巨阿，折合为斯塔迪昂，就是一万一千一百斯塔迪昂了。从辛地卡地区到铁尔莫东河河上的铁米司库拉(这是黑海最宽的地方)是三天两夜的航程，即三十三万欧尔巨阿，折合成三千三百斯塔迪昂。我便是这样地测量了黑海、波斯波鲁斯和海列斯彭特的，而我对它们的说明便是这样。此外：还有一个湖也是注入黑海的，这个湖比黑海也小不了很多，这个湖被称为麦奥提斯，又被称为“黑海之母”。

(87)大流士在视察了黑海之后，便乘船回到隆摩司人芒德罗克列斯主持修建的桥那里。在他又视察了波斯波鲁斯之后，他便在它的岸上建立了两根白色的大理石石柱，一个上面用亚述文字，另一个上面用希腊文字刻上了他的军队中所有各民族的名称。他的军队是从他治下的一切民族那里征集来

人流士出征的确实日期不知道。格罗特认为可能是在五一四年之前。

的：除去海罩不算在内之外，军队的总数加上骑兵是七十万人，而集合起来的战船则是六百艘。这两根石柱后来被拜占廷人搬到他们的城市去，在那里他们用一个石柱修建欧尔托西亚·阿尔铁米司的祭坛，另一个刻亚述文字的石柱则被他们放置在拜占廷地方狄奥尼索斯神殿的旁边。如果我推想的不错的话，大流士在波斯波鲁斯筑桥的地方正是在拜占廷和海口的神庙中间的地方。

(88)在这之后，由于大流士对他的舟桥深为嘉许，便给予萨摩司人芒德罗克列斯极其大量的赐品，每种十件。于是芒德罗克列斯便把这些赐品先拿出一部分，请人画了一幅波斯波鲁斯全桥的图画，画面上大流士高高地坐在王位上而他的军队则正在渡位这座桥。他把这幅画奉献给希拉神的神殿，上面还附着这样的铭文：芒德罗克列斯在多鱼的波斯波鲁斯上架了桥，于是他把这幅画献给希拉以纪念他的功业；

大流士王既对此深感满意，

那他便为自己争到了荣冠，又为萨摩司人取得了荣誉。

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把建桥的人的名字保存下来。

(89)在赏赐了芒德罗克列斯之后，大流士便渡海到欧罗已去了；他曾吩咐伊奥尼亚人乘船进入黑海直到伊斯特河的地方，而他们应在到达那里之后，在那里架桥等候他。因为率领水师的乃是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和海列斯彭特人溢队便这样地从库阿涅埃岛中间驶过，直向伊斯特河方面行进，而从海溯河而上航行二日之后，便在这条河河口分歧点那里的河颈部着手架桥。担大流士在从舟桥过了波斯波鲁斯之后，便穿过色雷斯到达敛阿罗斯河河源的地方，在那里屯营三日。

(90)根据附近居民的说法，铁阿罗斯河在一切河流当中它的河水乃是最有治疗效果的一条河，特别是在治疗人和马的皮肤病这一点上。它的水源共有三十八处，虽然是从相同的岩石流出来，有的是冷的，有的却是热的。通到那里去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从佩林托斯附近的赫莱昂，一条是从黑海岸上的阿波罗尼亚，二者都是两天的路程。这条铁阿罗斯河是康培戴斯多斯河的一个支流，这条康培戴斯多斯河则是阿格里阿涅斯河的支流，阿格里阿涅斯又是海布罗斯河的支流，海布罗斯河是在阿伊诺斯城的近旁入海的。

(91)大流士到达这条河并在这里扎下了营，他对于这里的景色十分喜爱，因此便就地立了另一根石柱，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从铁阿罗斯河的河源流出了一切河流当中最优秀的和高贵的水。在进兵斯奇提亚的征途中，人类中最优秀和最高贵的人物、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波斯人和整个大陆的国王访问了这个地方”。铭文的内容便是这样。

(92)大流士从这里出发而到达一条叫做阿尔铁斯科斯的河，这是一条贯流欧德体赛人的土地的河流。他到达这条河之后，就给他的大军指定了一块地方，命令他们每一个士兵在经过那里时都把一块石头放在那里。这样一来，在他的全军这样做了之后，他便在那里留下了石块堆成的一座大山，然后便带着兵离开了。

(93)但是在他进抵伊斯特河之前，他首先制服了自信是长生不死的盖塔伊人。领有撒尔米戴索司并居住在阿波罗尼亚和梅撒姆布里亚市上方的、称为库尔米亚纳伊和尼普赛欧伊的色雷斯人，未经交锋便投降大流士了。但是

在一切色雷斯人当中最勇敢，也最公正守法的盖塔伊人却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因此也就立刻被波斯人奴役了。

(94)至于他们为什么自己认为是长生不死的，他们的想法是这样。他们相信他们是不死的，死去的人只是到撒尔莫克西司神那里去而已，他们中间有些人则称这个神为盖倍列吉司。每隔四年，他们使用抽签的办法从他们当中选出一个人来作为到撒尔莫克西司神那里去的使者，并且要他向神陈述他们的需求。他们的遣送办法是这样：指定一些人，让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三支枪，另一些人则抓住这个派往撒尔莫克西司那里去的使者的手和脚把他抛向空中以便他落在枪尖上被戳死。如果这个人真的死了，则他们便相信神加惠于他；如果他未被这种办法戳死的话，他们便把这种情况归咎于使者本人，认为他是一个坏人而派另外一位使者去代替他们所责备的那个人。神的信是在那个人还活着的时候告诉他的。此外，如果有雷和闪电发生的话，这些色雷斯人便向空中射箭作为对神的一种威吓，他们除去自己的神以外，是不相信任何其他神的。

(95)至于我个人，刚居住在海列斯彭特和黑海地方的希腊人曾告诉我说，这个撒尔莫克西司是一个男人，他曾是萨摩司的一个奴隶，他的主人是姆涅撒尔科司的儿子毕达哥拉斯。在他被释放并得到莫大的一笔财富以后，他立刻回到他的本国。这时的色雷斯人是一个过看悲惨的生活而且智慧也很差的民族，但是这个撒尔莫克西司却通晓伊奥尼亚的生活方式，通晓比色雷斯人更开明得多的风俗习惯，因为他曾和希腊人有交往，特别是他和在希腊人当中决非最差的智者毕达哥拉斯有过交往。因此他给自己修建了一座会堂，在那里他招宴他国内的一流人士，并且教导他们说，不拘是他，他的宾客，还是他们的子孙都是永远不会死的，但是他们将要到一个他们会得到永生和享受一切福祉的地方去。正当他象上面我说的那样做和宣讲这种教义的时候，他同时又修造了一座地下室，地下室造好之后，他便避开了色雷斯人的耳目，进到地下室里面去，在那里住了三年。色雷斯人非常怀念他，为死者致哀服丧：可是在第四个年头，他在色雷斯人的面前又出现了，这样他们便相信撒尔莫克西司告诉他们的一切了。希腊人关于这个人的说法便是这样。

(96)我呢，我既不相信，也不完全相信关于撒尔莫克西司和他的地下室的说法，但是我认为他是比毕达哥拉斯更早许多年的；至于这个撒尔莫克西司是一个平常人，还是盖塔伊人中间原有的一个神的名字，我不打算去追究了。盖塔伊人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他们被波斯人征服之后，就随着波斯人的远征队伍一同前进了。

(97)大流士偕同他的陆军进抵伊斯特河，他便下令全军渡过该河；渡过之后，他命令伊奥尼亚人把舟桥毁掉，而和水师一道随着他在大陆上进军。正当伊奥尼亚人依照大流士的命令准备把桥毁掉的时候，米提列涅人的将领埃尔克桑德罗的儿子科埃斯先问一下大流士，是不是愿意听一下愿意提出个人看法的任何人的意见，因此说：“哦，国王！既然你要进攻的国土是一个既无耕地，又无有人居住的市邑的国土，那末请你还是把这个桥留在原来的地方，要修造这座桥的那些人来看守它罢。这样的话，如果我们遇到了斯奇提亚人并且达到了我们的愿望，我们便会有一条回来的道路；而甚至如果我们遇不到他们，至少我们的退路还是安全的：因为我个人所担心的决不是我侗会被斯奇提亚人所打败，而是担心我们遇不到他们，而在彷徨迷路的时候

候遭受损失。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样说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想留在后面；但事情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可是，国王，我不位是向大家提出我认为是对你最好的意见罢了。

至于我个人，我是愿意跟着你而不愿意留在后面的。”大流士十分嘉许他的这个意见，于是这样回答科埃斯说：“亲爱的列斯波司人，当我安全地迈回我的宫殿的时候，请一定到我这里来罢，我是会好好地来酬答你的忠言的。”

(98)这样诅了之后，他便在一个皮带上打了六十个结，并把伊奥尼亚人的那些僭主召到自己面前，向他们说：“伊奥尼亚人，我撤回我以前关于桥所发表的意见，你们收下这个皮带并且象我所吩咐地这样做：只要你们看到我出发去征讨斯奇提亚人，从那个时候起，你们每天便解开这上面的一个桔，如果结所表示的天数都过去了而那时我还没有回来，你们便乘船回国好了。但是在这之前，既然我的意见已经这样改变，我命令你们守卫看这座桥，尽一切努力来救护和保卫它。你们这样做，我就万分满意了”。大流士这样说了之后，便赶忙继续向前出征了。

(99)比斯奇提亚更远地向海里伸出的是色雷斯。斯奇提亚开始于海岸上形成一个海湾的地方，河口向着东南方的伊斯特河也是在斯奇提亚境年人海的。现在从伊斯特河起，我要考虑到测量而把斯奇提亚本土的沿岸地带叙述一下。古斯奇提亚的土地是从伊斯特河并始的，这块土地是向着子午线和南风的方向，直到叫做卡尔奇尼提斯的城市的地方。过去这个地方，邻接着同一海岸的土地则是山地并且突出到黑海里面去；这块地方住着陶利卡族，直到称为特拉凯亚(嵯峨的)凯尔索涅索斯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又是向东伸到大海里去的。因为在斯奇提亚的四个界线当中有两个界线是南方的海和东方的海，就象阿提卡也是以大海为疆界一样；陶利卡人在斯奇提亚所居住的地方也和阿提卡相似，这就正仿佛不是雅典人，而是其他民族居住在从托利科司区到阿那普律司托司市区的索尼昂山地，如果这个地方比它现在夏远地突入大海的话。我这样讲，是因为我认为我可以拿小东西和大东西相比。陶利卡人听住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但是那些没有在阿提卡的那一部分的海岸航行过的人，我可以用另一种办法对他说明：这就正仿佛不是雅庇吉亚人，而是其他民族住在雅庇吉亚地方的、被从布偷特西昂港到塔拉斯所画的一条线所切断的那个地岬上面。从我所谈的这两个地方，可以推知和陶利卡酷似的其他许多类似的地方。

(100)在陶利卡的那面就是斯奇提亚人居住的地方了，他们居住在陶利卡以北濒临东海，奇姆美利亚海峡和麦奥提斯湖以西，直到流入该湖的最内端的培纳伊司河的地方。至于斯奇提亚的内地疆界，如果我们从伊斯特河开始算起的话，则与斯奇提亚为邻的首先是阿伽杜尔索伊人、其次是涅鸟高里司人、复次是昂多罗帕哥伊人，最后是美兰克拉伊诺伊人。

(101)这样看来，斯奇提亚就成了一个方形的国家而且有两面是临海的；它有两面在内地，再加上沿着海的两面，就构成了四面相等的一个正方形。因为从伊斯特河到包律司铁涅司河是十天的路程，从包律司铁涅司河到麦奥提斯湖也是十天的路程；而从海向内地到居住在斯奇提亚以北的美兰克拉伊诺伊人的地方，则是二十天的路程。现在我且把一天的路程计算为二百斯塔

这里指亚速海。

迪昂。这样，横断斯奇提亚的距离就是四千斯塔迪昂，而一直画到内地去的折断线也便是同样数目的斯塔迪昂了。这个国家的面积就是这样。

(102)斯奇提亚人认为在公开的战斗中他们是不可能独力击退大流士的军队的，于是他们派遣使者到他们的邻人那里去。而这些邻国的国王由于知道有一支大军向他们推进，他们早已集合起来商对办法了。这样集合起来的是陶利卡、阿伽杜尔索伊、涅鸟里司、昂多罗帕哥伊、美兰克拉伊诺伊、盖洛诺斯、布迪诺伊和撒乌罗玛泰伊等民族的国王。

(103)在这些人当中，陶利卡人有这样的风俗习惯。所有遭到难船的人和他们在海上打劫时所劫到的任何希腊人，他们把这些人作为牺牲献给少女神。方式是这样：在举行了牺牲奉献的预备仪式之后，他们便用一根木棍敲打作为牺牲的人的头。根据有的人的说法，他们随后便把牺牲者的头插到竿子上并把他的胴体从断崖上抛下去(因为神殿就在断崖上面)；又有人对于头部的说法与此相同，但是说胴体不是从断崖上抛下去而是给埋到地里。他们对之奉献牺牲的这个女神据陶利卡人自己说是阿伽美姆农的女儿伊披盖涅娅。对于他们所征服的敌人，他们每个人都割掉他的敌人的头并把它带回自己的家，在那里他把它插到一个长杆子上，高高地树立在层屋上，一般比烟囱还要高。他们说，这些人头高高地放到那里是用来守望全宅的。陶利卡人是仰仗着打劫和战争为生的。

(104)阿伽杜尔索伊人在所有的人当中是最奢侈的了，他们非常喜欢佩戴黄金饰品。他们是乱婚的，这样他俩相互间都是兄弟，相互间既都是一家人，这样他们便不会相互嫉妒和忌恨了。在其他的风俗习惯方面，他们是和色雷斯人接近的。

(105)涅鸟里司人在风俗习惯方面是模仿斯奇提亚人的，但是在流士的军队到来的一代之前，他们曾遭到蛇的侵袭而被逐出本国。因为他们本国就产生大量的蛇，此外又有很多的蛇从北方的沙漠地带到他们这里来，而涅鸟里司人最后受到这般的压制，以致他们竟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土而到布迪诺伊人那里去住。他们也许是巫师，因为斯奇提亚人和住在斯奇提亚的希腊人都说，每年每一个涅鸟里司人都要有一次变成一只狼，这样过了几天之后，再恢复原来的形状。至于我本人，我是不能相信这个说法的。虽然如此，他们依旧这样地主张，并且发誓说这样的事情是真的。

(106)昂多罗帕哥伊人是圣人类当中生活方式最野蛮的民族。他们不知道任何正义，也不遵守任何法律。他们是游牧民族，穿着和斯奇提亚人一样的衣服，但讲的话却是他们自己的。在所有这些民族当中，只有他们是以人为食的。

(107)美兰克拉伊诺伊人都穿着黑衣裳，他们便是因此而得名的；他们所采用的是斯奇提亚人的风俗习惯。

(108)布迪诺伊人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民族。他们都有非常淡的青色的眼睛和红色的头发。他们有一座木造的城市，称为盖洛诺斯。它的城墙每一面是三十斯塔迪昂长，城墙很高而且完全是木头修造的。他们的家宅和神殿也都是木造的。在他们那里有奉祀希腊的神的神殿，这些神殿是按照希腊的样式设备起来的，里面有神象、祭坛、神龛，这些也都是木造的；他们每隔两年就要为狄奥尼索斯举行一次祀祭，举行祀祭的时候人们象是在巴科司节

一个地方神，希腊人认为它相当于阿尔铁米司。

那样的发狂。原来盖洛藉斯人的根源乃是希腊人，希腊人被逐离他们的商港而居住到布迪藉伊人中间来；他们所说的话一半是希腊语，一半是斯奇提亚语。但是布迪诺伊人所说的话和盖洛诺斯人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同。

(109)布迪诺伊人是当地的土著。他们是游牧民族，在这些地区中间，只有他们是吃糈果的；盖洛诺斯人是务农的，他们吃五谷而且有菜园；在身材和面貌上，他们和布迪藉伊人完全不同。然而希腊人却仍旧称布迪诺伊人为盖洛诺斯人，但这是不对的。他们的国土到处都茂密地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在树林的深处有一个极阔大的湖，湖的四周是长着芦苇的沼地。人们在湖里可以捕到水獭、海狸，此外还可以捕获到另一种方形面孔的动物，它们的皮可以用来做衣服的边，而人们还用它们的睾丸来治疗子宫的各种病。

(110)下面我再说一说撒鸟罗玛泰伊人的历史。当希腊人对阿马松作战的时候(斯奇提亚人称阿马松为欧构尔帕塔，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杀男人者的意思，因为在斯奇提亚语里， $\sigma\delta\tau$ [欧约尔]是男人的意思，[帕培]是杀死的意思)，传说他们在铁尔莫东取得了胜利之后，便把他们所生俘的阿马松尽可能多地载满了三只船出发了；但是到了海上的时候，阿马松们却向船上的水手进攻，并把他们杀死了。可是她们丝毫不懂船上的事情，她们也不会使用舵、帆和桨；而原来的那些人既已被抛到海里去，她们只得任凭浪头和风的摆布，直到她们来到麦奥提斯湖岸上克列姆诺伊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在自由的斯奇提亚人的国境之内的。阿马松们便在这里上岸并且出发到有人居住的地方去。但是在他们的旅程中，他们最初遇到的是一群马，于是他们便骑着这一群马劫掠了斯奇提亚人的土地。

(111)斯奇提亚人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些妇女的语言，不认识这些人的衣服，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民族。他们奇怪这些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并认为他们都是年纪相同的男子，于是他们和阿马松展开了战斗。战斗的结果是斯奇提亚人得到了战死者的尸体，这样他们才知道他们的敌人原来是妇女。因而在他们商量之后，他们便决定决不象先前那样地把她们杀死，而是把他们的最年轻的男子们遇到她们那里去，根据推定，他们派去的人数和妇女的人数是相等的。他们命令这些年轻人在阿马松的附近扎营并且模仿她们的一切动作。如果妇女追赶他们，那末就不要交战，而是逃跑；而当追赶停止的时候，便回来仍旧在她们的附近扎营。这便是斯奇提亚人的计划，因为他们希望这些妇女能够生孩子。这样派去的年轻人，就依照着吩咐给他们的做了。

(112)当阿马松看到那些年轻人无意伤害她们的时候，她们就不去管他们了。但是两处营地却一天天地接近起来。这些年轻人，他们和阿马松一样，除去他们的武器和他们的马匹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和妇女们一样，是以打猎和打劫为生的。

(113)在正午的时候，阿马松就要分散开来，分别一个人或是成对地相互离开，这样漫游到别的地方去寻欢作乐。斯奇提亚人看到这一点于是也这样做；当妇女们独自一人漫游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男子便缠住了她们中间的一个。妇女并不加抵抗而是任凭他为所欲为；但(由于他们彼此之间言语不通)她不能向他讲话，但她向他作手势表示应该有两个人，即要他第二天再带一个年轻人到同一地点来，而她也把另一个妇女带到这里来。年轻男子回去告诉了他的同伴，第二天他自己便和另一个男子到昨日的地方来，在那里他发

现阿焉松和另一个妇女在等候着他。当其他的年轻男子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也就和其他的阿马松发生了关系。

(114)他们于是立即把营帐结合起来往到一处了，每个男子都娶了与他第一次发生关系的妇女为妻。但男子学不会妇女所说的话，可是妇女却懂得了男子的语言。而当他们相互理解的时候，男子便对阿马松说：“我们有父母，又有财产，因此我们不要再象现在这样地过活了，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同胞们那里去和他们一同过活罢。我们仍然愿意要你们，而不是别人，作我们的妻子。”妇女们回答说：“可是我们不能和你们的妇女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和她们的风俗习惯不同。我们射箭、投枪、骑马，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妇女的事情。你们的妇女从不做我们所提到的事情，而是坐在她们的车里做妇女的事情，从不出来打猎或做其他什么事情。因而我们和她们是永远不能和谐相处的。如果你们想要我们做妻子并且想保持正直的人的声名，那末就到你们的父母那里去要他们把应该给你们的财产分给你们，然后让我们走开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年轻人同意她们的意见并且这样做了。

(115)当他们得到了他们应分得的财产并且回到阿马松这里来的时候，妇女们对他们说：“想到我们竟不得不住在这个地方时，我们是感到害怕的，因为我们不仅使你们的父母失掉了你们，而且使你们的土地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既然你们认为你们要我们为妻是正当的，那末就让我们和你们，咱们一齐离开这块地方，住到塔纳伊司河那一面的土地上去罢”。

(116)对这一点年轻人也同意了，于是他们渡过了塔纳伊司河，从河向东走了三天的路程并从麦奥提斯湖向北走了三天的路程；而当他们到达了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便在那里定居了。从那时起，撒岛罗玛泰伊人的妇女便一直遵守着他们的古老的习俗：她们和她们的丈夫或是不和她们的丈夫乘马出去打猎，她们也作战并且穿着和男子同样的衣服。

(117)撒岛罗玛泰伊人的语言是斯奇提亚语，但是这种语言在他们嘴里已经失去古时的纯正，因为阿焉松从来就没有把这种语言学好。至于婚姻，则习惯上一个处女在她还没有杀死敌人的一个男子的时候是不许结婚的。有一些妇女直到老死而不结婚，因为她们不能履行法律的要求。

(118)上述各个民族的国王们集会的时候，斯奇提亚的使者到他们的地方来了，这些使者把一切事件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使者们告诉他们波斯人怎样在把对面的大陆全部征服之后，又在波斯波鲁斯海峡上造桥而渡到他们的大陆上来，怎样在渡过了桥并征服了色雷斯人之后，他又在伊斯特河上架桥，以便使那一地区和其他地区同样地也臣服于他。他们说：“这样看来，你们决不应当安闲无事地袖手旁观看着我们被毁灭掉，而是我们应当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付这个侵略者。如果你们不愿意这样做，则我们或是被强力驱出我们的国土或是留在这里缔结屈辱的和约。如果你们不帮助我们的话，我们将要遭到怎样的命运呢？从此之后，你们自己可以说是决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因为波斯人对你们的攻击决不会比对我们的攻击轻，而在征服了我们之后，他们也决不会将你们轻轻放过的。对于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向你们提出充分的证明：如果波斯人只是向我们进攻以便报复我们先前奴役他们的国土的这个耻辱的话，则他俩就一定不去触动别的民族而是一直向我们的国土进攻，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家明白他们的目的是斯奇提亚，而不是别的地方。但是现在，自从他渡海到这个大陆上的时候起，他便一直征服着他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尺族，他不仅征服了其他色雷斯人，而特别是征服了我们的邻人盖

塔伊人。”

(119)以上就是斯奇提亚人所发表的意见，从各个民族前来的国王们进行了商谈，但他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盖洛诺斯人、布迪诺伊人、撒鸟罗玛泰伊人的国王的见解是一致的，他们同意帮助斯奇提亚人：但是阿伽杜尔索伊人、涅鸟里司人、昂多罗帕哥伊人、美兰克拉伊诺伊人、陶利卡人的国王都是这样地回答斯奇提亚人的使者的：“如果不是你们首先向波斯人无端挑衅因此引起了战争的话，则现在你们所提出的请求在我们看来就会是正当的，而我们会同意并且和你们采取一致的行动。但是现在，是你们而不是我们进攻他们的国土并且把他们的国土统治到神所能允许的时期：而为同一位神所激励的波斯人，现在不过是用同样的方式对你们进行报复罢了。但是我们在先前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他们的坏事，现在我们也不打算无缘无故地去侵害他们。不过，假若波斯人也来侵犯我们的国土并且首先对我们做坏事的话，那我们也就不会轻轻地放过这件事了。但是在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做之前，我们还是想留在我们的国土之内的。因为根据我们的看法，波斯人所要进攻的不是我们，而是首先做出不正当的事情的人。”

(120)这个回答被带了回来并传达给斯奇提亚人之后，斯奇提亚人于是决定不对敌人进行公开的战争，因为他们并不能得到他俩所寻求的盟友。他们决定把自己分成两路，暗中撤退并赶走他们的牲畜，填塞他们撤退道路上的水井和泉水并把地上的草连根掘掉。他们的意思是把撒鸟罗玛泰伊人加到斯科帕西司所君临的一支军队中去，而如果波斯人向他们进攻的话，这支军队便在他面前向塔纳伊司河方面沿着麦奥提斯湖退却，如果波斯人向回走的话，那他们就进击和追踪他们。以上乃是王国的一支地区部队，它的使命是接着上述道路行进。他们的其他两支地区部队，邱伊丹图尔索司所指挥的较大的一支部队和培克撒启司所君临的第三支地区部队，则合并为一，再把盖洛籍斯人和布迪诺伊人加进去；他们在波斯人进军时也和其他人一样地暗地里撤退，他们要在敌人前面保持一天的路程，避免与敌人相会并且按他们所决定的办法去做。但首先他们必须一直撤退到拒艳和他们联盟的国家里去，以便使这些国家也会被迫战斗。因为如果他们不是出于本心地对波斯人作战的话，他们也会迫不得已而对波斯人作战的。在这之后，军队便返回自己的国土，而在商议之后觉得于己有利的时候，便向敌人发动进攻。

(121)斯奇提亚人决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后，他们便派出了他们最精锐的骑兵作为前哨部队去邀击大流士的军队，至于他们的妻子儿女用来作为住宅的车子以及他们的全部牲畜，他们都拾打发到前面去，留在后面的只有足够食用的一批牲畜。他们命令车子和牲畜一直向着北风的方向行进。

(122)这些人首先被遣送出去了。斯奇提亚人的前哨部队在离伊斯特河三日路程的地方发现了波斯人，在发现了他们之后，他们就在比敌人早一天的路程的地方屯营，并着手把一切在地上生长着的東西都缝除干净。当波斯人看到斯奇提亚的骑兵部队出现的时候，他们便跟踪追击，而斯奇提亚的骑兵则是一直在他们的面前退却。随之（由于向着斯奇提亚的一个地区部队进击），波斯人便继续向着东方和塔纳伊司河的方面追击，而当斯奇提亚的骑兵渡过了培纳伊司河的时候，波斯人也便跟着渡过了河追击，因此他们竟穿过了撒鸟罗玛泰伊人的土地而进入了布迪诺伊人的土地。

(123)但是在波斯人穿过斯奇提亚人和撒鸟罗玛泰伊人的土地的时候，那里并没有任何可供他们蹂躏的东西，因为那里已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了。

但是当他们进入布迪籍伊人的土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座木造的城市；不过布迪诺伊人已经放弃了这座城并且什么东西也没有留在里面，于是波斯人便把这座城烧掉了。这之后，波斯人继续向前跟踪追击骑兵，他们经过了这个地区而进入了没有人烟的荒漠地带。这片地区在布迪诺伊人的北面而它的宽度是七日的行程。在这个荒漠地带的那一面则住着杜撒该塔伊人；从他们那里流出了四条大河流，它们流经麦奥塔伊人的土地而注入所谓麦奥提斯湖。这四条大河的名字是吕科斯河、欧阿洛司河、塔纳伊司河、叙尔吉司河。

(124)当大流士进入荒漠地带的时候，他便停止了追击，在欧阿洛司河河岸上扎下了营，在那里他修筑了八座大要塞，每座要塞相距都是六十斯塔迪昂。这些要塞的残迹在我的时代还存在的。当他正在忙于修筑这些要塞的时候，他所追击的斯奇提亚人却向北迂回，转回斯奇提亚了。当他们完全消失而不再处于波斯人的视线之内的时候，大流士于是便放弃了那些完工一半的要塞，也回转过来向西行进了，他以为那些斯奇提亚人是他们的全部军队，而他们是向西方逃跑的。

(125)但是在他以强行进军的速度进入斯奇提亚的时候，他却遇到了斯奇提亚人的两个地区部队，他追击他们，但他们一直是在他前面保持一天的行程。由于他不愿意停止对他们的追夫，斯奇提亚人于是依照他们原定的计划，从他的面前逃到拒绝和他们结盟的国家去，首先就是到美兰克拉伊诺伊人那里去。斯奇提亚人和波斯人都突入了他们的国土，扰乱了他们的和平生活；斯奇提亚人从这里又把波斯人引进了昂多罗帕哥伊人的国土，同样地也扰乱了他们。从那里他们以同样的效果撤退到涅岛里司人的国土，也扰乱了他们，然后又逃到阿伽杜尔索伊人那里去。但是这些人看到他们的邻人们在斯奇提亚人迫近时惊惶逃跑的情况，便在斯奇提亚人能够进入他们的国土之先，派出一名使者禁止斯奇提亚人涉足他的边界，并警告说，如果斯奇提亚人打算突破边界的话，他们就必须首先和阿伽杜尔索伊人作战。在发出这个警告之后，他们便集结在边界的地方，打算阻止侵略者，但是在波斯人和斯奇提亚人突入美兰克拉伊诺伊人、昂多罗帕哥伊人和涅戾里司人的国土时，这些人并没有进行抵抗，而是忘记了自己先前的威吓言词，惊惶失措地一直向北逃到荒漠地带去了。斯奇提亚人既然受到阿伽杜尔索伊人的警告，便不再想进入他们的国土，而是把波斯人从涅鸟里司人的国土引进了斯奇提亚。

(126)这样的情况继续了很久，而且是无休止的：于是大流士就派了一名骑士送信给斯奇提亚的国王伊丹图尔索司说：“莫名其妙的先生，既然在下述两件事情当中你可以任择其一，则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你老是在逃跑？如果你认为你有足够的力量来与我一较雌雄，那末就不要再向前跑，而停下来战斗：但如果你知道你自己较弱，那末就不要再这样跑来跑去，而是应当和你的主人缔约，把土和水这两件礼物送给他。”

(127)斯奇提亚的国王伊丹图尔索司回答他说：“波斯人，我来告诉你我采取的态度罢，我从来不曾因为怕任何人而逃跑过，现在我也不是由于害怕你而逃跑。现在我的这个做法绝不是是什么一件新鲜的事情，而只是我平时的一种锻炼罢了。至于我不立刻与你接战的理由，这一点我也要告诉你的，因为我们斯奇提亚人没有城市或是耕地，故此我们不必害怕被攻陷或是被蹂躏。这样我们就没有向你尽快作战的理由了，担如果除去立刻接战之外，任何东西你们都不满意的话，我们还有我们的父祖的坟墓，来找到这些地方并试看把它们毁掉罢。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我们是不是会为了那些坟墓而战斗。

除非到我们认为适宜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接战的。关于战斗，我就谈这些。至于主人，则我认为我的主人是我的祖先宙斯和斯奇提亚人的女王希司提亚，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我将要把礼物送给你，但不是土和水，而是你正应当得到的东西；至于你吹嘘说你是我的主人，我是要咒诅这句话的。”斯奇提亚人对他们的回答便是这样。

(128)于是使者带了这个信到大流士那里去了，但是斯奇提亚人的国王们当他们听到奴役的这个词时心里是十分气愤的。于是他们派出了由斯科帕西司所统率的由斯奇提亚人和撒乌罗玛泰伊人组成的一支部队，去和守卫着伊斯特河河上的桥的伊奥尼亚人谈判。至于留在后面的斯奇提亚人，则决定他们不再引着波斯人到各处乱跑，而是在波斯人用饭的时候向他们进攻。因此他们便等待到波斯人用饭的时候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斯奇提亚的骑兵在战斗当中总是击退波斯的骑兵，波斯的骑兵向步兵方面溃返，波斯的步兵于是上来应援。斯奇提亚人这方面虽然打退了对方的骑兵，却由于害怕步兵而逃了回来。斯奇提亚人在白天或是在夜里，便都是用这种办法进攻的。

(129)说起来最奇怪的是，对波斯人有利但是妨碍了斯奇提亚人进攻大流士的罩队的是驴子的叫声和骡子的样子。因为，如我已经讲过的，斯奇提亚那地方是不产驴子或骡子的。而在斯奇提亚的全部地方，也由于气候寒冷的缘故，没有任何驴子或是骡子。因此在驴子高声狂叫的时候，就把斯奇提亚的骑兵吓跑了。常常在他们攻击波斯人的时候，如果马听到驴鸣的话，它们便会惊惶地向回跑或是吃惊地竖起耳朵站在那里，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种声音或是看见过这样的活物。因此这一点对战争也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30)当斯奇提亚人看到波斯人已呈动摇之象的时候，他们便想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可以使波斯人更长久地留在斯奇提亚并由于这样的停留而引起缺乏一切必需品的苦恼。他们把一些牲畜和牧人留在后面，而他们自己则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于是波斯人便会来掠夺这些家畜，并将因之而欢欣鼓舞起来。

(131)这样的事既然多次发生，大流士于是陷于进退维谷的地步了。当他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斯奇提亚的国王们于是派遣一个使者把一份礼物带给了大流士，这份礼物是一只鸟、一只鼠、一只蛙和五支箭。波斯人问来人带来的这些礼物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人说除去把礼物送来和尽快离开之外，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吩咐。他说，如果波斯人还够聪明的话，让他们自己来猜一猜这些礼物的意义罢。波斯人听了这话之后便进行了商谈。

(132)大流士认为这是斯奇提亚人自己带着土和水向他投降的，他的理由是：老鼠是土里的东西，他和人吃看同样的东西，青蛙是水里的东西，而后和马则是很相象的。他又说，箭是表示斯奇提亚人献出了他们的武力。这是大流士所发表的意见；但是杀死玛哥斯僧的七人之的戈布利亚斯的意见和大流士的意见恰恰相反。他推论这些礼物的意义是：“波斯人，除非你们变成鸟并高飞到天上去，或是变成老鼠隐身在泥土当中，或是变成青蛙跳到湖里去，你们都将会被这些箭射死，永不会回到家里去。”

(133)波斯人关于这些礼物的推论就是这样。斯奇提亚人有一支部队起初曾奉命守卫麦奥提斯湖，现在则又被派到伊斯特河来和伊奥尼亚人谈判。当斯奇提亚人的这支部队来到桥这个地方时，他们说：“伊奥尼亚人，只要你们肯听我们的意见的话，我们是会来把自由带给你们的。我们听说大流士命

令你们把这座桥只守卫六十天，而如果他在这一期间不来的话，那你们便可以回到你们的家里去。

因此你们如这样做，则在大流士看来和在我们看来都是无罪的。那就是你们在指定的日子里留在这里，在这个时期过去以后便离开”。伊奥尼亚人答应这样做之后，斯奇提亚人便尽快地扛回去了。

(134)但是在把礼物遇到大流士那里去以后，留在那里的斯奇提亚人便把步兵和骑兵拉出来和波斯人对阵了。但是当斯奇提亚人列好队形的时候，从罩队当中跑出了一只兔子：看见它的每一个斯奇提亚人都追赶这只兔子。因此在斯奇提亚人中间发生了混乱和喊叫。大流士问敌人的这种喧叫是什么意思。而当他听说他们正在追赶鬼子的时候，他就对他经常与之谈论事情的人们说：“这些人简直是太不把我们放到眼里了，我以为戈布里亚斯关于斯奇提亚人的礼物的说法是正确的。既然我对于这件事的看法也和他一样，我们就必需想个好办法以便我们可以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国土”。于是戈布里亚斯便接上来说：“主公，在我没来到这里之前，从传闻我就差不多完全相信这些斯奇提亚人是多么不好对付的了。而我到这里之后，这一点我就更加肯定了，因为我看他们不过是和我们开玩笑罢了。因此现在我的意见是，在入夜之际我们依照我们通常的习惯点起我们的营火，以便欺骗我们的军队中最弱而不能吃苦的那些人并且把我们所有的驴子都系在这里，我们自己则在斯奇提亚人能够一直到伊斯特何把桥毁掉或是伊奥尼亚人作出任何使我们遭到毁灭的决定以前离开”。戈布里亚斯的忠告就是这样。

(135)到夜里的时候，大流士就依照他的意见行动了。他把那些困难之极的和即使被杀死对他也无大妨碍的士兵留在营地而且把驴子也系在那里。他之所以把驴子留在那里是因为驴子会叫，他之所以留下病弱的士兵是因为他们的病弱无能，但是他的口实是什么呢，这是他要率领他的精锐部队去进攻斯奇提亚人，而这时病弱的人则是要代他守卫营地。大流士向留在后面的人们发布了这个命令并且点起了营火之后，便急速地到伊斯特河去了。当驴子发现它们自己被人群遗弃的时候，它们便比平常更加拼命地叫了起来。斯奇提亚人听到了这声音之后便信以为相信，波斯人仍旧留在从前的地方。

(136)但是当天亮的时候，被留下的人们才晓得是大流士骗了他们，于是他们便向斯奇提亚人伸出了投降的手并且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们。斯奇提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急速地集合了自己的兵力，他们自己的两支部队和撒扁罗玛泰伊人、布迪带伊人、盖洛带斯人参加的一支部队，一直向伊斯特河方面追击波斯人去了。但是波斯军队的大部分是步兵而且由于道路没有开凿出来而他们不识道路，但斯奇提亚人都是骑兵并且知道到那里去的捷径，因此他们相互间远远地错开了，结果斯奇提亚人便远比波斯人要早到那座桥的。斯奇提亚人既然看到波斯人还没有到达，他们便向船上的伊奥尼亚人说：“伊奥尼亚人，规定的日期已经过去了，你们若还留在这里就不对了。可是，在这以前是畏惧的心情使你们不敢离开这里，现在尽快把桥毁掉，感谢诸神和斯奇提亚人，在自由与快乐之中回家去罢。至于那曾是你们的主人的那个人，我们是会叫他永远不会再率领着他的军队进攻任何民族的”。

(137)于是伊奥尼亚人便举行了一次会素。海列斯彭特的凯尔索涅索斯人的僵主兼指挥官、雅典人米尔提亚戴斯的意见是，他们听从斯奇提亚人的劝告并使伊奥尼亚获得自由。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欧斯则持着反对的意见。他认为他们今日之所以鲁自成为自己城邦的僭主，正是由于大流士的力量，如

果大流士的权势被推翻的话，他们便再也不能进行统治了，不拘是他在米利都还是他们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会如此，因为那时所有城邦都会选择民主政治，而不会选择僭主政治了。当希司提埃伊欧斯发表这个意见的时候。他们全体立刻赞同了这个意见，尽管他们起初曾同意了米尔提亚戴斯的说法。

(138)投票赞同这种做法的是大流士所重视的人们，他们是海列斯彭特诸城邦的僭主阿比多斯的达普尼司、拉姆普撒柯斯的希波克洛司、帕里昂的海罗庞托司、普洛孔涅索斯的美特洛多罗司、库吉科司的阿里司塔哥拉斯、拜占廷的阿里司通；来自伊奥尼亚的则是歧奥斯的司妥拉提斯、萨摩司的埃雅凯司、波凯亚的拉欧达玛司以及反对米尔提亚戴斯的意见的米利都的希司提埃伊欧斯。在爱奥里斯人当中，列席的唯一重要人物就是摩麦的阿里司塔哥拉斯。

(139)因此，在这些人议定采纳了希司提埃伊欧斯的意见之后，他们便决定再把下列的行动和言语加上去，他们决定把接连着斯奇提亚的那一面的一部分桥毁掉，直到从斯奇提亚的岸上用箭所能射到的地方，这样他们看来好象是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实际上他们是什么事也没有做，而且这样又使斯奇提亚人不能武图强行从这座桥渡过伊斯特河。同时在毁掉接连着斯奇提亚的领土的这部分的桥时还可以告诉斯奇提亚人说，他们愿意做到斯奇提亚所希望他们做的一切事情。他们又把这个决定加到他们先前的决议上面去。而希司提埃伊欧斯随即代表全体希腊人，回答斯奇提亚人说：“斯奇提亚人诸位，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意见，而你们的热心行动也是及时的；你们应如其份地正确地指导了我们，我们也做我们的事情，帮助你们达到你们所需要的目的；因为你们看到，我们正在毁掉这个通路，并将尽一切努力，因为我们是十分希望得到我们的自由的。但是在我们的时候，那也正是你们去搜索波斯人的时候。而当你们发现他们的时候，你们便可以为你们以及为我们象他们所应得那样地对你们进行报复了”。

(140)因此斯奇提亚人便再一次地相信了伊奥尼亚人的话并转回去一搜索波斯人去了，但是他们弄错了他们的敌人回师时所经过的全部道路。在这一点上，斯奇提亚人自己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们毁坏了那一地区的牧马草场并且堵塞了水井。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只要他们愿意，他们立刻就可以找到波斯人。但实际上，他们自认是最高明的那一部分计划却正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因此斯奇提亚人便在国内有秣草和水的那些地方搜索敌人，因为他们认为，敌人在逃跑时也是会以这样的地方为目标的。但是波斯人却一直接着他们来时的原路行进，因此好不容易他们才找到了渡河的地方。但既然他们是在夜间到达的并发现桥已经被毁，他们便非常害怕伊奥尼亚人会不会已弃掉他们而逃跑。

(141)大流士手下有一个埃及人，这个人的嗓子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流士命令这个人站在伊斯特河的岸上呼唤米利都的希司提埃伊欧斯。埃及人按着他的话做了。希司提埃伊欧斯听到了并且服从了这个埃及人的第一次呼唤，于是他把所有的船派出去把军队渡了过来并且把桥重新修复了。

(142)波斯人就这样逃掉了。斯奇提亚人搜索波斯人，但是又一次地没有找到他们。他们对于伊奥尼亚人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把他们看成是自由人，则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卑劣的胆小鬼；但如果把他们看成奴隶，他们就会是忠实于他们的主人并且是最不想跑掉的。斯奇提亚人就是这样地诽谤伊奥尼亚人的。

(143)大流士穿过了色雷斯而行进到凯尔索涅索斯的赛司托斯 ;从那里他又和他的船只一同渡海到亚细亚，却把美伽巴佐斯留在欧罗巴担任统帅；这是一个波斯人，大流士有一次曾在波斯人当中说了我下面所记述的话以表示对这个人的敬重。大流士有一次正要吃石榴，而正当他剥开第一个石榴的时候，他的兄弟阿尔塔巴诺斯便问他，他希望有什么东西能够象石榴子一样多，于是大流士就说，与其使所有的希腊人都成为他的臣民，他宁可要象石榴子那样多的美伽巴佐斯那样的人物。在波斯人当中这样讲话，国王实际上就是表扬了美伽巴佐斯：而现在他就是把美伽巴佐斯留下当作统帅，指挥他的八万名军队。

(144)这个美伽巴佐斯由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永远为海列斯彭特的人们所记忆。当他在拜占廷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迦太基人曾在拜占廷人建城前十七年建立了他们的城，他说迦太基人那时一定是瞎了眼睛的。因为倘若不是这样的话，在他们可以有一个较好的地址时，他们就决不会找一个较次的地址来建城了。这个美伽巴佐斯现在既然被留在这里担任统帅，他便征服了不站到波斯人这一边来的所有的海列斯彭特人。

(145)这就是美伽巴佐斯所做的事情。在这个时候，还派出了一支大军去攻打利比亚，理由我将要在我就要讲的这个故事之后说明。阿尔哥号船的水手们的子孙们曾被把雅典的妇女从布劳隆拐跑的佩拉司吉人赶了出来。在被这些人赶出了列姆诺斯之后，他们就乘船到拉凯戴孟去，在那里的塔乌该托斯山里设立了营帐并点起了火。拉凯戴孟人看到这之后，便派来一名使者打听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回答使者说他们是米尼埃伊人，是乘着阿尔哥号船在海上行驶的那些英雄的后人，那些英雄曾在列姆诺斯上陆抖在那里繁育自己的后代。拉凯戴孟人听到了米尼埃伊人叙述的世系之后，便第二次派出了自己的使者，问他们到拉科尼亚来并在这里点起了火是为了什么目的。他们回答说，他们被佩拉司吉人赶了出来，因此来到了他们的祖先的土地，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最正当的：至于他们的愿望，则他们希望能够和他们父祖的民族住在一起，分享他们的权利并且得到分配给他们的地段。拉凯戴孟人很高兴接受米尼埃伊人。如果米尼埃伊人愿意的话；他们之所以这样同意的理由，是琴达列乌斯的儿子 也曾在阿尔哥号船上。因此他们便接受了米尼埃伊人并且给他们土地，又把他们分配在自己的部落中间。米尼埃伊人立刻在这里娶了妻子并且把他们从列姆诺斯带来的妇女给这里的其他人作妻子。(146)但不久之后，这些米尼埃伊人就变得横暴傲慢起来，他们要求担任国王的同等权利并且做出了其他邪恶的事情。于是拉凯戴孟人决定把他们杀死，这样就把他们捉起来投到狱里去。斯巴达人永远是在夜里，而决不在白天杀人的。但是当他们正要杀死囚徒的时候，米尼埃伊人在当地所娶的妻子，也就是那些首要的斯巴达人的女儿们却请求允许她们进入监狱并让她们每一个人都能和自己的丈夫讲话。拉凯戴孟人答应了她们，他们绝没有想到这些妇女对他们会有什么计谋。但是在她们进入狱中以后，她们便把所有她们的衣服给她们的丈夫，而她们自己则穿上了男子的服装。因此这些米尼埃伊人便穿上了女人的衣服，装着女人跑出来了。他们这样跑出来之后，便再一次在塔乌该托斯山上建立了营地。

(147)而就在这个时候，铁拉司正在准备率倾殖民者离开斯巴达。铁拉司是波律涅凯斯的一个后代，他们两人中间隔着铁尔桑德洛斯、提撒美诺司和欧铁希昂。这个铁拉司是卡德谟司一族的人，他是阿里司托戴莫斯儿子埃乌律司铁涅斯和普罗克列斯的舅父；当这些男孩子还是年幼的时候，他在斯巴达以摄政的身分执掌王权。但是当他的外甥长大并成了国王的时候，铁拉司既然尝过执掌最高政权的味道，因此便受不住再当一名臣民；于是他说不愿再居留在拉凯戴孟，而是想渡海到他的亲族那里去。在现在称为铁拉，但当时称为卡利斯塔的岛上，有腓尼基人波依启列司的儿子美姆布里阿洛司的后人；因为阿该诺尔的儿子卡德谟司在寻找欧罗巴的时候曾在现在称为铁拉的地方登陆，而在登陆之后，或者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地方，或者是因为其

他的什么原因使他愿意这样做，他把自己的一个亲戚美姆布里阿洛司以及其他一些腓尼基人留在这个岛上了。在铁拉司从拉凯戴孟到来之前，这些人在这个卡利斯塔岛上已居住了八世。

(148)因此，铁拉司便率领着从各个部落选出的人们准备到他们这里来了。他们打算和卡利斯塔的人们住在一起，他们不是把卡利斯塔人逐出，而是把他们称做自己的亲人。因此当米尼埃伊人逃出了监狱并在培乌该托斯山上定居下来，而拉凯戴孟人议决把他们处死的时候，铁拉司便请求饶他们的性命，不要杀死他们，他自己并答应把他们领出国土。拉凯戴孟人同意这样做了，于是铁拉司便率领着三艘三十桅船到美姆布里阿洛司的后人那里去；不过他不是带着全部米尼埃伊人，而只是少数人，因为他们之中较大的部分都到帕洛列阿塔伊人和考寇涅斯人的土地去，他们把这些人从那些地方赶出去以后，便把他们自己分成六部并在他们征服的国土上建立了六个城市，即列普勒昂、玛启司托司、普利克撒伊、披尔哥斯、埃披昂、努迪昂。它们的大部分在我的时候为埃里司人所攻掠。至于上述的那个岛(即卡利斯塔岛——译者)，则由于它的殖民者铁拉司的名字而被称为铁拉岛。

(149)但是既然铁拉司的儿子不愿意和他一同乘船离开，于是父亲便说他要儿子象是把羊留在狼群当中那样地留在后面。在说了这话之后，这个年轻人便得到了一个欧约律科司(羊狼)的绰号，这绰号竟成了他的通用的名字。他生了一个儿子埃盖扁斯，斯巴达的一个强大的埃盖乌斯族便是因他而得名的。这一族的男子发现他们的孩子都活不大，于是他们便按照一个神托的指示，建立了拉伊欧司和欧伊狄波司的复仇之神的神殿。在这之后，他们的孩子便都能活了。铁拉地方他们的子孙的情况也是这样。

(150)在我的叙述当中，拉凯戴孟人和铁拉人传说的相同的地方就是这些；至于其他的部分，则就只是从铁拉人那里听来的了。上述铁拉司的后裔、铁拉的国王埃撒尼欧司的儿子格林诺司从他自己的城市带着牺牲用的牛百头到戴尔波伊来。和他一同到这里来的，除去他的本邦人之外，还有米尼阿伊族的埃乌培莫司的一个后人波律姆涅司托司的儿子巴托司。当铁拉的国王格林诺司就其他事件请示神托的时候，女司祭的回答是他应当在利比亚建立一座城市。但是格林诺司回答说：“主啊，我年纪已太老而且举动也不灵活了，请你还是把命令下给这些年轻人中间的一位吧”，而在他讲这话时他便是指着巴托司的。当时也就是说了这话便算了。但是在他们离开之后，他们却没有注意按照神托所吩咐的去办，因为他们不知道利比亚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并且没有勇气到他们所不了解的地方去殖民。

(151)但是在这之后七年中间铁拉都没有下雨。岛上他们所有的树木，除去一株之外，全都干死了。铁拉人又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而女司祭就提到说他们应当到利比亚去殖民。因此，既然没有办法制止他们的灾祸，他们只好派使者到克里地去，到那里寻找曾经旅行过利比亚的任何克里地人或是居留在那里的外人。这些人在他们巡行该岛时曾到达一个叫做伊塔诺司的城市，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个名叫科洛比欧司的采紫螺的渔夫。这个人告诉他们，有一次他曾因大风迷路而到达利比亚，到那里的一个称为普拉铁阿的

欧伊狄波司是底比斯国王拉伊欧司和他的妻子伊奥卡司塔之间所生的儿子。他幼时被弃但是遇救并给带到遥远的国度去。长大成人后他回来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于是杀死了他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等后来他知道事情的真相时，已经太迟了。

岛。他们于是雇佣这个人和他们一同到了铁拉。起初从铁拉只派出了少数人乘船到那里去进行侦查。他们被科洛比欧司领到上述的普拉铁阿岛之后，便把科洛比欧司速同若干月的食粮留在那里，而他们自己则以全速乘船返回铁拉报告有关该岛的消息。

(152)但是当他们离开那里的时间超拉了约定的日期时 科洛比欧司就没有吃的东西了。但是一艘驶往埃及，船长为柯莱欧司的、萨摩司的船却迷路而到了普拉铁阿；萨摩司人从科洛比欧司那里听到了全部经过之后，就给他留了了一年的粮食。于是他们从该岛乘船预备到埃及去，仍是一阵东风把他们吹迷了路，结果他们竟通过海拉克列斯柱，因天意而一直到塔尔提索斯才停下。这个地方在那时是一个处女港(指希腊人还没有到过的港口——译者)因此萨摩司人在归国之后由于他们的商品而获得了比我们所确实知道的任何希腊人都要大的利益，例外的只有埃吉纳人拉欧达玛司的儿子索司特拉托司，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比的。萨摩司人用他们获利的十分之一、即六塔兰特制作了一件和阿尔哥斯的混酒钵相似的青铜器，青铜器的整个边缘上都铸造得有格律普斯的头部突出来；他们把这一青铜器安放在他们的希拉神殿里，下面有三个巨大的跪着的青铜像支着，每个都有七佩巨斯高。萨摩司人所做的这件事是他们和库列涅人与铁拉人结成亲密友谊的开端。

(153)至于铁拉人 则当他们把科洛比欧司留在岛上之后而自己回到铁拉时，他们就报告说他们已在利比亚沿岸的一个岛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铁拉人决定从他们的七区派遣男子出去，用抽签的办法选出每两个兄弟中的一人并使巴托司成为大家的领袖和国王。于是他们便装备了两只五十桅船并把它派到普拉铁阿去了。

(154)以上便是铁拉人的说法。下面说的是铁拉人和库列涅人的说法相同的部分；但是关于巴托司人的说法，库列涅人和铁拉人的说法却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在克里地有一个叫做欧阿克索司的城邦，它的统治者是埃铁阿尔科斯。他有一个没有母亲的女儿普洛尼玛，然而他却不得不再娶一个后妻。当他的第二个妻子来到他家的时候，她就认为她自己应该是普洛尼玛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后母，她虐待普洛尼玛并且对她出一切坏主意，最后她竟指控她的女儿有淫乱的行为并且说服了自己的丈夫也相信了这种说法是真的。埃铁阿尔科斯被他的妻子说服之后，便对他自己的女儿做出了一件不能容忍的罪恶处罚办法。在欧阿克索司地方有一个叫做铁米松的铁拉的商人。埃铁阿尔科斯把这个人作为自己的朋友招请了来，他要这个人发誓做他想要这个人做的任何事情。这样做了之后，他便把自己的女儿交给这个人，要这个人把他带走，把她投到海里去。但是铁米松却因这一誓约的诡计而感到十分愤慨，故而他竟弃绝了他和埃铁阿尔科斯之间的友谊；不久他便带着这个女儿乘船出发了，他为了履行他对埃铁阿尔科斯的誓言，船到海上之后他便把她用绳子系住，把她下放到海里去，然后再把她拉上来。他们随后便来到了铁拉。

(155)在那里一个知名的铁拉人波律姆涅司托司娶了普洛尼玛，使她成为自己的妾。不久她便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讲话口齿不清并且口吃，铁拉人和库列那人便说，他的父亲给他起了个巴托司的名字。但是我以为这个男孩子起的是另外一个名字，他是在到利比亚来的时候才改换了这个名字的，他起了这个新的名字，是由于他在戴尔波伊得到的神托和他接受的光荣职位。因为利比亚语的国王是巴托司，而我以为这就说明为什么佩提亚在预

言中这样称呼他；她用一個利比亞的名字，是因為她知道他會成為利比亞國王的。原來在他長大成人的時候，他就到戴爾波伊去請示關於他的聲音的事情；佩提亞在回答時的宣托詞是這樣：

巴托司啊，你是來問聲音的事情的；但是國王波伊勃司·阿波羅却遣送你到利比亞去建立一個生產很多羊的殖民地。她這就彷彿是用希臘語對他說：“國王啊，你是為了聲音的目的來的”。但是他回答說：“主啊，我到这里來是請示關於我的聲音的事情的，但是你的回答卻是關於別的事情，是關於那些不可能實現的事情的。你命令我在利比亞建立一個殖民地，可是我從什麼地方得到力量，得到人手來做這件事情呢？”巴托司這樣說了，但是神並沒有按照他的意思給他另一個宣托詞而是和先前一樣地回答了他。于是在佩提亞的話尚未講完的時候，他便離開到鐵拉去了。(156)但是後來巴托司和其他的鐵拉人都很不順遂；他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這樣的不走運，於是他們便派人到戴爾波伊去問有關他們當前的不幸的事情。佩提亞說，如果他們幫助巴托司到利比亞的庫列涅去殖民的話，那末他們就會比現在好些。於是鐵拉人便派遣巴托司帶著兩艘五十槳的船出去。這些人乘船來到了利比亞，但是他們一時不知道還應當做些什麼事而回到了鐵拉。但是鐵拉人卻在他們靠近海岸的時候向他們射擊，不許他們上岸而要他們返回。他們沒有辦法，只得回去並在利比亞沿岸的一個我已說過名叫普拉鐵阿的島上建立了一個殖民地。這個島據說和現在的庫列涅市同樣的大小。

(157)他們在這個島上住了兩年。然而他們在那裡既然都很不得意，他們便留下他們中間的一個人在那裡，其他的人則到戴爾波伊去；到達之後，他們就請示神托，問他們儘管住在利比亞，但他們的運氣一點兒也沒有好轉起來。於是佩提亞便這樣回答他們說：我到過，可是你們卻沒有到過產羊豐富的利比亞。

但如果你們比我知道得更清楚，那末你們的智慧誠然就大為使我讚賞了。聽到這話之後，巴托司和他的人們就再度乘船回去了；因為神在他們真正地在利比亞殖民之前是會放過他們去的。而在到達了普拉鐵阿並且又帶上了他們留在那裡的人之後，他們就在利比亞的本土建立了一個殖民地，這個地方對着普拉鐵阿島，名叫阿吉利司。這個地方的兩面都有最美麗的叢林環抱着，而它的一面還有河流過。

(158)他們在這裡居留了六年。但是在第七個年頭，利比亞人懇求他們離開這個地方，利比亞人向他們表示願意把他們帶領到更好的一個地方去；於是他們便把希臘人從阿吉利司引開，把希臘人引向西方；他們是這樣地計算着白天的時刻，以便使希臘人在夜間走過他們國內最好的一個叫做伊拉撒的地方，因為他們害怕希臘人在經過的時候會看到這個地方。於是希臘人便被引到一個叫做阿波羅泉的地方，他們向希臘人說：“希臘人啊，這裡是適于你們居住的；因為這裡的天空上有一個漏孔”。

(159)在統治了四十年的殖民地的建立者巴托司和統治了十七年的他的兒子阿爾凱西拉歐司的時期，庫列涅的居民並不比他們初到殖民地來的那個時候的人更多。但是在第三個統治者的時候，即被稱為幸運的巴托司的第三個統治者的時候，佩提亞用一個神托激勵全體希臘人渡海到利比亞去和庫列涅人住在一起。原來庫列涅人曾邀請他們來，答應他們分與土地；這便是當前的神托：不管是誰，如果他在土地全部分配完畢之後才來到利比亞，那這個人一定後悔。因此便有極大的一批人聚集在庫列涅，他們從相鄰的利比亞

人的领土上割取了大片的土地。这些利比亚人和他们的国王阿地克兰既然被掠夺了他们的土地又受到库列涅人的虐待，于是他们便派人到埃及，而他们自己并且投到埃及国王阿普里埃司的手下去。阿普里埃司集合了一支埃及大军去攻打库列涅人；库列涅人出兵到伊拉撒和铁司特斯泉的地方，就在那里和埃及人交锋并战胜了埃及人；因为埃及人那时对希腊人还不了解，因而不把他们的敌人放到眼里。这一次他们遭到这样程度的惨败，以致他们当中返回埃及的人是很少的。由于这次的惨败并因为埃及人把这次的惨败归咎于阿普里埃司，埃及人便起来反抗他。

(160)这个巴托司有一个叫做阿尔凯西拉欧司的儿子。在他最初统治的时候，他曾和他自己的兄弟发生争吵，直到他的兄弟们离开了他而到利比亚的另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城市，这座城市当时和现在都称为巴尔卡。当他们正在建立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说服了利比亚人起来叛变库列涅人。于是阿尔凯西拉欧司率领着一支军队到利比亚人的国土来，因为利比亚人接纳了他的兄弟们并且也起来叛变了。这些人害怕他而逃到东方的利比亚人那里去。阿尔凯西拉欧司跟踪追击下去，一直来到和比亚的列乌康。利比亚人则决定在列乌康向他进攻，他们打了起来，从而完全战胜了库列涅人，以致七千名重武装的库列涅士兵被杀死了。在这次惨祸之后，病倒并且服了药的阿尔凯西拉欧司便被他的兄弟哈里阿尔科司绞死了；但哈里阿尔科司却又被阿尔凯西拉欧司的妻子埃律克索用谋略给杀害了。

(161)阿尔凯西拉欧司的儿子巴托司继承了王位，这是一个行走困难的跛子。身遭惨祸的库列涅人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他们应如何组织他们的国家才能获致繁荣幸福的生活。佩提亚命令他们从阿尔卡地亚的曼提涅亚请一位仲裁者来。库列涅人于是派人到那里去请求，曼提涅亚人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而把他们最尊敬的、一位名叫戴谟纳克司的市民送到他们这里来。当这个人到达摩列涅并了解了全部情况之后，他便把全体人民分成三个部落：铁拉人和四面从属于他们的利比亚人是第一个部落；伯罗奔尼撒人和克里地人是第二个部落；全体岛民是第三个部落。此外，他只把某些领地和圣职留给他们的国王巴托司，却把以前属于国王的所有其他的一切都交到人民大众的手里去了。

(162)在上述的巴托司在世的时候，这些规定是执行得很好的，但是在他的儿子阿尔凯西拉欧司的时期，关于国王的职权问题，发生了许多纠纷。跛腿的巴托司和培列提美的儿子阿尔凯西拉欧司不愿意遵守戴谟纳克司的规定，他要求把他祖先的那些特权还给他并为这件事领导着他的一派进行了斗争。在斗争中他失败了，他被驱逐到萨摩司去，他的母亲则逃往赛浦路斯的撒拉米司。当时撒拉米司的统治者是埃维尔顿，这个人曾把那个令人看了惊叹不已的香炉献给戴尔波伊，这只香炉收藏在科林斯人的宝库里。培列提美便逃到他这里来，她要求他出兵把她和她的儿子送回库列涅。但是埃维尔顿则除去一支军队之外，什么都愿意给她。而当她在接受他给她的东西的时候说，这虽然是好的东西，但如果他应她之请给她一支军队那就更好了。不管他送给她什么样的礼物，她总是这样说。最后埃维尔顿送给她黄金的纺锤和卷线竿，并且连羊毛都一同给她。而在培列提美还象先前那样讲的时候，他便回答说对于妇女的礼物只能是这样的东西而不是军队。

(163)正当着阿尔凯西拉欧司在萨摩司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并且答应他们重分土地的时候，正当着一支大军这样地集合起来的时候，他便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关于他的返回的指示。佩提亚是这样地回答了他的：“洛克西亚司允许四个巴托司和四个阿尔凯西拉欧司，也就是八代的人统治库列涅，在这些人之外，我劝你千万就不要一试试了。至于你呢，你可以回到本国去老老实实地呆着。如果你发现窖里满都是土瓮的话，不要说那些土瓮而是乘风赶快把它们送出去，如果你把它们放在窑里烧的话，那末就不要到四面环水的地方去，如果你这样做，你和牲畜当中最好的牡牛就都会被杀死了。”

(164)佩提亚回答阿尔凯西拉欧司的话便是这样。于是阿尔凯西拉欧司便偕同他在萨摩司征集来的人回到了库列涅；可是他在取得了这个地方的最高政权之后，却忘记了神托的话，而要对曾经放逐过他的敌人们进行报复。他的一些敌人已经完全离开了本国，阿尔凯西拉欧司捉住了另一些人并把这些入送到赛浦路斯去处死。但这些人却由于迷路而到了克尼多斯，克尼多斯人救了他们并把他们送到了铁拉。另一些库列涅人则逃到属于一个名叫阿格罗玛科司的私人的大塔去避难，于是阿尔凯西拉欧司便在它的四周堆起木材来在那里烧死了他们。可是在他这样做了之后，他才认识到这正是戴尔波伊的神托所曾指点给他的意思，即当他发现窑里有土瓮的时候，不要在窖里烧它们，但这时已经晚了。因此他便不按照他原定的目的进入库列涅人的城市，因为他害怕预言中所说的他的死亡，并认为四面环海的地方也正是库列涅。既然他的妻子是他的亲戚巴尔卡国王阿拉吉尔的女儿，他便到阿拉吉尔那里去了。但是巴尔卡人和从库列涅跑来的一些亡命者当他来到市场的时候认出了他并把他杀死了。同时他的岳父阿拉吉尔也给他们杀死了。因此阿尔凯西拉欧司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听从神托告诉他的话，他还是没有逃脱他注定的命运。

(165)正当阿尔凯西拉欧司在做出了招引灾祸的事之后而定居在巴尔卡的时候，他的母亲培列提美在库列涅掌握了他的儿子的大权，她在那里代他治理国事，和其他人一道参加国事会议，但是当她听到她的儿子死在巴尔卡的时候，她立刻便逃到埃及去，因为她以为阿尔凯西拉欧司曾在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身上做过好事情。因为正是这个阿尔凯西拉欧司曾把库列涅给予刚比西斯并同意向他纳贡。因此在她到达埃及的时候，培列提美便恳请阿律安戴司的庇护，要求他替她报仇，而她的口实就是他的儿子是因为对美地亚人表示好意才被杀死的。

(166)这个阿律安戴司被刚比西斯任命为埃及的太守；后来他由于处处想和大流士分庭抗礼而被处死。因为阿律安戴司知道和看到大流士想留下一件任何国王都没有做过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纪念，他便模仿大流士，直到他竟然得到了报应的时候。大流士曾用成色极高的黄金铸造金币，而当时统治埃及的阿律安戴司便铸造了同样的银币；结果没有一种银币的成色象是阿律安戴司的银币那样纯。但是当大流士听到阿律安戴司这样做的时候，便把他处死，处死的口实不是这一点，而是阿律安戴司谋叛。

(167)这时我所说的阿律安戴司是同情培列提美的，他把埃及的全部陆海军都交给了她，并任命玛拉披司人阿玛西斯为陆军统帅，帕撒尔伽达伊族的

这就是说，随它们怎样也不要管它们。

巴德列斯为海军统帅。但是在把大军派出去之前，阿律安戴司派一名使者到巴尔卡去探听，是谁杀死了阿尔凯西拉欧司。巴尔卡人回答说全城的人杀死了他，因为阿尔凯西拉欧司对他们做出了许多不义的事情。阿律安戴司听到了这一番话以后，便下令他的军队和培列提美一同出发了。这不过是作为出征的一个口实罢了。但是在我看来，这支军队是派出去征服利比亚的。因为利比亚人的部落有许多并且是多种多样的，虽然其中有一些是国王的臣民，但他们的较大的一部分却是根本不把大流士放到眼里的。

(168)至于居住在利比亚的各部落的生活情况则是这样的。先以埃及为起点，则住得最近的是阿杜尔玛奇达伊人。他们的风俗习惯大部分是和埃及人相似的，但是他们的衣服却和其他利比亚人相同。他们的妇女在两腿上戴着青铜圈，他们的头发是长的，他们每人拿自己身上的虱子，用嘴咬死以后再抛掉。利比亚人当中只有他们这样做，也只有他们把所有行将结婚的少女领给国王看，只要国王喜欢的话，他可以占有她们随便任何人的处女之身(大概指初夜权——译者)。这些阿杜尔玛奇达伊人住在从埃及到一个称为普律诺司港的港口地方。

(169)接在他们后面的是吉里伽玛伊人，他们占居西部的地区直到阿普罗狄西阿司岛的地方。库列涅人所殖民的普拉铁阿岛就是在这一段地区的海岸之外的，而在大陆上则有称为美涅拉欧司的海港和库列涅人所曾居住过的那个阿吉利司。昔尔披昂草的产区以此为起点，它是从普拉铁阿岛直到叙尔提斯河河口的。这个民族在风俗习惯上和其他民族是相同的。

(170)接在吉里伽玛伊人以西的民族是阿司布司塔依人，他们居住在库列涅的内陆，而没有到达海岸，因为那里是库列涅人的地区了。在利比亚人当中，他们是最多驾驶四马马车的民族。他们的习俗大体上都是模仿库列涅人的。

(171)在阿司布司塔依人以西的是阿乌司奇撒伊人。他们住在巴尔卡的内陆，但是他们在埃乌埃司佩里戴司附近的地方临海。在阿乌司奇撒伊人地区的中心，住着一个称为巴卡列司的小部落，他们的土地在巴尔卡的一个城市塔乌奇拉的地方临海，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在库列涅内地的居民相同。

(172)阿乌司奇撒伊人以西的是纳撒摩涅司人，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部落。他们在夏天的时候把自己的牲畜留在海边而上行到称为奥吉拉的地方去采集枣椰子的果实，这种树木在那里生长得又多又大，而且又都是结果子的。他们又捕捉蝗虫，蝗虫捉到后放在太阳下晒干、研碎，然后撒到奶里饮用。他们的习惯是每个男子都有许多妻子，他们和妇女又是杂交的，就和玛撒该塔伊人的情形一样。他们把一个棒子放在居室的门前，然后即性交。当一个纳撒摩涅司的男子第一次结婚时，在第一夜里新娘必须按照习惯和所有的来宾依次性交。而每一个男子在和她性交之后，便把从家中带来的礼物送给她。至于他们的发誓和占卜的方式，则他们是把他们的手放在他们中间号称最公正和最优秀的人物的坟墓上面，他们是凭着这些人的名字发誓的。他们的占卜方式是他们到他们祖先的坟墓那里去，在那里祈祷之后，便倒下来睡觉，而以他们所作的不管什么梦作为神托。当他们相互保证信谊的时候，他俩是相互用自己的手来饮对方，如果没有饮料的话，他们便从地上把土捧起来用舌头来舔。

(173)和纳撒摩涅司人相邻的是普叙洛伊人，他们是由于下述的情况而灭了种的。不断刮来的南风把他们用来貯水的一切水池全都吹干了。结果在叙

尔提斯境内他们的全部领土，都没有水了。因此普叙洛伊人便大家商议并一致同意向南风的方面进击(我是按照利比亚人的传说叙述的)，因此在他们进入沙漠地带的时候，一阵强烈的南风把他们埋掉了。于是他们便全部死掉了，纳撒摩涅司人占有了他们的国土。

(174)在这些人的南部的内地，伽拉曼铁司人居住在野兽出没的地区。

他们避免被人们看见和与人们交往，他们既无武器，也不知道如何保卫他们自己。

(175)这些人居住在纳撒摩涅司人的内地，在西方相邻的沿海地带则是玛卡伊人的地区。这种人把他们的头发剃成一块，留在他们的头顶上长着，两边的头发则全部剃掉。他们在战争中所携带的盾牌是鸵鸟皮制成的。奇努普司河发源于一座名为卡里铁司的小山，流经他们的国土入海。这座小山上面长着葱郁的树林，但我所提到的利比亚的其他地区却都是不毛之地；它离海是二百斯塔迪昂远。

(176)和玛卡伊人相邻接的是金达涅司人，他们那里的每一个妇女都带着许多皮制的踝环，因为据说她只要和一个男人发生过关系，她便戴上这样一个皮踝环。戴得最多的也就是最有声望的，因为爱她的人是很多的。

(177)从金达涅司人的地方向海突出一个地岬。在这上面住着洛托帕哥伊人(意为食莲族——译者)，因为他们的唯一食品就是莲子。莲子的大小和乳香树的浆果差不多，它有枣椰子那样的甜味：洛托帕哥伊人不单吃它，还用它来造酒。

(178)邻接着他们，在沿海的地方则是玛科律埃司人，他们也以莲为食，但不如上述洛托帕哥伊人用得那样多。他们的国土一直伸展到一条称为妥里通河的大河，这条大河注入一个妥里托尼司大湖，大湖里有一个普拉岛。据说拉凯戴孟人曾遵照神托的话，在这个岛上建立了一个居民地。

(179)还有人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据说当人们在佩里洪山的山脚下造好了阿尔哥号船的时候，雅孙在船上载运了一百头牺牲用牛，此外又把一个青铜三脚架放了上去，然后便出发瓮航伯罗奔尼撒，以便可以到达戴尔波伊。但是途中他在玛列亚附近的海面上航行的时候，一阵北风袭来，把他带到利比亚去，而在他能够发现陆地之前，他便到达了妥利托尼司湖的浅滩。在那里，正当他还不能找到出路的时候，传说妥利通向他显现并命令雅孙把三脚架给他，这样便答应他把海峡指点给水手们并安全地把他们送上航程。雅孙按照他的吩咐做了，于是妥利通便指给他们离开浅滩的出路并把三脚架放到自己的神殿里面。他在三脚架上一坐便作了预言，而把全部情况告诉了雅孙和他的同伴们：这就是，当阿尔哥号的水手们的任何后裔要把这个三脚架拿走的时候，那就必得在妥利托尼司湖的岸上建立一百座希腊城市。据说当地的利比亚人在听到了这话之后，就把三脚架给藏起来了。

(180)邻接着玛科律埃司人的是欧赛埃司人：他们和玛科律埃司人中间隔着一条妥里通河，他们住在妥里托尼司湖的岸上。玛科律埃司人把长发留在头的后面，但欧赛埃司人则是留在前面。他们对雅典娜神每年举行一次祝祭，在祝祭的时候，他们的少女分成两队，相互用石头和木棒交战，据他们说这样做是遵照他们祖先的方式来崇敬当地的那个我们称之为雅典娜的女神。因伤致死的少女则被称为假处女。在女孩子们开始交战之前，全体人民总是先把最漂亮的女孩子选出来，给她戴上科林斯的头盔和穿上希腊的全幅甲冑，然后使她登上战车，在整个湖岸上奔行。在希腊人住到他们的近旁来之前，

他们用什么武器装备他们的女孩子我说不清楚，但是我认为这武器是埃及的，因为我以为希腊的盾和头盔都是从埃及来的。至于雅典娜，则他们说，她是波赛东和忒提斯的女儿，而由于某种原因和父亲闹翻了，于是她便投到宙斯那里去，宙斯于是收留她为自己的女儿。他们的传说的内容就是这样。那里的男女之间是乱婚的。他们并不是夫妻同居，而是象牲畜那样地交媾。当一个妇女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便给带到每三个月集会一次的男子们那里去，而这个孩子便算做是和他最相象的那个男子的儿子。

(181)我现在所谈的是居住在海岸地带的全体游牧的利比亚人。从这些人居住的地区深入内地，则是利比亚的那片野兽出没的地区了，再过去这片野兽出没的地区，则是一条形成丘陵的沙漠地带，这一地带从埃及的底比斯一直伸展到海拉克列斯柱的地方。沿着这一条沙丘地带每走十天，就会看到堆得象小山一样的极多的大盐块。在每一座小山的山顶上都有又甜又凉的泉水从盐块中间喷射出来；在沙漠最远处和远在野兽出没的地区内地的人们住在它的周边。从底比斯开始，经过十天的路程，首先就是阿蒙人，他们的神殿是崇拜底比斯的宙斯的；因为我已经说过，底比斯的宙斯神像是有一个山羊的头的。此外，他们另有一个水泉，这个水泉在黎明时是温的，在市场上正热闹的时候凉一些，正午的时候非常凉；而他们使用这时候的水浇他们的园子。从正午之后，凉度也随之渐减，直到日落之际水再复温时为止。此后它就变得越来越热，一直到午夜，那时它竟会沸腾起来；在午夜之后直到黎明，它就又越来越凉了。这个泉被称为太阳泉。

(182)从阿蒙人的地方沿着沙丘地带再走十天，就会遇到和阿蒙人那里相同的一个小盐山与水泉，而人也就住在那里。这个地方称为奥吉拉。纳撒摩涅司人通常就是到这里来采集枣椰子的果实的。

(183)从奥吉拉再走十天，又和其他地方一样，可以遇到一座小盐山和水泉以及许多生产果实的枣椰子树；住在那里的人称为伽拉曼铁司人，这是一个极大的民族。他们在他们铺在盐上面的土壤里播种。从这里向洛托帕哥伊的国土有一条最短的道路，这是三十天的路程。在伽拉曼铁司人那里有一种吃草时向后退的牛，这样做的理由是它们的角向前屈，因此它们在吃草的时候便向后退，而不能向前走，因为向前走牛角就会插到地里去。在所有其他方面，它们和其他的牛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它们的皮较厚，较粗硬而已。这些伽拉曼铁司人乘着四马的战车追击穴居的埃西欧匹亚人：因为埃西欧匹亚的穴居人是比我们听到故事中所提到的任何人都要跑得快。他们是以蛇和蜥蜴以及诸如此类的爬行动物为食的。他们的语言和世界上任何人的语言都不同；它是和蝙蝠的叫声差不多的。

(184)从伽拉曼铁司人的地方再走十天，又会遇到盐山和水，在那周边住着的人叫做阿塔兰铁司人。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仅有的没有名字的人们。因为他们的全体居民都叫做阿塔兰铁司，但是没有一个人有自己的名字。当太阳光高高升到天上去的时候，这些人便咒诅并用极其粗野的话骂它，因为太阳的灼热使他们的人民和土地备受痛苦。再过去十天的路程之后，便又有一个盐山和水，而且有人居住在那里。在这盐山的附近有一个叫做阿特拉斯的山，这个山的形状是细长的，四面是圆的：而据说它是这样地高以致人们看不到它的山峰，因为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总是有云环绕在山峰的四周。当地的人则称它为天柱。这些人从这个山得到了自己的名字，即阿特兰铁司人。据说他们是不吃活物的，而且在睡觉的时候是不作梦的。

(185)我知道并且可以说出住在丘陵地带直到阿特兰铁司人那里的所有民族的名字，但再过去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个丘陵地带一直伸展到海拉克列斯柱和它的那一面。在这个丘陵地带，每行十日便有一个盐矿，并有人住在那里。他们的房屋都是用盐块筑成的，这里也就是利比亚的不下雨的部分，因为用盐筑成的墙壁如果有雨的话是站不住的。从矿里开出来的盐是白色和紫色的。在这一地带的那一面，即利比亚的南部和内地的部分则是沙漠和无水地带：那里没有野兽，没有雨，没有树林，这个地区是完全没有湿润的东西的。

(186)因此从埃及到妥里托尼湖的利比亚人，都是吃肉饮乳的游牧民族。由于埃及人所说的同样理由，他们是完全不吃牛肉的；而且他们也不养猪。库列涅的妇女也认为吃牛肉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对埃及的伊西司表示尊敬的缘故。他们甚至为了这位女神断食和举行祝祭。巴尔卡的妇女则不单是不吃牝牛，她们连猪也不吃。

(187)这一地区的情况便有如上述。但是在妥里托尼湖以西，利比亚人便不是游牧民族了。他们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他们对待他们的孩子的方式也和游牧民族通常对待孩子的方式不同。因为许多利比亚游牧民族的习惯，虽然我不能确说是否全体利比亚人的习惯，是当他们的孩子到四岁的时候，他们便用羊毛脂来灸这些孩子头顶上的血管，有时则是灸太阳穴上的血管。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孩子在日后不致被那从头上流下来的体液所害。他们说这样做会使他们的孩子十分健康。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人都不如利比亚人那样健康。但是我不能确切说出，是不是由于这种做法的缘故。但他们确是极其健康的。当孩子被灸痛而全身抽动的时候，利比亚人找到了一个治疗办法，这就是把山羊尿洒到孩子的身上去，这样就可以把孩子们治好了。这是利比亚人他们自己说的。

(188)游牧民族的奉献牺牲的方式是先从牺牲的耳朵上切下一块来作为初献，并把切下来的这一块抛到房屋上去。在这之后，他们才扭折牺牲的颈部。他们只向太阳和月亮奉献牺牲，这就是说，全体利比亚人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妥里托尼湖岸上的居民主要地却只向雅典娜奉献牺牲，其次才是妥里通和波赛东两个神。

(189)看来雅典娜的神像所穿的衣服和埃吉司短衣是希腊人从利比亚妇女那里学来的。因为除去利比亚妇女的衣服是皮子制的而她们那山羊皮的埃吉司短衣的穗子不是蛇而是革纽之外，在所有其他方面她们的衣饰都是相同的。而且这个名称的本身便证明，帕拉司·雅典娜神像的衣服是从利比亚来的。因为利比亚的妇女在她们的衣服上面披着用茜草染色的、没有毛但是有穗的山羊皮，称为埃盖阿，而希腊人则把这种羊皮衣服的名称改为埃吉司。此外，我以为在举行祭礼时的喊声最初也是从利比亚来的：因为那里的妇女就是喊得非常动听的。而且驾驶四马战车的办法，希腊人也是从利比亚人那里学来的。

(190)除去纳撒摩涅司人之外，游牧民是用和希腊相同的办法来埋葬死者的。他们用坐着的姿式来埋葬死者，因此他们注意使垂死的人在死去的时候坐看而不是仰卧着。他们的房屋是用日光兰的萃编缠在苇子上面造成的，这种房屋可以搬到各处去。利比亚人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

(191)在妥里通河以西的地方，紧接着欧赛埃司人的则是耕种田地并且有自己的房屋的利比亚人的国土，他们被称为玛克叙埃司人。他们在他们头部

的右侧蓄发，却把左侧剃掉，此外他们还把他们的身体染成朱红色。他们自称是特洛伊的人们的后裔。他们的国土和利比亚西部的其他地方比起游牧民族的地区来野兽要多得多，森林也比较多。游牧民所居住的利比亚东部地区，直到妥里通河的地方，是低地和沙质地。但是在这以西的地方，即农耕者所居住的地方却有极多的山和森林，并且有许多野兽出没。在那个地方有巨蟒和狮子，有象，有熊和毒蛇，有长着角的驴子，有狗头人，有象利比亚人所说的没有脑袋但是眼睛长在胸部的人，有男的和女的野人，此外还有许多并不出奇的生物。

(192)但是在游牧者的地区，这些东西都是一样也没有。不过有另外一些东西，比如佩伽尔戈司羚羊(白尾羚羊——译者)、多尔卡司羚羊、布巴利司羚羊，没有角但被称为不饮水的驴子(而它们确实是不喝水的)，欧律司大羚羊，这种羚羊的角用来制造竖琴的架子，狐狸、鬣狗、豪猪、野羊、狄克图埃司、豺、豹、波律埃司、三佩巨斯长和蜥蜴很象的陆上鳄鱼和鸵鸟以及一只角的小蛇；所有这些动物都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有的兽类之外的动物，只有鹿和野猪是例外。这两种动物是全部利比亚任何地方也没有的。在这个地方有三种老鼠，一种是双足鼠，一种是吉格里厄司鼠(这种老鼠的名称是利比亚语，在希腊语中是山的意思)，还有一种则是刺猬了。在生长着昔尔披昂草的地带还发现有伶鼬，这里的伶鼬和塔尔提索斯地方的伶鼬非常相似。游牧民的地区中的野兽是这样地多，我们如不尽力调查，是不能知道它们的底细的。

(193)和利比亚地方玛克叙埃司人相邻的则是撒乌埃凯司人，他们的妇女是驱着战车去作战的。

(194)邻接着这些人则是顾藏铁司人，他们那里的蜂蜜很多，据说人工制造的蜜则更多。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用朱红色涂抹自己的身体，他们吃在他们山中有许多的猿猴。

(195)迦太基人说，在他们的海岸之外，有一个二百斯塔迪昂长但是很窄的岛，叫做库劳伊司岛。从大陆上有一航路通到那里去；岛上到处都长着橄榄树和葡萄树。据说在这个岛上有一个湖，当地的少女使用涂着沥青的羽毛从这个湖的泥里挖掘金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实有其事。我只是把人们传说的写下来而已。不过，所有的事情都可能是真的；因为我自己就亲眼看见在札昆托斯地方人们从一个水他的水中取沥青。那里的水池是有很多的，其中最大的长宽各有七十尺，而深则有二欧尔巨阿。他们把尖端系着桃金娘的枝子的竿子插到池子里面去，然后用这桃金娘的枝子把沥青沾上来，沥青的气味和阿斯帕尔托司差不多，不过在其他方面，这里的沥青是比披埃里亚的沥青要好的。然后他们把沥青倾倒到他们在池子近旁所挖掘的坑里去，而当那里积存了很多的沥青时候，他们就从那个坑再把沥青装满在容器里。凡是掉到池子里去的东西，都会从地下面带走并重新出现在离池子大约有四斯塔迪昂远的海里。因此，从利比亚海岸地带的岛上来的这个说法好象是真的。

(196)迦太基人还说了另外一个故事。他们说，利比亚有这样一个地方，那里的人是住在海拉克列斯柱的外面的，他们到达了这个地方并卸下了他们的货物，而在他们沿着海岸把货物陈列停妥之后，便登上了船，点起了有烟的火。当地的人民看到了烟便到海边来，他们放下了换取货物的黄金，

瞪羚。

狷羚。

然后从停货的地方退开。于是迦太基人便下船，检查黄金；如果他们觉得黄金的数量对他们的货物来说价格公平的话，他们便收下黄金，走他们的道路；如果觉得不公平的话，他们便再到船上去等着，而那里的人们便回来把更多的黄金加上去直到船上的人满意时为止。据说在这件事上双方是互不欺骗的。迦太基直到黄金和他们的货物价值相等时才去取黄金，而那里的人也只有有在船上的人取走了黄金的时候才去动货物。

(197)这便是我们可以举出名字来的全体利比亚人，而他们的国王在那个时代大都是根本不把美地亚人的国王放到眼里的，而在现在他们仍然是这个样子。因此我江要说一点关于这个国家的事情：据我们所知道的，正是有四个民族住在那里，两个民族是土著的，两个不是。利比亚北部的利比亚人和它的南部的埃西欧匹亚人是土著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则是后来才迁到那里去住的。

(198)在我看来，利比亚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其优点足以与亚细亚或欧罗巴相比，例外的只有一个和当地的河流奇努普司同名的地区。这个地区和世界上最肥沃的产谷地区相比都毫无逊色，它和利比亚其余的地区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里的土壤是黑色的，受到泉水的良好灌溉，不怕旱，又不会因暴雨而变涝；原来在利比亚的这一部分是有雨的。那里的谷物产量和已比伦地方相同。埃乌埃司佩里塔伊人居住的土地也是好的，它最多的时候收获量达种子的一百倍。但是奇努普司人地区土地的收获量则高达种子的三百倍。

(199)库列涅地区是利比亚的最高的部分，游牧者便是住在这里的，这一地区极其令人惊叹的地方是它有三个收获的季节。首先在海岸上，地上生长的果实成熟到可以收割和摘取的地步；当这些水果采集完毕的时候，海岸再向上的中间地区，即他们称为山区的地方又成熟到收割的时候了；而在中间地区刚刚收割完毕之后，最高的地方的庄稼又熟了。因此在大地上最早收获的谷物已经作为食物和饮料消费完了的时候，最后的庄稼也就接上了。这样看来，库列涅人便有了一个长达八个月的收获期。关于这些事情，我就谈到这里为止了。

(200)现在当阿律安戴司从埃及派出去为培列提美报仇的波斯军到达巴尔卡的时候，他们便包围了这座城，要求引渡对杀死阿尔凯西拉欧司这件事有责任的那些人；但是巴尔卡人的全体都参予了这件事情，因此他们不同意投降。于是波斯人便把巴尔卡包围了九个月，他们挖掘通向城墙的地道并且进行猛烈的袭击。但是这个坑道却给一个锻冶匠用一只青铜盾给发觉了，下面说一说他是如何发觉的：他带着盾牌顺着城墙的内部巡视，用它来敲击城内的土地。所有其他的地方在敲击的时候发生钝音，但是在有地道的地方，青铜盾发生响亮的声音。巴尔卡人在这里对看它挖了一个逆行的地道并把在那里挖地的波斯人杀死了。地道便这样地被发觉了，而袭击也便被巴尔卡市民击退了。

(201)许多时间消耗过去，双方都有许多阵亡的人，而波斯的这一方面阵亡的人丝毫不少于对方，于是统率陆军的阿玛西斯便想出了这样一个计策，因为他看出来，巴尔卡虽不能用武力攻克，却是能够用巧计攻克的。他在夜里挖掘一个很宽的壕沟并在上面搭看薄薄的木板，木板上他再盖上一层和地

面一样平的土。然后，到白天的时候，他便请巴尔卡人和他谈判，巴尔卡人立刻同意了。终于大家达成了和议。协议是这样达成的：他们站在掩盖住的壕沟上，相互起誓说在他们所站立的土地不改变的时候，他们将永会遵守誓约。巴尔卡人答应给国王相当数目的金额，波斯人则保证不再加害于巴尔卡人。在立了严肃的誓约以后，相信了这件事并打开了他们的全部城门的市民自己从城里出来并且容许他们所有愿意进城的敌人进城去。但是波斯人却毁坏了暗桥而涌到城里去。他们毁了他们所造的暗桥，这样他们便可以不致背弃他们对巴尔卡人的誓约，这就是：在土地原封不动的时候，这个条约永远有效。但如果他们毁坏了暗桥的话，这个条约便不再生效了。

(202)当巴尔卡人被波斯人引渡给培列提美的时候，她便把巴尔卡人中间的那些首犯沿着城墙上面——处以磔刑。他们的妇女的乳房都被割去，同样给放置在城墙上。至于其他的巴尔卡人，则她嘱咐波斯人把他们作为战利品带走，例外的只有巴托司家的人们和那些没有参加屠杀的人们。于是她便把全城交到这些人的手里来管理了。

(203)波斯人便这样地奴役了其余的巴尔卡人并回师了。当他们来到库列涅市的时候，库列涅人允许他们穿过自己的城市，为了是使一次的神托应验。在军队穿过的时候，海军的统帅巴德列斯主张攻取这个城市，担陆军的统帅阿玛西斯却不同意，他说他是奉派出来征服巴尔卡，而不是其他希腊城市的。结果，他们穿过了库列涅并且驻扎在律凯欧司·宙斯的山上。他们到那里才后悔没有攻取这个城市并试图再进入这个城市，但是库列涅人不许他们进来了。可是，虽然没有任何人攻击波斯人，但是波斯人却突然害起怕来，于是他们便逃到一个离那里有六十斯塔迪昂的地方去并在那里扎了营。正当大军驻屯在那里的时候，从阿律安戴司那里来了一名使者命令他们回去。波斯人向库列涅人请求并且得到了他们进军时的粮草，而在他们得到之后，便离开到埃及去了；但是在那之后，他们却落到了利比亚人的手里，利比亚人为了取得他们的衣服和装具而把他们军队中迟缓的和掉队的都给杀死了，直到他们终于到达埃及的时候。

(204)这支波斯军队在利比亚所走到的最远的地方是埃乌埃司佩里戴司城，再远的地方没有去过了。至于他们俘虏为奴隶的巴尔卡人，他们从埃及把他们放逐出去并使他们到国王那里去，而大流士便把巴克妥利亚这个城市给他们来居住。他们便把这座城称为巴尔卡，而直到我的这个时候，巴克妥利亚的这个城市还是有人居住的。

(205)但是培列提美她的下场也并不是圆满的。原来在她为自己对巴尔卡人进行了报复并迈回埃及之后，她立刻便很惨地死去了。她的身体溃烂并生了蛆。看来神对于进行过份苛刻的报复的人，也是非常忌恨的。说起来，巴托司的女儿培列提美对于巴尔卡人所进行的上述的报复就是这样残酷无情的。译者的说明

(一)本书所用原本是牛津古典丛中修德(C. Hude)编订的《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i, *Historiae*; 两册, 1926年, 第3版), 同时参考了洛布希英对照本古典丛中所用的施泰因(H. Stein)编订本。豪乌(w.w. How)和威尔斯(J. Wells)二氏为修德本所编的《希罗多德注释》(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两册, 上册 1912年牛津版, 下册 1928年牛津订正版)和若干选本的注释(如 Abicht, Waddell 诸氏为第2卷所作的注释), 在翻译过程中为

译者解决了不少困难。

(二)在翻译时曾参考下面五个全译本：

1. 塞成林·汉梅尔(Seweryn Hammer)的波兰文译本(Hero - dot : Dzieje), 1954年版。

2. 青木岩的日文译本, 两册, 上册 1940年版, 下册 1941年版。

以上两个译本的特点是较新, 又都是以修德本为主要依据的。

3. 乔治·劳林逊(George Rawlinson)的英译本。这是长期以来在英译本中被认为是一部标准译本, 原来分四册, 在 1858—1860 年间发表。我所用的则是经过哥多尔芬(Francis R. B. Godolphin)订正的生译本, 收入他编的《希腊历史学家》(The Greek Historians)的上册(1942年版)。

4. 亨利·凯里(Henry Cary)的英译本, 1852年版。

5. 顾德雷(A. D. Godley)的英译本, 收入洛布希英对照本古典丛书, 四册: 第一册 1946年修订版, 第二册 1950年修订版, 第三册 1950年版, 第四册 1946年版(以上版次都指译者个人所用的)。

以上几个全译本或以文采长, 或以准确胜, 可说是各有千秋, 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 起了集思广益的作用。

(三)我介绍此书的目的是给对历史、文学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一读的世界古典名著, 不是供专家研究之用, 故在注释方面力避烦琐, 而以简要为原则, 凡牵涉考证、研究性质的注释均不收。我的注释主要选择有关各书中的注释再加精简, 并作了核对和适当的补充。本书所述历史事件都是公元前的事, 为了简明起见, 译注中年份都不再注明“公元前”了。

(四)译名方面, 我是从原文音译的, 但已经通行的译名即依照约定俗成的原则不再更动(如雅典、伊索、底比斯、以弗所等), 以免给读者造成不便。原文拉凯戴孟和斯巴达分开使用, 所以译文中也分开。

书末所附重要译名对照表的外文, 我用英译名代替了原文, 这样做一则是由于用原文一般读者不习惯, 再则会造成排版上的困难。但在希腊专名的翻译方面, 英文也不完全统一, 这里我用的是比较通行的一种。

(五)书中度量衡单位, 有些译本折合成译者本国的通用单位, 我的译本则保留了音译的原名, 只有一个尺字是原文的意译。书末所附折算表是根据波兰译本的附录改编的。

(六)要目索引主要据日文译本的索引并核对其他有关索引改编而成。排列方法是按笔画(简化字按简化后的笔画), 同笔画的按部首顺序。

(七)书中地图我只从豪乌和威尔斯二氏《希罗多德注释》中借用了可以表现原著特色的两幅。其他有关地图, 因为很容易在希腊史或一般历史地图中找到, 就不再附到本书里面了。

(八)原书是一部篇幅大而内容又比较复杂的古典名著, 尽管许多前辈的辛勤劳动成果为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以译者的微薄能力来说, 本书的翻译仍然是一件十分吃力的工作。特别是在 F 遇到原著中过去的研究者或译者对之有不同理解的那些地方, 需要我斟酌取舍的时候, 就尤其感到吃力了。我知道我自己做得离要求还很远, 我恳切希望读者指正。

译者 1958年9月北京

(1978年10月修改)

重印附记

这个译本是二十年前的旧译了。从 1959 年出版后到 1962 年，这之间重印过几次，但印数都不多；经过林彪、四人帮毁灭文化的浩劫，而这恰好又是既大又洋且古的一部书，估计在读者手中而能够幸存下来的更不会多了。这次重印，我作了出版之后二十年来的第一次订正，但由于要尽量利用旧纸型的关系，这只能是一次有限的修改。此外还换上了一篇出版说明对此书作了简单的介绍。这是和旧版不同的地方。至于更全面的校订，那只有等到条件许可的时候了，这一点是要请读者鉴谅的。

译者 1978 年 11 月北京

